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

钱昌照　萨空了　赵朴初
甘祠森　顾廷龙　董　谦
丁志刚　陈迹冬　尹瘦石
柳无忌　柳无非

柳亭先生文集

廖承志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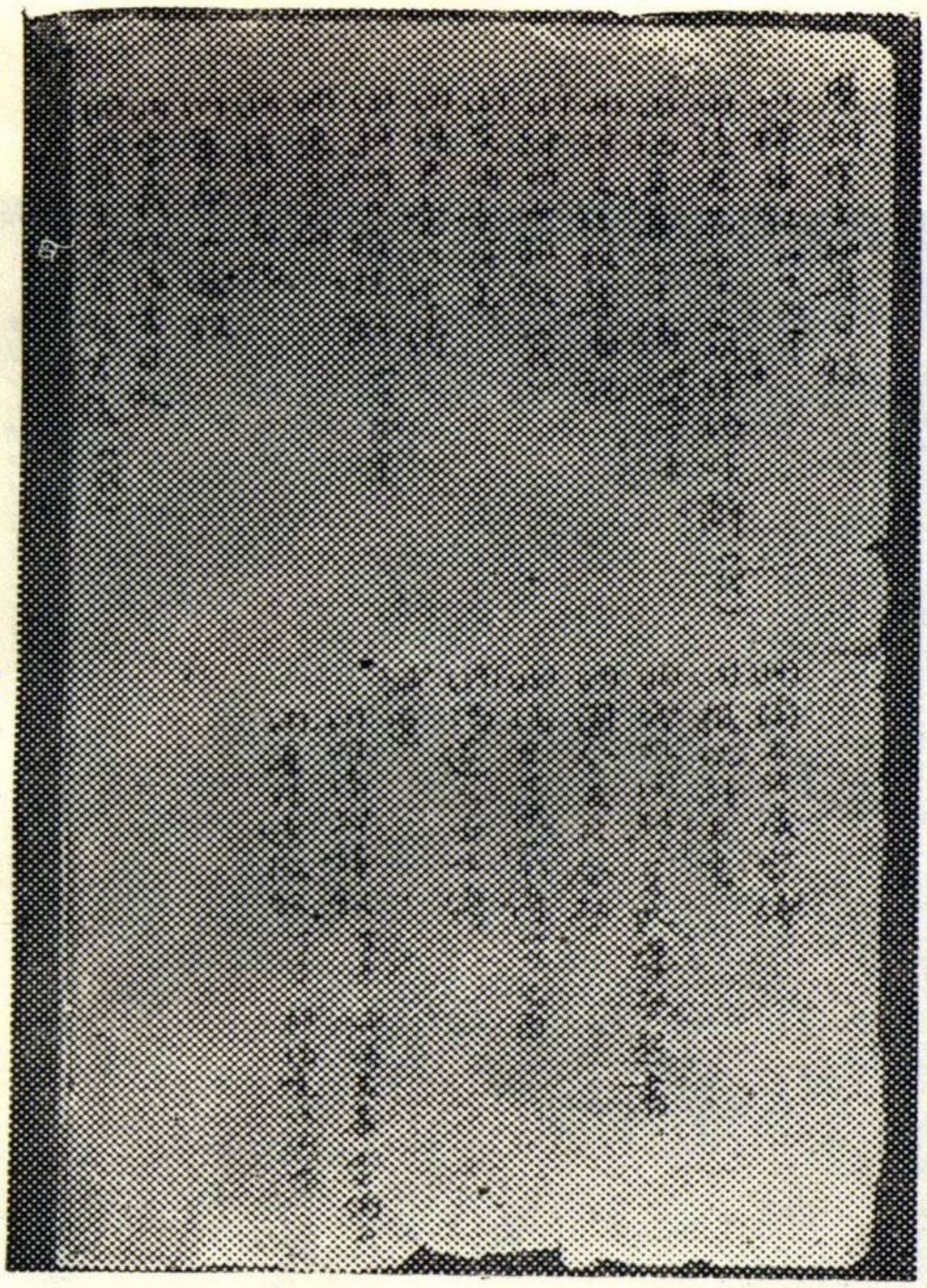
柳亚子在北京(195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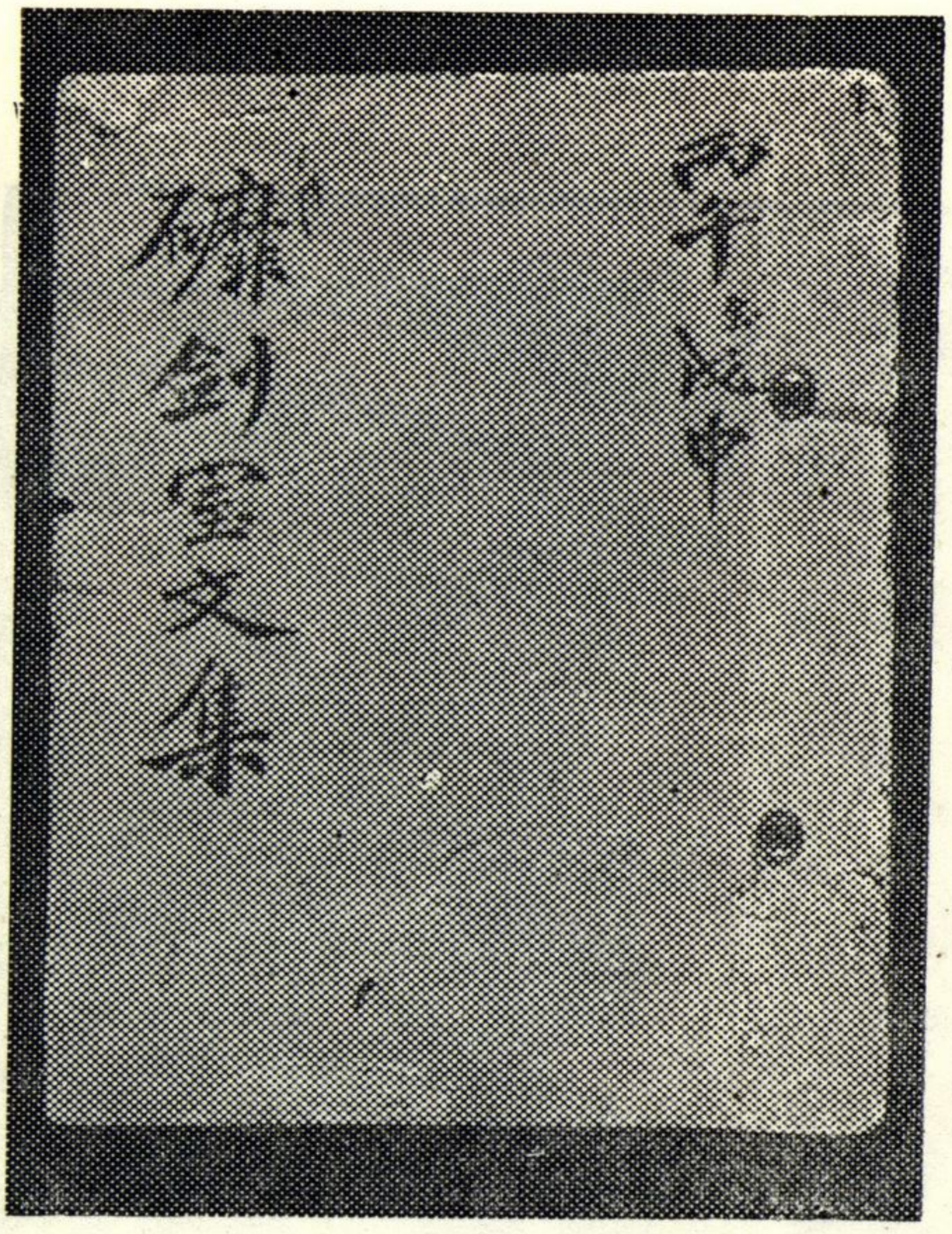


1906 年，送友人东渡，在上海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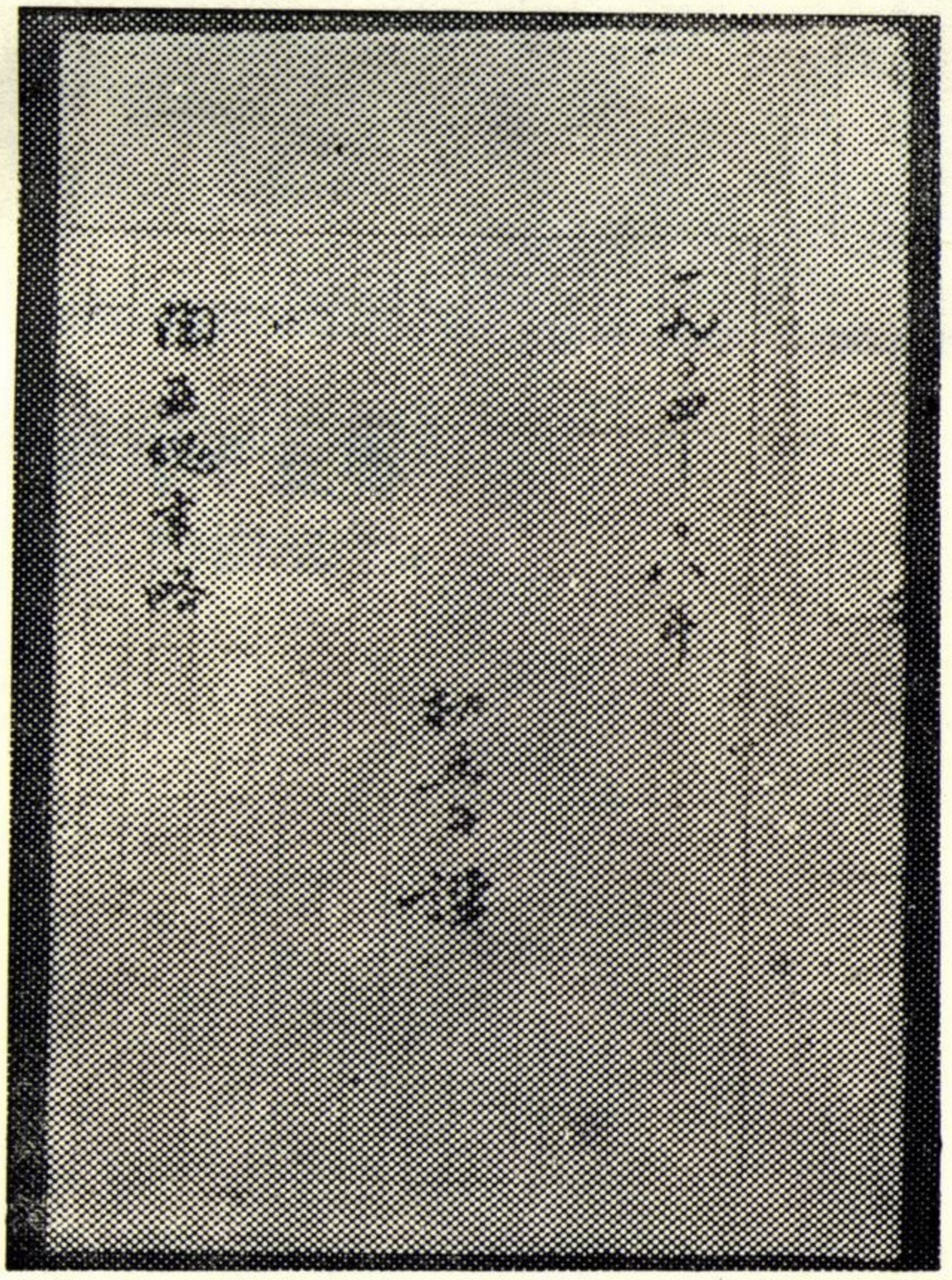
前排右起第一人为高天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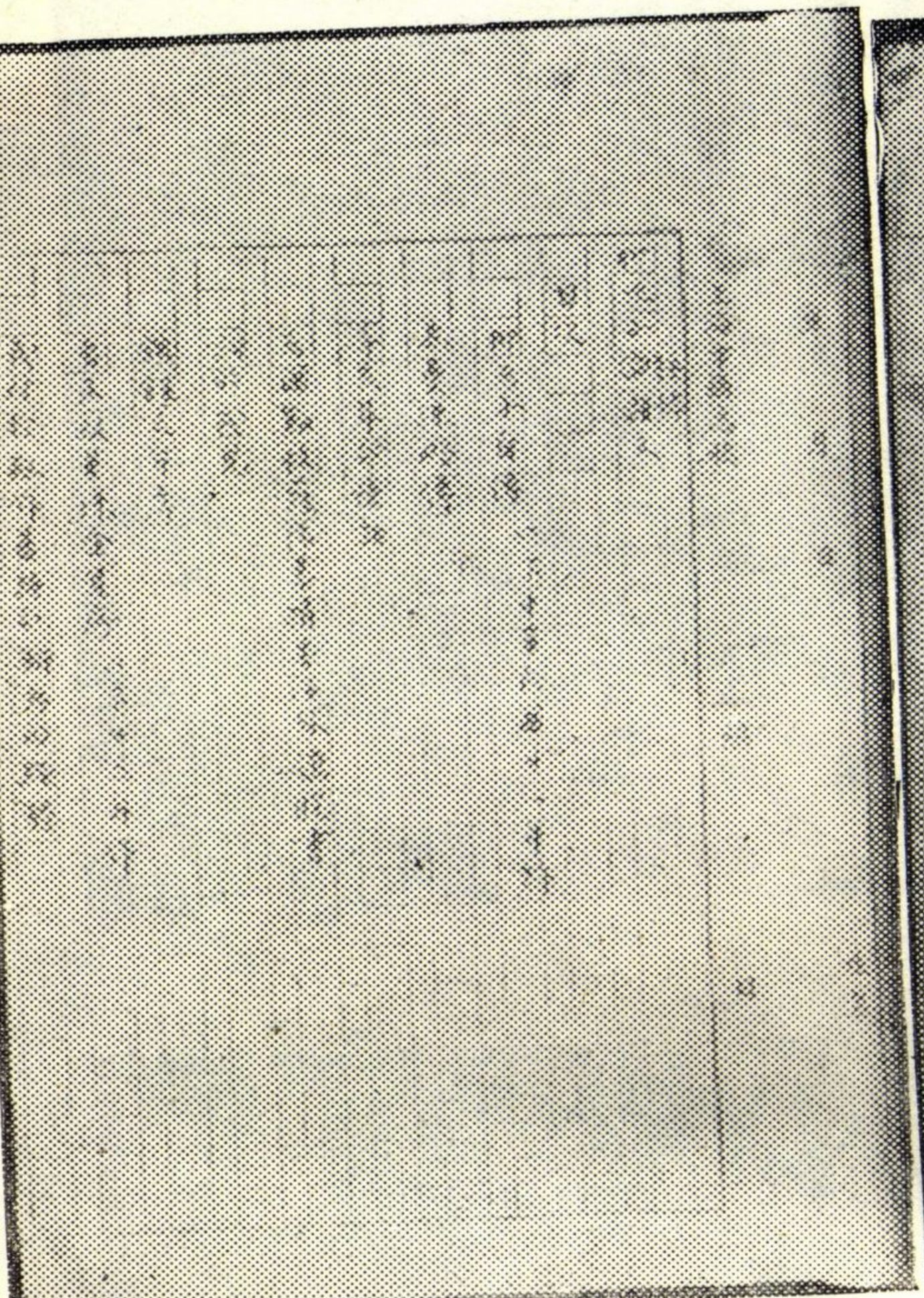
后排右起第一人为柳亚子。





柳亚子自编文集封面手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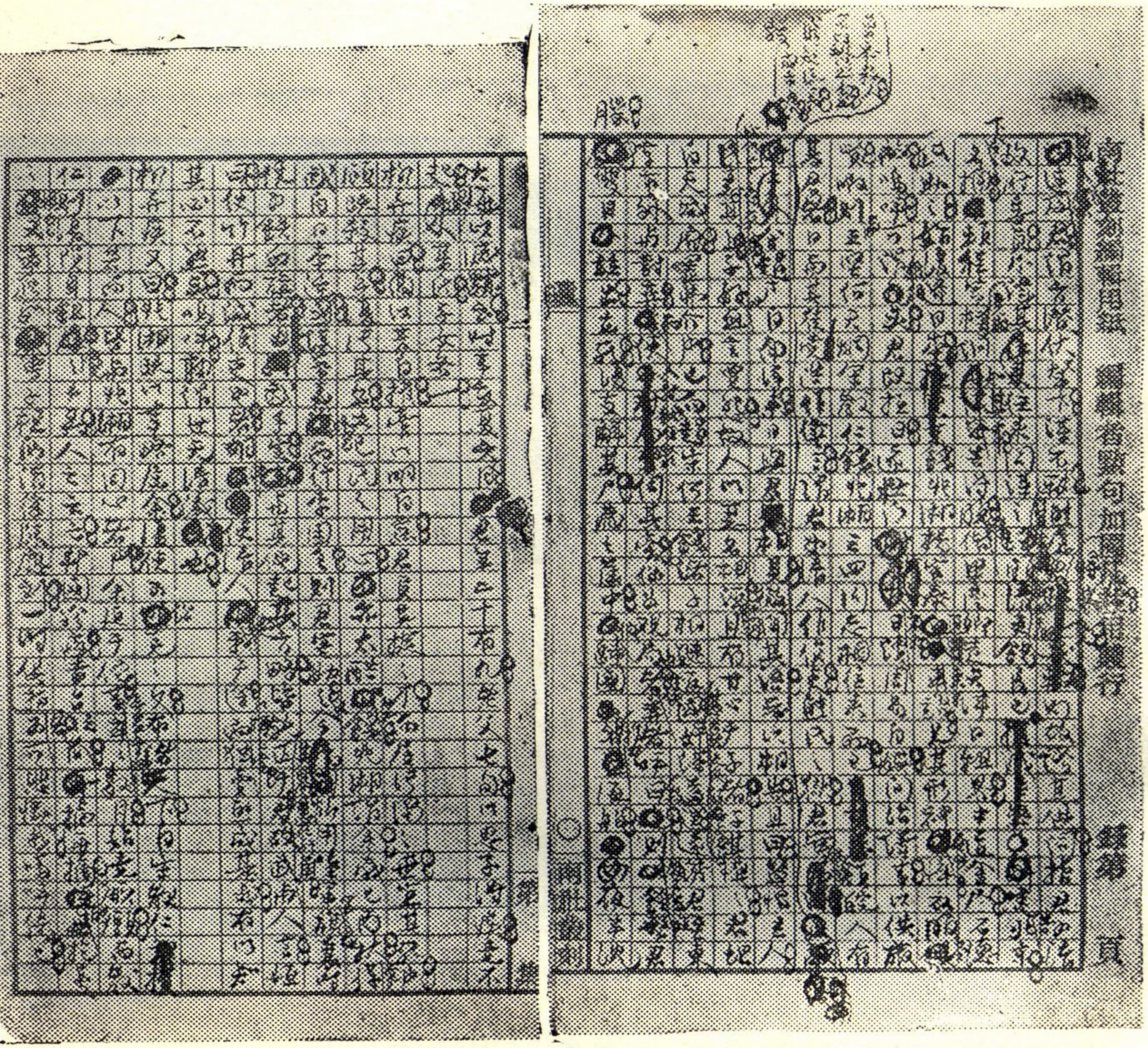


柳亚子自编文集封面手迹(二)



南社杭州雅集(1910 年)

前坐左起第三人为柳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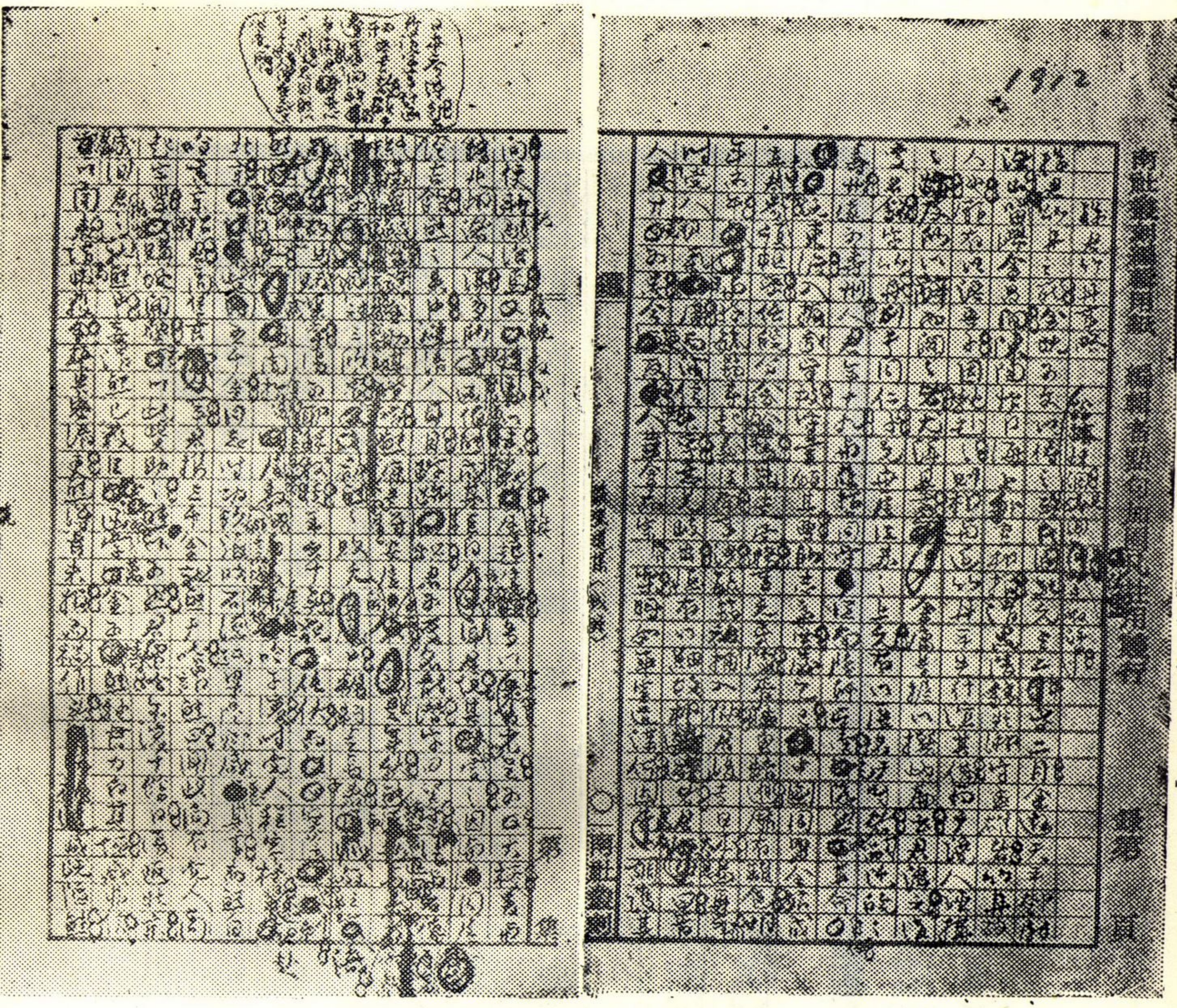
讀者勿以詞害意可耳嗟乎杜陵垂老漸厭亂離潘岳
閉居復悲結轖效韓非孤憤耶說難未成也效戴逵祈
死耶少徵未隕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世有稿士必曰夫柳子之志荒
矣時中華民國十年南都政府成立紀念後三日吳江
勝谿柳棄疾敘於梨湖賃廡

一九二一年，迷樓集叙印件（有柳无忌手迹及印章）

敘

迷樓者蜆江賣酒家也九年十有二月余以事過其地
筆人劍客招邀爲長夜之遊曲讌既開麗鬟斯睹雖劉
楨平視儘許當筵而落落陳詞不矜不狎殆亦振奇人
歟僕本恨人埋愁無地填胸塊磊得醨醁澆之乃蠕蠕
欲動因念曹征西對酒當歌之語橫槊而哦遂多篇什
逮夫雲屏夢冷孤櫂遄歸而纏綿往復之懷猶有弗能
自已者龔祠部有言奇氣一縱不可闔信已一時朋好
流連賡酬交作阿連選事輒付災梨顏曰迷樓集名從
主人也亦有傷時念亂與夫懷賢悼逝之章雜廁其間

松陵柳燕志勝氏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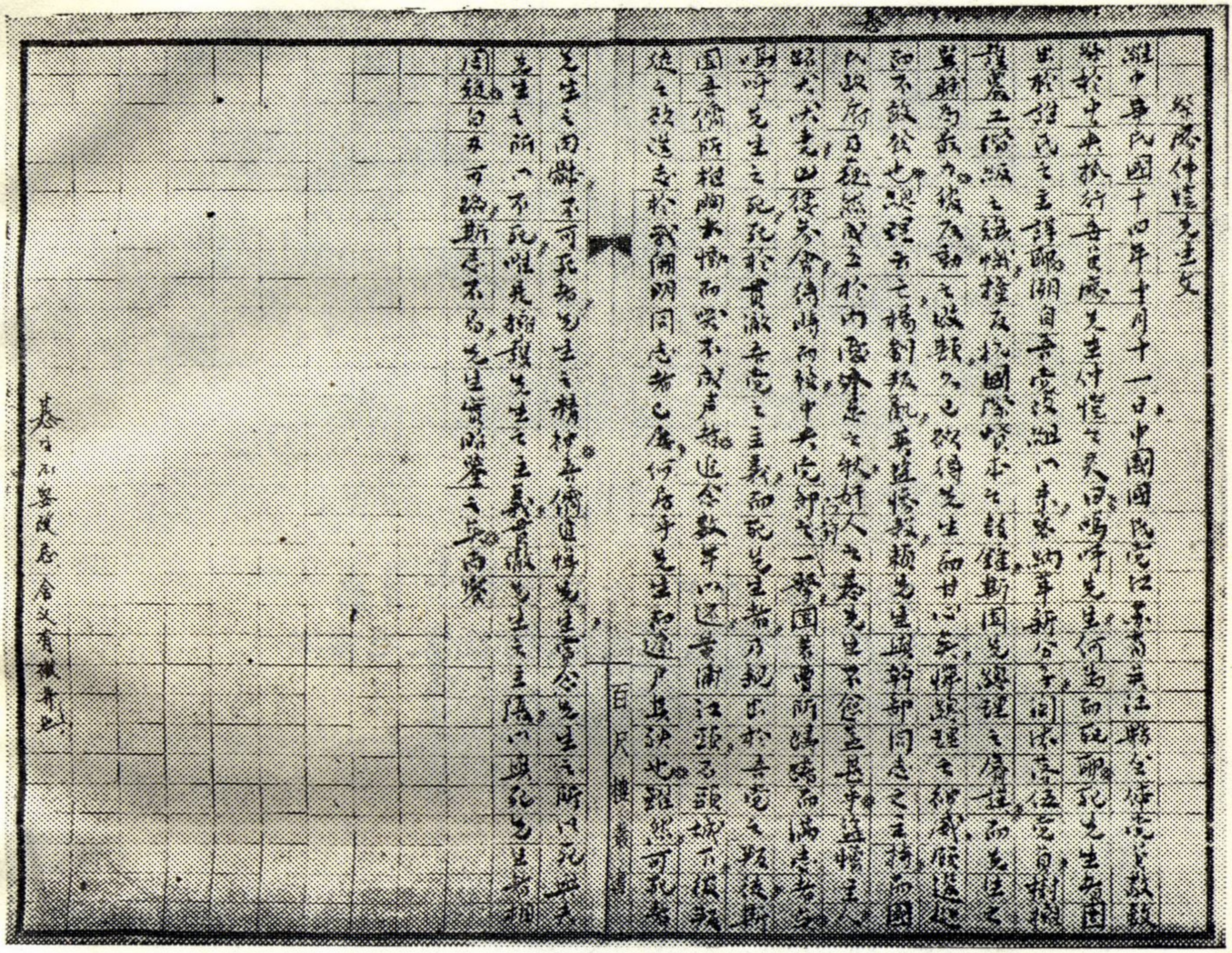


1912年，"孙君竹丹事略"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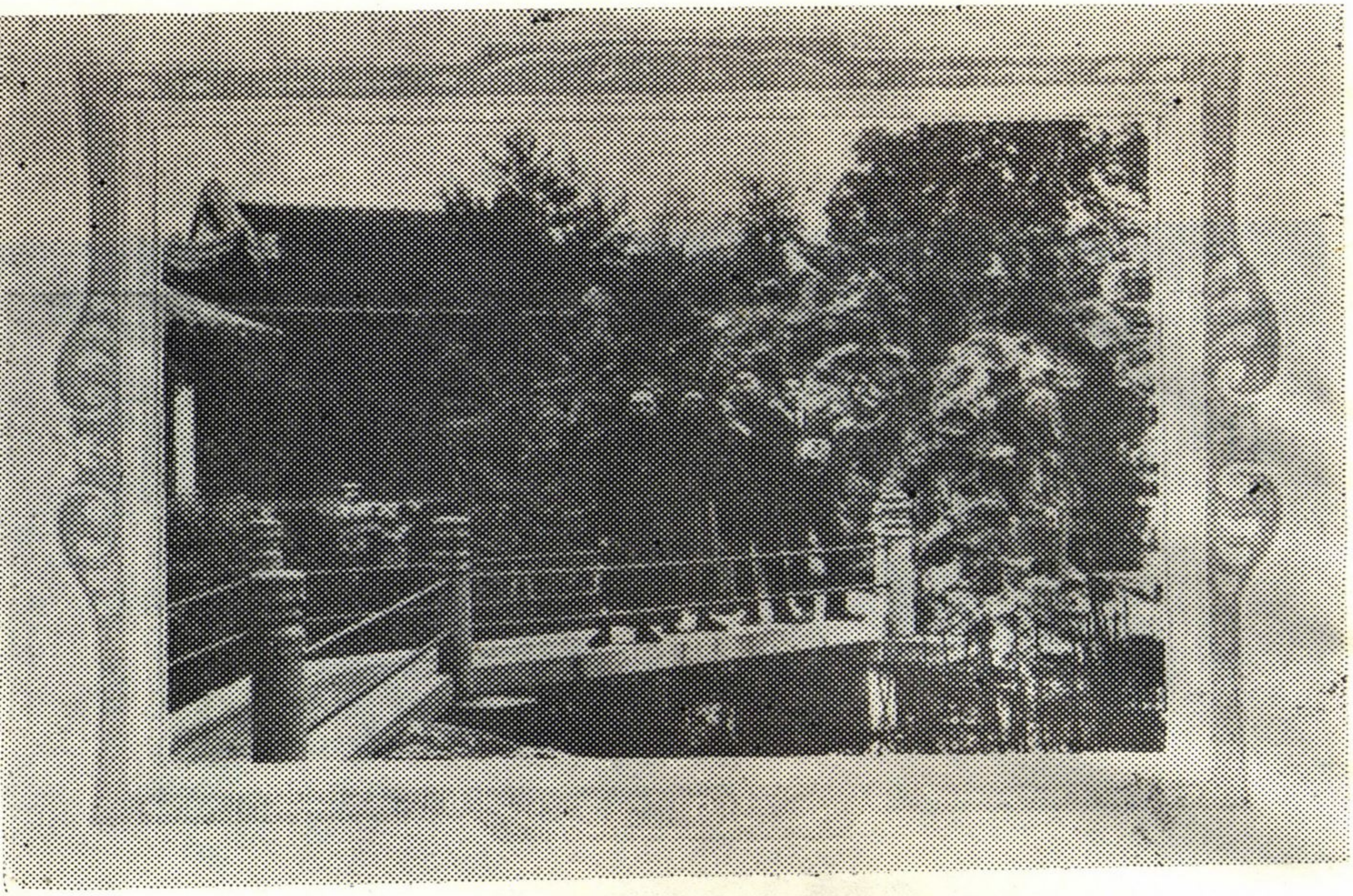


1923 年 10 月，新南社成立大会摄影

参加者 38 人，有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胡朴安、姚石子、陈望道、陈布雷、潘公展、汪精卫、张溥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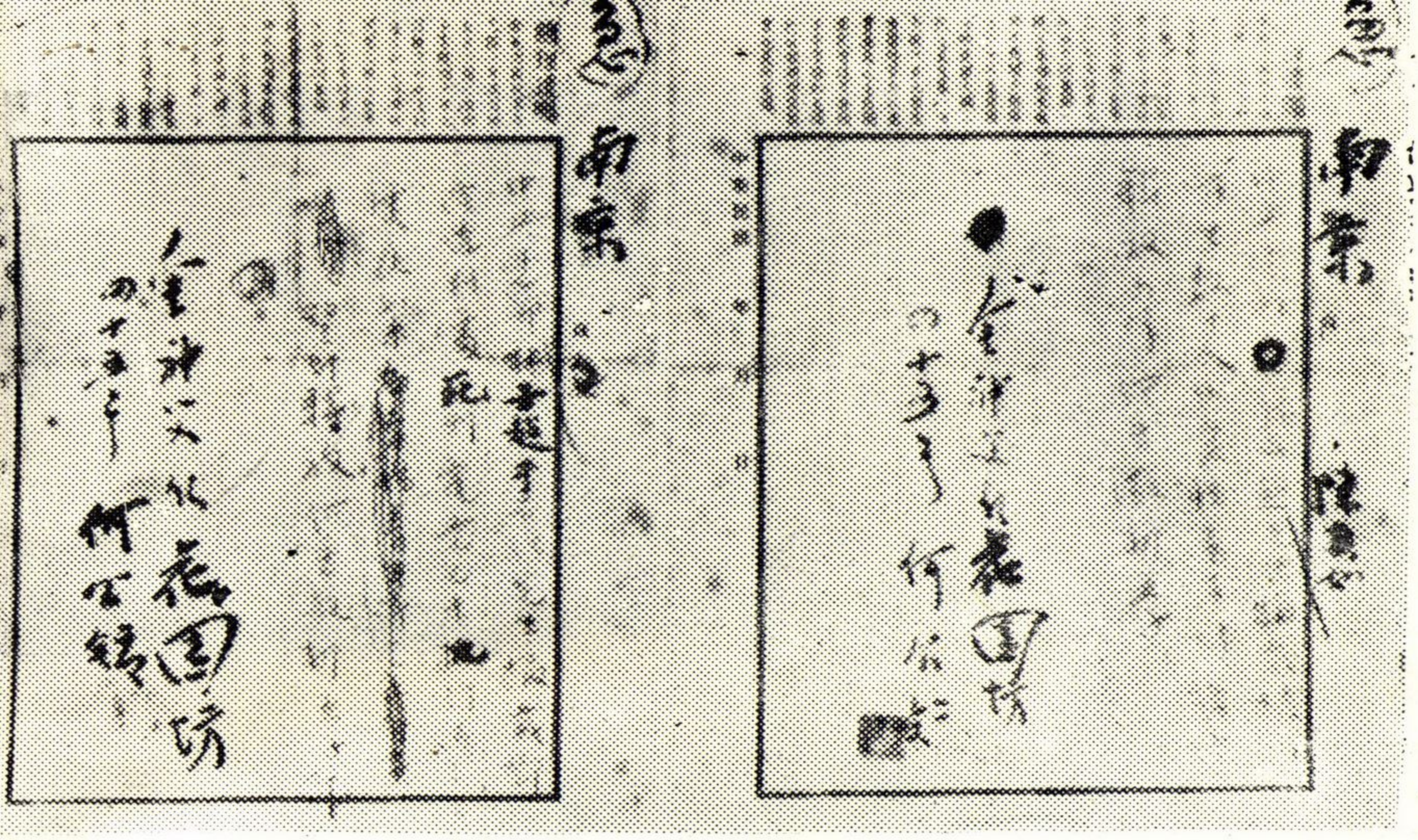
1925 年，“祭廖仲恺先生文”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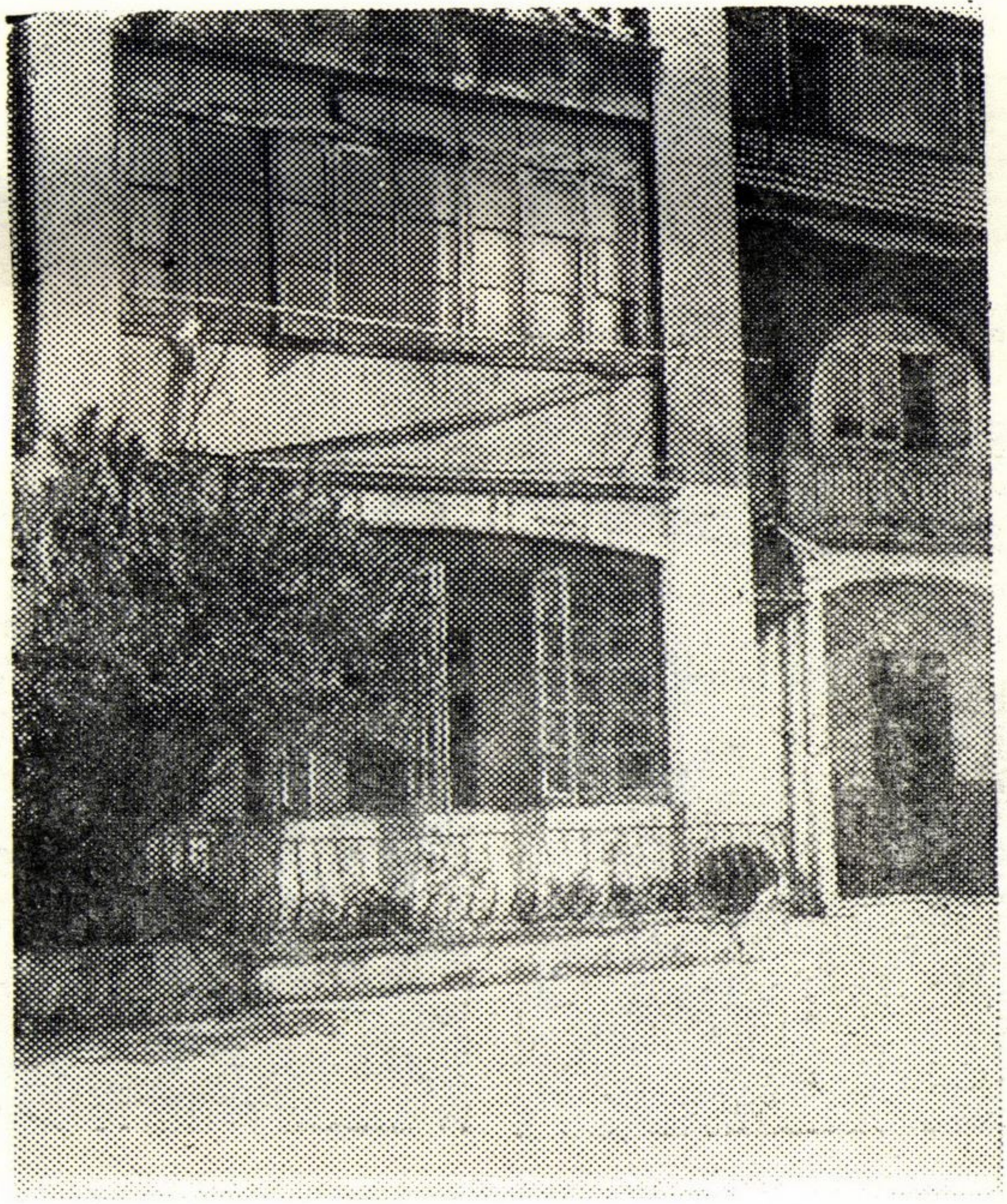
1925年10月，在吴江震泽留影

左起：柳亚子、丘纫生、姜长林、毛啸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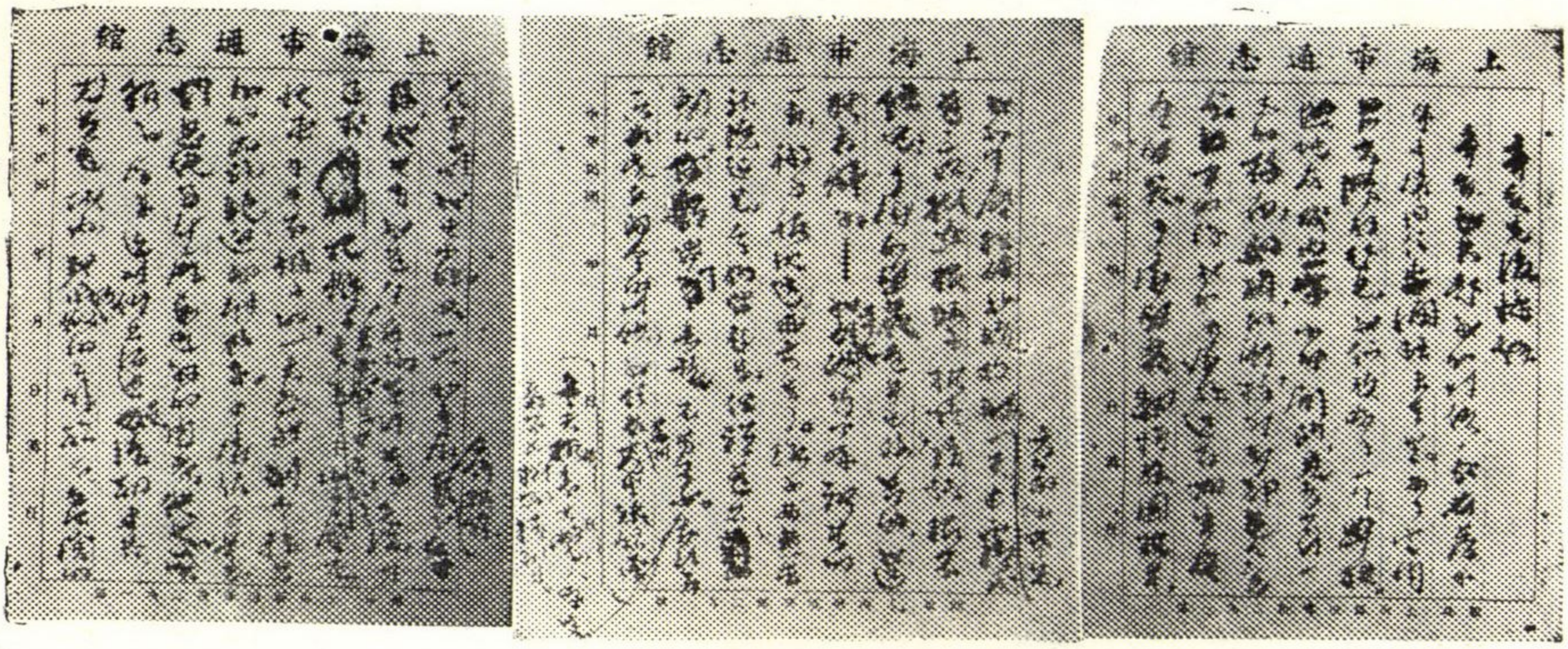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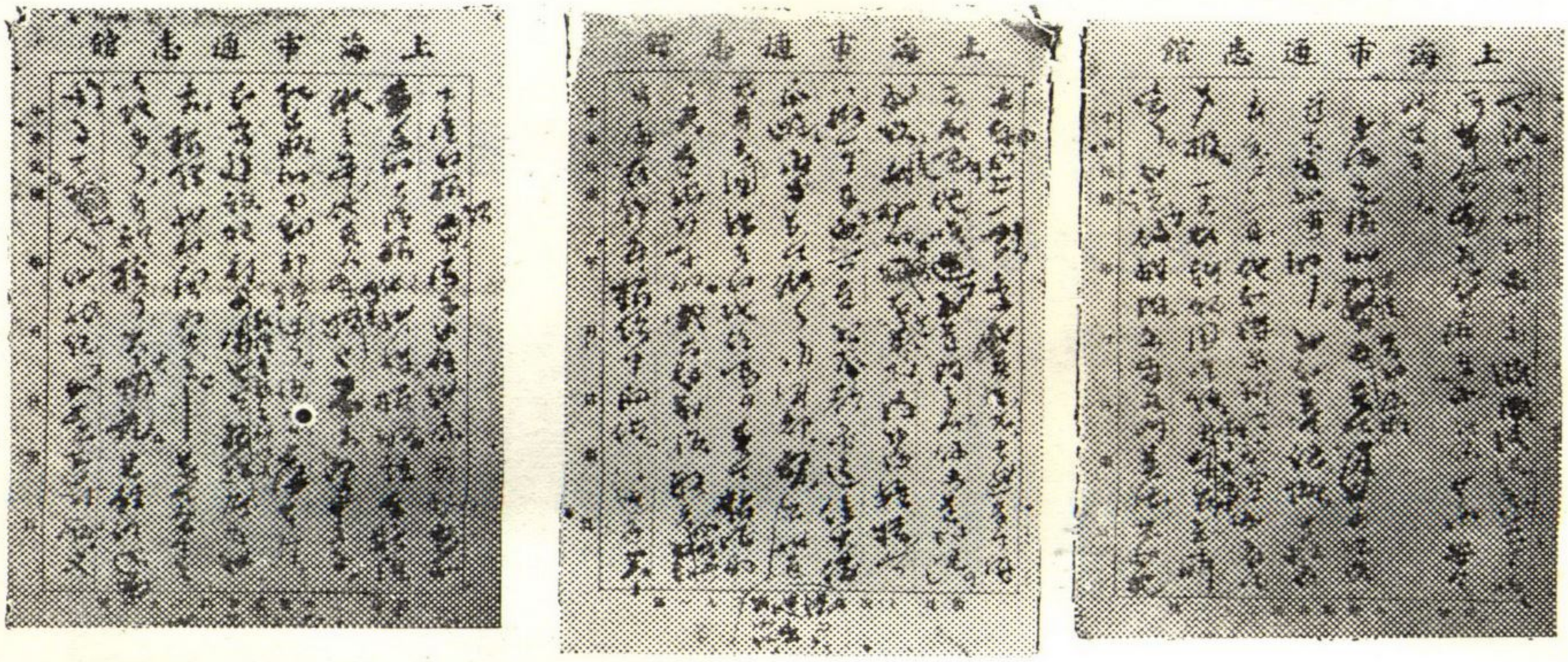
1931 年，何香凝、柳亚子为营救邓演达和青年学生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电文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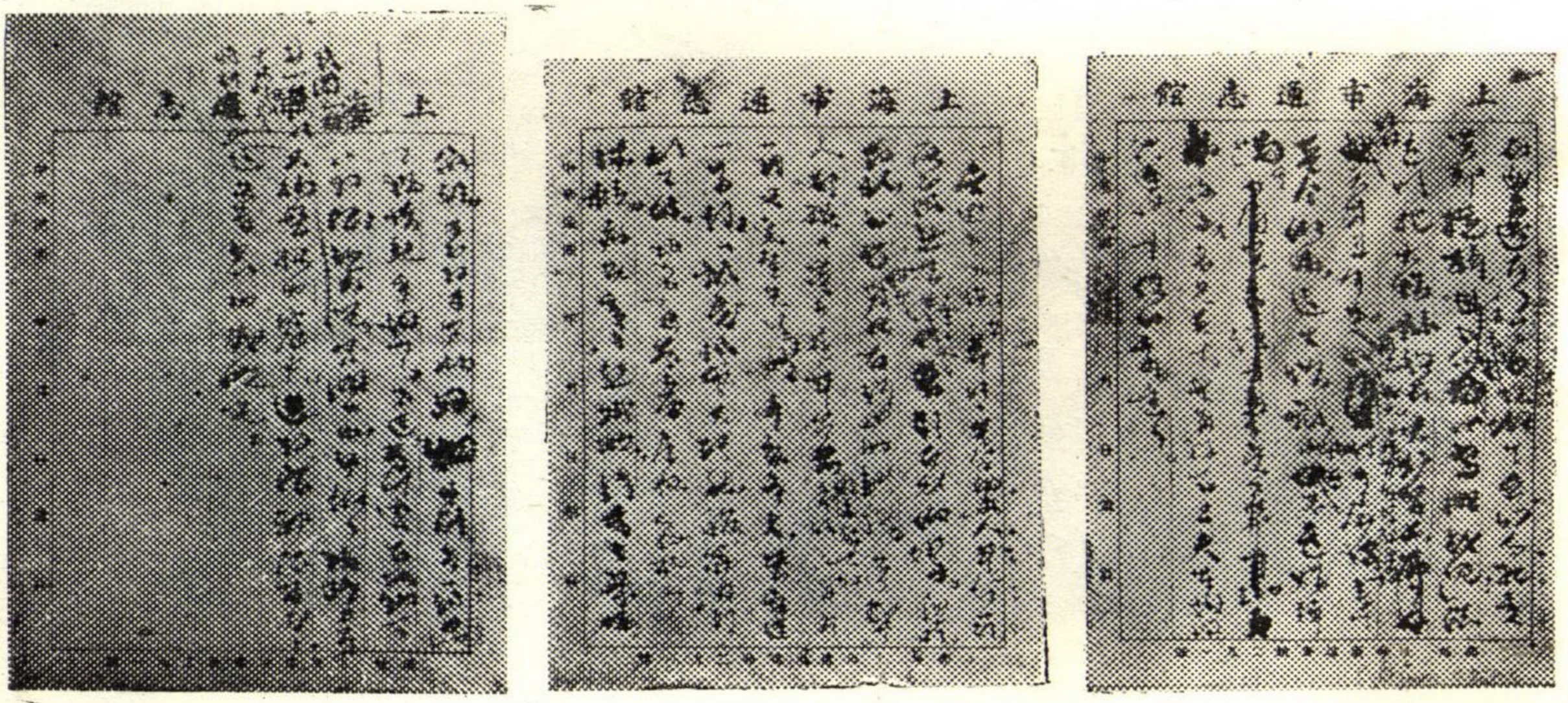


上海通志馆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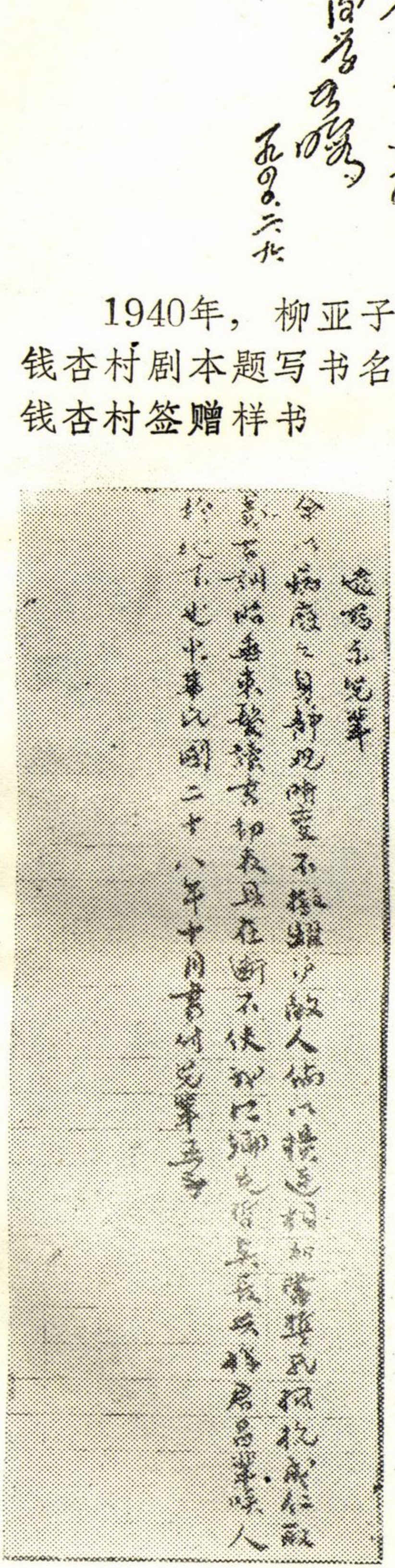
1932年，“辛亥光复忆语”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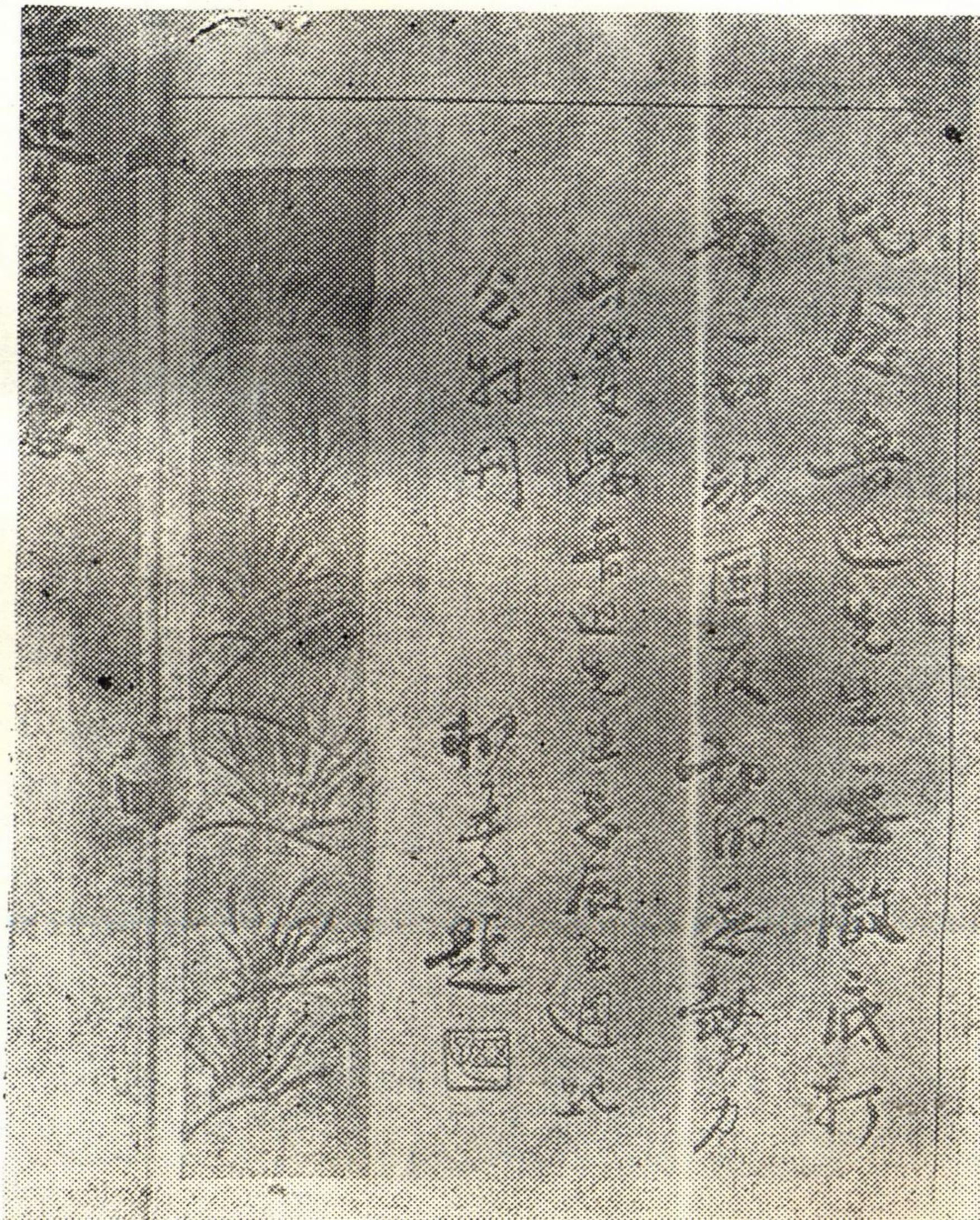
1940年，柳亚子为钱杏村剧本题写书名及钱杏村签赠样书

柳亚子第一次遗嘱（一九三九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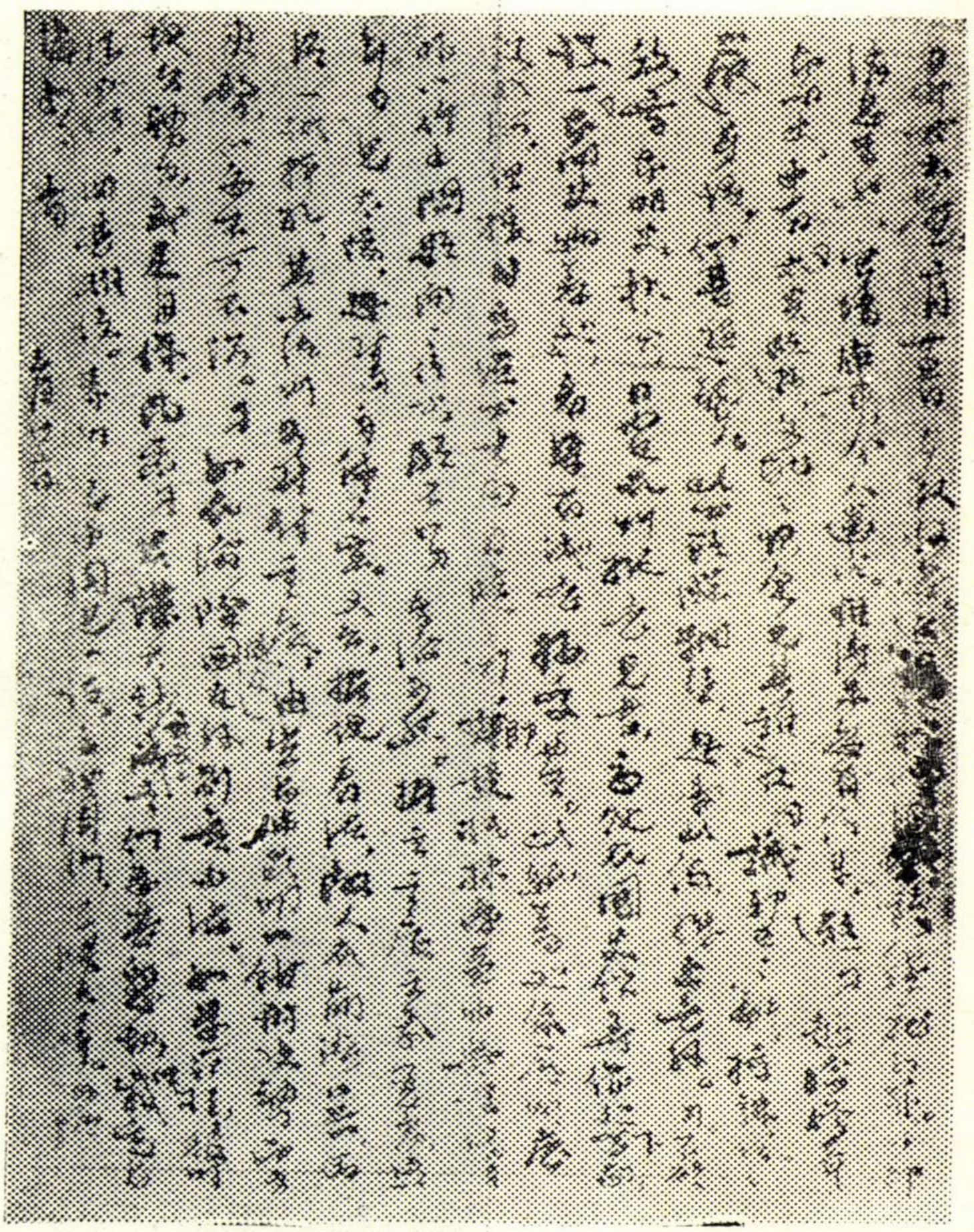
陈去病小传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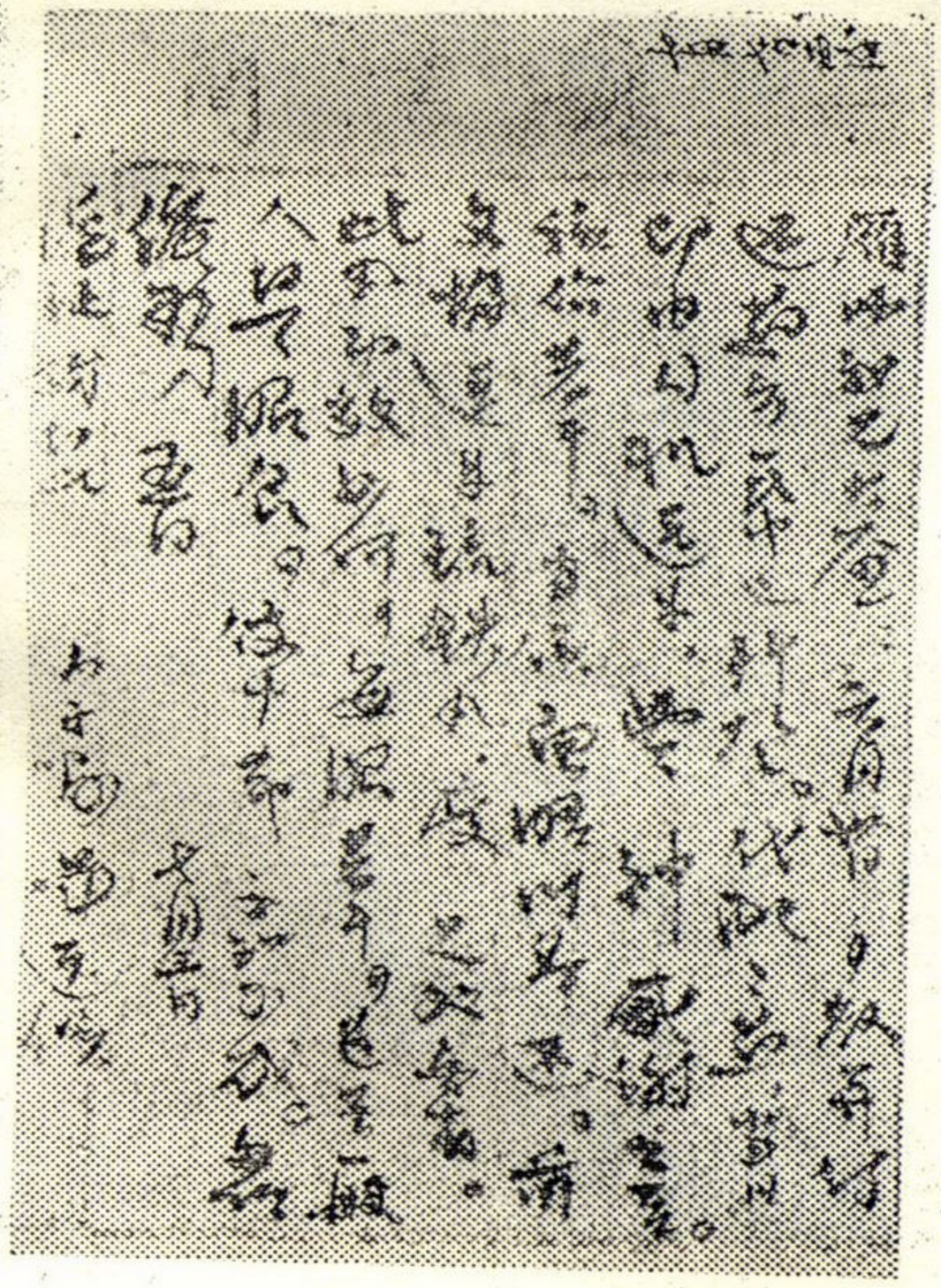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桂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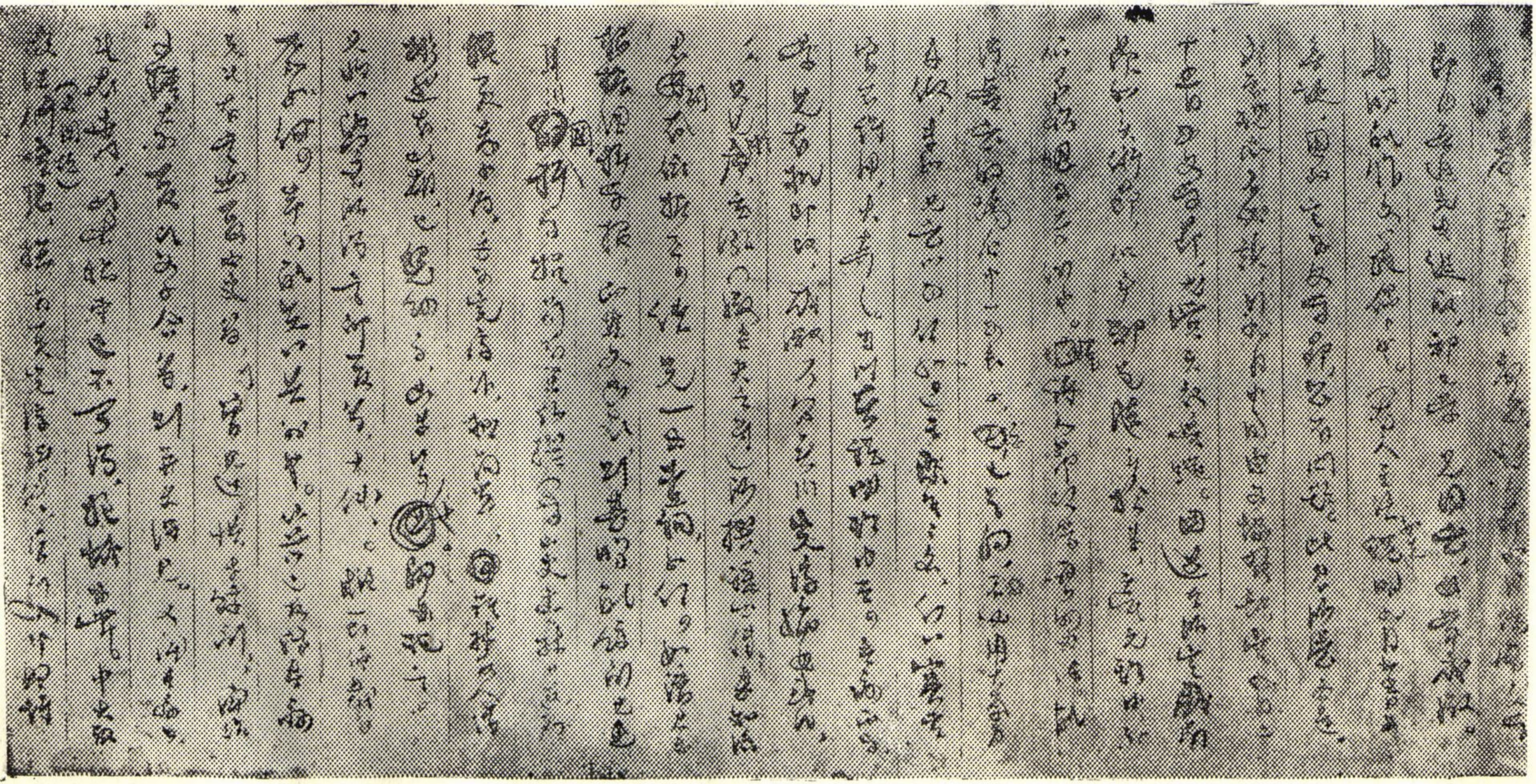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为香港《时代文学》鲁迅先生忌辰五周纪念特刊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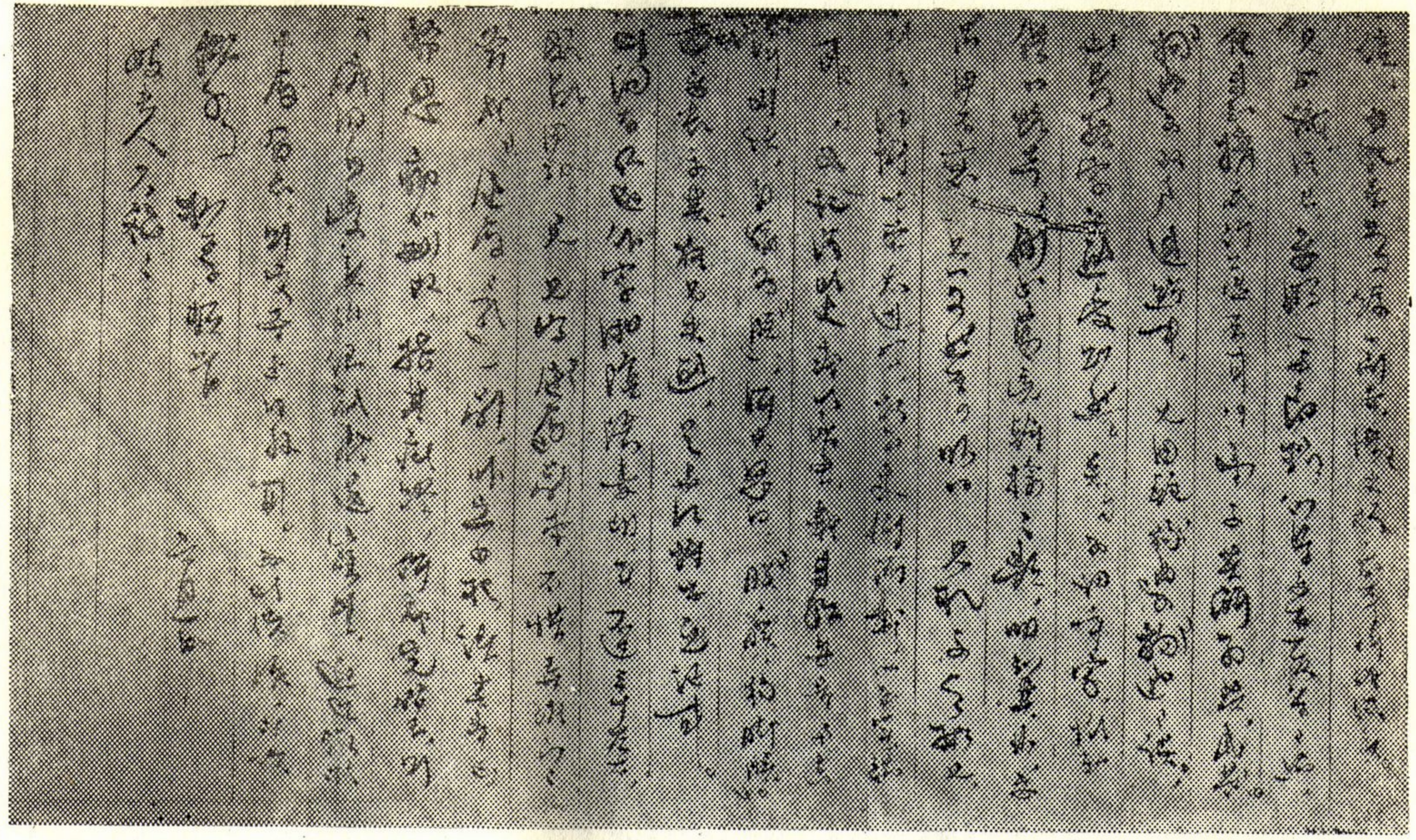


致沈雁冰函手迹之一（一九四三年）



致沈雁冰函手迹之二（一九四五年）





致郭沫若函手迹(1945年)



1945 年，重庆

左起：叶圣陶、冯雪峰、老舍、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邵力子、柳亚子、胡风。



上海旧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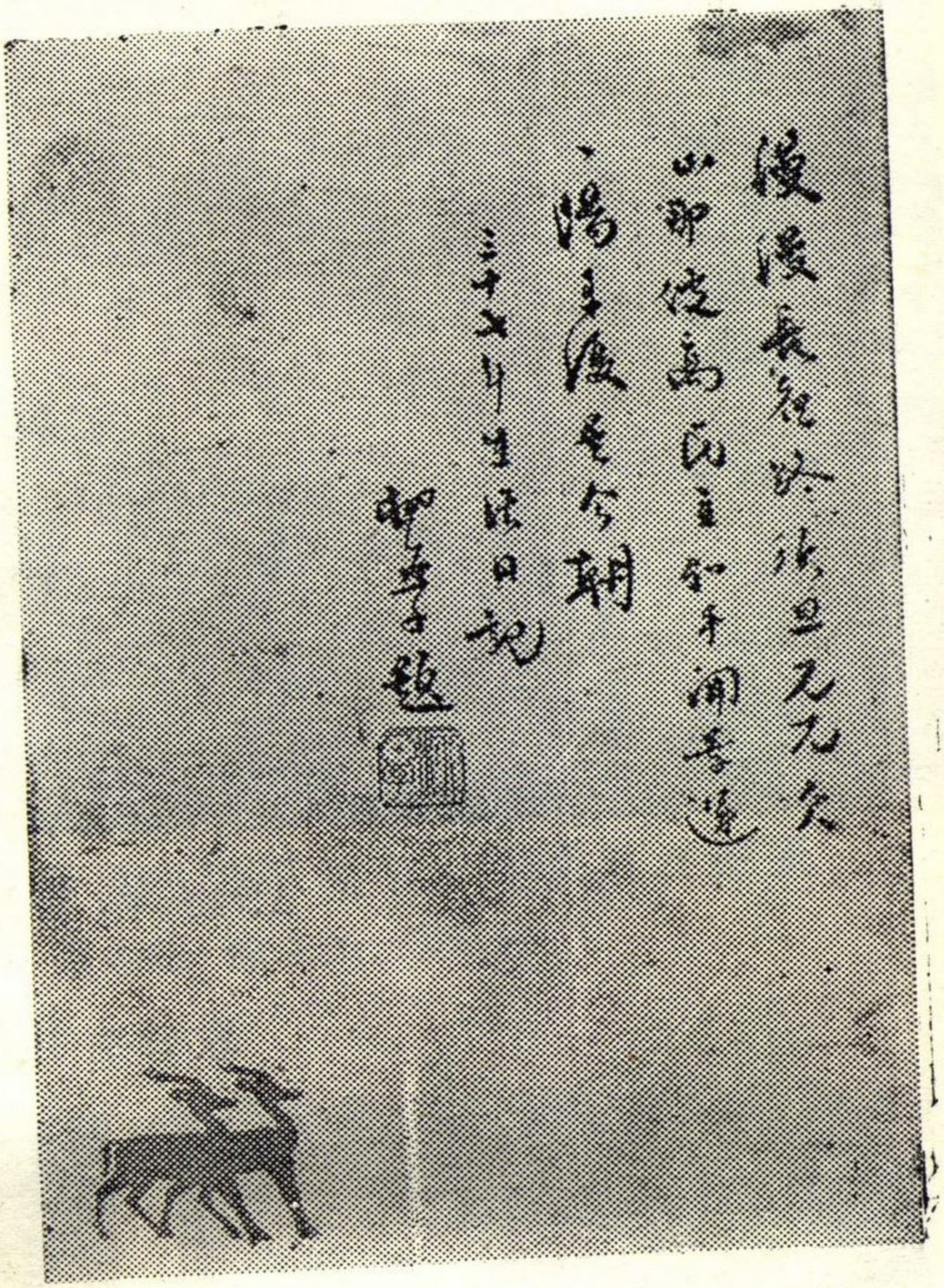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寓所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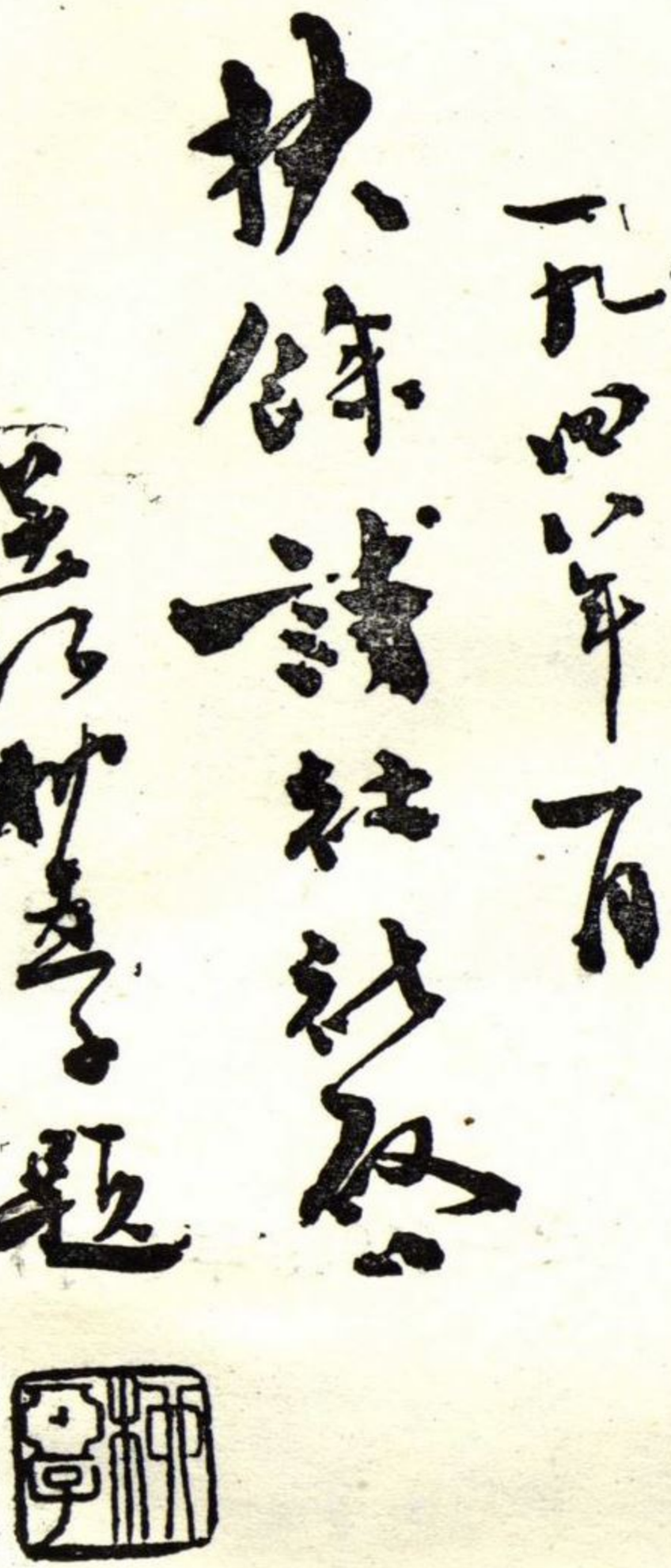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上海复兴公园

左起：陈君石、柳无非、郑佩宜、陈君华、柳亚子、柳无垢、柳光辽。



1947年12月，为生活书店出版“生活日记”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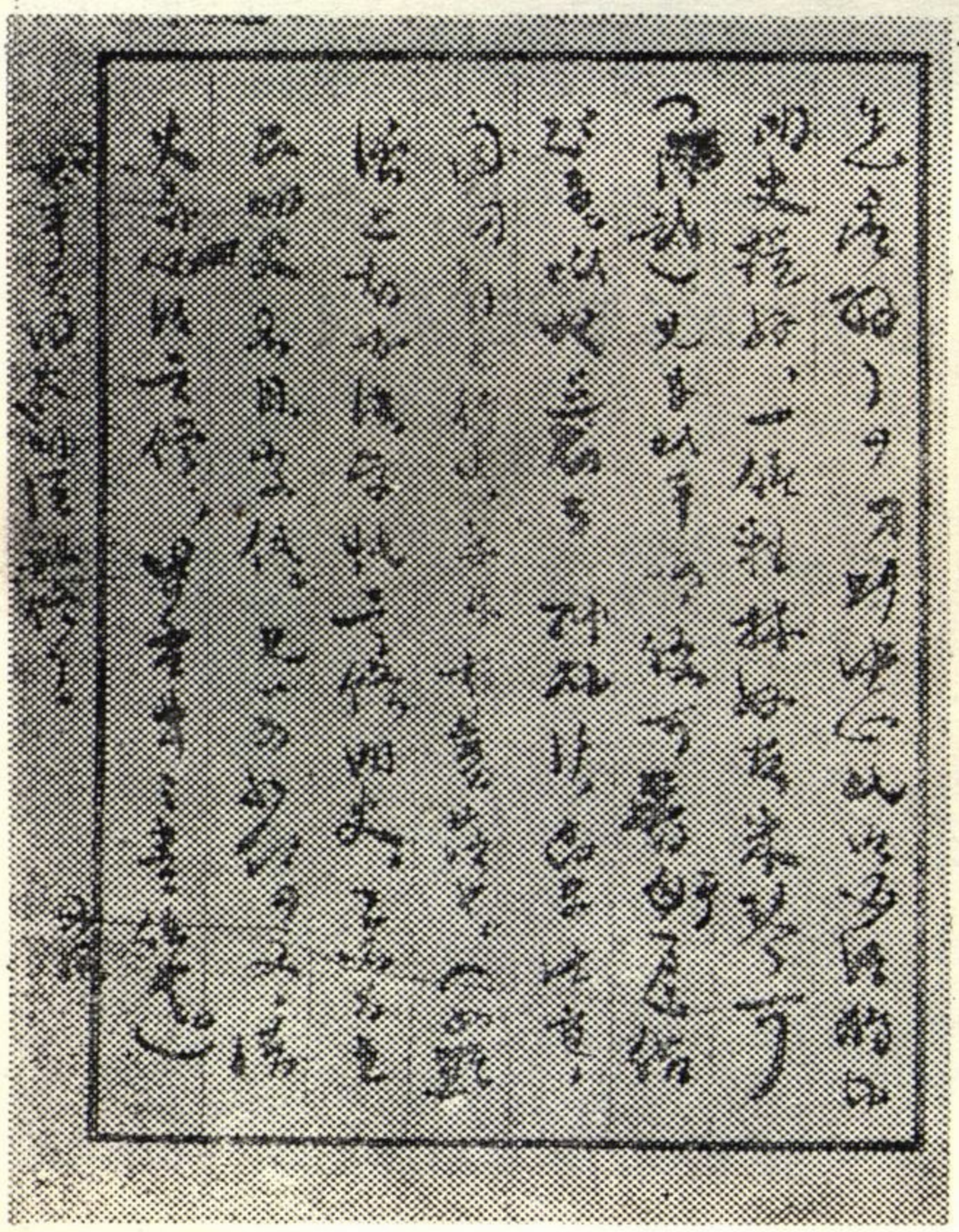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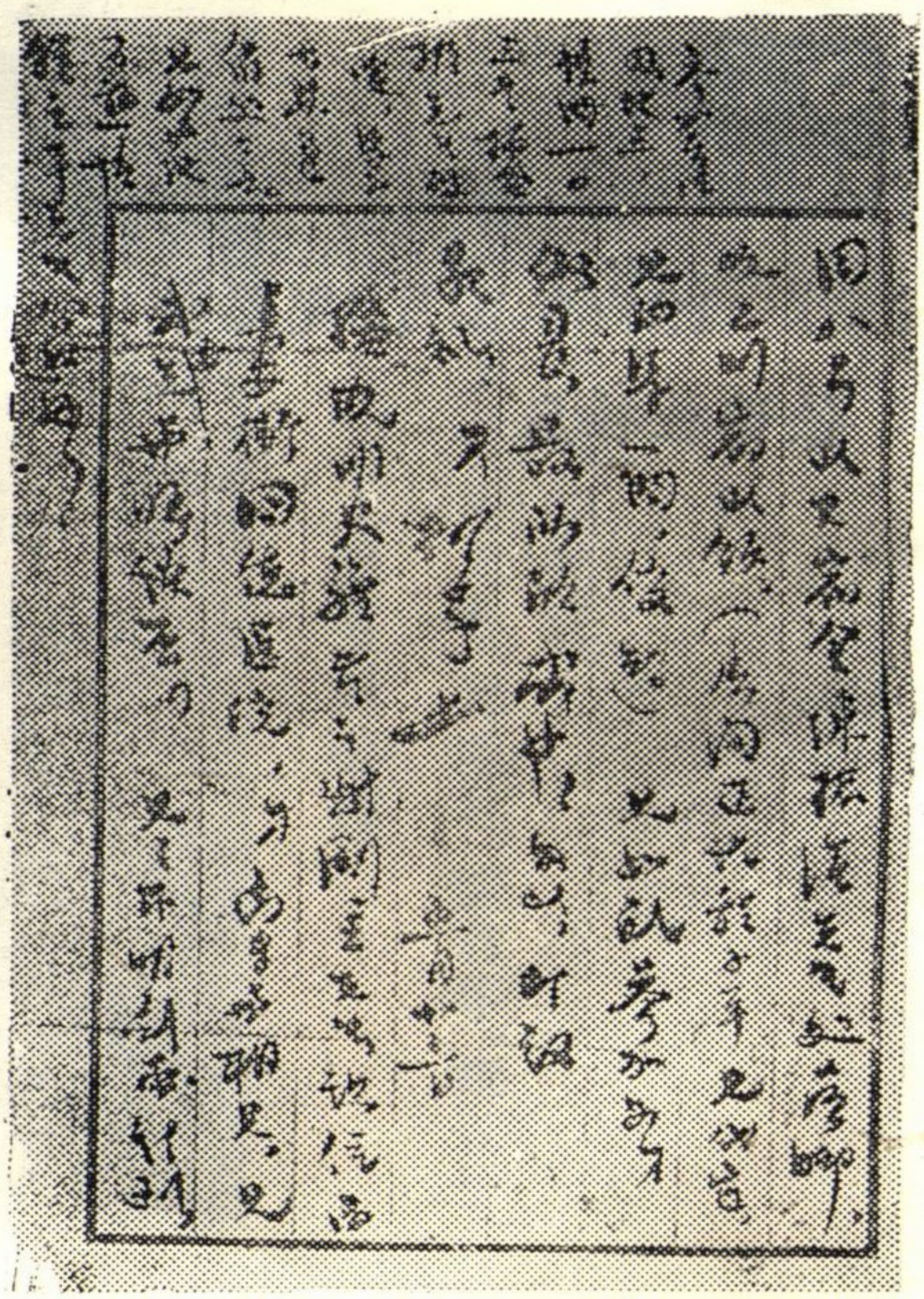
1947年10月，题写扶馀诗社社启



1948 年，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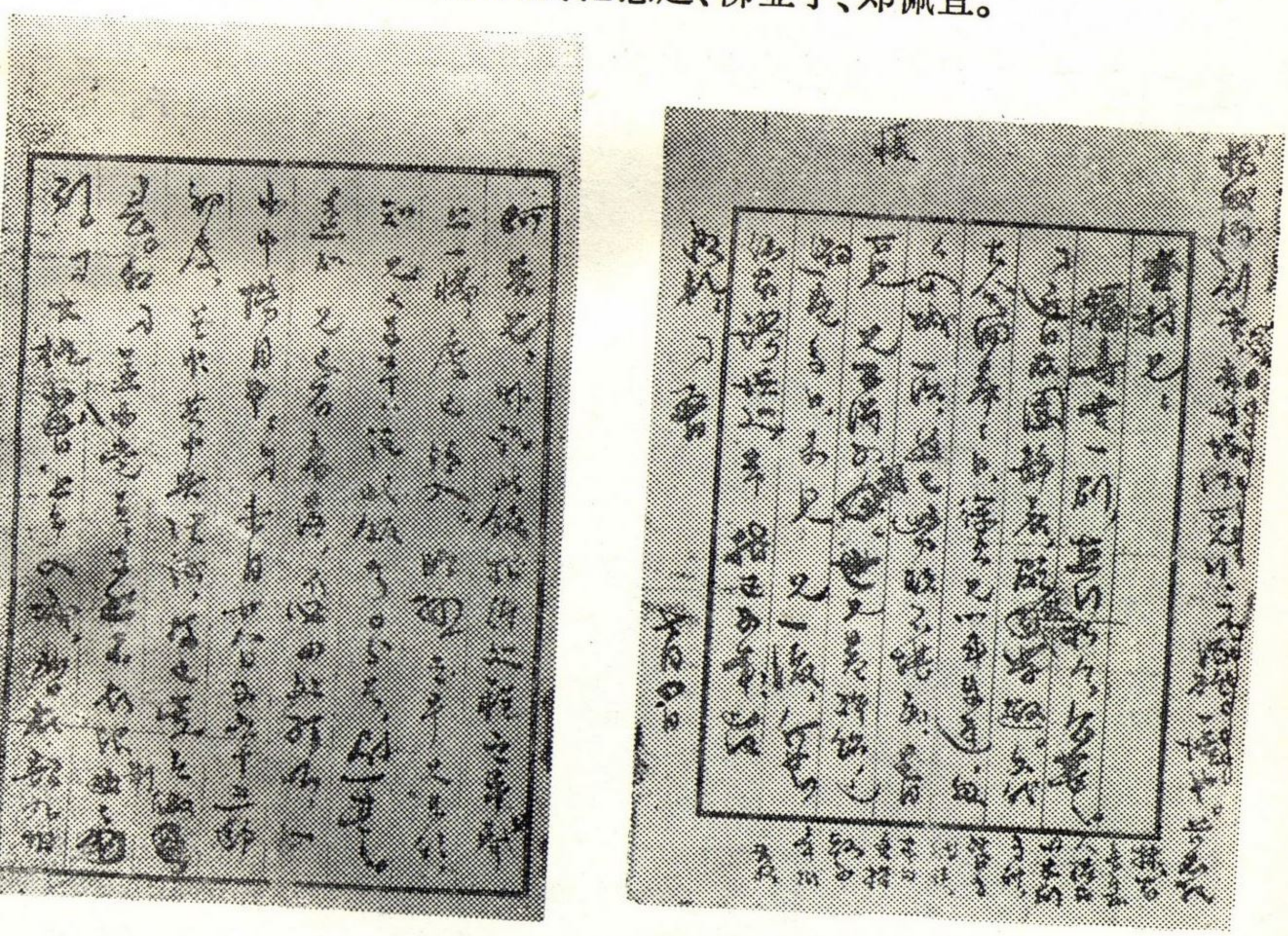
致钱杏村函手迹之一(1949 年 5 月)







1949年5月，在香山碧云寺恭谒孙中山灵堂及衣冠冢
左起：余心清、范志超、柳亚子、郑佩宜。



致钱杏村函手迹之二(1949年7月)



1951 年，北京



1953年，北京中央文史馆

1954年5月，政协全委会组织的宪草(初稿)座谈会第一组合影

前排左起第四人为徐特立，依次为李济深、董必武、柳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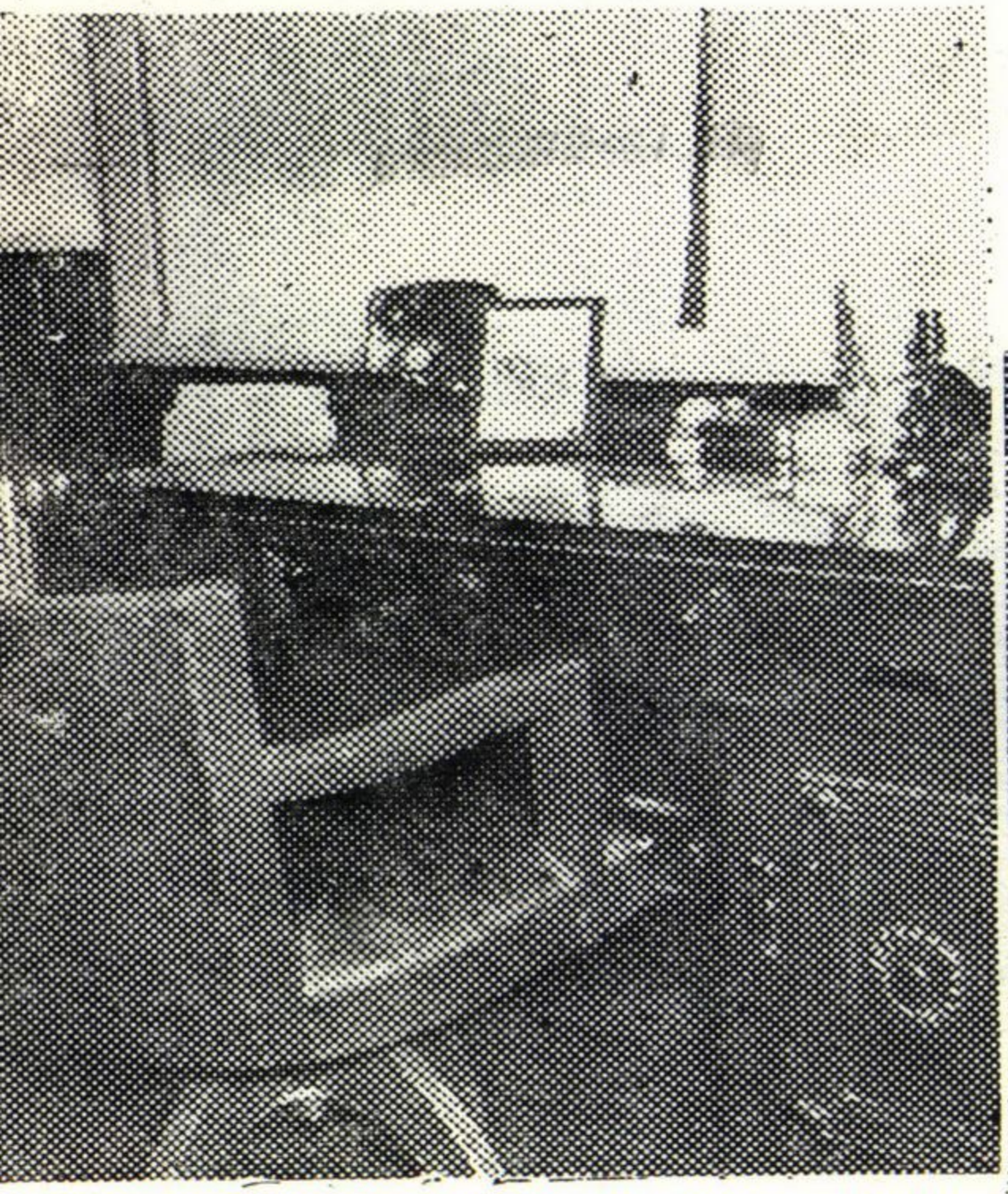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北长街寓所



左起：郑佩宜、柳亚子、柳光辽、柳无垢。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



北京北长街89号书房

客　　厅

“上天下地之庐”为毛泽东题写。



1981年10月，柳无忌先生为柳亚子文集编纂事访中国革命博物馆

左起：柳无非、柳无忌、董谦、万冈。



出　版　说　明

一九八三年是柳亚子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为了纪念这位道德文章望重一方的革命老前辈和近现代著名诗人，由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柳亚子文集》，分《南社纪略》、《磨剑室诗词集》、《磨剑室文录》、《书信辑录》、《自传·年谱·日记》、《苏曼殊研究》、《南明史纲、史料》等集，陆续出版。

柳亚子先生初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弃疾，改字亚子，江苏吴江人。生于一八八七年，卒于一九五八年。柳亚子先生系老同盟会会员，清末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领导者，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影响的革命者，也是研究南明史的专家。他一生写了许多反对旧统治、歌颂新社会的诗词和论著，反映了他的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整理出版他的著作，不仅可以充实我国文化遗产的宝库，也将为中国近现代史和文学史的研究提供许多重要材料。

柳亚子先生的著作很多，流散各地，除已编印成册者外，还未系统整理过，这次编印文集，收集颇为不易，疏漏差错，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一九八三年二月

编 者 的 话

一、本书以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柳亚子先生的文稿为基础，并补充散见于各地书刊及未曾公开发表的著作汇辑成集。全书分磨剑室文初集、二集、三集、四集等四大部分。最后附一补遗，将以前未及收入《柳亚子文集》的诗词、书信各辑一组。

二、本书分上、下两册。文章、诗词、书信均按照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月年不清者，置年末或集尾。文末一般均注明出处，未公开发表的，按手稿或誊录稿辑录。有不同出处、不同版本者，一般均经互校并订正缺漏或误记。

三、为保存原作风貌和时代特征，内容一般不作改动，书中人名、地名有不同写法或者前后互异，均保留原貌，不予统一。早期著作无标点或只有句读，一律由编者加上现在常用的标点符号。原文有需说明事项，由编者加题记或注释。遇有原件缺损，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或因当时新闻检查被删者，均以“□”代表，一符一字，保留原样。

四、本书由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编纂。参加编辑工作的有万冈、朱子恩、纪秋晖、周永珍等同志。限于时间和水平，遗漏、差错，在所难免，敬希柳亚子先生生前友好提供宝贵资料，随时赐教指正，并请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今后修订和补充。

五、在编纂、整理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上海图书馆提供了早期《天铎报》、《民国日报》等大量资料，沈津同志还辑录整理了亚子先生早期为吴江地方文献所写的序跋题记；吴江柳亚子故居、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书刊资料。柳亚子先生亲属和生前友好柳无忌、柳无非、徐孝穆、徐文烈、沈哂之、姜长林、胡道静等同志，给予我们热情的指导，提供了有关的线索。特别是沈老(哂之)，年近八旬，犹不辞辛劳，为审订全稿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于各方面的鼎力相助和积极配合，我们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革命博物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四月

缅怀柳亚子先生

——为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

邓　颖　超

柳亚子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尤其使人敬佩而难忘的，他是参加过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始终不渝地坚定地高举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反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积极内战，倒行逆施，搞国共分裂的阴谋。柳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从未担任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职务，未做任何工作，采取了消极抵制的作法，但支持我们党的各种抗日主张，成为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

柳亚子先生又是一位诗人，是彻底的国民党左派，他的诗篇充满了革命的热情，激励着人民前进。那时，他和何香凝先生始终以诗画进行宣传，反对蒋介石。

我同柳亚子先生认识很早，那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召开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时，以及后来参加的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也曾见过面，但不是深交，一直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柳亚子先生辗转到重庆，我们见面的机会比以前多了。特别应当提的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完全被蒋介石所控制，右派得势，五月十五日通过整理党务案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分裂的一步。当会议上举手表决时，何香凝和柳亚子先生未举手，有勇气进行反对这一决议案。对这件事，毛泽东同志后来常常提起他们两位坚决的革命性，是真正忠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左派、硬骨头。（毛泽东同志当时已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会议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亲见的事）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在其统治区迫害革命左派，危及进步人士的安全，于是我们党就设法把逃亡香港的一部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交通线送到东北、北京、解放区。我和柳亚子先生重逢是在北京解放后不久，他从香港回来，我从河北西柏坡异途相逢于河北沧州，乘座一列特别列车。因当时铁路尚未完全修复通车，火车上缺水、缺电，车厢里只点起微弱的蜡烛火光，在暮色苍茫中彼此都发现了对方。这时柳先生特别高兴与我打招呼，并在列车行驰中为我写了一首小诗，称

我为小超。到了北京以后，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后来一直跟着我们党进行工作的。

这些回忆作为我对柳亚子先生的深切缅怀和纪念。

（一九八七年五月）

在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南社发起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 年 5 月 28 日）

屈　武

同志们、朋友们：

今年是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又是南社发起八十周年，我们在亚子先生的家乡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我代表民革中央向柳亚子先生和南社各位前辈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向亚子先生的家属无忌先生、无非同志和南社前辈的后裔致以亲切的问候。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民革中央、现代史学会、作家协会共同举办的，得到了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县党政领导和政协组织的大力支持，国内外学者、专家的积极参加。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省、市、县的领导

同志，以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出席了今天的开幕式。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亚子先生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也是坚贞的民主革命战士。早在1903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入爱国学社。这是他走向革命之始。1906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与陈去病、高旭先生等，发起组织文学团体，定名为南社。1909年，南社在苏州正式成立。南社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以诗歌为武器鼓吹革命，当时人们把它看作同盟会的宣传部。柳亚子就是南社的卓越代表，是辛亥革命前后影响很大的爱国歌手。对于诗歌，我是门外汉。毛泽东同志说："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郭沫若同志在祝寿长诗中写道："亚子先生今不朽，诗文湖海同长久。"茅盾同志说："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我以为，这些评价是很精当的。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处于历史的大变动时期，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每逢革命进入一个新的转折关头，革命队伍就经历一次分化和改组。亚子先生的可贵，不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鼓吹革命，而且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能随时代而前进，长葆自己政治生命和文学创作的青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担任国民党江苏省

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同共产党人侯绍裘、张应春、宛希俨、刘重民、黄竞西等同志密切合作，亲如一家。在“四·一二”政变后，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罪行，他先后参加反帝大同盟和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九·一八”事变后，柳亚老又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参加何香凝同志发起组织国难救护队，支持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皖南事变”发生，他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同志联名通电反对，并拒绝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以示抗议，为此，竟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在重庆《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柳亚子先生当众宣布“中国的光明在延安”。柳亚老铁骨铮铮，晚节黄花，令人肃然起敬。谢老觉哉在赠亚老的一首诗中，有“并世三仁何与宋”，把柳亚老与宋庆龄、何香凝同志并称，认为他们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志、坚持革命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柳亚老是当之无愧的。

柳亚子先生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永存的。他一贯主张“诗人要有气节，诗人要有思想”，坚持“以人论诗”的准则，他的诗格和人格是一致的。他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要学习他，研究他，继承他。我们举行建国后第一次柳亚子和南社的学术讨论会，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衷心祝愿学术讨论会圆满成功！

总　目　录

出版说明
编者的话
缅怀柳亚子先生…… 邓颖超 1
——为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
在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南社
发起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屈　武 4

磨剑室文初集(1902—1909年)…… 1
磨剑室文二集(1910—1916年)…… 229
磨剑室文三集(1917—1926年)…… 429
磨剑室文四集(1928—1954年)……1037

补遗(1906—1951年)……1633

编印《柳亚子文集》的经过……柳无忌 1754
后记……1759

磨剑室文初集

（1902—1909年）

目　录

一九〇二年

郑成功传…… 5

一九〇三年

中国灭亡小史…… 15
中国立宪问题…… 72
台湾三百年史…… 77

一九〇四年

松陵新女儿传奇…… 85
黎里不缠足会缘起(代)…… 88
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 92
磨剑室读书记……102
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105
《清秘史》叙……111
哀女界……113
吴江志士陶亚魂小传……120
《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125
女雄谈屑……129
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138

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 142

一九〇五年

论女界之前途……149

一九〇六年

《复报》发刊词……153

苏学务处与宁学务处……156

考察政治者还国矣……158

湘狱……160

革命与女权……162

燕狱……164

会党之进步……167

呜呼吴范二烈士……169

庆贺立宪之丑态……171

呜呼禹之谟……173

《中华日报》之狱……175

稗海叙……177

陆君、苏女士文明结婚颂辞(代)…… 179

一九〇七年

立宪问题……181

民权主义！ 民族主义！ ……186

《明清战谈》叙……189

冯茜华女士传……191

神交社雅集图记……193

《神州女报》叙(代)……195

哭冯竟任文……197

冯君竟任家传……202
桑海遗征叙……206

一九〇八年

《神州日报》祝辞(代)……208
悲吴篇……210
《汉侠图》记……212
巢南杂著叙……214
家藏松陵书目叙……216
刘林生《哭弟诗》书后(代)……217
陶君佐虞家传……219
代政闻社社员绝梁启超书……221
国会反对会启(代)……223

一九〇九年

冯君心侠家传……225
冯遂方女士传……227

1902年

郑成功传*

第一节　叙　　论

横览五洲，纵览廿纪，六物如球，众生如虱，其英雄之大舞台乎。以渺渺一欧罗巴，地不满四千，人不满四亿，率其所谓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者，以凭凌于世界，风潮磅礴，日月惨淡，异类殊族，低首贴耳，夷为欧隶。大地抟抟，益将为掀天揭地之大洪水所沦陷焉。何以故，唯英雄故，唯英雄能排异种以殖新地故。

耗矣哀哉！中国人之无民族精神也。吾尝读尽二千馀年之"相斫书"，翻遍二十四姓之家谱。所称大政治家、大战争家者，车载斗量焉。夷考其行，非尽忠竭力于一人

---

* 此件署名亚庐，原载1903年在日本出版的《江苏》第4期。《江苏》编者按语曰："此稿由国中寄来，作者年才十六岁，内地人士民族思想之发达，于此可见一斑。"由此可见，该文写作年份应为1902年。

一姓之朝，置民族全体于不顾，而诩诩然自以为功。即欺人孤寡，夷人宗祀，以暴易暴，窃天下于襄棫，而以应天顺人自命者也。其尤无耻者，自残同种，以献媚于人，如张洪范、洪承畴之所为。败类之馀，丧心不复。长夜漫漫，狂澜滔滔。而所称英雄者，不出此三途矣。使历史能增进其名誉者，有几人哉？使吾侪有崇拜之价值者，有几人哉？

虽然，以吾黄帝子孙四千年神明之胄，冠带之族，诗书礼乐之所薰陶，山川文物之所钟应，而谓坐受异族之蹂躏，乡愿之污蔑，竟无一人焉，足以尸英雄之徽号而一雪此耻者，岂公理所当然哉。吾不求得意之英雄，而求失意之英雄。不求成事之英雄而求败事之英雄。不求大名煌煌、盛业鼎鼎，为世俗所称道之英雄，而求数百年来，若明若灭，萧条门巷，无人过问之英雄。呜呼，英雄毅魄，哀怨生平。海岛飘蓬，潮声呜咽。非我绝代佳人郑成功而谁属哉！非我绝代佳人郑成功而谁属哉！

第二节　郑成功之家世及其时代

黄帝纪元四千九十年以降至四千一百八十年一世纪之中，其汉种存亡绝续之大关系乎！天祸中国，变故相属。伊川披发，荆棘铜驼。而掀天揭地之豪杰犹诞生斯世。增历史之荣光，殆为黄族树纪念一大碑乎！果也，距大思想家、大哲学家黄梨洲之降生一十五年。而大政治家、大战

争家郑成功起，实纪元后四千一百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也。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两文明相触，而新文明起。生理之学，然哉，然哉。成功父芝龙，南安县之石井人，骄悍桀骜，自命不凡，实一世之顽杰。幼以事遁日本，居肥前平户，学剑术自遣。母田川氏，日本一老儒女，贞操果决，见义敢为，有大和魂武士道之风。见芝龙而慕之，请于父，婚约遂成。既而举一子，名福松，即他日留万丈光焰于世界，拒满洲、排荷兰、辟台湾新地，永为黄族好男儿模范之郑成功也。

抑成功有生之时代，实族族竞争最剧烈之时代也。黄帝子孙自秦汉以来，困于专制之束缚，民智日陋，民气日弱，北狄贱种乃得绐其臂而夺之。发源于五胡之割据，滥觞于索虏之分治，滔天于蒙古之混一。神州赤县无干净土者，久矣。朱明起于草野，仗义北伐，驱除胡元，实汉族千载一时之遭遇。惜太祖以枭雄无赖之性质，不务培养国脉，使适于天演之淘汰，反从而压制之，锢塞之。行八股之谬制，倡祖训之邪说，沿及末流，弊窦百起，重以魏阉之横，熹宗之暗，东林之党，同文之狱，罗织万状，人心惶惶，盗贼并起，时事日非。近而长白山下之铁骑，远而大西洋中之军舰，相持相搏，逐鹿中原。成功降生之前八年，满洲始建国称帝。越三年，满洲伐朝鲜，和兰据爪哇。越五年，满洲取全辽，和兰取台湾。及成功降生之年，而

葡萄牙人遂据澎湖焉。嗟嗟，满族西侵，欧权东渐，果始收于今日，而因已布于当年。伫看吾爱国男儿之经略何如矣。

第三节　成功之返国及起兵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怀抱大志之英雄，虽头颅如雪，而雄气犹腾跃于九天，况少年之俊杰哉。成功降生后之二年，芝龙夺台湾澎湖而据之，逐和兰、葡萄牙人，叙众为海盗，出没烟波，奋威水陆。明遣将讨之，数为芝龙所败。然芝龙不能忘情于祖国，卒以四千一百十九年降明。越二年，迎成功及田川氏归。时成功甫七岁，见芝龙于石井，仪容秀整，声音清朗。伟人丰度，渐露头角。爰改名森，字曰大木。自是以后，延师就学，覃精经籍，享和平之生涯者十有五年。

天不欲绝代伟人以一书生终者也。汉种之历史，必要求成功出世，以为祖国光也。四千一百三十五年，北京破。四千一百三十六年，南京破。芝龙时为福建都督，拥立思文帝。成功随父进谒，帝大悦之，始赐今名，授御营中军都督，参预机务，是为成功初出现于政界之时代。峨冠彩服，飒爽英姿。年少翩翩，交欢鱼水，喜可知也。惜乎盛事不常，危机早伏，骨肉之间，亲为戎首，大祸之来，已在眉睫。君子诵“月明何与浮云事，偏向圆时个个生。”之句，能不为成功掬一掬伤心泪哉。

芝龙之为人也，血气有馀，道心不足。以翌戴之功，颇夜郎自大。与举朝文吏，龃龉不合，水火玄黄，浸成朋党。而汉种公敌之洪承畴，复以卑劣之手段，阴险之说辞，劝其叛降满洲，以闽粤总督印相饵。芝龙惑焉，撤藩篱不守。四千一百三十七年，满人南下，思文殉国，芝龙遣使进表，成功谏不听，绝裾奔金州。母田川氏自杀，而芝龙亦为敌兵所胁，挟之北上，为楚囚者六年，卒赐死。以龙腾虎跳之英雄，立身一败，万事瓦裂。枫青月黑，魂兮不归。夫亦大可怜矣。

杜宇啼枝，萦萦血泪；精禽填海，耿耿孤怀。此日之成功，其停辛伫苦衔酸茹痛之心事，殆有未可以人意悬揣者乎。生我田川，知我思文。倏忽之间，幽冥痛隔。而芝龙又身入虎穴，永无生还之望，相见之期。国仇家怨，热血填胸。环顾大局，则四百州土地，四万万同胞，将尽沦于异族。男儿，男儿，岂甘偷息草间长此终古乎！一点烟士披里纯，忍无可忍，遏无可遏。遂以二十三龄之少年，一跃而树独立之旗于南澳。

第四节　金陵之失败及台湾之攻取

大地万千，愁云一片。芸芸黄族之主权者，渐近末日之期。黑龙江中之祸水浸灌中原，恢复运动着着失败。自成功起兵之岁，迄四千一百四十九年，而明帝由榔失肇庆，失桂林，卒窜身滇南尺寸地，以延残喘。忠臣义士，死

亡殆尽。所遥倚为声援者，唯成功一军而已。成功于此十余年中，以金门、厦门两岛为根据地，侵泉州，侵漳州，侵福州，军势颇盛。而一彼一此，迄无大胜败。成功意不惬，知非大举北上夺金陵而据之，不足以震动天下耳目。遂以明年七月以海道入瓜洲，大败海军，进取镇江，围金陵，令诸将号召大江南北。于是常州、徽州、池州、太平、滁、和、六合等州郡子弟，争投麾下。东南诸省，朝夕待变。成功希望中所谓"新中国"者，殆有从白地上涌起之观。乃天不助顺，满将梁化凤再邀击之。郑军大溃，成功遁还。中兴之望，至此役而绝矣。

鲁仲连义不帝秦，誓言蹈海。虬髯客耻比肩褒鄂，乃谋海外扶馀。寻常专制霸王，犹无术以网罗天下英雄豪杰，况莽莽神州尽困异族者乎。成功既不得志于江南，复思辟地于海。乃再还鹢首，以入台湾。

芝龙之降明也，台湾复落于和兰人之手。取之实难，虽然拿破仑有言："'难'之一字，唯愚人所用字典为有之耳。"咄！我绝代佳人郑成功，又何遽不如老拿皇乎。果也，四千一百五十二年以百艘泊澎湖，进攻台湾。荷兰不能敌，乞和。成功曰："我欲复先人故土耳，他非所求。"乃结条约，纵之归。成功复雄据台湾，为之定新名曰"安平镇"。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修武备，大起池馆，延纳名流，隐然有"海外新中国"之资格矣。成功最后所经营如是，如是。

中国数千年来，有辟地于陆者，无辟地于海者。有之自郑氏始。有奉一政府命令以辟地者，无举一私人资格以辟地者。有之自郑氏始。伟矣哉。然芝龙得台湾，不过为海盗。成功得之，遂足以尸“殖民地”之徽号焉。意气才略过乃公远矣。倘所谓“雏凤清于老凤声”者欤。虽然，此又岂成功所踌躇满志者耶。彼以此十余年间，出死入生，备尝人世之痛苦。结发从军以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绞脑腐肠以图天下事，霜鬓斑斑垂二毛矣。及中原故土无复插足之区，乃仅以区区台澎，为汉族最后之居留地。当其指挥谈笑，痛饮酣歌之际，每一念故乡之天地，祖国之山河，未尝不吞声饮恨，如万箭之攒其心也。

第五节　成功之长逝及汉族之末路

成功自四千一百三十七年以来迄四千一百五十二年，起兵已十六载。身历大小百余战，蹉跎蹉跎，荏苒荏苒。始得保台湾尺寸地，为用兵最后之结果。成功年亦已三十有八矣。还忆当时义旗初树之际，马跨桃花，鞭垂杨柳。以翩翩绝代佳公子，投身于世界风潮盘涡冲突之中心点。日夜谋保种保国之政策。曾几何时，头颅无恙，而江山已不可复问矣。揽镜华发，据鞍髀肉，黄龙痛饮，梦想徒灵。苍苍者天，安得不闷杀英雄哉。况异种披猖，同胞涂炭。成功入台湾之岁，正由榔死缅甸之年。海天迢递，恶耗遥传。而黄帝子孙世袭之公产业，不得不拱手

让诸毡族，马蹄蹂躏，龙血模糊，到此人生，宁论天道。成功以忧国之愁，遂得痼疾。四千一百五十三年五月，大星耿耿，直坠台澎。解脱尘躯，复归天国。呜呼，郑成功逝矣。呜呼，黄族已矣。

成功殁后，台人奉其子经为首领。越十年而中原变故复起。吴三桂、耿精忠并谋自立。此实恢复一大好机会也。虽然经固守文令王，非可望其步老将军之后尘者。虽稍稍出师略泉、漳诸地，卒不能大有建树。吴、耿亦相继败死。四千一百七十一年满军攻厦门，郑氏败绩。明年六月，经亦卒。长子克臧继为臣下所杀。而立次子克塽焉。臧故少年俊杰有乃祖风，为成功所钟爱，塽则孺子而已。废明立昏，云翻雨覆。而汉种末路之惨剧，乃渐近开幕时矣。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遇矣骓不逝。骓不逝矣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私人之末路，其伤心短命之状，尚令人为之恸哭。况一民族前途之坠落哉。克塽嗣位后，国事益零落不堪道。失泉、漳诸地，失金门，失厦门。四千一百七十四年七月，家贼施琅复以水师来寇，克塽出降，于是汉种最后之居留地，所谓"海外新中国"者，遂终委于敌手。距成功起兵之岁，三十有八年。自是以后，沉沉睡狮一卧不醒，迄于今日。

第六节 结 论

亚卢氏曰：吾读亚洲史而愧，愧其无英雄也。吾读欧洲史而羡，羡其有英雄焉。夫英雄枭何物？质言之，亦曰：排异种与殖新地而已。今世白皙人种所香花祝而神明奉，群以英雄之徽号相归者，亦此二途为最多耳。华盛顿也，玛志尼也，噶蚨士也，加里波的也，加富儿也，俾斯麦也，非排异种之英雄欤？哥仑布也，立温斯敦也，伋顿曲也，麦寨郎也，克雷飞也，哈士丁斯也，非殖新地之英雄欤？吾读其传记，歌焉舞焉，眙焉愕焉，羡焉妒焉，以为奈何我汉种而竟无是人焉。奈何我汉种而竟无合并彼二途之才以凌欧而驾美之人耶？虽然，我汉种岂真无是人耶？我汉种岂真无合并彼二途之才以凌欧而驾美之人耶？吾草郑成功传，吾请举向之所崇拜华盛顿、玛志尼、噶蚨士、加里波的、加富儿、俾斯麦者而拜之。吾请举向之所崇拜哥仑布、立温斯顿、伋顿曲、麦寨郎、克雷飞、哈士丁斯者而崇拜之。英雄哉，我郑成功也。英雄哉，我汉种之郑成功也。

白种者，其天之骄子乎。蹙黑而黑微矣，压赭而赭灭矣，夷棕而棕亡矣。今且出其群魔竞逐万矢齐发之手段，以窥伺我黄，以窥伺我黄之汉种矣。数百年来，能敌之者，唯成吉思汗耳。虽然彼蒙古种我不屑崇拜之，我不屑崇拜之。我唯崇拜我郑成功，彼能使欧权鼻祖之和兰逡

巡让步，彼能使满族馀奴之汉种发奋争先，是岂寻常贱丈夫所敢希冀哉。使天假之年，内驱异族还我河山之后。馀力犹多，或尽取南洋诸岛，争霸于海上，辟属地于环球，以步英伦之后尘乎，未可知也。不然而使生于今日之世界乎，则所谓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者，方将出现于皇汉之历史，又何至为欧人之专有物也。呜呼，海云苍苍，海水茫茫，安得有郑成功其人者乎，以焕扬我祖国之荣光。

（载 1903 年《江苏》第 4 期）

1903年

中国灭亡小史*

目　　次

绪　论

第一章　中国灭亡之惨剧

（甲）　满洲之起源

（乙）　多尔衮入燕京

（丙）　南都之败

（丁）　扬州、嘉定、江阴之屠戮及剃发令

（戊）　隆武帝之流血

（己）　浙东之沦陷及鲁监国之末路

（庚）　湘粤之亡

（辛）　永历帝之遇害

（壬）　郑成功

---

* 此文写于 1903 年(癸卯)，以种种原因，延至 1906 年 7 月 16 日始以"中国少年之少年"笔名，连载于《复报》第 3 至第 10 期。

（癸） 台湾之亡
第二章 灭亡后之中国
（甲） 福临之虐政
（乙） 三藩之师
（丙） 三大思想家
（丁） 文字狱
（戊） 台湾朱、林之师
（己） 白莲教
（庚） 天理教
第三章 洪氏之光复军
（甲） 虏政之腐败
（乙） 洪秀全
（丙） 金田起兵
（丁） 金陵之建都
（戊） 杨韦之变
（己） 反对党
（庚） 金陵陷
（辛） 洪军之末路
第四章 民族主义之风潮
（甲） 日清战争
（乙） 康有为与载湉之关系
（丙） 汉口之师
（丁） 孙逸仙
（戊） 学界风潮
（己） 学生军

（庚） 苏报狱
（辛） 沈荩之流血
结 论

绪 论

维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有五年，距满洲入关已二百六十一载矣。孑遗之众，奴运方长，沐浴于深仁厚泽之中，感激于食毛践土之内。忠义奋发，靡有异心，皆愿推戴大清龙兴圣明天子亿万万年不稍衰。由是而蚩蚩群盲，中风狂走，各就其思想与能力所及，而演出种种之丑剧。朝献太平之颂，暮讴圣德之吟。江山大好，风月依然，酣歌恒舞，了不问天下事者有之。以半开之政见，负清流之雅望，大名鼎鼎，笼盖世俗，而妾妇之性，胎于自然，功名之念，成为痼疾，虽投荒万里，沦落天涯，终死抱其运动政府之目的，欲以平和改革之大旆代革命三色之旗者，又有之。咄咄贱奴！ 咄咄贱奴！！而亦知而国之已亡乎？

辱莫辱于奴隶，哀莫哀于亡国。亡国者，不祥之名也，可痛之事也。异种横来，神州沦陷，铜驼荆棘，鬼哭磷飞。若是者，谓之亡国社会之惨状。我爱我祖国，我乌忍以不祥之名、可痛之事为我祖国之徽号？举世熙熙，如登春台，而我独如冰雪之置我肠，刀刃之加我颈。我其病狂哉！ 我其梦呓哉！ 虽然，唯我爱祖国，我乃不敢以亡国

二字为祖国讳。唯举世不知祖国之已亡，我乃愈不得不大声疾呼，以惊醒同胞之沉醉也。论者勿轻视犹太人矣，彼虽跼天蹐地于欧亚之交，为世界上最可怜之人种乎，然彼亡国之痛，犹能含辛茹苦而自领略之。罗情以青春弱质之女伶，而葱葱郁郁，抱无穷故国之悲。天命方新，人心未死，宁敢谓悲歌咤叱之民族，卒藏其自由独立之铁券于奴海千寻之下也！吾念及此，吾誓以亡国之观念，救我祖国。

同胞同胞，犹以我祖国为未亡乎？则试张目北望，神驰燕云之郊，彼高踞独夫椅上，握全国生死予夺之主权之载湉、那拉，岂犹是我神圣祖宗黄帝之华胄耶？逆胡膻虏，僭称大宝，沐猴而冠之。朝颁一谕，则曰我祖宗入关以来；夕发一诏，则曰国家忠厚开基二百余年。夫福临、玄晔，何与我汉族之血统？二百年之僭盗，比之我四千载之纪元，其时间何啻彭祖之与朝茵？而彼必抑人以称己，则彼所谓国，岂犹是黄、颛以来相传之公产业耶？呜呼，亡国哉，亡国哉，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西江可竭，此耻不可湔。吾同胞其念之！吾同胞其念之！

西哲有言：史也者，国民之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故历史学昌者，其国必强；历史学衰者，其国必弱。吾痛我祖国之亡，而史与之偕亡，抑史且先国而亡也。龙门已死，夹漈不生，君权日重，奴性日深。一时盛名煌煌。操春秋笔削之微权者，何莫非民贼独夫之走狗？歌功诵德，

视为当然；败寇成王，沿为公理。及一旦洪水忽来，陆沉大地，而鲰生狗曲，遂举向之所献媚同种者，而移之于异种。三百年来，秽史陈词，忠奴载笔，我不忍言之矣。而奴隶牛马之辱，覆宗绝祀之惨，举全国同胞所当铭心印脑，为九世必报之仇者，群在若明若昧之间。后生末学，口不读扬州、嘉定之记，耳不闻永明、延平之名，抑何怪其民族思想之销沉也？某也不敏，私抱此愿，网罗佚事、组织成篇，为鼓吹之一助。文字收功，愿风潮之大起；江湖满地，问恢复以何年。我义侠之同胞，有读此而兴起其独立革命之事业者乎？捣骨为尘，我目瞑矣。

第一章　中国灭亡之惨剧

（甲）满洲之起源

胡尘浼洞，天地邱墟。莽莽神州，虏骑如织。我黄帝子孙之败类，谓他人父，谓他人母。日日三跪九叩首于东胡长大爱新觉罗载湉之帐下，而奉之为中国之帝皇。呜呼！犬羊异种，乌足污我神圣庄严之华族哉！罗其先世之狼子野心为同胞告，非其种者，锄而去之，我四万万兄弟姊妹勉旃。

“北方曰狄迸穷荒，贱种由来是犬羊。沙碛萋萋人不见，一群豺虎一群狼。”满洲者，女真之遗孽也。爱新觉罗

氏，先世不详所出，福临既僭中国，自文为天女所生，恍惚怪诞，数传至努尔哈赤始强大，并吞邻部。纪元四千七十四年，举兵寇辽东。四千一百七年，复僭号称帝，屡寇辽沈间。四千一百十七年，努尔哈赤死，子皇太极继之。“封狼生貙貙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凶锋所播，纵横及于塞内，燕赵齐鲁之间，腥风血雨卷地来矣。战争者，杀人之好手段也，流血之代名词也，虽然，并有别矣。同族相战，志在胜敌，而不在于亡其种，故苟非黄巢、张献忠之残忍，断无以杀尽天下为目的者。异族相战，则中心所愤激者，不唯其敌而已，且欲尽杀其人民以为快。我黄帝子孙不幸数被蹂躏于野蛮异种。成吉思汗至欲以中国为大牧场，大好头颅，断送不知凡几矣，至满州而益甚。胡骑南来，北方人民，死者无算，攻城既下，则尽杀其男子，而虏妇女以还，卖充乐户，淫虐之惨，殆无人理。降臣祝世昌天良未泯，以同胞之故，建言阻之，遽逢虏怒，世昌昆弟，流窜绝域，大狱株连，有遭骈首者。呜呼！司马昭之心，路人其皆知之。我同胞至今日，而犹不以杀满为独一无二之天责也，皇太极之朽骨，其笑人于地下矣。

(乙)多尔衮入燕京

耗矣哀哉！皇汉民族之奴隶于蛮族也。五胡乱华，种祸始启，索虏割据，蛮风大煽，隋唐光复，稍复旧观，及五代而复变。契丹、女真，迭为消长，蒙古继之，复欲问鼎南

朝。潮汐无灵，人心已去，而莽莽中原无一片乾净土者，几八十年。明祖起自布衣，举攘夷之旗，胡人夜遁，定鼎金陵，枭已日月重光，河山再秀矣。而因陋仍简，政体未革，三百年来，狄祸复兴，重以党祸大作，朝政不纲，草野之间揭竿四起。李自成举兵入燕京，逼明崇祯帝死，而自代其位，顾才略疏阔，不足定乱，中原无主，人心皇皇，而满洲则皇太极新死，弟多尔衮辅其侄福临继立，长蛇封豕，虐焰日盛，时纪元四千一百三十五年也。

"快马健儿无限恨，天教红粉定燕山。"吾草史至多尔衮入关，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洪承畴、吴三桂之以小不忍乱大谋也。相传皇太极之季年，败明军于松山，执督师洪承畴归，承畴誓死不降。皇太极妻某有美名，亲出侍汤药以为饵，承畴惑焉。卒助满洲出死力，以灭同种。近人所著《曼珠花》说部言之颇详。而李自成既得燕京，即遣使招降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将从矣。忽书来，言爱妾圆圆为自成所掠，遂大怒。反降满洲，迎其兵入关，而北都遂亡。呜呼！恋爱之情人孰无之？独至大义所关，不能不牺牲一己以利全体。承畴昧昧，甘为一异种妖姬易志变节。三桂不忍一妾之沦于异姓，而卒举四万万同胞为满人之奴隶。其何以解于加富尔之以意大利为妻乎？一误再误而半壁江山从此去矣。

多尔衮之始入关也，惧人心不服，则以为明复仇为名，葬崇祯帝后以沽世誉。及自成已败走西奔，而燕赵豪

杰亦无敢声种族之义者，则直一变假面，下令剃发易服而迎福临都燕京。时大同总兵姜壤拥立明枣强王鼎珊，欲令多尔衮承认之，不从。后壤举兵拒满，不克以死，自成亦为满军所杀，大河以北，沦于左衽。

（丙）南都之败

时则长江流域犹无恙也，崇祯凶耗，既达南都，明臣史可法等奉宗室福王由松立之，号弘光帝，定都金陵。可法负一时雅望，既婴中兴重任，益兢兢思为民族尽力。而中原义士，如凌驷辈，复提兵保守河洛，设立军府，与南朝相犄角。汉家山河，盖骎骎有光复之望。

"玉树歌残迹已陈，南朝宫殿柳条新。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痛矣哉！江左偏安之事业，卒为竖子败也。福王之在藩邸也，颇以昏庸著。南都迎立，有稔其前事者，议立潞王常涝。而凤阳总督马士英以与弘光有旧欢，独排廷议，联合江北诸将，声言将以兵力拥戴，诸臣惧之，议遂定。弘光既即位，遂亲信士英任以大政，而出可法督师扬州。士英则引用私人，起魏党阮大铖于废籍，逮捕复社，杀周镖、雷缜祚，清议大哗，时崇祯故将左良玉拥兵镇襄阳，素为政府所侧目，遂起兵以清君侧为名，而吴头楚尾骚然矣。

当南朝鼎沸之日，正北虏猖獗之秋。多尔衮之始破李自成也，以为南方怯弱，传檄可定。后闻弘光已立，则

致书史可法，举利害相恫吓，可法以大义报之。多尔衮遂遣其将多铎率兵南牧，破河洛，凌驷死之。会明将许定国复以私怨杀主帅高杰，北面降虏，虏势益强，长驱南下。而马、阮秉国，尽力与左兵为敌，撤北防不守。纪元四千一百三十六年四月。扬州陷，史可法为民族流血以去。五月多铎入南都，钱谦益、赵之龙送款虏军。弘光奔芜湖，为家贼田雄所执，九月至北都，明年五月，为福临所杀。白马渡江，伤孱王之薄命；黄龙痛饮，奠杯酒其何年。弘光虽不肖，独非我黄帝子孙之一块肉乎？而今遂至此。

（丁）扬州、嘉定、江阴之屠戮及剃发令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中国民族富于传种之力，休养生息以来，又俨然称四万万同胞矣。而亦知二百六十一年以前，有草剃禽狝杀我中国人唯恐不尽之一大惨剧耶？咄！咄！夫差！尔忘越王之杀尔父乎？

置身数百载以下，而欲追纪数百年前之遗闻佚事，吾知其已疏。况当文网森严，诗书残缺之后乎？虽然，尝鼎一脔者，已如是矣。当日大江南北，名城何啻千百，我一念及之，而恍若见吾同胞之祖宗，断头为山，积血成海之惨状也。胡马南来，首受屠戮者，以扬州为最甚。十日之间，死者八十余万，虽老稚不得免。嘉定之陷，屠城者三，民略尽矣。其登城守陴，誓杀逆虏者，则江阴为最烈。阎应元以一典史，为民望所归，统兵拒虏，杀其骁酋猛将无数，

守八十日，粮尽矣，城陷巷战，应元犹磔胡儿数人而死。城中六万众无一降者，其事之载于《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江阴城守记》者言之最详。天褫虏魄，存此三书于劫灰冷落之馀，以代表当时异种之横暴，为皇汉民族复仇之纪念，鞭墓班宫，我国民其终有实行之一日哉！

纪元四千一百三十六年六月，虏酋福临下伪谕于中国。令全国人民剃发易服，不从者杀无赦。时江左新亡，民气犹未尽澌灭，不忍以祖宗遗留之皇汉贵种受髡首辫发之奇辱大耻，争起抗之。强者攘臂揭竿起独立之军与异种战而死，弱者遁迹村落不敢入城市，相传当日满人遣兵四出，见人即髡其首，不从者斩其首以行于市。故慷慨义烈之士无复孑遗，死者几半中国。呜呼！二百年来蛮风遍扇貂尾低垂，此种种之辫发将疑为天造地设无可更易，为我中国人之国粹矣，宁知当时乃以我同胞祖宗之头之血陶冶而成乎！登舞台而自镜，我热血澎湃，我怒发欲裂，我之感情我口不足以述之，我笔不足以达之，我唯愿我同胞自思而自得之也。

民族大复仇，
男儿速努力。
誓将长白山，
遍染腥红血。

(戊) 隆武帝之流血

北望燕赵南望荆吴，莽莽胡尘，不堪回首。于斯时也，有树光复独立之旗，龙兴于七闽之都，卧薪尝胆，日夜兢兢，以保全祖国驱逐异族为职志而生死殉之者，其功虽不成，其人则吾爱之！吾敬之！

伊何人？则故明宗室唐王聿键是也。王少遭家难，艰险备尝，及长而英气勃勃，好读书论天下事。崇祯时，李自成逼燕京，起兵勤王，为廷议所扼，下凤阳狱。弘光继统，大赦出高墙，行抵杭州而南都已陷，郑鸿逵、苏观生奉之入闽，继统于福京号隆武帝，慨然以复仇雪耻为务。布衣蔬食不御酒食肉，重风节、善文学，收召名士，不次擢用，赫赫然中兴令主矣。而天不祚汉，妖孽横生。时闽中秉政者为平虏侯郑芝龙，狼子野心，骄蹇自大无人臣礼。隆武虽怀抱大志，郁郁不能行。吏部尚书黄道周不悦芝龙所为，自请出关号召义旅，图恢复，隆武亦闻鸡起舞，抚髀兴悲，不甘以小朝廷终，遂定亲征之议。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纪元四千一百三十七年三月黄道周为满洲所执，死于南都。隆武将出汀州入赣，芝龙欲挟为奇货，使军民数万人遮道号呼，拥驾不得行，遂留延平。七月，浙东师溃，虏将博洛内犯，芝龙通款焉，尽撤藩篱不守，关隘水陆如入无人之地。八月，满兵入汀州，隆武被执，至福京遇害。哀哀望帝，堕鹃血

外侮，忽忽一载，而虏将博洛之军。攻陷浙东郡县几尽，则欲直趋中坚。明师营于钱塘江东岸，绵亘二百里，舣舟江上以待。胡人舟楫未具不能渡，忽江沙暴涨，水浅可涉，虏将策马渡江，列戍惊溃，监国航海去，东阁大学士朱大典固守金华，城陷自焚死。虏兵屠其城，遂长驱入关。初江左之亡，遗民之矢复仇主义，不甘与胡人同天日者，咸麕聚太湖，奉故明诸生吴易为主帅，败胡人于长白荡，声势颇盛，至是亦为满奴土国宝、张存仁辈所败，全军尽死，东南大陆自楚粤外无复汉官威仪矣。

监国之入海也，富平将军张名振、永胜伯郑彩奉之至厦门。纪元四千一百三十八年改次长垣，裨牙亲征，先后克复闽中三府一州二十七县，胡人震恐。而外患未平内变先作，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为郑彩所杀，大学士钱肃乐以忧愤死，虏以吴越之兵来攻，所复府县复归沦陷，郑彩亦弃监国而去。会张名振新复健跳所，奉监国居之，寻移跸舟山驻师二年。胡人复分兵三道内犯，攻三月始陷，文武吏士死者甚众，监国复从海道至金门，扈从者唯张名振及兵部侍郎张煌言等数人而已。时纪元四千一百四十三年也。明年，监国自去尊号，依延平王郑成功居，纪元四千一百四十五年，名振、煌言联兵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三军皆恸哭。烽火达金陵以上。顷之，掠瓜洲仪征抵燕子矶，南方震动。而师徒单弱，中原无响应者，遂乘流东下，联营浙海。越一年名振殁。未几，而鲁王亦卒

于台湾。唯煌言尚以孤军辗转海上，为胡人所侧目。郑成功金陵之役，煌言率所部前驱，传檄定吴越三十州县。成功既败，乃退驻悬岙，后卒为间谍所害，浙东义旅迄是而尽。

（庚）湘粤之亡

“雨夜孤舟宿镜湖，秋声萧瑟满菰蒲。书生有泪无挥处，寻见祥符九域图。”信乎种族沦胥，河山破碎，而日蹙国百里之可悲也。闽浙两区一蹶不振，倏焉沦于异域，于是汉家疆土侥幸后亡，延残喘于一息者，乃不得不注意于三湘两粤间，福京不守，凶耗惊传，时明宗室桂王由榔，方分藩肇庆，广西巡抚瞿式耜等创议迎立之，号永历帝。湖广督师何腾蛟亦上表劝进，粤西与湖南方联合。而故大学士苏观生以不得预拥戴功，心怏怏，别立隆武弟唐王聿镈于广州，号绍武帝。杀肇庆使臣，戈操同室。粤东西自相攻夺，死伤相当。胡人则方秣马蓐食，潜师取广州，绍武与宗室二十四王俱死之。苏观生亦自缢，肇庆大震，永历出走梧州。明年肇庆破，入平乐，梧州破，入桂林，平乐破，入全州，留瞿式耜守桂林。寻安国公刘承胤奉永历至武冈，大学士陈子壮起兵自九江，兵科给事中陈邦彦起兵自高明，兵部侍郎张家玉起兵自东莞为犄角，势稍张矣。而湖南全陷，满军及宝庆，刘承胤战败遽降，永历南走象州。子壮、邦彦、家玉俱战死，寻何腾蛟至桂林，与瞿式耜

协兵复平乐、梧州。粤西既定，永历乃回桂林焉。

国家当山穷水尽荆榛遍地之秋，而漫漫长夜忽发一线光明启前途无穷之希望，虽百世下孑遗之民亦为之馨香而歌舞，惜乎昙花一现而寿命乃不复长也。纪元四千一百三十九年粤西粗定，四川巡按御史钱邦芑疏报四川全省恢定九州一百三十馀县。寻南昌金声桓、王得仁，广东李成栋俱以地来归。而何腾蛟督师出全州，复湖南郡县有其半，大汉天声稍稍有复振之望矣。及四千一百四十年而形势复大变，满奴孔有德率兵内犯，南昌破，金、王以战死。湘潭破，何腾蛟被执不屈死之。李成栋以兵攻赣州败于信丰，渡河堕马死。明年胡军入粤东，永历在肇庆，闻庾关已破仓皇西走，未几，广州陷。又越月，桂林亦陷。瞿式耜与总督张同敞俱为孔有德所杀。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盖自何、瞿之死而湘粤遂与之俱死，恢复运动益益归于困难之境。

(辛) 永历帝之遇害

大地陆沉，英雄授首，芟弘化碧，魂兮不归。朱明之残局已亟亟乎不可复振矣，而民族之不肖者，复包藏祸心以欺人孤儿寡妇为职志，屠戮忠良略无顾忌，及一旦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则不惜北面于素所仇敌之异族，以博义王之一爵。孙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可望起于盗贼，乘中原之乱割据黔中，骎骎并吞两川与粤西相接，自号秦王。

而遣使于永历，要其封册，永历不应，初封以平辽王，继封冀王，可望以不餍所欲，不受。而命部下将兵至行在，杀大臣数十人。永历惊骇欲绝，乃卒以秦封畀之。时粤西新亡，永历播迁无所归，则寄食于可望，居安龙府者四年。守将承可望意，时时凌逼之，“纥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此时之永历盖无复有雄飞之望矣。

当可望凶焰滔天之际，有发愤忠义起而举反抗之旗，耿耿民族至死不忘者，则李定国其人也。定国故可望部将，而不善所为，遂自树一帜驰驱滇粤间。尝率兵复桂林，诛孔有德及其党数十人，声威颇震，寻遇挫败归。永历方为可望所不礼，则以密书招之入卫，定国得书感激，许以身报，遂自至安龙奉永历入云南，时纪元四千一百四十七年也。明年，可望举兵反，内犯云南，为定国所败，遂至长沙降虏军。又明年，胡人从楚、蜀、粤三路入寇，李定国出师迎敌。屡战屡败，永历闻报走缅甸，胡兵追之，定国伏兵谋要击，有泄之者，出战复不胜，遂驻兵孟艮。当永历之初来奔也，贡给颇周，继而以盟誓诱从亡诸臣尽杀之。吴三桂以满军来攻，私通款焉。纪元四千一百五十二年十二月送永历至军前，李定国以兵夺之，败还，发愤死。明年四月望日，永历至云南，满人以弔缢杀之，模糊龙血，问上帝其无言；扫荡胡尘，祝鬼雄之默助。我同胞其无忘此悲惨之纪念日哉！

(壬) 郑 成 功

崇祯死，北都亡。弘光死，南都亡。隆武死，福都亡。鲁监国走，浙东亡。永历死，湘、粤、滇、黔又俱亡。江山虽好，风景已非，问大汉之纪年，已与三百年朱家社稷同委于荒烟蔓草中矣。于是中原志士抱民族之痛深非种之仇，不忍居异族之宇下者，乃俱张目圜视长号疾呼，投身于狂涛落日孤岛片屿之思明州。

思明州者，皇汉末日绝世英雄郑成功之根据地也。成功为隆武故臣芝龙子，当闽中建国时，成功年甫二十馀，为隆武所爱有知遇之感。及芝龙通款虏军，成功以大义谏。不从，则私以一旅遁金门。继闻汀州沦陷，隆武殉国，遂发愤举义兵。初据安平，后取金门厦门，寻改厦门名思明州，为恢复军大本营。时出师攻泉、漳诸州，一彼一此，无大胜负。而中原战耗则益益恶劣。永历遣使封成功为延平王，促其北上。纪元四千一百五十年，大举兵攻金陵，从海道入瓜洲，大破虏军，进取镇江，遂围金陵。沿江南北诸郡县望风投麾下。伪朝震惧，福临至议自率师来救，城陷在旦夕矣。而兵以屡胜之故，稍有骄懈者，卒为满奴梁化凤所乘，再战再败。郑氏部将甘辉、潘庚钟等十馀人俱死之。成功收残军还思明州。明年，虏将达素乘前胜来寇，成功大败之，达素自杀。

成功起兵以来，忽忽十馀载矣。励精蓄锐，誓谋恢复，

卧薪尝胆，耿耿不忘。乃金陵一役大局已非，而区区思明一岛，终不足展英雄之骥足，则思辟地于海外。会何斌来思明谒成功，言台湾沃野千里，虽在海中，无殊大陆。近据之者荷兰人，力弱易与，可取而代。且出台湾地图于袖中，城池要害，历历可数。成功得之则大喜，命长子经留守思明，自率师攻台湾，克之。荷兰遁去，遂改台湾为东都。自屯其地，以处士陈永华为谋主，制法律、兴学校、计丁庸、养老幼、典章文物灿然可观，而成功心力亦厚瘁矣。纪元四千一百五十三年五月，遂以疾卒于东都焉。英雄末路，天地悲秋，墓树南枝，伤心北望。成功之目其不瞑哉！

（癸）台湾之亡

成功殂台湾之岁，正永历死云南之年。越两月，而汉族乃两亡其代表者，前途命运益艰难哉。台湾诸将乃迎成功世子经于思明州，袭延平王位。改东都为东宁府。时福临新死，玄烨继立。虏朝方以内顾为重，伪主冲龄不遑远略。海上风潮稍稍戢矣，越十馀年而中原形势复变。

永历之亡也，丰功伟烈，出自一时降将者为多。虏廷以一统中国，行赏诸将，遂封吴三桂于云南，尚之信于广东，耿精忠于福建，号三藩，权力颇盛。玄烨嗣伪位既久，则阴削其权，三藩均怏怏。纪元四千一百六十四年，吴三桂首先发难。明年，耿、尚相继应之。精忠遣使来东宁告援，议以泉、漳二府相归。郑经大喜，亟渡海西，合兵谋恢

复之业。顾精忠首鼠两端，颇悔前议，而闽中故多延平旧部，赵得胜、刘国轩以海澄，刘进忠以潮州，皆来降。泉、漳、潮皆为延平所有。耿、尚皆诉于吴三桂，三桂令之信割惠州，与郑氏盟。然经以精忠奴性太深终非能成大事者，不如吾自得之。益出师攻闽取汀州，后精忠兵败于虏穷蹙乞降，反引虏将传拉塔来寇，漳、泉、惠、潮复陷矣。

纪元四千一百七十年，经自屯思明州，命部将刘国轩、吴淑、何佑分道出师谋恢复。国轩围海澄，克之，杀虏将穆赫林等，遂乘胜下漳平、长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邑。国轩自围漳，遣兵围泉，将下矣，而虏中援军适至，国轩兵败走海澄。越一年，海澄陷，虏以水陆师并逼思明。国轩奉郑经弃思明及金门两岛，收兵还东宁，经自此役后，郁郁不乐，败归之明年，遘疾殁。长子克壓，监国东宁，夙为物望所归，而群小惮其英察，侍卫冯锡范尤不利之。经既殁，即以计陷克壓死之，立其弟克塽，幼弱不能任事。纪元四千一百七十四年七月满奴施琅、姚启圣举兵内犯，兵败出降，而黄帝以来所谓上国衣冠，中原文物所留千钧一发之遗者，从此长逝矣。海岛飘蓬，怒潮呜咽，其亦知亡国之悲哉！

第二章　灭亡后之中国

(甲) 福临之虐政

自多尔衮入关以及郑克塽出降，中更四十馀载矣。论兵戈扰攘杀人如草之惨状，则湘粤诸省后亡者为烈。而非种专制之束缚，日日为酷虐无理之暴政以苦我汉人，如近世奴隶学家所谓深仁厚泽，沦我民之肌而浃我民之髓者，则黄河流域与扬子江流域实捷足先得之。计当时满人开国之嘉谟，如剃发、衣冠、投充、逃人、圈地皆尤著者也。剃发衣冠之祸中于江左者为甚，前已言之矣。馀则将于以下纵论之。

北都既屋，福临僭号，相率麕聚于燕蓟之郊。则下伪谕于都中，行圈地之法。举膏腴沃壤为异类之居留地。而故有土地权者，尽以碱薄屯地易之，居民流转失所，死亡无数，是为圈地之案。燕京故有痘症，伪朝惧传染其种人，复下令民间，出痘者驱逐城外四十里。吏役因之为害，凡寒热疥癣无不指为出痘，一人患病逐其全家。贫民移居城外，无居无食，冻馁死者，相望于道。此亦圈地之旁支也。满人势焰既薰灼，汉人之不肖者，辄投充八旗为其家奴，倚托腥膻。鱼肉同种，无敢抗者，是为投充之案。投充既多，颇为满人所虐待，而当时八旗奴婢，

更有以虏掠得者，益愤愤不愿受其压制，遂相率遁去。伪廷恭之，严立法制，凡逃人获者绞，藏匿者斩。左右邻及十家长、百家长俱流坐迁徙。大狱踵起，海内骚然。伪给事中李裀抗疏争之，流徙尚阳堡，是为逃人之案。当是时，大江以南既以争剃发衣冠之故，举旗起义者，风卷云兴。事机一败，流血相望于道。而北方之民复中于圈地、投充、逃人之祸，生理尽绝。盖伪朝之恭我种也，兵亦戮之，刑亦戮之，饥寒冻馁亦戮之，中原民气奄奄尽矣。顾伪朝所深恶痛恨者，尤在文学之士持议论结团体，以抗异族，故福临入关下车，百度未遑，立碑泮宫，首严士民上书之禁，后复下诏中国，禁士人结盟立社，以防政党之权舆。虏臣朱国治巡抚江南，横征赋税，诸生鼓噪争之，株连成大狱，死者百馀人。亡国之民，分当受人鱼肉哉！世祖章皇帝之神功圣德盖如是。如是。

（乙）三藩之师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谁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以自残同种献媚异族之无耻小人，而翻云覆雨一变而树光复独立之大旗，其谁信之？虽然，当胡尘遍地虏焰中天之日，而能崛强一隅震荡全国，使伪廷惊惧不敢谓中国之无人，固贤于洪承畴之感恩戴德没齿不萌异心者万万矣。抑亦不可谓非亡国遗民之反动力也，故三藩之师其心不足道，其迹则吾犹取之。

三藩之主动力则吴三桂哉。初三桂恃残狱同胞之大功，欲永王滇中，值撤藩议起，先上疏请迁关外以觇伪庭意向。玄烨下诏俞诺，则大怒。亟召集兵士祭永历墓，三军皆恸哭。三桂见兵心已动，乃以恢复为名，纪元四千一百六十四年十一月，发兵据云南。杀伪巡抚朱国治，移檄远近，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为周元年，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遣部将王屏藩攻四川，马宝出湖南。明年，杨嘉来以襄阳，孙延龄以桂林，罗森以四川，王辅臣以陕西相继来归。耿精忠、尚之信亦据福建、广东并起，声势益大。三桂亲赴湖南督战，与虏将岳乐，相距几三年。既而耿、尚二藩兵败复降于虏，辅臣延龄亦相踵背叛。三桂既失外援则遣兵攻两粤，不胜，寻称帝衡州。欲号召天下，卒无应者，而疆宇日蹙，乃发愤死。孙世璠继之，时纪元四千一百六十九年也。

世璠既代统三军迎丧还滇，兵势益蹙。明年，虏将察尼陷岳州，又明年，虏将赵良栋陷成都，湘、蜀皆沦陷，虏军分道攻滇。纪元四千一百七十二年，食尽城陷，世璠自杀，吴氏亡。一时媚臣佞子倾心胡虏者，又纷纷献太平颂矣。

（丙）三大思想家

惨雾粘天，秽尘滚地，铜驼荆棘，国魂不归。盖自永历之亡而中原大事已有不可为之势矣。一时才俊之士具

爱国之血，值亡国之时，未尝不奔走呼号以图挽回于万一。及事变横来，英雄无用武之地，乃始闭户著书。痛陈夷夏之防，发愤君民之际，孤灯萧瑟，热泪模糊，空山无人，时闻独啸，其悲歌咤叱之心事盖郁郁有难言者。伊大利之但丁欤，法兰西之庐梭欤，其诸民族主义之导师而革命军之鼓吹者欤，若船山王氏、若亭林顾氏、若梨洲黄氏，盖遗臣佚士中之巨擘，而近世所称三大思想家者也。罗其事迹为同胞告：

国亡家破，非种称王，而孑遗之民抱民族之痛，缠绵歌泣沉酣没溺于其中，朝思暮愁梦寐随之，肠一日而九回，魂一夕以九逝，赤心耿耿至死不忘，此在白皙人种吾不知其何人为最烈？若以吾已亡之祖国而言，则船山先生固近世第一伤心人哉！船山当永历之时，崎岖岭表欲图恢复，既知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穷山四十馀年。剃发令下誓死不徇异族，其所著《黄书》及《读通鉴论》于种族之戚三致意焉。亭林当南都既亡，尝六谒孝陵，六谒思陵，足迹半天下，阴有所谋，终以人心已去，扼腕兴叹而已。所著《井中心史歌》及《羌胡引》，长歌永叹一唱三复，遗臣故主之思渊矣哉！梨洲年少时，尝袖椎报父仇以侠烈称。鲁王监国，起义旅应之。军败走日本，乞师不报，归而著《明夷待访录》，则推本穷源，谓汉族之亡由于专制，而痛陈君主之流弊，民约之义，盖先西欧而发之，亡国多才于斯益信。

比较三家之学说，思想高尚，议论精辟，而高掌远跖足为他日新中国立国之基础者其梨洲哉？船山政见稍偏于过去，而专精致一于种族之义，则虽梨洲犹稍逊。今日复仇主义之先导，非船山莫属矣。亭林学术似近专制，近世有不满之者。然读其遗诗，虽顽佞者犹当激发天性作驱除光复之想。其视甫酋异族之下而高谈梦俄罗斯者，相去宁能以道里计耶？呜呼！二百年来祸水横流，正义扫地，三家之学说固萧条门巷无人顾问久矣。珠光剑气，迄今日而复明，“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我同胞其好自为之，毋忘先民之苦心也。

(丁) 文字狱

以五百万野蛮贱族，高踞四万万文明华胄之上。种性既判，仇怨复深，一蛮夷大长执长鞭以控御之，即帖帖然不敢动。左手扑之，右手抚之，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洵虏廷之好手段哉。玄烨盗国之中叶，汉族以屡败之馀，军魂、国魂销灭尽矣，而民族大义犹未沦丧。遗民佚士著书立说痛斥伪朝，犹隐然为一国之潜势力，故特开博学鸿词科，修明代历史，网罗人才收为己用，征辟半天下。及大局一变，人心已非，剧秦美新，奴风大煽，则益出其凶暴之政策。文网森严，坑儒焚籍，株连瓜蔓，大狱横生，使朝野惴惴，重足而立，孑遗之士气至此役而摧残尽矣。

文字狱之滥觞其玄烨之暮年哉。戴名世著《南山集

子遗录»，语涉种族，遭凌迟之刑。汪灏、方苞以一序下狱，方孝标著《滇黔纪闻》，既殁矣，则剉其尸骸，是谓名世之狱。纪元四千二百十三年玄烨死，子胤祯继之，踵事增华暴戾益甚。汪景祺以《西征随笔》死，妻孥发遣，是谓景祺之狱。查嗣廷以日记有怨诽语，戮尸杀其子，是谓嗣庭之狱。而吕留良、曾静事构祸尤烈，留良浙江人，曾游梨洲之门，民族思想渊源有自弟子如严鸿逵、沈在宽辈，皆力阐师说阴持夷夏之论。湖南人曾静读留良所著书，发愤有所图。弟子张熙说伪川陕总督岳锺琪，谋拨乱反正，锺琪佯应之，已而密告伪廷，大狱遂起。时留良与子葆中及严鸿逵已殁，戮尸枭示。杀沈在宽及留良次子毅中，吕、严二氏之后，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曾静、张熙亦死，株连千百，是谓曾静之狱。陆生柟著《通鉴论》十七篇，排斥专制，遭缳首之刑，是谓生柟狱。豺貙磨牙，豺狼当道，亡国之民复何言哉！

纪元四千二百二十一年胤祯死，子弘历继之。积威所及，民气销亡，昌言民族之徒，几绝迹于世矣。而弘历益寻疵索垢，以文字之狱入人于罪。胡中藻著《坚磨生诗钞》谓其以佛肹比满庭，逮问立斩。是谓中藻之狱。段昌绪以藏吴三桂《讨满洲檄》死，是为昌绪之狱。齐周华亦以文字得罪见杀，是谓周华之狱。徐述夔著《一柱楼》诗，既殁，戮其尸。孙食田辈及当时列名校勘者，俱

株连死，是谓述夔之狱。王锡侯著《字贯》，列满洲诸酋名于卷首，亦逮捕论死，是谓锡侯之狱。此皆见于满人伪编之官书，彰彰可考者既如是矣。而野史流传迷离惝恍，语焉不精，述焉不详者，且十倍于此。相传玄烨时，南浔庄氏召集一时名士，修故明遗史，语涉胡虏之暴，骤起大祸，死者数百人，吴江潘耒集中《恸哭》一诗即当时事，盖耒兄桂章与同邑吴炎亦预于是狱而死者也。弘历时诗祸尤烈，伪臣沈德潜咏紫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句，而身后遭戮尸之酷，一时文人学士以非命死者何啻数万？黄帝子孙宁犹得自侪于人类耶！

（戊）台湾朱、林之师

“尧之壤，舜之都，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以十八行省之大，甘心雌伏于国仇民贼之前，以待刀锯斧钺之来，囚首垢面无复廉耻。而东海孤岛犹两起风潮于虏运中天炙手可热之际，赫然放光彩于历史。岛民根性岂反优胜于大陆哉？今而后知郑成功之遗泽长也。若朱一贵、若林文爽，宁为独立死不为奴隶生。事虽不成，志可悲矣，吾犹将洒亡国之泪而一纪之。

朱氏之起，实纪元四千二百十二年，时玄烨僭位。已六十年，距郑氏之亡三十馀载矣，汉奸王珍，以满人命为台湾宰，嫉民如仇，以森林中伐木案株连及二百馀人。

台民大愤，朱一贵率李勇、黄殿、吴外、杜君英辈揭竿起事，四月入承天府称中兴王，改年号为永和，衣服如明制，势足以崛强海上矣。而施琅子世骠欲以世袭平台为忠孝两尽，亟自厦门来攻，一贵迎战，兵败死之。杀同种以媚异种，世骠之罪其足擢发数哉！

自玄烨而胤禛而弘历，满人专制残酷之手段益进化矣，而台人惓怀故国不忘仇虏之心亦随之而进。初郑成功之未殁也，集部下壮士为天地会。其宗旨在驱除异族光复旧物，团体颇坚，虽郑、朱两次之亡，经满人之蹂躏，终不解散。数传至林文爽为党魁，势力益膨胀。满奴遣兵来捕，不敢直抵天地会彰化大理栈本部，驻营五里外，焚数村以恫吓之。民心大激昂，拥文爽起事夜覆虏营，长驱彰化诸罗凤山，欲直捣村城，为满奴柴大纪所扼，相距几一年。既而虏将福康安以大军至，文爽连战连败，走死箐谷，时纪元四千二百六十八年也。出闽海而凭吊山河，东宁旧都衣冠人物三易主矣，英魂毅魄，哀怨年年，吾同胞其知之否耶？

（己） 白莲教

“销金流落椎秦铁，焚籍犹馀地上书。寄语寰球专制国，问他民气可能锄！”自玄烨亡郑氏，而虏胡一统中国，胤禛、弘历衡石程书唯日不给，出其阴险狡猾之手段以愚弄汉人。遣满人驻防各省，休养生息，坐食民间，且据

人肘腋之下，侦探举动以报告伪廷，为汉种坿骨之巨疽。伪朝官制满人多于汉种十倍，且奴视汉官不啻犬马，弘历时代汉人入仕伪朝，无一人终身未入刑部狱者，摧折之意可知矣。文网既深，士大夫噤口结舌不敢谈时事。而所谓博学弘词科，所谓四库全书馆，销磨士气以博右文之名。归地丁于田税，立一条鞭法，使兵民之界一分不复合，而自夸为独一无二之仁政。瞽民耳目不使见，禁民手足不使动，疲民膏血不使富，弱民精神不使振。弘历六十年中，诚满洲全盛时代哉！于斯时也，而斩竿揭木起独立之师，惊醒十全老人之昏梦，使不敢发今而后莫予毒之一言，勿谓秦无人！勿谓秦无人！

白莲教之滥觞，其安徽刘松哉！假宗教为名，治病持斋，造作经咒，而阴结徒党，谋抗胡人。纪元四千二百六十六年事发被捕，流甘肃。益遣其党刘之协、宋之清授教传徒遍川、陕、湖北，势益张。四千二百八十四年，复为满人所捕，刘松、宋之清并死，唯刘之协远走。伪廷遂诏大索天下，胥吏乘间为虐，民间骚然。而伪武昌同知常丹葵搜缉荆州、宜昌，株连罗织数千人，富破家，贫陷死，无算。水深火热民不堪命而大事起矣。四千二百八十六年，弘历传伪位于子颙琰。明年正月军起湖北，响应者十馀县。而之协与姚之富、齐王氏据襄阳为本部，四月，四川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禄、冉文俦、冉天元军起，分兵入陕西，寻入四川与蜀军合，寻复回湖北。又明年进兵攻西安，不克。

退走郧西，虏将明亮、德楞泰合兵围之，姚之富、齐王氏战败陨崖死，军势为之一挫。

自姚、齐之死，而楚、陕之军乃为虏人所乘，遂与川军合会冉文俦营寻虏将德楞泰、惠龄攻之，文俦兵败，走通江战死。而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禄方连营开县，复为虏军所败。王三槐伪降虏营事败见杀。值弘历甫死颙琰秉权，逮虏中败将数人势益猖獗。刘之协死河南，冷天禄为虏将额勤登保所杀，冉天元为虏将德楞泰所杀，唯徐天德纵横数省崛强最久。后德楞泰追之于两河口舟覆溺死，诸军首领盖略尽矣。虏军复深搜穷索扰攘及两年，而败亡之众。销灭归于净尽，时纪元四千二百九十三年也。

(庚) 天 理 教

自白莲教亡，而蔡牵起海上，颇为胡人所侧目。然闽、粤之举徒为安南之功狗，扰攘无大志无足纪者。纪元四千二百九十九年，海上事平，越三年颙琰西至五台，以家贼数兴终不能损我满洲毫末，丰亨豫大自示得意，又二年而天理教之师复起。谈笑未终，衽席之上，戈矛已起萧墙之间。独夫民贼正未有安枕时也。

天理教发起之日正满洲复盛之秋。川、楚两军全归沦歿，虏廷益玩视汉民，官吏胥役鱼肉良懦，民弗堪命，则相率而入天理教，合群以抗暴政。教中党魁河南李文成、

直隶林清权力最大。文成居外拥党徒数万，而清密迩伪都，交通内侍，谋以纪元四千三百四年九月十五日，乘颙琰狩猎木兰，直破伪宫，内外并起，使伪臣不及措手足。谋定矣，而文成为伪滑县知县强克捷所捕，酷刑断其胫。徒党见事急仓皇举兵，以三千众破滑县，杀强克捷，出文成于狱。直隶之长垣、东明，山东之曹、定陶、金乡同时响应，而为虏军所扼，不能北上捣燕都。林清既及期，遣党徒二百人潜入内城，日晡，分攻东华、西华门，以宦官为内应斩关直入，将逾养心门，为颙琰子旻宁所拒，铳死数人，而留守诸伪官亦率兵至，事遂败。越二日颙琰返宫，林清被执死之。中央革命既不成，而天理教之命运乃集矢于李文成矣。

文成既得滑县，创甚不能远行，乃出兵围濬，而萃精锐于距滑州十八里之道口镇。地临运河，有积粮，险要可守，虏军不能入，事闻伪廷则更易将士。十月，虏将杨遇春来攻，犷猝无敌。连战陷道口，而虏将刘清破定陶，章熙破献县，山东直隶兵皆败灭，益合兵围滑，文成出走为虏将杨芳所追，自焚死，越月而城陷，天理教亡。是举虽不成，而颙琰以林清之变，至下伪诏罪己，心常惴惴焉。豫让三斩，已褫赵襄之魄；博浪一击，卒起陈涉之军。满珠王气其亦将渐趋于销极哉。

第三章　洪氏之光复军

(甲) 虏政之腐败

"建国旧碑胡月暗，兴王故地虏风寒。"虏胡之命运至玄烨而极盛，亦至玄烨而始衰，伪廷常以狡诈之手段阴险之心术愚弄汉人，诛锄笼络无所不至。及上流社会尽竭诚致力，靡有贰心，为忠奴于异族，天经地义名分昭然，婢膝奴颜廉耻尽丧。则始掀髯大笑，谓天下人心风俗尽归于教忠教孝之途，而端居深宫之尧舜，乃可加以十全老人之徽号而无愧，满洲国运固，自此而千古矣，夫岂料草野之豪陇亩之杰起而随其后也。白莲教扬旗于玄烨之暮年，天理教磨刃于颙琰之中叶，事虽不成，中原风云已忽忽欲变色矣，而大破坏之期乃日近。

纪元四千三百十·年颙琰死，子旻宁嗣伪位，虏廷纪纲益紊乱矣。而西欧民族方野心勃发，欲东猎亚鹿。英人输鸦片入中国酿巨害，伪廷下诏禁之。时林则徐方仕伪朝，奉命往广东，举英商所储鸦片尽付一炬。纪元四千三百三十一年始启衅，英军攻广东，则徐固守不能下，又转而攻宁波，时伪廷秉大权者为穆彰阿，贪戾阴险，为旻宁所信用，穆彰阿素不悦则徐，复中英人外交之诡计，受其贿赂，日夜谗则徐于旻宁。旻宁信之，以前事为则徐

狂泉而为之呼冤者，谁乎？吾念及此，吾安能述洪秀全。

抑秀全之事，吾又乌忍述哉！满洲入关明社遂屋。黄帝子孙无一片干净土以为驻足地，祓宗绝祀数逾二百。奴隶牛马躬受其辱，九世之仇吾同胞其遽忘之耶！秀全生于胡焰初衰之日，攘臂一呼应者四起，长驱而北，足制胡人之死命。而灵荃不察妖孽横来，身死同胞，见笑异族。数世而下，目论之士，更不谅其心，横加以悖逆之徽号，曰伪、曰贼，纵横史册，看朱成碧，吾国民之眸子耗矣。夫使秀全当日，诚如论者所言，无一毫民族之思想，而以吾侪发愤异种之观念，犹当如庄周所云：居空谷者闻足音跫然而喜，况乎其未必然也。一厄于实行，再厄于言论，而秀全之真面目乃不可问矣。取材异国摭拾成篇，西爪东鳞，乌足豪英雄于万一哉。

秀全未遇时，相传为广西花县一落魄书生，幼丧父母家无馀财，生计甚困无以自资。乃携筮竹而卜于市，有时为食客于他家，贫苦困学漂流四方，因以物色贤豪结合同志。身虽在风尘之中，已有冲霄之气矣。性豪迈不羁，与朋友同游，豪饮彻夜，或出卧市高楼，沈醉拥美人。放歌高谈狂态惊满座，尝与珠江舟妓徐结偕老，缘徐每资助其用后卒归秀全，共起兵破胡人。金陵既败，徐去隐蒙古，以起马贼队，伪廷至今苦之，梁红玉以降，徐亦奇女子矣。

(丙) 金田起兵

自满洲盗中国以来，汉族同胞发愤于中原大陆，起而抗异族专制之政府者，每提倡宗教以为号召之利用。刘之协之白莲教，林清、李文成之天理教其前例哉，及秀全而益甚。初广东人朱九涛唱基督教传道于各所，秀全亦崇信此教，与同乡冯云山等共师事九涛，礼拜祈祷未尝怠。后九涛病死，信徒皆推秀全立为教主，入教者益众，势力稍扩张矣。

秀全以宗教运动既得效力，遂著书名《真言宝诰》以秘密出版传播民间，遣徒党四出游说。己则潜伏于广西省鹏化之深山中，改装蓄发，昼间据高座演说上帝之教，入夜则开地图，睥睨中原之地势，以审战取攻守之方。时武宣萧朝贵、黄江杨秀清、贵县石达开、花县韦昌辉皆广西英杰，闻风来归，共宗耶教，而兄事秀全，密谋大计。桂平富豪曾玉珩受教于秀全之门，以五万金相赠，军资亦稍稍集。秀全遂伪罹热病，卧床七日，愈而告其众曰："吾今日以后奉上帝之命，欲以救天下数亿之苍生，其有意于此者，当来而与吾共全神命。"此说既播，边境人心一时倾动，除老幼不能任事外皆来而投其麾下。以信仰复已亡之国，法兰西之如安其先秀全而行之哉！

纪元四千三百四十一年军事部署略定矣，杨秀清乃首先发难。率徒党数千人据桂平县金田村，而遣使迎

秀全。秀全既出山，纠其徒以并合于此群，进屯武宣县东乡。一时豪俊来会者，有林凤祥、罗大纲、洪大全诸人。大全尤善文学有谋略，充帷幄之佐，声势益盛。水陆两道奋战并进，虏军数败不能支遂退去。明年进略广西省会，立国号曰太平天国。秀全自称天王，封诸将以王位，规模粗备矣。

(丁) 金陵之建都

"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石达开之檄文，今日读之犹懔懔有生气哉。当时义旆一举，千里从风，十荡十决，皇汉勃兴。秀全既略定广西，复弃之直捣中原，以十馀年伏处深山所养精蓄锐之徒，始出而展其羽翼。部下健儿，皆平日信仰之教徒，提"民族"与"宗教"两大主义，裹粮度五岭而来，虏军不能抗，出湖南，略长沙、岳州，抵汉阳，突进而冲武昌，又沿扬子江东下，长驱定金陵。每攻下城邑，杀虏族驻防军殆尽。呜呼！此果当年汉族绝世英雄郑成功所绸缪而未成，朱明亡国大夫何腾蛟、瞿式耜所梦想不到者也。石转江流，销吞吴之旧恨；山雄水壮，树光汉之新旗，秀全亦可儿哉！

纪元四千三百四十四年，秀全既定金陵，与部下诸将会议，欲以一军驻湖南，而亲率大军，由淮南北行，攻伪都，为直捣黄龙计。一书生反对之，谓德基未立民心未固，宁容轻议北上。秀全韪其言，遂议定都金陵。据长江之险，

修武备、制器械，拥精兵锐卒六十馀万，军威震海内。其内部组织则一持欧化主义，秀全日日登高殿，临众说教。而盛行男女平权之制度，禁妇人缠足及男子蓄妾置娼妓，解女子之束缚，使得预社会上之交际。废弃压制结婚之旧俗，以自由恋爱为宗，司其事于大僧正。又禁卖买奴隶，设孤儿院、养老院，新政府之设施烂然矣。

欧洲法兰西大革命既开十九世纪之新幕，由是而伊大利事件、而匈牙利事件、而奥大利事件，全欧大势为之一变，潮流东渐，遂开巴尔干半岛之风云。而洪氏适以时起广西，甸南服，欧人大注目于其举动，称之为中国革命军。彼都健儿翩然来游，美利坚青年齐文，以豪杰自负来投秀全麾下为之主谋，数用奇计破虏军。英将比希破伦欲调查战状，乘船抵金陵。秀全相遇甚厚，且告之曰："予今愿僵苛暴压制之政府，救人民之难苦，拜真神于自由，故立此太平天国，非为一人富贵计也。"比希破伦感其言，及归上海，颇有所尽力于秀全，当日国际之政局盖如此。

（戊）杨韦之变

"抵掌谈合群，肝胆照人热。一言不相中，刀光起同室。"大功未成，内变先起。此亦古今亡国败军相望于史册之一大原因乎？杨秀清资性阴险，实有帝制自为之心，徒以秀全得众望，勉推戴之，而私怀不平，欲杀秀全而自

立。秀全侦知之，使韦昌辉刺杀秀清。时石达开率师出外，遣使诘问，昌辉遂杀其母妻。达开怒欲举兵内向，而秀清部下亦汹汹思起事。秀全不得已，归罪于昌辉，挥泪斩之。达开以旧隙终不敢还金陵，独树一帜，横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后兵败蜀中为虏军所杀。洪氏之势迄是而一挫。

天下事有偶无独，信哉信哉！当法兰西第一次革命之秋，路易王朝既倒，布共和之政，大事略定矣。而山岳党与狄郎士党讧于前，丹顿与罗拉士比争于后。荆棘生萧墙，兵戈起肘腋，扰扰数年，变为恐怖时代，民权主义卒由此而倒，后更第二、第三之革命，始得再活。今玄烨之淫虐罪甚于路易十四，而复加以种族之戚，洪氏之起功垂成矣。遘杨韦之变，团体瓦散，政治腐败，终为败亡之先兆。人谋不臧，乃异地而同符。特不知自今以后更有继洪氏而起，如法兰西二月革命、三月革命之事者乎？吾日望之矣。

杨、韦既死，达开出走，当日金田共事诸雄，如冯云山、萧朝贵、洪大全、林凤祥辈，复先此战死，人才略尽矣。而少年新进李秀成、陈玉成，复峥嵘露头角。时旻宁已死，子奕讶继伪位。满洲政府弱态暴露达于极点，遣虏将来寇辄逍遥河上，不敢直迫金陵。虽以杨韦之乱局势大变人心震动，虏军亦不能乘间深入。故秀全得收拾残局重谋扫荡，纪元四千三百四十七年虏将向荣兵溃。四千三

百五十一年虏将张国梁、和春兵又溃，长江下游无一夫之拒矣。

扬鞭慷慨莅中原，
不为仇雠不为恩。
我志未酬人亦苦，
东南到处有啼痕。

（己）反对党

“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尽堪悲。镌功奇石张宏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当日满珠逆焰亦稍衰矣。金田兵起，虏将琦善、赛尚阿奉伪廷之命，以经略督师专阃之威，拥兵十馀万，虚声赫然，顾不足当洪氏剑头之一映，成败利钝之数果有可以预决者，使金陵已定而上游无掣肘之师，则长驱北上问罪燕云痛饮黄龙，岂仅托诸理想，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在此举矣。昊天不吊同种自残，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民族之耻宁足洗哉！夫使当日洪军之实力本不足以光复旧疆，则以优胜劣败之大势，河山未复血泪长埋。而后世论皇汉民族者，谓其民非无光复独立之思想，徒以羽翼未成旋遭笼槛，非甘心奴隶者可比。乾时之战固虽败犹荣，无如摧萌折檗者即我炎黄之好子孙也。吾述反对党之历史，吾心悲、吾手战、吾汗流浃背而不能已。呜呼！六州铁错，谁招祖国之魂；半壁江山，忍付逆

胡之手。已而已而，夫复何言！

反对党初起之日，正洪氏定鼎金陵之秋。湖南曾国藩，负一世重名，为理学派巨子。顾生平独不解民族为何物，早岁入仕伪朝为礼部侍郎，洪军既复武昌。起团练于籍，号湘军，时国藩友人胡林翼，方奉虏廷命巡抚湖北，两省协力助胡人与洪军为死敌。既陷武昌，益骎骎蚕食上游，扼洪军不能北行。效忠伪朝功烈昭著，而虏廷终以种族故，有猜疑心委任不一，其志未能大逞。杨、韦之变既平，秀全命陈玉成经营上游，守安庆，李秀成与虏将和春、张国梁相拒，卒覆其军。伪朝震恐，不得已，始畀曾、胡以大权，进国藩为军务大臣。湘军受恩深重感激图报，磨牙砺齿思噬同种，时纪元四千三百五十一年四月也。

国藩既受虏重任，遂进兵寇安庆，陈玉成固守不下。初英、法以广东边衅联军攻虏，入逼伪京。当安庆激战之日，正英、法克伪都，烧圆明园，奕訢走热河之时。曾、胡欲北上救之，虏廷恐湘军既行，洪氏益振，急下伪诏止之。乞俄罗斯介绍与英法缔盟。而以奴尔哈赤故巢穴满洲北部地谢俄人。湘军则围安庆益急，明年奕訢死，子载淳继之。寻胡林翼亦死，而国藩卒陷安庆。时安徽苗沛霖起寿州，为团练军首领，阴持两端，陈玉成出走投之，乃杀以降虏。后复与虏绝，湘军杀之。比国藩于洪承畴，则沛霖亦吴三桂之流亚哉，反覆小人其焉能有济？

(庚) 金陵陷

"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为云覆手雨。"依赖他人必不足以成大事，况欧西诸国外交政策之狡狯凉薄乎！以加富尔之精敏犹不免见卖于拿破仑，其他更有何说？当洪氏之初起也，欧美诸邦颇倾心助之。及北京条约既定，得伪政府利益甚厚，而洪军势稍挫，遂一变方针，以代平乱告虏朝。虏朝大喜，于是常胜军起上海，美将华尔、英将戈登先后为统领，苦洪军甚力。法将托格比吉格尔从湘军前驱，反对党声威益振。

当日之洪氏何如乎？秀全起兵以来，长驱中原势如破竹，倏忽之间，掌握十六省之主权未尝遇大挫，何期事机一变，而同种慧之异种苦之，洪军命运益困难哉。陈玉成既殁，而恢复之业舍李秀成无旁贷。秀成则分兵攻苏州、杭州尽复之，规画守备甫定，而虏军又至矣。时曾国藩自驻安庆，为反对党本部。而湘军骁将曾国荃率兵寇金陵，左宗棠率兵陷杭州，李鸿章自练淮军以寇苏州，三道进攻。秀成守苏州，见金陵危急，自率师救之，围曾国荃于雨花台。攻两匝月不能下，乃退保苏州，时纪元四千三百五十三年也。明年三月左宗棠陷杭州，十月李鸿章陷苏州，秀成走归金陵，外援全去。

吴越既陷，湘军得专力捣金陵，纪元四千三百五十五年拔钟山石垒，外围遂合。秀全督励诸将凭城死守，既知

事不可为，以四月二十七日仰药自杀。诸将拥立其子福瑱，于是城中号令一归李秀成手矣。五月十五日秀成自率死士数百人，自太平门缺口突出，又别遣死士数百，冒虏军服式自朝阳门突出，冲入曾国荃营。纵火哗噪，虏军几溃，以外救得免。国荃益穿隧道置火药为攻城计。六月十六日药发城陷，秀成以所爱骏马赠幼主福瑱使出城遁。而自督兵巷战，连战三日夜，力尽被擒死。城中兵民男女十馀万人为虏军所杀无一降者，田横五百，项羽三千，昊眷不灵，鬼雄独啸，洪氏虽亡其犹有馀荣哉！

(辛) 洪军之末路

“自由平等多空说，洪氏何人竟实行。毕竟国亡缘底事，秦淮呜咽浪无声。”秀全起寒素一书生，慨然以攘夷为己任，投袂而兴，风驰云卷雷奔电掣，定都金陵，至一十二年，势威震天下名声轰宇内，诚东大陆之丹顿哉。出师未捷俊杰云亡，功败垂成流血于同种之手，英爽仁武如李秀成，不能挥鲁阳之戈挽百六之运，乌骓不逝漆室无灵，慷慨就义以一死报故国。盖自金陵之亡而中原王气黯然销沉矣。洪福瑱既出走，其部下故将奉之为亡秦三户之图，而播越流离，卒就死地。煮豆燃箕相煎何急，听阳关煞尾之声，吾犹心悸哉。

洪氏既亡，而虏朝犹未敢庆太平，盖捻军方纵横河朔，忧未艾也。捻军之起，正洪氏定金陵之秋。发难于

皖，而北犯齐、豫，时侵入燕境，虏廷震恐，英法联军之役，奕讶走热河，势益张。败虏将德楞额军于济宁，虏以蒙古酋僧格林沁代督师，所至淫掠残暴，民益起而从捻，虏军屡溃。纪元四千三百五十六年捻军大破虏兵，斩僧格林沁于曹州，虏廷急移曾国藩拒捻。明年国藩举李鸿章自代，鸿章至，急出其杀同种之辣手段，战斗甚烈。时捻分东西二军，鸿章先击其东，捻将任柱、赖汶光战死。寻移兵击西军数败之，捻将张总愚坠水死，时纪元四千三百五十九年也。初虏人以暴力得回疆诸地，回人愤愤不平。乘洪氏之起亦自立建国，伪朝命左宗棠攻之，迄数载始平。当日湘淮诸将效忠虏朝者其至矣。

以二百年杀我祖宗之仇，靦然不知报而反为之尽力，诸君虽大不满于洪秀全亦何至此？彼愦愦于种族者其别有肺肠欤？虽然，曾、李虽无状，彼固已戴文正、文忠之好谥法以去矣。处民族沦胥万劫不复之下，饮奴隶之卮，寝压制之笼，所难堪者独吾辈耳。吾闻洪秀全临终之言曰："自昔以来英雄举事而不成，头足异处固其分也。吾复何伤！今逆胡虽猖獗，然自今以后不出五十年，必有一世之英雄起于东方，吞胡人之天下相代，而辉国威于海外者。"吾同胞其勿忘此言哉！风尘满地，感来日之大难；荆棘漫天，望家山其何处？吾民族之健者，好自图之矣。

第四章　民族主义之风潮

(甲) 日清战争

自洪氏既亡而逆胡凶焰复稍稍振。大兵之后户口减少，战伐之民更习于奴性，驽马恋栈不解驰驱千里之乐。昔日慷慨山川咤叱风云之奇气销磨殆尽，故载淳竖子得侥幸称中兴令主一十三年。虽然彼所称中兴者，梦境耳，空花耳。载淳既死无子，其母那拉氏欲专政柄，贪奕䜣侄载湉冲幼，拥之嗣伪位，时为纪元四千三百六十五年。腐败真相渐暴露于政界，海外诸国民族帝国主义之野心又益益发达。自是而皇汉民族已亡之故国，更将为胡人所贩卖于白种之手，腥风血雨之历史发展于世界矣。

满洲盗中国二百六十一年中，昔昔与第三种族竞。颙琰以前，准噶尔之役、厄鲁特之役、准部之役、回疆之役、金川之役、缅甸之役、安南之役皆满胜而敌败。颙琰以后，鸦片之役、圆明园之役，皆满败而敌胜。虏朝命运亦可见哉。而最不利者则莫如我汉种。满洲之胜也，则拚我汉人之头颅，竭我汉人之膏血，以博伪主神功圣德之徽号。而我亡国之耻不因是而稍湔。满洲之败也，则割我汉人之土地为求成礼，剥我汉人之财帛为谢罪金，而第二次之灭亡且骎骎随其后。载湉之世盖此等惨剧实行之秋也。

纪元四千三百七十五年，以安南事与法兰西开衅，战败求成小试此技，至四千三百八十五年日清战争而大著。

日清战争之主点其朝鲜哉。初皇太极以兵力定朝鲜为满洲附庸二百馀年。日本维新欲展其势力则嗾朝鲜独立，寻以东学党事满人派兵代平乱，日本抗之，兵祸始启，虏朝遣李鸿章出战大败，日军克奴尔哈赤遗窟辽东半岛。虏廷惧，仓皇乞和，明年约成。以俄人干涉索还辽东半岛，而割郑成功光复地台湾畀日。台人不服起独立军，建共和民主国。尝败日军，杀其皇族封亲王者一人，终以众寡故沦陷于敌。台人避日苛政者，相率遁回福建。满人某方统驻防居闽，命炮沉其舟，无一生者，是可忍，孰不可忍！

（乙）康有为与载湉之关系

日清战争以后中原大势乃一变，伪政府既剥汉人三十兆之巨款以买还辽东半岛，而和约既定之明年，李鸿章使俄结喀希尼条约，复以满洲置俄人势力范围下。又明年，德意志以山东教案据胶洲湾，于是各国竞起：俄据旅顺大连湾、英据威海卫、九龙，法据广州湾，阳以租借地为名而实行其侵略主义。顾伪政府以汉土本非吾家物，漠然与之不甚爱惜，民间有识者迷梦始醒。湖南志士屡发议自立，脱胡族羁绊，浏阳谭嗣同著《仁学》一书，于种族之界尤痛心疾首而不能已，民族思想稍稍兴矣。而忘建国

复仇之大义，欲借伪政府以策中国之治安者犹不乏其人，于是有纪元四千三百八十九年八月之变。

八月之变，其主动力则康有为哉。康有为广东人，其宗旨反覆无定，以学问豪于旧社会，自命圣人。清法战役后，上书伪政府以危辞耸之，虏廷置不答，怏怏去。胶洲既割，再上书言变法，复不理。明年三月，遂开保国会于燕京。宣言保中国不保满清，宗旨盖一变。时虏廷那拉氏专权载湉拥虚位，倾轧方盛，闻有为名，欲以为秦昭王之范雎，则笼致之，言听计从。弟子梁启超、林旭皆引汲置重要，有为复荐谭嗣同参预政事，厉行改革，削那拉党羽，欲举兵围其所居之颐和园，已而事败。康有为走英伦，梁启超走日本，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俱为那拉所杀，党狱始起。

虏廷之定康党罪也，执保国会宣言，而当日搜有为与党人书有"谭嗣同可为伯里玺天德"之语，则八月之变固非独胡妇胡儿一家之交涉矣。而康党著《戊戌政变记》不独无一言及此，且并颐和园之阴谋而讳之，信疑案哉？然凭理想以断事实，慷慨如谭嗣同，实承船山遗绪，以发民族之蕴者，口涕未干，何至遽以利禄变节？则当日欲缵杨坚、郭威之旧业，实意中事，而康有为奴性独深，遁迹之后，造衣带诏，结保皇会，甚至以《最近政见书》效忠于异族，为革命军之劲敌，一误再误身败名裂。自今以后，新社会中信无彼立锥地矣。

(丙) 汉口之师

康有为既倒，伪政府中那拉气焰有一跃千丈之观，以助载湉为己敌者康、梁辈皆汉人，益益压制之，呼为汉奸。伪宰相刚毅书："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疲"十二字为座右铭，主张排汉尤烈。方党祸之殷也，康有为以英舰保护得脱。明年，那拉欲废载湉以其侄溥儁嗣伪位，各国出而干涉之。事不成，虏廷愤甚，复主张排外。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一年，义和团起山东，以仇教为目的，虏廷利用之。杀德公使、日书记生，围天津租界。八国联军来攻，七月二十一日克伪都。那拉、载湉走陕西，海内大扰。而南方汉上之阴谋，亦于是月发见。

汉口之师，主之者浏阳唐才常。才常与谭嗣同为刎颈交。嗣同既死，慷慨誓为故人复仇。湘阴林圭留学日本，受外界刺激日日西望流涕，归而与才常共图大事。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年冬，设正气会于上海，组织旅馆于汉口，海内外志士闻风来归，哥老会党员亦联合共事。明年，才常至新加坡，得华商资助三万金，运动益活泼，诸事粗定，才常与同志去上海，赴汉口规画一切。谋克期大举，分党人为两军，约七月十五日同时起兵。既以部署未整，缓之。而长江防范严，前军之在大通者不能通音耗，及期发难，以无援而溃。后屡迁期，而二十五、而二十八，及二十七夕事遂露，才常及林圭、李炳寰、田邦璿、王天

曙、陈应轸、傅慈祥、黎科、郑保晟、蔡丞煜、向连生、黄自福俱死之。同志留长沙者，唐才中、蔡锺浩、何来保、汪镕、舒闰祥、汪楚珍、方成祥、李莲涵、姚小琴亦被杀，南方才俊殆尽于此役矣。

汉事之起也，值伪京倾覆，以勤王军为名，识者以此为诟病。某报之言曰"湖南人奴隶性质最重，昔以奴隶而博公侯，今以奴隶而异身首。"痛哉是言矣。然吾闻林圭尝论左宗棠曰"黄帝子孙所争者独此一刻，竖子败之，此后将无兴种日。"而当时漏网馀生东走三岛者，其覆虏臣张之洞书，亦愤愤于"异种贱族入而据有我国家"之语。湖湘子弟又岂真无种族之思者哉？呜呼！"倚剑登高望八荒，无边秋色正茫茫。天刑刚猛固常在，知有精魂返帝乡。"读田野橘次之诗，吾不自知其泣下沾襟也。

(丁) 孙 逸 仙

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一年之岁，诚中国革命史上大纪念哉。汉上风云败于瞬息，而惠州之事复起。盖当日南方爆裂之事，主持扬子江流域者为唐才常。主持西江流域者为孙文。孙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人，幼事陇亩稍长习商业，旁修英语汉籍，数岁从香港之洋医某学，卒业后开药局于澳门。时南部志士方组织支那青年党，逸仙与焉，奔走会事得推为首领。后遂有兴中会之建设，革命思想益发达。日清战役，见时机可乘，集兵于两头、西河、香港

三处，自居本部于广东省城，约期起兵已而谋泄，脱身走澳门。自日本航美洲入英京，为虏朝驻英伪使所执，手书置煤屑中密告英政府，抗议得脱乃复赴日本。

逸仙之留日也，得日本奇士宫崎滔天谋助汉族独立。时哥老会党人毕永年自湖南至香港，与逸仙同志陈白等会议，欲合并三合、兴中、哥老会党，奉逸仙为统领。议既决而联军事变起，逸仙遂密电广东党人，招集壮士六百人于三州田山寨谋起事，而自居台湾为外援。部署未毕风声已露，虏将何长清来寇驻军沙湾，乘夜袭击之，进攻镇隆，擒虏将杜凤梧，再战永湖，复大破虏军。粤中子弟来投麾下者前后统计二万馀人，终以弹丸不继不能大举，而逸仙自香港来电，言计画不成外援失败，于是革命军遂不得已而解散。计开战二十馀日，同志二万馀人，战死者仅四人耳，天不祚汉忽倒三色之旗，岂战之罪哉？

惠州之革命军既不成，而党人悲耗踵至，史坚如投爆裂弹于广东督署欲杀伪总督李鸿章，药发而鸿章适他出，事遂败，坚如被缚，流血于羊城。杨云衢预革命之役，事败走香港隐于蒙师，虏臣德寿嗾无赖汉杀之。人虐天饕英才尽矣，独逸仙热心共和舍身民族，虽遭蹉跌志不稍懈，十年磨剑，树独立之旌旗；九世复仇，理不平于种族。他日驱除异类光复旧疆，扬自由革命之潮流，为东大陆之华拿，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海天万里，逸仙其自爱哉。

(戊) 学界风潮

联军之役越一年而和议成，费汉族五百五十兆之脂膏以买胡人安乐窝，于是那拉、载湉返伪都。玉关生入辽鹤归来，歌舞钟虡依然无恙，则谓欧人厚我终不夺我私产，排外之方针一变为媚外，而压制汉族则益甚。时风气渐开游学日本者踵相接，而伪廷以汉上之师，林圭、田邦璿辈皆留学生，防之甚力。虏朝驻日使臣蔡钧不肯保送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吴敬恒以留学在东，率同学争之，不克，环坐不去，蔡钧乃要求日本警察捕敬恒及同来者孙揆钧，以妨害治安逐之还国。秦毓鎏辈继争之，复被捕。留学生团体大激昂，议全体还国不成。而学界风潮已汹汹起矣，时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三年也。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东海涛声侵大陆之岸，而东南学界相继起革命。盖教育专制万方同慨，而青年子弟苟非奴性独深，必不敢长居于黑暗，此破坏之原因也。于是南洋公学以墨水瓶起衅全学退校，特班教员蔡民友亦抱义愤辞职，学界动机益急。而浔溪公学退校，而南京陆师学堂退校，而浙江大学堂退校，而蕙兰书院退校，而毓元学堂退校。时则中国教育会方出现于上海，以吴敬恒回国事，欲组织学校，不受异族之干涉，议未定，而南洋公学事起，遣代表至会，遂组织爱国学社。而浙江大学退校生有励志学社之设，蕙兰退校生有改进学社之设，后合并为

两浙公学。毓元退校生亦组织吴中公学社，学生社会势益张。

爱国学社既成立，而中国教育会前途亦益益发达。会员陈范设苏报社为民党机关，鼓吹民族不遗馀力。其学界风潮一门以破坏主义说学生社会尤为全国所注目。吴敬恒发起演说会于张园，振粲花之舌鸣胡族之暴政，说革命自由共和独立之理，听者动容。而爱国学社诸学生尤崛强负奇气，主张最激烈之政策，誓光复神州灭虏朝食。所组织《童子世界》为社中机关杂志，嘻笑怒骂无遗蕴，内地志士望风来归，以西乡南洲鹿儿岛私塾相推奉。而伪政府瞠目疾视不知所为，盖当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春夏之间，实以此百数十人团体鼓荡天下，而风潮乃有一泻千里之势。

(己) 学 生 军

自吴敬恒、秦毓鎏两次与蔡钧冲突，留学生虽失败而团体益坚，欲干涉伪政府行事。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三月广西问题起。初广西人民以胡族赋税重压制严，不堪其苦揭竿起事，扰攘几年馀。伪巡抚王之春不能敌，欲乞援法人借兵及饷，许事平以全省铁路矿山为谢。约未定，日本报章揭其事，留学生叙议锦辉馆，电伪廷使削王之春职，伪廷置不理。而风声既播上海志士亦叙议张园，报章腾载舆论颇激昂，王之春遂惧不敢发。

新水故水前沤后沤，轩轩大波相继断续。广西问题甫定，而满洲问题复起，盖喀希尼密约之后，俄人久视满洲为囊中物。联军事起，遂遣兵据之。和议成，屡与伪廷订密约为久占计。是年四月所谓撤兵期也，复以密约七条促胡人画诺，已而事露，留学生再会锦辉馆。以空言不见效，议自组织义勇队赴前敌，众赞成之，签名入军队者百三十馀人，愿留本部者五十馀人，寻改名学生军。复以日人干涉，易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先电致伪廷促其主战，而遣特派员钮永建、汤槱赴直隶，说伪总督袁世凯，女学生在东者立共爱会，入赤十字社，愿随学生军出发为看护妇，义声雷动海内外大震。

学生军之出现也，热心如沸而种族之界辨之未明，欲运动伪廷与之共事，故特派员至上海述前途方针，演说于爱国学社。吴敬恒首反对之，军国民教育会之募捐启亦为苏报所齿冷，而其运动力之效果，则胡人下伪诏，谓留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至名捕学生军队长蓝天蔚。非我族类诚不可与一日居哉！钮永建、汤槱抵天津，袁世凯不敢执亦拒不使见，而会中方针渐变，受伪诏之激刺，电召特派员还东。钮、汤既返，复开大会演说盛唱排满，自是以后留学界机关之杂志如《浙江潮》、《江苏》、《汉声》、《游学译编》争以民族主义鼓吹一世矣。

(庚) 苏报狱

苏报狱者，我亡国遗民永远纪念物也。其风潮足以布一世，其义问足以昭千古。吾爱之，吾敬之。当拒法、拒俄问题之初起也，上海民党叙议张园，虏臣吕海寰以吴敬恒、蔡民友为志士中主动力，欲逮捕之以媚虏廷。军国民教育会事起，欲并捕钮永建、汤槱而卒无恙。钮、汤北行而捕留学生之伪诏下，既谓爱国学社有人响应，益牵连加以爱国党之名词。虏臣端方、诚勋、恩寿辈震惧无措，函电相望于道。初馀杭章炳麟、巴县邹容以教育会会员居上海。章著《驳康有为书》，邹著《革命军》皆以此时出版。苏报登新书介绍揄扬之，且报中体例屡次改良，益骀龙走蛇，放出炎炎万丈之光彩。风潮益急，虏臣俞明震请于伪两江总督魏光焘，自金陵赴上海密捕志士，为一网打尽之计。

当俞明震出发之日，正海上团体内讧之秋。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不幸以小衅分裂。蔡民友走胶洲，吴敬恒走香港，学社瓦解，教育会亦零落不堪问。明震既至上海，以外人租借地不能直接捕人，命伪上海道袁树勋乞哀于各国领事，外人许之，而立归会审公堂讯问之约。遂以闰五月五日捕人于苏报社。时陈范已赴日本，则捕其社中司事陈仲祈、程吉生、钱宝仁。复以《革命军》狱，捕章炳麟、邹容。初拒俄事件既起，海上有所谓四民公会者，签名者

颇众。既而发起人冯镜如登坛演说，则以效忠异族为宗旨。邹容首骂之，爱国学社学生争脱会，于是一变为国民公会，再变为国民议政会，奴隶真相益露，其任会事者为龙泽厚，至是并被捕。

党狱既起，海上报界素与《苏报》反对者益发落井下石之论，而新闻报尤甚。《论革命党》一篇其言有非人类所忍出者，章炳麟自狱中见之，著《答新闻报记者》。登之苏报，议论益慷慨无所屈，明日而苏报社亦为外人所闭。俞明震欲废前约，槛章、邹至虏廷，海内外大愤懑。争谓章、邹以流血为宗旨，牺牲一身以报民族夫复何憾！然今日之狱实满汉之宣战，章、邹被俘实我四万万人之被俘，今以汉家国士膏逆胡之斧钺，而同胞坐视不救，谁非黄帝之子孙，其忍而与之终古也。方针既定急起直追，旬日间集义捐数千金，延律师与伪廷讼，得不交出租界之裁判。陈、程、钱、龙先释，定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大事未成笯鸾槛凤，狱中之噶稣士将何以为情哉！“泣麟悲凤伴狂客，搏虎屠龙革命军。大好头颅抛未得，神州残局岂忘君。”前途珍重，为民族自爱。

（辛）沈荩之流血

以堂堂满洲政府之权力，捕亡国民族之二三文墨书生，雷霆万钧何求不得？乃以领事裁判权之限，致阶前咫尺地如海外三山可望不可即。虽纡尊降贵控之会审公堂，

犹不能得章、邹之毫发，矧其大好之头颅。还忆玄烨、弘历时代，以区区一诗一文之微株连大狱杀人如草者，能无今昔感乎？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乃不得不于野蛮权力所可及之地，寻隙蔽罪于民党中之一二人，以示我天朝之典刑，用声东击西之策为亡羊补牢之计。所以雪那拉之愤者在此，所以褫章、邹之魄者亦在此，密谋既定惨剧旋演。呜呼！沈荩之狱，吾同胞之伤心惨目裂眦悲痛者何如？而满人则以此为颐和园之下酒料也。今日不急起杀尽贱虏，他日必有叙我四万万同胞而皆为沈荩之一日。

沈荩者，谭嗣同、唐才常之旧交，而扬子江流域败军之将也。汉上之师组织运动出荩手者甚多，唐、林流血，荩驻新堤得脱后冒险赴伪都，与联军将士交颇惬，谋尽覆满族以建新中国。虏臣载漪、启秀皆死其笔札间。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满洲密约，荩首得之即揭载于日本报纸，于是学生军爱国党扰攘者数月，实原因于荩也。初汉上之败，虏臣张之洞实主其事心识荩名，及闻其在都，欲死之。而荩友人庆宽、吴式钊辈，复以小隙卖荩。宵小横行鬼蜮并作，遂以闰五月二十五日捕荩投刑部狱，荩从容自承不讳。狱词既上，那拉以己生辰不欲用刑以破其庆典，命捶毙于狱至四时之久。血肉横飞，惨酷万状而犹不死，卒以绳勒死之，为民族流血，荩其最惨哉！

沈荩之死，距苏报狱章、邹被逮仅一月耳。外人之意

初颇左袒虏朝，及是狱出，海内外大骇，欧洲舆论为一变。喧腾于各国新闻纸者无不丑诋伪政府，而上海各国领事遂不肯交章、邹出租界一步。南汇黄炎培等以演说被捕，魏光焘电伪县令速杀之。电至，而黄等已为美教士步惠廉挟之去。此皆承沈荩之风潮而所生之效果也。荩恶耗至上海，民党开追悼会于愚园，男女至者数百人，鞠躬致祭宣读哀词，以次演说荩之历史及以后对待满人方针，闻者莫不流涕。盖自爱国学社发达以来，狂风怒涛无日不澎湃于东南学界，至荩死而局势为之一顿。抑吾闻革命之机，如悬崖转石不达其极不止，自今以后有继此而起者，其必能组织新中国历史上之异彩矣。

结　论

中国少年之少年编《灭亡小史》既终，掩卷叹曰："吾何敢言历史哉！泰西学者以历史为专门科之一，而我祖国先民如龙门之著史记，且组织至十数年，信乎著作之难也。况胡虏入关皇汉社屋，异种高蹲帝位。计灭亡之前，忠臣义士树荡虏之旗，抱流血之愿，前仆后起相望于时，碧血青磷中原暴骨者，何止几千辈？灭亡之后贱虏横行人权蹂躏，独夫民贼自号尧舜。其俎醢我、杀戮我、困辱我、剥削我、愚弄我、侮蔑我之惨状，野史私书流传不广者又何止几千事？某也寡学，闻见不广，且仓猝从事以三周

之期成此区区一小册子，调查不能详，记载不能尽，重以文笔固陋，词不达意，角马童牛岂能免通人之诮吾辱吾祖国哉。虽然，吾又乌能已也。历史之良窳，视乎民权之消息。中国二千年来无民权，故二千年来无良史。其能抱国民之思想，如龙门夹漈者仅矣，不解国家为何物，而唯君主为独尊，邻猫生子之谈充盈于简册，史又安得良，抑犹有史也。至满洲之入关，乃并不良之史而无之矣。《东华录》也《圣武记》也，书虽成于汉人，然彼固已心满人之心矣，满胜而彼喜，满败而彼忧，满所誉者彼亦誉之，满所毁者彼亦毁之。故国之遗民，义兵之新主，曰伪，曰逆，纵横史册，夫何堪令未开化者读也。此某所以忘其浅陋而编此书之微意欤！我亲爱之同胞其有以教我。

抑吾所编者，灭亡史也。二百六十一年中，铜驼荆棘之惨状，玉树茴香之悲思，吾民族既盛受其弊，而光复之功终成画饼。吾一字一滴血，一念一断肠，亡国之痛其如此矣。吾不知同胞之读我书者，亦与我有同感否也？昧昧吾思之。明室未亡南都建国，其逐虏也最易。厥后闽、越、楚、广虽事变横来愈趋愈下，而顺逆之义犹在人心。要与崛起草野号召天下者有别。胡人入中国未久根据不坚，徒以凶悍性成，汉族当已疲之馀，无抵抗力。台湾既陷沦胥以亡，此最可惜者。嗣是以后，历玄烨、胤祯、弘历三酋之世，为上流社会文字排满时代。船山、亭林、梨洲创于前，晚村、白云和于后，而汪景祺、徐述夔辈左右其

间，信乎人心之未死也。大狱踵兴，牛羊从而牧之，大义乃终湮于天壤。颙琰以后则为下流社会武力排满时代。姚之富、王三槐之师，林清、李文成之甲为最有力者。齐王氏以弱女子起兵抗虏岂下贞德？而当日清议不明，群以叛逆目之，遂致失败。洪王起于儒者，规模稍阔大，然其运动之根据地犹在下流社会，而无言论时期以为之先导。盲人瞎马方奉虏酋为圣主，安望其倒戈相从？大业中毁此其原因。读章炳麟《革命军序》能无愤愤欤！今者时局一变又在文学时代矣。胡焰既衰，决不能再以文字之狱杀我同胞，则鼓吹不患其中止，特视我民之实行何如耳。“群龙无首汉旗黄，十万横磨剑吐光。齐唱从军新乐府，战云开处阵堂堂。”吾同胞其努力图之，毋使神州赤县遂以此一卷灭亡小史终也。同胞万岁！我已亡之祖国亦万岁！

一卷编年漫杀青，
汉家遗事拾零星。
残阳故国知何处？
惆怅江南野史亭！

（载1906年《复报》第3至第10期）

中国立宪问题

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于亚洲，震雷一声，天地昭苏，阳春一转，万绿齐茁。自由平等之名词，始映于我邦人之脑膜，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其说也，吾深耻之，吾请明辨之。

闻者疑吾言，将以吾为丧心病狂，专制之迷梦未醒耶！将以吾为低首下心，奴隶之孽苗未拔耶？将以吾为沉溺于朕即国家之邪说，摇惑于臣妾亿兆之謦言，而摧折民权公理之萌芽耶？吾何敢然！吾何敢然！吾固崇拜立宪、馨香立宪、神圣不可侵犯立宪者也。虽然，吾独不愿中国言立宪，吾独不愿中国言君主立宪。

论者亦知大地各国，君主立宪之政体何自成乎？人心发奋，群思爱护祖国，要求权利；而所谓同种同胞之王，亦具聪明文思之姿，鉴查利斯第一，路易第十六之前事，顺其风潮，乘其时势，因成此过渡之政体。西欧列强，莫不如是。而东邻三岛，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之故，立宪之易，为天下最。此其明效大验者矣。今我中国复安所

得同胞同种之王，而奉为无责任之元首乎？蹙蹙卧榻，鼾睡已属他人；沉沉昆明，妖灰未苏前劫。波兰、印度二百年于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乃欲以变法让权之大典，责诸不同利害、不同感情、不同历史、不同风俗之殊族，是岂非必不可得之数耶！呜呼！立宪乎！立宪乎！空花之幻影耳，睡梦之呓语耳。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不见夫戊戌百日之事乎？参预新政诸君，他人我不敢知，浏阳谭氏，观其《仁学》一书，非以民族主义提倡海内者乎？一旦眩于政府之浮辞，遂不惜降志辱身，以一试其救民之手段，乃功业未半，中道摧锄。呜呼！文明公敌，岂独荣、刚，彼五百万人固群表同情矣。菜市街头，欧刀相赠，大好头颅，如此一掷。吾非不敢以牺牲流血为天下倡，奈合六州铁，铸此大错何？往车已矣，来轸方遒。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吾愿言立宪者，一自思也。

吾不知今以立宪主义提倡国民者，彼其视我民族之程度果何如耶？使我民而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徒使擅权据位之徒，出其狙公饲狙之手段，造成沐猴而冠之政体，于寻常专制腐败法律之中，添一钦定宪法，以饰大地万国之瞻听，毋亦崇拜朝鲜，而为斯效颦之下策乎？于国民幸福固何有也！不然，而谓开明进化，来日方长乎？则二十世纪种族观念，膨胀达于极点，玛志尼、噶苏士之流风，方将大行于中

国。吾闻近世爱国者之言曰：与其臣事异种之华盛顿，无宁臣事同种之朱温。是亦民族主义之代表矣。彼其视呻吟于异族之下，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较之呻吟于专制政权之下，其伤心惨目之情状，殆尤有甚焉。而谓一立宪，足以偿其奢愿乎？彼西方之大不列颠，亦可谓宪章之母国矣，而峨特忒种之爱尔兰，终不愿为条顿人之附属。维多利亚举行祝典之日，树黑旗以志国哀。读其小说，虽妇人女子亦莫不腐心切齿，欲刳刃国仇而甘心焉。夫孰谓我神明之胄，而不及爱尔兰也。由是言之，民智不开，则无所谓立宪；民智既开，立宪又非所愿矣。吾见夫言立宪者之进退失据也。

且国家所以成立之元素，固何物乎？曰爱国心而已。夫专制政体之所谓爱国者，可以独夫民贼一人之私爱牢笼之。若立宪政体，则非人人知自爱其国不为功。环球往事，昭昭明矣。虽然，欲使人人自爱其国，必先使人人自有其国；欲使人人自有其国，必先使人人自知其国之所在。日耳曼祖国之歌声盈于耳鼓，而德意志联邦之业，于是成焉。意大利祖国之观念印于脑筋，而撒的尼亚统一之功，于是定焉。今我黄族之同胞，果安所得国而爱之？客星据坐，天容变矣；主宰无权，公产沦矣。覆宗灭祀，数逾二百，奴隶牛马，躬受其辱。深墨丧服，哀哉玛志之心；麦秀黍离，痛矣箕子之泪。此亦我四万万人之普通感情矣。夫国本我有，而后可以言爱。若既为无国之民，而漫

号他人之国为我国，蒙胡马以汉皮，易华鄙以夷菖，顾犹嚣嚣然曰：爱国！爱国！愚者将瞠目结舌，不知国之何往。其黠者，且将以长乐老之遗风，出杨三变之故技，取向之所崇拜大金、大元、大清者，以崇拜夫大英、大法、大俄、大德、大美、大日本矣。呜呼！台湾士庶，上睦仁元旦之颂；香港居民，献维多利亚圣德之碑。张氏奴乎？李氏奴乎？是可以为立宪之国民乎？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国既亡矣，何有于宪？彼宪其所宪者，诚非吾所愿闻也。

吾敢正告我同胞曰：公等今日其勿言改革，唯言光复矣。公等今日其勿言温和，唯言破坏矣。夫岂不知光复与破坏之难也，然今日而不光复，不破坏，复将何为？虽知其难，将焉避之？不见夫脱突厥腥膻之羁绊，报千年之国仇者，有希腊乎！不见夫拒奥地利亚虎狼之干涉，建半岛之雄图者，有伊大利乎！我愿我同胞学之，我愿我同胞学之。不然，则为匈牙利之噶苏士，则为菲立宾之阿圭拿度，则为杜兰斯哇之古鲁家，扬民族主义之潮流，其犹可乎。又不然，则吾愿为埃及之亚剌飞，吾愿为波兰之高节公。若求埃及、波兰而不可得，则吾将日日焚香礼天，祝其速降大洪水，祝其速爆大火山，以溺尽烧尽我无脑筋、无心肝、无廉耻、无道德之四万万汉种，使足迹不见于地球上，不愿其受千重万重、直接间接、恒河沙、无量数异种殊族之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压制，为人类馆参考之玩物，为演说家诋骂之材料，为跼天蹐地动遭斥逐犹太人之后

车也。呜呼！我今日同胞之前途，唯自杀与自立二者耳，请自择之。于立宪乎何有！于立宪乎何有！

1903年7月

（载1903年《江苏》第6期）

台湾三百年史

沿闽江流域出厦门而东望,狂风怒吼,落日无色,海云苍苍,海水茫茫之中有孤岛在焉。其居斯土之一民族,声音笑貌俨然我始祖黄帝之子孙，与我十八行省之同胞无累黍异。然国旗招摇迎风而舞者，则旭日之徽章矣。穹石崔巍凌宵而立者，则德配天地之纪念碑矣。噫！此地何地？我不忍言，我又不忍不言。我大声疾呼，泪枯血竭而终言之,以告我同胞曰:台湾！台湾!

游扶桑三岛,过大阪博览会,则人类馆在焉。以我台湾之同胞,厕于印度、安南、虾夷、朝鲜等民族之内，危坐兀立以召人之观玩，献其髡首刖足之丑态。又有所谓台湾馆者,则效台湾巡抚署而营造，酒楼茶座环于其旁，而当垆献茗者,又皆我台湾女子,奴颜婢膝服使令于环球诸人种。我见之而发为指,眦为裂也。虽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彼岛夷何足骂，我独悲亡国之民惨状乃一至此也。我为我台湾悲,我为我十八行省之将步台湾后尘者危。我乃和泪于笔,呕心为墨,以草此台湾三百年历史。我台湾同胞听者,我十八行省同胞听者:

哀莫哀于亡国。虽然，亡国于同族之手可言也，亡国于异族之手不可言也。亡国于一异族犹可言也，自异族之手而转展贩卖，以亡国于第二异族不可言也。夫波兰之分，埃及之灭，非我祖国志士掉三寸之舌，执一管之笔，痛哭流涕警醒国民时所日日称道，引为前途殷鉴者乎！然彼祖国虽亡，犹得托庇于大英、大法、大俄、大德、大奥之宇内，为纯一不贰之顺民。岂如我台湾同胞，朝为张氏婢，暮为李氏妾。桃花人面，沦落年年，飞絮浮萍，飘零昔昔，为世界上最可怜之人种也。“贞女死耳，安能为不义屈；民族歼耳，安能为异种奴。”呜呼，台湾！呜呼，台湾！

立于今日长夜漫漫，悲风惨惨，亡国社会之台湾，而遥溯三百年前灿烂庄严之事业，若有无限低徊不已之情者。遗老叹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我同胞其亦同此感慨乎！台湾者，当郑芝龙未至以前为生番窟穴，榛榛狉狉依然原人时代之态度。会芝龙自日本来屯兵于此，驱狐狸，斩荆棘，移福建饥民数万于台中。垦土殖业，渐成邑聚，海内之民趋之若归市。而生番旧族则以天演公理，不能与我新种角逐，多伏处不出。于是此袤二千八百里，衡五百里，厥田上上一岁三熟之海外桃源台湾者，遂为我黄帝子孙歌斯哭斯之一片干净土。

彩云易散，明月难圆，风潮益益起，盘涡益益急。当海外殖民事业增长发达之日，正中原多事之秋。黑龙江中之祸水汪汪其溢，长白山头之妖鸟飞飞其啄，胡尘马足

踏破神州。一举而福王虏；再举而唐王死；三举而鲁王奔；四举而桂王走。铜驼荆棘，玉树茴香，大好河山，腥膻遍地。而台湾故土亦适以其时沦于荷兰异族。茫茫海内外，何处寻皇汉人种驻足地乎？于是中国绝世英雄郑成功乃挺剑而起。黄帝纪元四千一百五十二年，以百艘浮海而东，逐荷兰人去之，光复台湾全岛。名荷兰所筑赤嵌城为承天府，置天兴、万年两县。招徕中原遗民，奇人志士抱民族主义者，咸蹈海往归。成功又时出兵与满洲争泉、漳诸地，谋恢复运动，结天地会秘密组织以为后劲。而数千年来上国衣冠中原文物，遂遗一线之绪，于此海水重重别有天地之孤岛中，是谓台湾全盛时代。

“胡奴未杀身先死，墓树无枝啸北风。”四千一百五十三年郑成功卒。四千一百七十二年郑经卒。而孺子克塽遂以私人之拥立为台湾代表者，内政日腐败，外侮日剧烈，家贼施琅复叛降满洲。四千一百七十四年以水师来寇，克塽奉图籍出降。唉！竖子不足与谋，于是亡国之惨剧，始一演于台湾之舞台。

麦秀黍离，伤心祖国，水深火热，切齿胡奴，我台湾同胞其真心死而血凉乎？否！否！不然。四千二百一十二年，汉奸王珍奉异族政府命来宰制此土。嫉同种如仇，税敛苛虐，淫刑以逞。禁台人结会自由，及入森林中伐木，株连逮捕二百余人。台民大愤，枭杰黄殿、李勇、吴外等揭竿而起，拥朱一贵为首领。杜君英辈蜂起和之，以夏四

月入承天府，称中兴王。满奴皆遁入澎湖，恢复机会，顿从白地上涌起。而施琅子世骠复以杀同种媚异种之遗传性，率兵自厦门渡海，朱一贵迎战，败死。是年六月，台湾复落于满洲人手中矣。

"使爱尔兰一旦沦没于大西洋中，则英人始得安枕"。伟哉！我义侠之台湾同胞，岂让爱尔兰哉！当四千二百六十七年正满洲全盛时。中原士庶熠于积威，方奔走拜跪之不暇，而丛尔一孤岛，忽于荒殿峨峨残碑兀兀之中，勃然涌出天地会三字。此即百馀年前，绝世英雄郑成功所苦心运动之秘密团体。嘘劫馀之灰于今日，而青天霹雳平地风波，惊醒爱新氏十全老人之迷梦者也。天地会党魁为林爽文，世居彰化之大理栈，地险族强，满奴不敢过问。爽文司党事数十年，势力日益膨胀，浸浸有动机。始遣兵来捕，又不敢直抵大理栈，而驻营五里外，焚数村以示威。人心大激昂，爽文因而用之。夜覆其军，长驱入彰化。继复诸罗、凤山，军威大振。而汉奸柴大纪为满洲出死力，固守府城，功之不能下。明年正月出军攻爽文，陷诸罗，死守之，相拒几及一岁。至十月而满酋福康安以兵至。爽文连战数败，卒以十二月走，死簪谷焉。大纪自以反噬同种之丰功伟烈，不肯为福康安下，福康安谗之于满政府，授首燕市。嗟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上蔡黄犬华亭鹤唳，夫谁使汝以媚异族为得计也。咄咄！黄帝之不肖子。哀哀！台湾之大恶魔。

权利思想，愈冲而愈淡，压制程度，愈涨而愈高。台湾百余年间，喋血盖三次矣。而林氏之亡，福康安以异种主兵，蹂躏尤裂。某说部载其事，谓："台阳千余里，白骨枕于道途。"呜呼！十日之屠，何必维扬？万家之战，何必嘉定？此亦野蛮异族之普通手段耳。而慷慨悲愤之士，辍耕倚啸之徒，必尤为彼等所欲得而甘心。摧萌折蘖无复孑遗，鬼哭磷飞潮声呜咽。其仅而存者，则战伐之民习于奴性。子又生孙，孙又生子，方数典忘祖，心醉于太平之淫乐。夫谁与话郑成功之遗事，而痛哭于芸芸种族之沉沦者呼！自是以后，低首下心，俯服东胡小丑之裤下几及百年。虽洪、杨起义，天下云拢，中原豪杰，发愤兴起。而此排满之出产地，竟默默无所表见。睡狮其不醒矣，乃未几而东海风潮又大起。

欧洲十九世纪民族主义之舞台，一跃忽移于亚洲。洪涛东簸，掠太平洋而来。日本乃首受其影响。四千三百五十年以降（黄帝纪元），正三岛鼎沸之时。覆幕府，争民权。西乡南洲拚头颅以树尊王之帜，中江笃介糜脑力以播革命之种。风起云涌，几三十年而始定，则膨胀于国外。四千三百八十五年，以朝鲜东学党之乱，与满清大冲突，演战剧于海上。于是威震中原赫赫炎炎，炙手可热，飞鸟不落，自残同种以保一姓之中兴功臣李鸿章，屡战屡北。日本陷辽东半岛，以重兵压燕京，风声鹤唳，岌岌不可终日。满洲政府中数百千颗蠕动之头，上自那拉氏，下

及内务府之三等奴才，莫不延颈以待倭刀之一割。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而我台湾同胞乃再沦于悲惨之境。

咄咄！汝异族！我黄帝子孙何负于汝？而出其杀人如草，以暴易暴，以血洗血之残忍手段，虔刘我同胞之英俊，一摘再摘使国魂尽销，兵魂尽丧，疮痍馀民，宛转哀号于奴隶之窟，沉沉黑狱，不见天日以为赏心行乐事。及犬羊命运日近末路，“建国旧碑胡月暗，兴王故地虏风寒。”犹不知返彼沙漠还我河山。一旦第二异族突然闯入，则且守其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之神圣不可侵犯格言，不惜举百年来恭顺奴隶膏腴私产，自大清国皇帝觉罗载湉之手中，再拜稽首献于大日本天皇睦仁陛下，以为颐和园之保险费，八旗宗室之赎命金。哀哉我同胞！哀哉我同胞！

爆裂一声，惊醒我台湾同胞百馀年奴界之妖梦。熨眼起视，则富士山头之危石，沉沉下坠，将大施压力于孤岛中。而三百年前排异种之遗传性，忽一发而不可复抑。爱国志士相与创独立军，以自立布告海内外，声明不受日本羁绊，亦不复臣属满洲，定台湾为共和民主国，举总统，议战守，颇虎虎有生气。顾日本以累胜之威，长驱直捣，势不能敌，且有汉奸为之内应。而伯里玺天德唐景崧、参谋俞明振辈，皆满清奴隶，其才略非唯不敢望郑成功一足趾，且远出朱一贵、林爽文下。其满洲政府所遣援台之湘军、淮军不肯与日人战，徒相哄于内。独立军血战数日，兵败城陷，唐、俞相继遁归，台湾共和国不及十日全归沦

陷。自是以后，台人不甘日本压制者，屡起屡扑，迄无一成。最后有简大狮颇勇悍，善与日人抗。有朱林凤军败走福建，满清官吏执而归之，流血于台湾，而自立种子绝矣。“蹙蹙卧榻鼾睡已属他人，沉沉昆明妖灰未苏前劫。”此双料奴隶之台湾同胞，遂为今日博览会之陈设品，人类馆之参考物。

泪干矣，心碎矣，笔秃矣，墨枯矣，叹无声矣。我述此凄凉哀怨慷慨激昂之历史既终，复告我台湾同胞曰：诸君诸君！西哲有言：“不自由无宁死。”诸君其闻之耶？诸君今日其自由耶？其不自由耶？爱尔兰之合并于英也几三百年矣，其自由权利亦稍稍与英人相等，然爱尔兰终以人种问题及劫夺之怨，不愿居其宇下，爱人之心愤愤不能一日忘，英人之心亦惴惴不能一日安，我向者既言之矣。台湾虽小岂下爱尔兰，奈何一辱于满洲，再辱于日本。令地球人种学家谓中国人无爱国心也。诸君今日，其能以赤血黑铁光复此祖宗相传完全无缺之金瓯乎？不然，则奋身一跃蹈东海而死，使台湾之种无复遗育，留义侠之名于世间，当犹愈于伧伧俜俜长为人奴隶也，我台湾同胞听者。

我复告我十八行省同胞曰：诸君诸君！其无以台湾前事为对岸观火而不一动于心也？诸君之奴隶于满洲人种也，与台湾同胞同。诸君之不能长奴隶于满洲人种，而将为第二异族之三重奴隶也，亦与台湾同胞同。所稍异

者，条约之未有明文耳。虽然，彼索虏有何人心，使一旦出片纸，以十八行省尽献诸欧西列强之座下，彼碧眼紫髯儿手执中国地图而一一撕破之。此时之诸君，又何以异于今日之台湾同胞乎？又何以自免于博览会之陈列品，人类馆之参考物乎？诸君不可不深长思也。诸君亦知台湾独立军之所由败乎？其原因盖在不能早为徙薪曲突之谋，驱满洲以自立，而仅仅焦头烂额以抵抗日本人也。夫列强今日虽隐占势力范围，然瓜分之局未及实行，则联鸡俱栖犹互相牵制，而其爱惜眷顾之心或少逊于他日。诸君能投袂兴起，宣布民族独立之大义，虽无望于法兰西之援美利坚，英吉利之助希腊，而今日列国对于马基顿不加干涉之态度，或犹可希冀也。广西独立军起事年余，法人犹逡巡却步不敢一逞。使台湾于未割以前，拒满洲而昌言革命，日人或未必助满而抑台乎？而台人昧昧焉，临渴掘井，亡羊补牢，此事之所以中道崩颓也。呜呼！往事已矣，前车覆后车戒。诸君及此不图，茬苒茬苒，蹉跎蹉跎，世界风潮日急一日，将再沦于台湾同胞之旧地，欲求今日而不可得矣。我言及此，我魂将狂颤乎。时乎时乎不再来，我十八行省同胞听者。

（载 1903 年《江苏》第7、8期，署名亚庐）

1904年

松陵新女儿传奇

侠感

(旦辫发西装上)

(小皮靴)华年如水，愁肠如捣，容易春风吹到。奄奄病国，难禁世界风潮。怨雨连朝，愁云一片，尽是伤心料。悲鸣龙剑有声绕，妆成鸾镜为谁娇？这情怀，怎生好。

(浪淘沙)高唱自由歌，巾帼卢梭，回天难挽鲁阳戈。故国三千何处也，蹙损双蛾。　　英气苦销磨，兰蕙无多。卷帘梳洗望黄河，忧国奇愁抛不去，心病难瘥。

侬家谢平权，江苏吴江县人也。系出清门，家承通德。姿禀聪灵，夙受文明教育，性情孤僻，不随流俗悲欢。因思我中华老大帝国，积数千年专制淫威，迂墟谬论，把国民的天赋权利，自由性质，收拾得干干净净。造成那奄奄龌龊。因此国运迍邅，民生憔悴。至于我辈女流，更自不消说了，扶阳抑阴之陋说，无才是德之伪言，家家奉作玉律金科，人人变为桃梗土偶。还有那秦皇残暴，立石会

稽，李主荒淫，作俑后世，人类视为玩物。岸狱盈于帷房，浊世横流，万方一概。咳！你看今日我二万万同胞，是何等气象么！

(四门泥)最是那，罗网重重难扫，说甚么莲花款步，说甚么，柳枝细腰，淡妆浓抹夸妖娆。玉颜大足都颠倒，轻颦娇喘，身儿易摇。幽愁密怨，泪儿暗抛。闷葫芦谁知道，不自由，堪吊。

那还是形式上的，更有那精神上的呢。

(前调)更说甚，依赖服从谬教，全不知人权平等，全不知世界同胞。女红中馈便称豪。春花秋月因循了，刀锥争竞，奴根隶苗。香火祈祷，祝鬼巫妖。没心肝，真与那长城公同调。

侬家想，亚细亚人也是个人，欧罗巴人也是个人，为什么咱们偌大中华，女权蹂躏，女界沉沦，愈趋愈下。偏是那，白皙人种，平权制度一定，便有一班女豪杰出来，为历史上添些光辉。侬家平日所最崇拜的法朗西罗兰夫人、俄罗斯苏菲亚两先辈，不就是世界女杰的代表人么。

(北江梅令)你看那，文明革命军先导，你看那，虚无泰斗锄横暴。你看那，素手纤纤推倒独夫朝。你看那，民权公敌也有日把冤仇报。风也魂销，雨也魂销，碎红颜，国民救主；流碧血，政界高潮。他便是光辉历史女英豪。我待要，山河破碎，把祖国新造。醉也神交，梦也神交，待借问裙钗，举国同情谁表。

我想愁也无益，叹也无益，不如抖擞精神，实力运动，广开女智，收回女权。女权一昌，国势自盛。也不怕长蛇封豕的政府，雄狮猛鹫的强邻了。天下事，须从大处着想，从小处落手，一定如此。侬家亦是女界中一分子，怎好放弃责任么。

（尾声）沉沉女界无人觉，要博得爱国精神属我曹。愿牺牲弱质，扶植文明好。（下）

（载 1904 年《女子世界》第 2 期，署名安如）

黎里不缠足会缘起(代)*

西哲有言:“十九世纪民权时代，二十世纪其女权时代乎!”信斯言也,则何以处我中国？中国须眉男子,屈伏于千重压制之下,不知权利义务为何物，奴隶之名，称于大地。而我巾帼社会,复为男子所奴视，重文罗网，历数千年不能冲决,日愈趋而愈下 。吾尝推测其原因,则缠足为之俑矣。缠足之习,滥觞于南唐,而弊极于今日。家桎户梏,鬼气淫淫，朽腐以为神奇，苦楚以为欢乐。既鞠育之,复戕贼之；愈亲爱之，愈束缚之。使我二万万聪秀婉丽之同胞，于青梅竹马之年华，必经此无量数宛转呼号、骨折肉溃之一阶级。怒则困之鞭箠之下，喜则玩之股掌之上。我可怜之同胞,亦且久而忘其丑，忍其痛，争妍斗媚以为美观,蚩蚩蠢蠢,喁喁累累,乐于俎，颂于牢，歌于槛,庆于罗,母训其女,姊劝其妹,一若以缠足为我同胞一生莫大之义务、莫大之荣誉,虽九死一生， 终不敢稍动其抗力。夫矫揉造作而以为美,此在花木鸟兽,不自由之动

---

* 此文系代倪寿芝所作。

物，容或有之，我至尊至贵、神圣不可侵犯之同胞，奈何不自爱惜，以供人玩好为得计耶！且血肉崩溃，则容颜憔悴；步履艰难，则行止倾侧。我不知所谓美观者又乌在也！生理学者有言曰：人类者兽类之进化也，进化愈早者，足愈大而发达愈强。今我同胞之嗜好，乃反是焉，而崇拜此蹄迹时代之旧影，诚不可思议之怪现象矣。浇风陋俗，习与性成，有不如是者，则群议而哗之，几几乎不可列于金闺绣阁之林。汲狂泉而饮，举国皆狂，遂以不狂为狂。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呼有齿为犬类者，我同胞其狂耶，其野蛮耶？夫既戕贼之、束缚之矣，则其体魄必孱弱，其灵魂必腐败。坐是而蔽聪塞明，造成无教育之恶名誉，演出不自由之陋人格。坐是而遏绝禁锢，筐箧以外无思想，帷房以外无事业。坐是而实行无才是德之邪说。坐是而簧鼓三从七出之恶谚。坐是而永为双料奴隶、三重奴隶，以污点我皇汉民族之社会。呜呼！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今沦胥坠落，至于斯极，又安望其诞育佳儿，以光辉我历史哉？傅蕚纱德夫人有言："女权不昌之国，其邻于亡也近。"今我同胞，尚不能保全其肢体，而摧残削弱之，遑论权利？我国民之覆宗绝祀，万劫不复，我女子其罪魁矣，而乌可不自思也！海通以来，欧美文明窈窕之花，将移植于中国。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学说，汽船满载，掠太平洋而东。我同胞女豪杰亦发愤兴起，相与驱逐以图之。女界文明，稍稍启矣，而乡曲固陋，囿于见闻，左顾右盼，

莫敢先发。鄙人不佞，窃愿为拥篲之资，因有不缠足会之组织。开通风气，请自隗始。知我罪我，皆所不顾。我桑梓姊妹，有惠然肯来者乎？请相为扬榷言之。粗拟章程十则列左：

一、宗旨　开通女界，铲除恶习。

二、会所　设于吴江县黎里镇汝家桥东民立求我蒙塾。

三、会员　青年女士表同情于本会者，请将籍贯、住址、年龄、姓氏开示，作为本会会员。

四、义务　种种有益女界之事，与不缠足相缘起者，本会会员当尽力助其组织。

五、开会　女会会员以时齐集会所，开茶话会及恳亲会，或讨论学术，或提议治事，以收交换智识、结合团体之功效。

六、选举　本会设会长一人，由会员投票公举，以为全体表率。

七、经济　本会会员不纳普通捐款，凡经济上问题皆由发起人担任。

八、名誉　会员自入会后，当互相砥砺，以为女界表率，不得损坏本会名誉。

九、方法　欲知放足之法及靴鞋样者，请至本会所问取。远处来函当速奉复，以广风气。

十、宣布　本会成立以后，当摄影登报，宣告海内，

借作纪念。

癸卯冬月吴江女士倪寿芝慕欧谨启。

1904年2月

(载1904年《女子世界》第3期)

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

第一节　绪　　论

吾读欧洲史，吾无端而生一感情；吾读欧洲史，吾又无端而生一联想。吾见夫西欧大陆，自十八世纪下半期之前，以至十九世纪上半期之后，其间若政治、法律、学术、风俗种种有名无名之事物，莫不划然分一大鸿沟。如大风折木，黄尘蔽天，毒务妖云，漫漫长夜，忽焉而曙光一线，升自东陆，大千世界，普照光明，发其炎炎万丈之热火。噫！此何事？此何事？则十九世纪茫茫欧海，掀天揭地之革命军为之原动力也。夫革命二字，实世界上最爽快、最雄壮、最激烈、最名誉之一名词也。实天经地义，国民所一日不可无之道德也；实布帛菽麦，人类所一日不可缺之生活也。彼欧洲列国政治之所以平等者在此；法律之所以自由者在此；学术之所以进步者在此；风俗之所以改良者在此；一切有名无名之事物所以能增长发达者亦在此。吾读其书而心醉，吾读其书而神往，吾读其书而梦寐不能忘也。噫！人皆有革命，奚我独无？

谓中国无革命乎，吾见夫嬴颠刘蹶，甲攘乙夺，赤县神洲之土莽然不一姓，而鼎革二字，无三百年不出现于史册也。谓中国有革命乎，则彼盗贼纷扰，权奸恣睢，以欺人孤寡，夷人宗祀，要为无意识无道德之破坏，而犬羊戎狄之长，帝制自为，狎中夏而主齐盟者，更无足以污蔑革命之资格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吾将放如炬之目光，大索于三千年历史中，而得一推倒政府，普救国民，留绝大纪念于吾祖国之大英雄大豪杰焉，曰陈涉。吾请馨香以颂祷之，吾请歌舞以欢迎之。

第二节　革命之原因

中国者，专制政体出产地也。而其进化之程度，亦合于天演之公例，渐次增长。唐尧虞舜，草昧初开，夏禹继之，涂山之诛防风以示威，且定传子之法。上天下泽，名分尊严，而神圣不可侵犯，君主之权利，乃自是始矣。商氏一朝，碌碌无所表见，及周而又一进化，极十余贤豪之经营，以阻塞国民之思想，凡数千年来，谬妄之学说，无不出现于是时。曰："唯辟作福，唯辟作威。"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曰："人臣无将，将则必诛。"而"王制"之所载，文字之狱，动以刀锯相恫吓，其严酷可知矣。然中央集权犹未大定，列强分争，终成尾大。至嬴秦之起，而专制政治始完全达于极点，是为革命之第一原因。

中国者，又革命思想最锁沉之国也。夏禹而下，后羿

寒浞，成汤周武，杀君易主，时有所闻。而皆拥诸侯之凭藉，逞强梁以周旋。抑亦贵族政体之余波矣。虽成败不同，薰莸各判，而其不能侪于丹顿罗拔士比之俦，则四人一辙也。延及成周，厉王不道，流之于汾上，共和纪元，乃赫然为一世之光彩。然民权命运，不及二十年，而歌舞钟虡，复归姬氏。非唯不能永绝君主之萌芽，并欲成一立宪政体而不得。盖政体比诸英国长期议会之革命有逊色，是岂民智之程度不及盎格鲁人种乎？抑世无克林威尔其人，而主动者犹为贵族也。自是以后，君权愈高而民困亦愈甚矣。永静必动，永压必推，是为革命之第二原因。

嬴秦之世，又有一特别重要之事件，则六国后是也。中原人种，虽同为黄帝子孙，但以列强征伐既久，遂为仇敌，国界既判，种界亦由此而生变动。嬴民虽能统一六国之疆土，而不能离散六国之人心。所谓亡国观念者，印于国民之脑筋，跃跃思逞。荆卿之匕，张良之椎，特端倪之微露者耳。秦政又摧抑豪杰，屈之陇亩之间，增其慷慨悲歌之气象。正苏轼所谓“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者，是为革命之第三原因。

“水深火热，哀鸣乌之不闻；风狂雨横，望潜龙之时起。”积此三大原因，待之无可待，遏之无可遏。而所谓“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者，乃乘时攘臂而起，留姓名于吾三千年文明祖国之历史。

第三节　陈涉之降生时代

英雄造时势哉，时势造英雄哉。当专制政界绝世恶魔秦政出现于世界之日，鲸吞蚕食，剥割吾民之权利；燔诗书，坑学士，以锢人之聪明；锁兵器，铸金人，以缚人之手足；严法津，禁议论，以涂人之耳目。奇冤惨毒，无所不至，自谓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可以长保。而不知三十六郡之中，大秦黔首之内，已有革命军马前卒陈涉，崭然伸头角于深仁厚泽、食毛践土之间，他日为众生请命，为同胞复仇，造掀天揭地之风潮，施搏虎屠龙之手段者，即此区区阳城一农夫也。

"拔刀视天天为怒，服中於菟小于鼠。"自古伟大人物之微时，其丰采言论，已有出于寻常人度外者。陈涉少时，与人佣耕，辍耕至陇上，怅恨久之。曰："苟得志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何得志也。"涉乃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呜呼，于偶语弃市，诽谤者族，专制淫威，几达极点之时，而草泽少年，陈词慷慨，若不知世间有沐猴而冠之皇帝咆哮于上者。空山乳虎，长啸惊人，爆裂弹丸，早豫备后日之一击矣。

试翻身以观世界之大势则如何。彼中国第一专制君主秦政，方高踞于咸阳宫殿之中。佞臣侍前，美妾随后，六宫粉黛，顾盼自雄，穷奢极欲，以求达其三神山不死药之痴呆目的。而呻吟虐政下之人民，已如大梦将醒。黑

甜乡中，欠伸长叹，起视光明世界之现象，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凡符纬刻石诸怪产莫不在此时发现，曰“亡秦者胡”也，曰“明年祖龙死”也，恼恍迷离，莫可究诘，夫孰非国民仇视政府攘臂切齿时所滴之泪所流之血凝变而成乎。雷轰电掣，风起云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而陈涉乃磨刀霍霍，以待政海波澜之大起。

第四节　革命之发起

“新水非故水，前沤续后沤。”如荼如锦之舞台，其活剧瞬息万变。噫！自由钟洋洋之声，其将鸣未鸣矣；独立旗闪闪之影，其将展未展矣；革命花灿灿之蕊，其将开未开矣；独夫椅摇摇之座，其将倒未倒矣。诛无道秦！诛无道秦！呐喊之声浪盘旋屈曲于一般国民喉舌之间，其将昂首大呼，一舒其抑鬱不平之气矣。而秦政乃翩然翻然，伏身于鲍鱼一石之车中，避断头台之惨状，以入驱山之乐土。而形馀薰腐之赵高，乃出其亡国之好手段，劫李斯，杀扶苏，以为革命军之先导。而残戾不仁，乳臭儿之胡亥，乃晏然高坐于将爆裂之大火山上，以令人日呼已万岁万岁。

彼胡亥之经略则何如，彼蔑视平民，以为贱种之奴隶，受蹴踏于足下，必无发难之时也。彼遂舍平民而别求所以防患之道，则贵族与夷狄耳。彼于是大杀其同胞之兄弟，咸阳宫中，血流殆遍，而贵族之患息。彼乃张目四

顾，欲发其“今而后莫余毒”之一二。忽见万里长城之外，引山之国，犹屹立冰天雪窖之中，而口噤而舌结，而忆“亡秦胡”之妖言，而大发闾左以戍淮阳。而他日倾彼社稷、灭彼宗祀、虚彼“自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奢愿之陈涉，亦在军书征发之中。健儿九百，向潺潺之易水，行破而坏之期乃日近。呜呼，此一纸之征兵诏，反言之，实革命之宣告书耳，普天下独夫民贼，谛听谛听！

彼奔王家之革命，有大洪水之预言，而嬴秦之革命，实霖雨为之媒介。方陈涉之屯大泽乡也，风狂雨横，行路艰难，貔貅壮士，裹足不前。而军期匆促，政令威严，此九百人者，已将尽取死刑之宣告。陈涉乃攘臂起曰：“今亡亦死，举大事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遂与同党之吴广，密定大计。丹书鱼腹，篝火狐鸣，狡狯手段，诞妄百出。彼九百人既饮恨于虐政之横行，复热心于神权之迷信。磁石相引，雷气相吸，革命点火，已炎炎而起。而醉生梦死之将尉，复笞辱吴广，激士卒之怒，众浪奔腾，不可复压。宝剑一挥，尉头已落，九百人遂推陈涉以将军之位，大楚独立之旗，乃飘飘高树大泽乡中矣。

第五节　革命之进行

水遇石则激，空气受压力则膨胀。彼秦始皇帝于三十七年之中，手握完全无缺之主权，衡石程书，日不暇给，兢兢以制造革命原动力为唯一之政策。胚胎又胚胎，孕

育又孕育，人心皇皇，咸向于破坏之方面而行。陈涉既乘此风潮，投袂而起，顺风扬帆，一日千里。遂以大泽乡为根据地，攻蕲攻铚酂芳柘濉，无不下者，复北行攻陈，诛其守丞，下号令于四方，征集民之代表者，三老豪杰，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献意见书于陈涉曰："将军身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乃以心推仪式，奉涉为楚王，立国号曰张楚。召陈陈周文，畀以将军印，率兵西伐，车千乘，卒数十万，直抵关中，屯军戏下，以制嬴秦之咽喉，而革命军之威势大振。

雄鸡一声天下白，太山之云，不终朝而遍雨中图。法兰西二月革命，既轰毙阿良朝王统，而奥太利革命起，而匈牙利革命起，而伊太别革命起、沉沉欧陆，坠入破坏之盘涡中，而绝世奸雄梅特涅苦心组织之神圣同盟，一旦沦于无用。张楚既首树独立之帜，发愤为天下先，郡县子弟，争诛秦吏以应。而武臣起赵，而韩广起燕，而田儋起齐，而魏与起钜。革命大洪水淹尽嬴氏一家之私产业。而孝公以来，阴谋诡计尚功首虏以并吞六国之丰功伟烈，将尽随野马微尘而飞去。而天下为家，崤关为宫之谀词，只托诸乌托邦之梦想。而鲁仲连宁蹈东海而死不忍见帝秦之主义，遂大白于天下。呜呼，"法兰西为欧洲革命之原动力"，"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旨哉斯言！旨哉斯言！

第六节　陈涉之失败及革命之结果

“革新之事，如悬崖转石，不达其极不止”，此西哲之恒言也。虽然所谓达其极者，又非可以一蹴而几也。今岁不成，期之明岁；此党不克，继以彼党；寸心不死，则百劫之残灰，安知其不为炙手可热洞烛宵汉之千丈光焰。不然而嘻笑怒骂，成败论人，谓竖子本不足与谋，以塞志士之气；又不然而启嗟叹息，遁入厌世主义，谓天下事终不可为，以冷国民之血。则皇皇非理，将永永沉沦矣。故曰，“进化者，乃螺盘线形而非直线形也。”彼暴秦之命运已将沦于可惧之境，而家奴章邯忽出其杀同种以保一姓之辣手段，以与堂堂正正国民军首领陈涉为死敌。一战戏下，再战曹阳，三战渑池，而周文死；复引兵车下，破敖仓，田臧死；破荥阳，李归死；破郯，邓说走；破铚，伍徉走。精兵悍卒，直捣陈都，房君张贺出迎敌，复相继败死。革命事业，一大挫折，狼子野心之家贼庄贾，忽生异志。陈涉遂以黄帝纪元二千二百八十五年十二月为民流血而去。

效忠守正之章邯出，大逆不道之陈涉诛。大秦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二世皇帝，如天之福，其永永无踪乎。虽然，陈涉死矣，革命不死；张楚亡矣，国民不亡。未几而项梁首难，范增献谋，天下志士并起而亡秦族。而绝世豪杰项羽，与绝代枭雄刘邦，左提右挈，同破闺关。胡亥死于

望夷，子婴诛于轵道，咸阳三月，宫室为墟。呜呼查里斯第一乎，路易第十六乎，专制君王之下场，如是如是。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热心革命之陈涉而赍志中道，毙于宵小之白刃，不及登钜鹿沈舟咸阳纵火之大舞台，一试其壮剧悲剧，陈涉之目其瞑乎，曰瞑矣。陈涉之起兵，为亡秦而起也。秦一日不亡，涉一日不安，秦既亡矣，涉复何恨乎。“天下事苟有济，成之何必在我。”涉亦求事之有济而已，夫岂如世俗鄙夫，守老子“不为天下先”之言，坐视同胞之沦厄而不一援手也。加富尔统一伊太利，而烧炭党之志愿已酬；西乡南洲再造日本，而攘夷党之目的已达。孰谓陈涉无亡秦之功也。若夫芒砀置守，俎豆千秋，此霸者之私党耳。鬼雄有灵，其吐之矣。是区区者顾何足道。

第七节　结　　论

亚庐氏曰，吾读我祖国之历史，自三代以降，君民相争之活剧，凡四演焉。一曰诛无道秦，一曰去暴隋，一曰驱胡元，一曰排满清。吾尝调查其现状，比较其人物。以亡秦之举，益最善也，请得而详言之。夫与秦最相类者莫若亡隋，然当其时，勇如李宏，贤如窦建德，而无一定言旨。始则昌言革命，继且以保皇为事业。而王世充、文化及之鼠偷狗盗，更不足论矣。尤无耻者，如李渊、师都，武周之所为，借兵突厥，以残同种，幸而犬羊之

徒，无远志耳。使遇耶律德吉觉罗福临之狡狯，石敬瑭、吴三桂之祸，将早见于此时，决西江之水，宁足洗历史上之污点耶。胡元之灭，关于人种问题，宜为黄帝民族一放光明矣。然当时如朱元璋、陈友谅，或尚粗明自立大义，而陈友定辈，则且以助逆为忠矣。倔强如张士诚，不肯侪降王之列，宁绝粒以死。而于吴王之封，龙袍之赐，则靦颜受之，不忍为同种之奴隶，而反忍为异族之奴隶。“成则为王败则囚，宁死羞作归德侯。”九四、九四，其有愧色乎。近则洪杨起义，论者以为发于民族主义，然其披露于世，则自石达开之檄文外，无所表见。“阳春白雪，顺和者其终稀；残月晓风，问酒醒以何处。”而考之太平洋客与三户愤民之所言，则缺点所在，果有足以延东胡五十年之命运者，以视亡秦之业相去远矣。嗟嗟，读虚无党之历史，我见犹怜，遘奴隶国之生涯，天胡此醉。我不得不三薰三沐，崇拜此亡秦时代之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也。我国民曷兴乎来。

（载 1904 年《江苏》第 9、10 期，署名亚庐）

磨剑室读书记

李贽《藏书》　卓吾为明季思想家。所持论如谓君主不可独尊，圣人不可独信诸条，皆有精理。惜未能大放厥辞，而寄意于东鳞西爪，视梨洲先生，尚有愧色耳。

《宋书·周朗传》　周氏上世祖书，令全国人民，皆习弓矢，入学校。颇有教育普及之理想，六朝时代唯一之政治学家也。厄于民贼不得其死。且二千年来，萧条门巷无人过问，并姓氏而付之若明若昧之间。甚矣哉！中国之无真是非也。

《南齐书·王融传》　王氏本热心功名之士，其人格非周朗可比。然筹边一策，民族精神跃跃纸上，犹足令索虏褫魄也。

尤侗《西堂集》　展成少年时代，牢骚抑郁不合时宜。而文学颇有声价。晚年出仕伪庭，以一官相授，歌颂升平之语，便令人欲呕矣。咄咄！文界之怪现象。

汪琬尧《峰文钞》　钝翁以宋学自命，颇为当时所崇拜。乃于助桀为虐汉种公敌之洪承畴，谀之不容口。呜呼！其无人心者矣。中国名士社会之人格，如是如是，正

不独钝翁一人。无怪屈伏于亟种膝下二百六十年，而独以"深仁厚泽沦肌浃髓"诸语，为八股家独一无二之口头禅也。洪水横流，亡种不远。自造此因，自刈此果，能不为同胞恸哭！

潘耒《遂初堂集》　南浔史祸，死者百十，以文字之狱而株连不已。民贼野蛮，惨无人理，此卢梭以切齿于君主而理志尼不复罗马不已也。

《中国文明小史》　掊击专制，不遗余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诚近今历史界上一杰作也。虽然，茫茫禹域鼻息如雷，而全岛夷策士为我国民作借箸之谋，我同胞其愧也未？

《物竞论》　加藤弘之，本德国学派，反对天赋人权之语，议论已偏驳不平。至谓君主虽横暴，既为人民所公认，即可为正当之权利。诚哉极端之强权说行，而世界将复流于专制矣。安得有二十世纪之卢梭出，一扫此谬种耶！

《支那教育问题》　中国志士求学，以东瀛为归宿。而靦颜以教育中国人自命之嘉纳治五郎，乃敢以卑鄙龌龊之言，欺侮我汉种，曰汉种宜永受人压制者。夫受人压制则奴隶耳，奴隶而求学，则必以奴隶教育施之，不言而喻嗟嗟矣。遍十八行省，无数官设私设之学堂，为制造奴隶之厂犹不足，而复生嘉纳于扶桑。开奴界之殖民地，为一网打尽之计，何其谋之酷也。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中国志士所者，中国全国国民所者。

《南海最近政见书》　主张保皇，排除革命，种种谬见，太炎辨之详矣。尤可异者，无端而崇拜印度，谓其文明程度，高出中国之上。铺张厉语数千言刺刺不休，岂康氏曰与印度人居，为同化力所陶熔，而盛称其臭味相同之国土为无上极乐世界乎？南海圣人之见地如是如是，能不令荣禄、刚毅笑人地下。

（载 1904 年《江苏》第 9、10 期）

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

腥风卷地，妖雾漫天，莽莽中原，国魂安在。盖自朱明不禄，虏马南来，中国之亡二百六十年矣。孑遗之民，不忍生息于异族压制之下。热潮外溢，愤火中烧。赤手空拳，呼号奔走，以谋挽回劫运于万一。而张目四顾，睡狮未醒。哀哀同胞，犹在黑甜好梦之中。遗世绝俗，不问时事者有之；歌舞河山，粉饰太平者有之；群蛆嗜粪，桀犬骄人者有之。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朝出一书，则曰：天王明圣；夕阐一义，则曰：胡汉一家。舞文弄墨，思以只手掩天下目者又有之。滔滔狂流，一往不返。哀哀苍天，曷其有极。耗矣哀哉国无人。

“奈何二千年，波靡不可止。虫鱼蚀老生，鹦鹉调名士。无怪什克匿，炳烛朝入市。狂走雅典城，不见一男子。”大索神州，须眉如鲫。其能抱民族独立之雄心，不为什克匿所齿冷者，有几人哉。男子且然，吾安敢以此苛责于女子。抑唯男子之不足道。吾又不得不深万一之希望于女子。吾读蔡文姬胡笳之曲，吾吟晁补之芳仪之歌。吾女界之污辱，虽倾西江之水，曾不足以湔之。吾又遍搜稗

官小说，以及遗闻口述之流，见有所谓男降女不降之说，吾未尝不奉之以为中国女界之魂，而决民族思想必起点于是也。吾感情一则以哀而一则以喜。吾理想一跃上九霄而一落入九渊。念兹在兹，释兹在兹。何幸而女英雄梁红玉之轶事，忽觥觥然印入我脑电焉。吾乃距跃三百，曲踊三百，布其芬芳之遗沫，为二万万女同胞告，我诸姑伯姊其谛听，听我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

我草梁红玉传，我先有一问题，欲解决于同胞之前。则遗传之说，衍种之谈，天演家津津乐道之。而考于我国之人物，辄格格不相能。我昔百思不得其解，今乃知其所以然矣。中国鲰生狗曲，往往崇拜独夫，附和民贼，因其私天下之劣根性所便利者，而文饰以微言大义。言论所布，职成礼法。而礼法之行，则上流社会，实积垢丛污之地。故高门厚禄之家所豢养者，每多乳臭小儿。而英雄豪杰，必出于无名者之种系。女子其尤甚者矣。金闺绣阁，缓步轻趫，非不高华富贵也。而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智识闭固，思想不开。云里帝城，岂殊犴狴。则金屋文鸳，不如荒江野鹭多矣。彼红玉以似水华年，天涯沦落，不知者必深惋惜之。而岂知险阻艰难，正彼苍玉成之至意耶。龚自珍之诗曰："偶然生小在侯家，天意转，孤负作了槛鹤笼花，怎任狂如许。"断章取义，我欲为红玉咏矣。

将倾之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既倒之狂澜，非只手所能挽。拔山倒海之事业，掀天揭地之风潮，非一人所能独

力经营。故英雄豪杰于时机未至之时，往往奔走四方，物色同志，以为实行之预备。及夫剑合延津，珠生合浦，相将携手，共上舞台。而如荼如锦之活剧，乃渐近开幕期矣。红玉虽栖息风尘之中，舞衫歌袖，闲杀英雄；坠溷沾茵，伤心飘泊。处世界上最无聊最薄命之一境乎。然侠肠奇气，终耿耿不一日忘。会韩世忠方淹滞卒伍中，偶叩扉来访，红玉一见如故。素筝浊酒，慷慨谈当世事。天涯落魄，遇同调于红颜；湖海论交，感多情之青眼。灵犀一点，相印心心；彩凤双飞，归来缓缓。而我民族主义女军人，遂与他日驱除异族，捍卫祖国，留荣名于历史上之伟大人物，以婚姻自由结偕老之盟而去。

“眉痕英绝语谖谖，指挥小婢带韬略。恨汝深当清晏时，不然剑底桃花落。”嗟嗟，当日之中国，岂犹是承平无事乎！南都好梦，歌舞钧天；北部胡尘，烽烟遍地。彼赵家父子，以昏庸腐败之姿，滥膺天位。视国土如鸿毛，弃金瓯若敝屣。唯丧心纵侈，极意于园林狗马之乐。而女真小丑，方养精蓄锐于长白山中、黑龙江畔。既并吞北狄，复思问鼎中原。十六燕云，重沦胡虏；腥膻臭气，弥满神州。盖万寿山艮石岳之歌舞未终，而北兵已渡河矣。红玉与世忠蒿目时艰，热心祖国，不忍令数百兆同胞尽沦于辫发胡服。遂挺剑蹶起，一跃而投身于民族战争之盘涡中。

咄咄！东胡贱虏听者：我黄帝子孙，亶膺天命，疆理华

夏，自食其毛，自践其土，歌斯哭斯于四百州干净之中原者，自祖宗以来，不知几千年矣。我汉人果何负于汝贱种，而汝狼鹿遗裔必欲蹂躏我神洲，虐刘我同胞，一摘再摘，以为赏心行乐事也。呜呼！“二圣青衣行酒去，九哥白马渡江来。”汉家之王气，果已不绝如线矣。幸而南朝诸将，并娴戎机；血战数年，重支危局。时则世忠方连战连捷，以偏裨至大将。旌旗变色，壁垒常新。杀敌致果，军容凛凛。红玉昼则束发作健儿妆，编入军队中，同上马杀贼。夜则篝火持针，为兵士补缀军衣，至深宵不倦。兵士临阵受伤者，每亲护视之。一军感泣，呼为慈母。呜呼！贞德乎，娜丁格尔乎。英雄！英雄！非爱国热诚达于极点，其焉能此。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当女真南下之秋，虽丑类纵横，不能更仆，而为军事上之主动力者，厥唯完颜兀术一人而已。红玉与世忠谋曰：“不扑杀此獠，则吾族将无噍类。”乃相与定计，以奇兵诱兀术，使入黄天荡中，而麾军从四面围之。舳舻千里，横断江流。芦荻萧萧，旌旗一色。红玉偕世忠并辔，登金山绝顶，以指挥三军。红粉紫髯，绣旗锦伞。战云蓬勃，涨满天空。时军中有令曰：“战鼓鸣则杀贼。”红玉乃自援鼓枹于马上击之，声浪既及军士之耳，慷慨激昂，精神百倍，争致命前敌，杀人如草，虏骑死伤且尽。汉将从天，胡儿褫胆。兀术翘首乞怜，求得归死黄龙，世忠以还我中原相要约，红玉自后叱之曰：“贱种胡奴，罪大恶极。死则死耳，犹欲效丧家之狗，摇尾

求活耶。”鼓声益急，军威益振。而汉种公敌之虏酋，遂不得不冥目以待蘗衔之诛矣。

“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尽堪悲。锄功奇石张宏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天下事最令人伤心短气而无可如何者，非自残同种以媚异种之鄙夫乎？当兀术之被围于黄天荡也，红玉与世忠以为猛虎在槛，孽龙入井，自无插翼飞去之理，时而激励将士，时而酌酒相庆，以直捣黄龙为前途之希望。兀术亦自问必不能生出汉关矣。乃夜漏方半，忽有诣舟献策者，兀术大喜，遂掘河中间道而去。而红玉、世忠辛苦经营之奇计，瞥焉化为泡影。世忠裂眥冲冠，怒不可遏。红玉则唏嘘泣下曰：“甘心祖国之陆沉，而必欲为伪朝廷不世之功。黄帝子孙乃有此不肖，夫复何言。”盖光复旧物之雄心，至是而红玉亦自知其不过乌托邦之梦想矣。厥后秦桧兴谗，岳飞流血，长城自坏，三字沉冤。小朝廷之残山剩水，决无复振之时。世忠拂衣竟去，河上骑驴，不复加入政治之运动。而红玉亦郁郁以终。蕙质兰心化为黄土。“甘心异族欺陵惯，可有男儿愤不平。”呜呼，女将军之心苦矣。

女史氏曰：长夜漫漫，灯光欲死，时披衣起坐，四顾无人。于斯时也，手意大利女杰玛尼他传读之，见其以妙龄弱质之绝代女儿，愤膻腥异族之污我国家，蹶然攘臂而起，扬旗传檄以报奥大利九世之仇，赤心耿耿，生死不忘，红粉侠之名轰传五洲。与绝代军人加里波的争光比烈，

为民族独立革命之佳话。吾馨香之，吾崇拜之。及返观祖国，吾梁红玉之丰功伟烈，乃正与玛尼他合节同符，无轩轾之可言。夫孰谓吾汉种之女豪杰不及白皙人也。抑吾尤有感者。出师未捷，赍志重泉，我梁红玉与玛尼他既同病相怜矣。而意大利光复之军，终获最后之胜利。劫灰未死，星火终燃。风景不殊，河山无恙。女杰有灵亦当含笑于地下。岂如我中国一厄于女真，再厄于蒙古，三厄于满洲。使大地抟抟，永无自由之一日乎！然则我中国之所以劣败于意大利者，果不在于无有名之英雄，而在于无名之英雄。我国民其愧死矣。嗟嗟！望美人于天末，魂兮不归；瞻祖国之山川，天胡此醉。我日日焚香缥笔，祝二万万女同胞有继梁红玉而起，以助我杀异种、保同种之遗志者。

（载 1904 年《女子世界》第 7 期）

《清 秘 史》叙

吾友有妫氏著《清秘史》既终，驰函不佞，俾为之叙，不佞不敢辞，弁数言于卷首曰：呜呼，吾民族之无国，二百六十一年于兹；吾民族之无史，亦二百六十一年于兹矣。燕京破，国初亡；金陵破，国再亡；福都破，国三亡；滇粤破，国四亡；台湾破，国五亡。洪水忽来，劫灰终烬，铜驼荆棘，披发伊川，民族末路，其如是矣。而谐臣媚子，丧心病狂，秉笔大书，必曰："我大清龙兴东土，入主中华，某年月日，全土悉平。"夫谁实握管以纪祖国之沦亡也。抑吾又思之：二百六十一年来无史者，非独我汉族也；彼胡族亦何尝有史。自努儿哈赤以迄载湉，或阴狠残杀，或痴顽不慧，徒以遭坑儒焚籍之馀，能言者鲜；而一时煌煌钜典出现于世者，又皆奴性独深。尧舜民贼而唐虞虏朝，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全国皆魏收，举世无崔浩。彼著《十一朝东华录》者岂独负大逆不道之罪名于祖国，抑亦非胡族之信史矣。今有妫氏所著，网罗佚事，组织旧闻，振笔疾书，无稍顾忌，如禹鼎之铸奸，如温犀之照影。而胡族之真相，虏酋之凶德，乃大白而不可掩。是故读此书者，

虽甚顽蠢，当亦恍然悟“深仁厚泽”之非乎。不佞近亦有《中国灭亡史》之辑，欲以辨明种姓，分析华夷，为民族主义鼓吹之一助。夫唯中国有史，而后人人知秉特权握高位者之为匪我族类；唯胡族有史，而后人人知鸟兽行者之不可一日与居。虽有盲史，亦不复能以只手掩尽天下目矣。谭嗣同有言曰：“彼其文字之冤狱凡数十起，死数千百人；违禁干碍书目，凡数千百种，并前数代君宋明之书，亦在禁例，文网可谓至密矣”。而今则莫敢谁何，故天命去则虐焰自衰，无可畏也。嗟我民族，曷起而歼此将亡之虏乎。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六月弃疾子叙。

（有妫血胤著，陆沈丛书社印，1904 年 6 月）

哀女界

莽莽尘球，芸芸万类，中有一怪物也：颅一而肢四，自翘于动植间。无以名之，名之曰人。曰人，人也者，其天之骄子乎？虽然，弱肉强食之丑态，吾未见其愈于禽兽也。以蟪蛄朝菌之数十寒暑，梦梦以生，梦梦以死；又梦梦以有竞争，梦梦以有压制。甲为压制者，即乙为被压制者，未必甲为正而乙为负也。目论之士，欲自文其种性之劣，则造为优胜劣败之谈，掩耳盗铃，夫复何益？夫华严天国之不能以梦见，而五浊人世，长此终古，则必有受其弊者。独罗瑟女士之言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何事罪恶，而乃组织不平等之世界？"传萼纱德夫人之言曰："女子者，文明之母也。凡处女子于万重压制之下，教成其奴隶，根性既深，则全国民皆奴隶之分子而已。大抵女权不昌之国，其邻于亡也近。"何其言之有隐痛也。阳当扶而阴当抑，男当尊而女当卑。则不平等之毒，压制之毒，顺风扬波，必将以女界为尾闾矣。吾哀众生，吾又哀女界。

"苍天何事太朦胧，一任伤心不管侬。粉面黛眉成傀儡，画楼雕阁是牢笼。并刀夜映肤如雪，翠被朝看泪染

红。姊妹同胞两万万，江山正好夕阳中。”嗟嗟，抱此痛者，岂独我二万万女子哉。豺狼当道，荆棘漫天。横刀出门，税驾何地。茫茫寰宇之中，法律一致，言论一致，安有一片干净土为女子仰首伸眉之新世界乎？彼西方大陆与东海岛国，固以女权自号于众者。自我支那民族之眼光视之，亦必啧啧称羡，以为彼天堂而我地狱矣。虽然，彼所谓女权者又安在也？选举无权矣，议政无权矣。有颃面目为半部分之国民，而政治上之价值，乃与黑奴无异。虽有弥勒、约翰、斯宾塞尔，其如群盲之反对乎。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煮鹤焚琴，毒流奕祀。吾言及此，吾欲置铃木力于查里斯第一之断头台，吾欲赠伯伦知理以亚历山大第二之爆裂丸。则女界革命庶几其兴乎。不然，则亦压制耳，奴隶耳。沧海桑田，变迁瞬息。此耻其终不可湔哉。

伪学横行，自由终死。悲歌慷慨，无涕可挥。呜呼，吾今且勿大言高论，以澄清五洲女界为已任矣。“取镜照人，回面而发见自已之丑。”彼欧美扶桑，剥削女子之公权，不使有一毫势力于政界，是诚可耻。顾私权犹完全而无缺。试一观吾祖国之女界，则固日日香花祈祝，求为欧美扶桑之一足跐而不可得者也。遍翻上古之典籍，近察流俗之舆论，岂以人类待女子者，而女子亦遂颃然受之。大抵三从七出，所以禁锢女子之体魄；无才是德，所以遏绝女子之灵魂。盖蹂躏女权，实以此二大谛为本营，而馀

皆其偏师小队。夫中国伦理政治，皆以压制为要义。而人人为压制者，亦即人人为被压制者。其利害犹可互剂而相平，独施于女子则不然，准三从之义，女子之权力犹不能与其自孕育之子平等，乌论他人？而无才是德之言，则古今女杰木兰、红玉之流，皆不免为名教之罪人矣。束缚驰骤，致全国女界皆成家中枯骨，绝无生气。变本加厉，有所谓穿耳刖足之俗，遂由奴隶而为玩物。谭嗣同曰："世俗之待女子，忍为蜂蚁豺虎之所不为，中国虽亡，而罪当有馀。"吾读其言，而不知泪涔涔之何自来也。谁非我至尊至贵可亲可爱之同胞，而何至于此。

廿纪风尘，盘涡东下。漫漫长夜，渐露光明。"女权！女权！！"之声，始发现于中国人之耳膜。女界怪杰方发愤兴起以图之，而同胞志士亦祛负心之辱，深同病之怜。著书立说，鼓吹一世。欲恢复私权，渐进而开参预政治之幕。儿女英雄，提携互誓，此亦人心之未死者矣。乃返顾世俗，阻力方坚。独夫民贼创之于上，鲰生狗曲和之于下。邑犬狂吠，信吠所怪哉！夫以恢复权利之着手，固不得不忍气吞声以求学问，而群魔之阻挠即因之以起。裴景福、丁仁长之禁广东女学，德某之禁常州女学，近则湖北已成之女学校，且为张之洞所解散。彼固以二千年惨酷野蛮待女子之手段，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不使女子有冲决罗网之一日也。虽然，彼异族走狗，固何足骂。我独悲堂堂华夏之胄，亦为此丧心病狂之逆行。有权力者，实行

其破坏女学、阻遏女权之政策。无权力者，则冷嘲热骂以播谣诼于社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是与女界为直接公敌，与祖国为间接之公敌也。世无张献忠，谁能行择种留良之手段。勿使此辈蟊贼遗孽于新社会哉。

吾恶"真野蛮"，抑吾尤恶"伪文明"。吾见今日温和派之以狡狯手段侵犯女界者矣。彼之言曰：女权非不可言，而今日中国之女子，则必不能有权。苟实行之，则待诸数十年后。呜呼，是何其助桀辅桀之甚，设淫词而助之攻也。夫权利云者，与有生俱来，苟非被人剥夺，即终身无一日之可离。必曰如何而后可以有权，如何即无权。此岂有量才之玉尺，而比较至累黍不差乎？中国女子即学问不足，抑岂不可与男子平等。必如论者所言，将中国男子亦在不能有权之列，而翻怪独夫民贼仅夺国民之公权而不夺其私权为放任太过矣。夫女子之无学，岂女子之罪哉。奴隶视之，玩物待之；女权既丧，学焉将安用之？况如无才是德所云，且明禁女子之求学乎。昔以女权之亡，而女学遂湮。今日欲复女权，又曰女学不兴，不能有权，则女界其终无自由独立之一日矣。欲光复中国于已亡以后，不能不言女学，而女权不昌，则种种压制，种种束缚，必不能达其求学之目的。今乃曰：女权之行，必待数十年后。大好江山又不知几易主矣。七年之疾而不求三年之艾，更迂缓时日以阻之，其将索我国民于枯鱼之肆哉。牛山之木，萌蘖初生，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焉。际

女权幼稚之秋而摧之折之，温和派其勿以牛羊自命也。

吾敢披发裂喉，大声疾呼，以告我二万万同胞男子曰：咄咄！公等日俯偈于曼殊贱种之下，受其压制，受其戮辱，受其鞭笞，受其愚弄二百六十一年。国仇民贼而父母事之，帝天待之，不敢有一毫抵抗力。奴性既深，奴风日煽。时至今日，犹欲以己所身受之状，反而施压力于女界。女界诚何辜而为公等奴隶，为异种重僇哉？公等虽不肖，非所谓黄帝之子孙耶？彼二万万女子非他，亦轩辕之遗胤，而公等之诸姑伯姊也。公等于异族则媚之，于同胞则排之。靦颜事仇，不知廉耻。虽擢公等之发，不能数公等之罪。特恐虏运既终，贩卖方始，中原大陆，将演第二次亡国之惨剧。公等乃与平日所奴视之女子同烬于枪烟炮雨之中。而公等之特权，卒归于乌有也。夫岂如及今可为之日，好自图之，扶植女子，共谋进步，以造福于女界，即以造福于中国。他日义旗北指，羽檄西驰，革命军中必有玛尼他、苏菲亚为之马前卒者。巾帼须眉，相将携手，以上二十世纪之舞台，而演驱除异族、光复河山、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活剧。而公等亦得享自由独立之幸福以去。公等其愿就死亡乎？其愿享幸福乎？造因于今，结果于后。公等其自择之。

吾更敢披发裂喉，大声疾呼，以告我二万万同胞女子曰：嗟嗟！公等之束缚驰骤二千年于兹矣。奴隶于礼法，奴隶于学说，奴隶于风俗，奴隶于社会，奴隶于宗教，奴隶

于家庭，如饮狂泉，如入黑狱。公等之抱异质，怀大志，而不堪诽谤，不堪箝束，郁郁以去，不知几千万人哉，天命方新，无往不复。洪涛东簸，劫灰忽燃。公等何幸而遇今日，公等又何不幸而仅仅遇今日。今日何日，此公等沉九渊、飞九天，千钧一发之界线也。公等而不甘以三重奴隶终乎？则请自奋发，请自鼓励，请自提倡，请自团结。实力既充，自足以推倒魔障。彼独夫民贼，与鲰生狗曲为公等敌者，岂足当公等剑头之一吷也。非然者，落花飞絮，飘泊堪怜。笯凤囚鸾，鞭笞谁惜，亡国灭种，沦胥以尽，公等之末路，我悲从中来，又岂能为公等说哉。抑吾又有进言于公等者，当某氏之兴，满珠王气渐消沉矣。湘淮诸将，甘为胡奴，竭力以覆义军，而中国覆灭，公等其知之否耶。今英雄女杰，欲恢复女界之权利者，不乏其人。顾出一言行一事，他人犹未置可否，而公等团体中之蝨贼先反对之、诽谤之，其顽固野蛮，自暴自弃或有更甚于男子者。他日大功终败，又岂能专责男子之负心也。呜呼，公等其慎之。

金一有言曰："凡身领压制之况味，受压制之痛苦之人，必痛心切齿于压制政体，不愿世间有此等恶现象。"旨哉斯言，其伤心语哉。吾非女子，而压制之惨亦身受之矣。神州陆沉，胡骑如织。身为亡国遗民，抱鲁仲连之遗恨，坐视腥膻贱族之杀我同胞，卖我祖国，而赤手空拳，徒呼负负　头颅大好，抚影自豪。我亦劫余之身哉。

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中之最不幸者。睹斯惨状，同病之感。我又乌能已于言。我独怪奴颜婢膝于大廷，而归骄其妻妾者之尚有人也。世界无公理，国民有铁血。人以强权侵我之自由，吾即以强权自拥护其自由。而哓哓奚为？铁乎，血乎，汝为文明之敌，抑亦文明之母乎。吾以是二者自赠，勉达我前途之希望。吾更以是二者赠女界，使勉达其前途之希望。摆伦乎，乐欢脱乎，哥修士孤乎，吾以是自期，吾又不愿女界之以是期我也。呜呼，近弹棋之局，心最难平。抚宝剑之鞘，壶真欲缺。吾暴是文于十年以后，待女子世界之成立，选举代议，一切平等，而吾“哀女界”之名词，乃有销灭之一日。

（载 1904 年《女子世界》第 9 期）

吴江志士陶亚魂小传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甲辰八月九日得吾友陶亚魂疾亟之耗，越日而余自同里自治学社来省君病，甫入门，则素帏摇曳，哭声大作，知君已前一日辞人间世矣。呜呼！余与君结交虽不及两易裘葛，而意气相投，如胶入漆，殆所谓车两轮、鸟两翼者。今君不幸中道弃余去，君死而余心亦将随君死，夫何暇为君传？虽然余悲君死，余尤悲君死而君之志望热心与躯壳俱死，海内外人士抑谁复能知君？用是和泪濡墨以述君之生平。君字鼐旦，又字砥中，尝肄业苏州中西小学堂习法兰西文字，复粹算理。家吴江之梓树村，与余家胜溪距离十数里，复同赁庑黎里镇，所居同一宅，顾犹未相识也。去年正月始见君于蔡冶民君席间，一握手即慷慨谈天下事，相与叹中原陆沈，胡虏横行，民权蹂躏，士气苶疲，亡国之馀，恐不足复存种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扼腕相对，唏嘘太息者久之。已而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日欲牺牲个人以利社会，非地方自治不可。则拍掌称善，以实行自期，遂与余订莫逆交，谋组织前途事业。时上海中国教育会新成立，势力日

膨胀，张园演说，声名震中外，乡曲僻壤，多闻风兴起。黎里俗尚顽陋，君与余等谋，欲大号大呼以醒梦梦。遂创演说会，君慷慨登坛，鼓其雄辩，热心炎炎不可遏，虽萋菲交讧，楚歌四面，终不少馁。复组织《新黎里》杂志以誊写版印刷之，诸事旁午，为社会尽瘁者甚力。是年四月，更偕蔡君及余赴海上肄业爱国学社，加盟于中国教育会。时馀杭章太炎先生任学社政治科教员，与君甚相契厚，赠书题扇，殷渥备至。居一月而学社内讧，同志星散，君亦倦游，遂与余等归。适"义勇队"、"革命军"事件相继出现，政府捕党人甚亟。里中群盲犯吠，造言生事，尤一日数惊，春间所组织之团体已先君归而解散。君归未数日，"苏报狱"起，章、邹被逮之耗复至，君捐金助讼，感情恶劣不能已，欲强自实假作蛟龙潜蛰计，榜其楹曰："匈国噶苏权下狱，黎里加富暂归农"，盖君体素孱弱，明知愁城非长生之国，故愿以肥遁为后图也。然而世变日亟，来日大难，志士囹圄，同胞涂炭，人孰无情，谁能遣此？君既感喟时局，抑郁不平，愁劳过甚，病魔乘之。素有咯血疾，至是乃大作，春夏涉秋，缠绵床席，及八月而始痊，即漫游杭州以自遣。君性好交友，喜延揽英杰，晤仁和吴剑铓君于客中，一见如故，则大欢忭，驰书告余，谓西子湖边，佳人奇遇，吴君素主张秘密沉潜，不露头角，间谋屈己，以达其目的。或与余相抵牾，则又函戒余曰："他日河山还我，自有脱除奴籍之时，今则唯臧与获，同病相怜，鼬旦、亚卢一丘

之貉耳。”呜呼！何其言之沉痛，使人伤心，抑岂他日脱除奴籍或有天幸之时，而君竟不及见耶？九月自杭归，已而复往肄业西湖之蚕学馆，欲运动其学生，不得志则改变方针，精研科学，贻书于余曰：“驹光如电，青年老朽，红粉骷髅一转瞬间耳，奈何奈何！吾思之吾欲哭矣。近日专心读书，自科学以外，一无所见，闻而忧心如挟，则较之昌言者奚啻千倍，胸中恶感情日夜接触，无术可以驱遣。昨送友人赴沪上，一至拱宸桥畔睹社会之现状，愤同胞之坠落，晨钟不警，暮鼓难醒，恨天不降大洪水以一洗此污浊世界也。”盖君牢落不得志之苦衷，读此书而如见矣。岁暮归来，相叙无多日，君复游苏台。今岁二月，君任北坂蒙学校教员，余亦肄业自治学社，伯劳西去，紫燕东飞，踪迹疏矣。暑休归里相见各大喜，君谓余曰：今日吾党欲以铁血主义救二百六十一年已亡之祖国，非文弱书生所能胜任，其亟传播军人魂于一般社会乎？余曰诺。遂发起体育会，君季弟汉民亦肄业自治习德意志军操，公推为教员，同志八九人虽挥汗如雨练习不少愆期，君尤踊跃兴起，计自暑休期内三旬如一日。已而秋风起，开校期逼遂罢会，方议俟岁暮再举行之，夫岂料君与余所共同组织之事业遂以是为阳关煞尾广陵曲散也。余与君欢叙甫匝月，复俱他往，情依依不能舍，邀君同赴自治作十日留，君诺之，[illegible]余至同里，抵社而疾作，顾不甚重，自治举行开校式，犹强君演说，已而以疾未即愈，倩余送归，余许之，偕

至黎里。明晨余复赴社，临行走访君，君颜色如平常，唯兴会颓唐，寒暄数语，一握手即出。余既至社，时时从家报中询君消息，顾言君病无害，但缠绵未易告痊，而余在社亦患疟疾，方谓同病相怜，天胡重累吾二人？迨得函言君衄疾大作，症恐不治。急束装归视君，欲图一面，而君已无及矣。乃知前日凌晨一见，而生离死别俱在此瞬息之中，自今以后，碧化芪弘，石填精卫，秋坟鬼唱，宿草离离，欲求如吾二人梦寐之理想，所谓携手相将同上舞台，直捣黄龙，举杯痛饮，周旋于独立之厅，议政之堂者，固万万无复此扬眉吐气之一日，即欲握手接吻一表亲爱之情又岂可得哉！呜呼！万事本无常，人生会有死，必以吾辈孑遗之民，身受压制之惨，一奴再奴，厄运方长，靦颜斯世，亦复何乐？抑彼梦梦者无论矣，思想一开，欲窒不得，赤手空拳，无裨世运，悠悠苍天，哀哀同胞，囿谁谅我心者？张目疾视，种种见闻，何一非亡国灭种之资料？仰天俯地，咄咄书空，坐以待尽，谁复能堪？则君之一瞑不视，一往不返，先洁其身以见我始祖黄帝于地下，宁非君之幸耶？抑君之生也，才高昆仑而命薄朝露，入世二十五寒暑，举凡种族沦胥，河山破碎，社会腐败，家庭压制之苦痛，无不身受而备尝，其遭遇之侘傺，境状之荼苦，盖有难言者。尝谓余曰："不到盖棺日，终无自由期。"今日之君其享自由之幸福而去乎？特后死者难以为情耳。君天才聪颖，嘻笑怒骂，皆成文章。顾以为掉笔弄墨，文人结习，

不自爱惜，故遗珠剩玉，仅于寻常通问函讯中见之。尝译《军役奇谈》，以版权归小说林发行矣。顾非君所得意者，不足以此书窥君深浅也。余与君订交以癸卯春而君之殁在甲辰秋，其相识也，不足两载，相叙也，不足半年，而今日乃握管以纪君之末路，能无恫乎？龙蛇起蛰，豺狼当道，风尘颃洞，天地丘墟，余欲毁弃笔砚久矣，感君嗜痂，聊述所知，以为纪念。辘轳心绪，宁复能文，君苟有知，其谅余也夫？

（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手稿）

《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

风尘浻洞，天地丘墟，莽莽神州，虏骑如织。男儿不能提三尺剑，报九世仇，建义旗以号召宇内，长驱北伐，直捣黄龙，诛虏酋以报民族，复不能投身游侠之林，抗志虚无之党，炸丸匕首，购我自由，左手把民族贼之袂，右手揕其胸，伏尸数十，流血五步，国魂为之昭苏，同胞享其幸福，而徒唏嘘感泣，赤手空拳，抱攘夷恢复之雄心，朝视天，暮画地，未由一逞，寤而梦之，寐而言之，执途人而聒之，大声疾呼以震之，缠绵忠爱以感之，然而明珠投暗，遭按剑之叱，陈钟鼓于鲁庭，爰居弗享也。泪枯三字，才尽万言，日暮途穷，人间何世，盖仰天长恸而不能已。

“朝从屠沽游，夕拉骀卒饮。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鲠。”踽天踏地，郁郁无聊，已耳已耳，吾其披发入山，不复问人间事乎？然而情有难堪矣！张目四顾，山河如死，匪种之盘踞如故，国民之堕落如故。公德不修，团体无望，实力未充，空言何补？偌大中原无好消息，牢落文人，中年万恨。而南都乐部，独于黑暗世界，灼然放一线之光明。翠羽明珰，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美

洲三色之旌旗，其飘飘出现于梨园。革命军乎！基础既立，机关斯备，组织杂志以谋普及之方，则前途一线之希望或者在此矣。一缕情丝，春蚕未死；十年磨剑，髀肉复生。吾乃挥秃笔，贡厄言，以供此《二十世纪大舞台》开幕之祝典。

研究群理，昌言民族，仰屋梁而著书，鲰生狗曲见而唾之，以示屠夫牧子，则以为峋嵝之神碑也。登大演说台，陈平生之志愿，舌敝唇焦，听者充耳，此仁人志士所由伤心饮恨者矣。顾我国民，非无优美之思想与激刺之神经也。万族疮痍，国亡胡虏，而六朝金粉，春满江山。覆巢倾卵之中，笺传燕子；焚屋沈舟之际，唱出春灯。世固有一事不问，一书不读，而鞭丝帽影，日夕驰逐于歌衫舞袖之场，以为祖国之俱乐部者。事虽民族之污点乎，而利用之机抑未始不在此。又见夫豆棚柘社间矣！春秋报赛，演剧媚神，此本不可以为善良之风俗。然而父老杂坐，乡里剧谈，某也贤，某也不肖，一一如数家珍。秋风五丈，悲蜀相之陨星；十二金牌，痛岳王之流血。其感化何一不受之于优伶社会哉？世有持运动社会、鼓吹风潮之大方针者乎，盍一留意于是！

蠢蚘不知春秋，朝菌不知晦朔，其生命短而思虑浅也。麟经三世，有所见世，有所闻世，有所传闻世。大抵钝根众生，往往泥于现在，不知有未来，抑并不知有过去。此二百六十一年之事，国民脑镜所由不存其旧影欤！忘

上国之衣冠，而奉豚尾为国粹，建州逆孽，本炎黄世胄之公仇，反嵩高以为共主。以如此之智识而强聒不舍，以驱除光复之名词，宜其河汉也。今以霓裳羽衣之曲，演玉树铜驼之史，凡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虏酋丑类之悖淫，烈士遗民之忠苾，皆绘声写影，倾筐倒箧而出之。华夷之辨既明，报复之谋斯起，其影响捷矣。欧亚交通几五十年，而国人犹茫昧于外情。吾侪崇拜共和，欢迎改革，往往倾心于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玛志尼之徒，欲使我同胞效之，而彼方以吾为邹衍谈天，张骞凿空，又安能有济？今当捉碧眼紫髯儿，被以优孟衣冠，而谱其历史，则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意大利、希腊恢复之光荣，印度、波兰灭亡之惨酷，尽印于国民之脑膜，必有骎然兴者。此皆戏剧改良所有事，而为此《二十世纪大舞台》发起之精神。

波尔克渭报馆为第四种族。拿破仑曰："有一反对之报章，胜于十万毛瑟枪。"此皆言论家所援以自豪之语也。虽然，热心之士无所凭借，而徒以高文典册，讽诏世俗，则权不我操，而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崇论闳议，终淹殁而未行者，有之矣。今兹《二十世纪大舞台》，乃为优伶社会之机关，而实行改良之政策，非徒以空言自见。此则报界之特色，而足以优胜者欤！嗟嗟！西风残照，汉家之陵阙已非；东海扬尘，唐代之冠裳莫问。黄帝子孙受建虏之荼毒久矣，中原士庶愤愤于腥膻异种者何地蔑有，徒以民族大

义不能普及，亡国之仇迁延未复。今所组织，实于全国社会思想之根据地崛起异军，拔赵帜而树汉帜。他日民智大开，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则中国万岁，《二十世纪大舞台》万岁！

（载 1904 年 9 月《二十世纪大舞台》第 1 期）

女雄谈屑

神州陆沉，迄今二百六十一载矣。须眉男子，低首伪廷者，何只千万。独女界豪杰，发愤民族，或身殉故国，或戮力新邦，事虽无成，抑愈于甘心奴隶者万万矣。编次佚事，发潜德之幽光。自今以后，二万万女同胞，更有缵"男降女不降"之遗绪，而同心协力，共捣黄龙者乎。中国万岁！女界万岁！

福都既陷，忠文殉国，永历即位粤西。半壁江山，仅馀边境，亡国之惨，诚皇汉末日之纪念也。计在位十七年中，惟己丑岁李成栋以广州反正之役，最有影响。成栋故降将叛明者。南下之举，为胡人出死力最厚。后守广州，挟一爱妾自随。妾颇有种族思想，深恶发辫，日夕劝成栋反正。成栋以眷属在松江，恐为胡人所害，有难色。妾慨然曰："吾以大义劝公，岂欲卖公家属而独享富贵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取刀自刎。成栋抱尸哭曰："女子乃能若此，吾侪愧死矣。"即日具疏，归明拒满洲。金声恒守江西，闻之亦反正。何腾蛟战湖南，几恢复全省。独立风潮，澎湃于中国南部。后不幸义兵终败，时局一变，成栋卒战死，其受激刺力重矣。

永历甲午秋，虏兵掠湖南。女子某氏，抗志不屈，行至鹦鹉渚，伺间投江死，浮尸于黄鹤渚。遗民义而瘞之，得绝命诗于衣裾间，诗曰："家乡一别即春更，此日含羞别汉城。忽下胡儿搜括令，教人尚敢惜馀生。""征帆已见过双姑，眼泪声声泣夜乌。葬入江鱼波底没，不留青塚在单于。""厌听行间带笑歌，几回肠断已无多，青鸾有意随王母，空费人间设网罗。""遮身只是旧罗衣，梦到湘江恐未归。冥冥风涛又谁伴，声声遥祝两灵妃。""少小伶仃画阁时，诗书曾拜母兄师。涛声夜夜催何急，犹记挑灯读楚词。""影照寒江不暇悲，永辞鸾镜欵双眉。朱门曾识谐秦晋，死后相逢总不知。""生来弱质未罄笄，身殁狂澜太不齐。河伯有灵怜薄命，东流直绕洞庭西。""当时闺阁惜如金，何事牵裾逐水滨。寄语双亲休眷恋，入江犹是女儿身。""国史当年强记亲，杀身从古以成仁。簪缨虽愧奇男子，犹胜王朝共事臣。"词意慷慨激昂，彼靦颜事仇者，不羞死其亦愧死。

建虏内犯，待汉人酷烈无人理，女子蒙祸尤烈。甲申以后，赵北燕南，邮亭驿壁间，多难女被掠北行。而题怨之作，一读之，哀怨之情，溢于楮墨。与其奴隶而生，无宁自由而死。此扬州、嘉定外一大纪念也。类次如下：秦淮女子宋蕙湘邺城题壁诗曰："风动江空羯鼓催，降旗飘飐凤城开。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吴中女子赵雪华题壁诗曰："不画双蛾向碧纱，谁从马上拨琵琶。离

亭空有归乡梦，惊破啼声是夜笳。”福州女子赵飞飞《薄命吟》三十首，某书采其二绝曰：“哮声狺语听多般，翻道他人缺舌蛮。怅望夕阳芳树外，娇莺嘹呖语家山。”“北地风高凛冽严，漫天风雪压前檐。炕头不是金炉火，马粪如香细细添。”“呜呼！承畴乞降，三桂开关，皆为胡族之功狗。粉饰太平，沐猴而冠，固谁复知有民族？彼三女子以被难之身，犹能发愤愁怨，形诸笔墨，百世下亡国之民，其亦思所以报仇雪耻哉！

张煌言起义师从鲁王，屡败胡人。鲁王既入海，壮志犹不衰。尝与张名振联兵入长江，遥祭孝陵，三军皆恸哭。后被执于悬罏，不屈死。盖汉族好男儿也。钱塘女子汪端有吊张煌言墓诗曰：“穷岛猿声啸远林，滃州兵气结秋阴。孤臣自抱餐薇志，节士同坚蹈海心。就义江头寒浪急，遗坟湖畔暮烟深。青山落日留残墨，何异江东浩气吟。”民族之思，溢于言表。呜呼！我中国女子，能通文义者鲜，苟能笔墨，又无不困厄于呻花吟月之范围以终，如汪端者，岂堪多睹耶。

满洲全盛时代，为乾隆六十年中。汉家民气，殆销灭无孑遗。居人上者，至自称十全老人，骄纵极矣。而白莲教起，其暮年势力及七省。盖自郑氏既亡，中原大陆，能树义旗与胡族抗，而历年稍长久者，洪王以前，惟有此军耳。军中主动力为齐王氏，实一弱女子。效法兰西贞德事，以宗教结人心，党中众心归附，如水赴海。羽翼既成，揭竿

起事。亲指挥三军，勇往莫能敌。清廷震恐。初据襄阳，后率兵复河南，自河南入陕西，寻入四川，与四川白莲党徒合，既而还湖北，又进军攻西安，不克，退走鄜西，为清将所围，战败陨崖死之，计前后纵横三年。四方豪俊，见齐以青年艳质，牺牲幸福，不甘为异族奴隶，领袖义师，争发愤兴起，愿隶麾下。当日张问陶有诗曰："白莲半为美人开。"盖掀天揭地之历史，主人翁惟齐一人而已。大业未成，身先流血；然夺满珠之魄，振女界之钟，在此人矣。世有崇拜玛利侬、苏菲亚者乎？吾愿率以崇拜我祖国之女杰也。

近数年来，革命！革命！！之声遍国中。然求其能实行者，自汉口之役、惠州之役，优昙一现，瞬息凋零外，未之闻也。广西会党，以不堪虐政，仇视官吏，斩竿为天下先。虽扰扰数年，不能出五岭一步。论者谓无人以主持之，然其勇往之气，抑视今日之言论家为优矣。尤有异者，党中多女军人，群易健儿妆，战斗绝悍，迷离扑朔，莫辨雌雄，敌军勿能识也。今夏四月，清将谭某，攻一万山左右之村，村为党中女雄根据地，拒战不克，为敌军所擒，十馀人咸不屈死。党魁某氏女，年仅十四龄，艳如桃李，而冷如霜雪，拒斗尤勇，既被获，厉声骂敌将，慷慨就义，盖奇女子也。昔读《新罗马传奇》，尝叹烧炭党女侠不生于中国。今乃知皇汉人种，固非居人下者。特不知自今以后，更有玛尼他起建光复之大业乎。吾二万万女同胞，其

勉之矣。

二三邻女，休话前朝事。十日三屠，旧剧将重演。秋风血泪，满地红如洗。

南都既陷，浙东义士悲汉族之长灭，大声疾呼，号召乡里。旬日之间，义兵四起。后鲁王奉为监国，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郑遵谦、沈宸荃、于颍以六家军画钱塘而守会稽。章钦臣与妻金建义入孙军，为之部将。骁勇善战，别为一营，司火攻事，欲以此复杭城，声势颇盛。已而方国安专兵权，马、阮入其军中，复以南都卖国之手段，再卖浙东，大事遂去。鲁王航海，嘉绩从亡。钦臣与金散军亡命。越数年，鲁王袒牙长垣，再出师图恢复，浙中遗民，争结寨山中，以应海上。钦臣亦偕金复起兵。敌营遣骑来捕，力战兵败，俱被执。敌慕钦臣才，欲降之，钦臣不应，金大呼曰："章部举事不成，殉民族俱死耳，毋为胡虏屈。"钦臣曰诺。卒以不降死。时汉族诛锄备酷，于起兵者仇之尤烈。朝例遗臣眷属，没为胡中奴婢。钦臣既死，遂欲送金北行。敌官临视发遣，金漫骂不肯行，恐之以斩，又恐之以磔，金曰："汝辈犬羊种，非人种也。我堂堂汉族贵胄，安能为胡狗奴。起兵以来，早拚一死。磔则磔矣，能寸断吾肉骨，不能污我灵魂也。"敌吏大怒，竟磔之。金故美丰姿，行刑者出亵语，金复大骂之，以故刑甚惨。尘躯既尽，紫玉成烟，行刑戏视其元，犹张目作大怒状，面如生不少变，惊惧扑地死。浙人为金立祠，以表其义烈，祀

之至今。嗟嗟！亡国之民，任人鱼肉，何所不至。而豺狼之毒，乃至以非洲奴籍污我女界，则当日吞声忍气，受蹂躏以终者，宁可胜数。女杰皎皎，以一身摧俄虎之喙，形躯虽死，灵魂固千年而不灭矣。

庐陵女子刘淑英，父铎为扬州太守，天启时死珰难。淑英嫁同邑王蔼，年十八而寡。闻多尔衮陷北都，自矢报国。集家僮百人，捐资召募成一旅。隆武丙戌，湖南将张先璧驻永新，淑英率所部赴之，约共努力，恢复中原，驱除异族。词气慷慨，闻者感泣。已而先璧艳其貌，欲娶之，淑英不可，先璧惭且怒，分遣其部众，淑英忿恨得疾，临终犹大呼杀贼云。呜呼！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本无偏私自贱，丈夫创扶阳抑阴之说，世始以玩好殖民待女子，而种种不平以起。淑英生于女界黑暗之秋，独能自树一帜尽力祖国。天假之年，宁使贞德专美。先璧竖子，遽以寻常脂粉视之，噫！压力横来，丧我女杰，宁非迂谬之儒为之俑耶。而今日尚有借文明之符号，以运野蛮之手段，横行于女子光明世界者乎。其谓之何！

吴三桂以甲申之岁，开关迎敌，寻穷追永历于缅甸，中原之一线斩。明社既烬，遂开滇云南。炎手可热，飞鸟不落，赫赫炎炎，不可向迩。而滇中小儿女，独以奇谋秘计欲为汉族复仇。如沙鲁士之于马拉。三桂虽狡，亦且入其彀中。徒以天不祚汉，病魔助桀，熹质兰心，桐棺麦饭，事虽不成，殆亦皇汉末日一奇女子也。新朝定制，忌

讳百端。中原文献，沦落殆尽。二百年来，无能道女豪杰之姓氏者。抱残守缺，仅见于刘均之《江上草堂诗存》中。盖中国之亡也久矣。顷嘱吾友潘小瑛女士为女杰作传，鼓吹芳烈。而刘氏原文，亦精爽可喜，亟撷以实我谈薮如左。

杨娥者，滇之奇女子也。其祖父世为黔国公家武艺教习。娥之兄曰杨鹅头，艺尤精。然与娥力角辄负。娥貌美而趫捷过人。黔府护卫张小将者，美少年也，以勇力闻。鹅头以其妹妻之。娥年十六归张氏，隆武二年也。时黔国公沐天波奉永明王。是年安南王土酋沙定洲叛，陷昆明，天波出奔楚雄，娥夫妇及鹅头踪至，从之而西。明年流寇孙可望入滇，天波奔滇西微外。后永明王兵败奔云南，吴三桂追之，王与天波走缅甸，天波命娥夫妇卫王。时流寇四起，道途梗塞。娥与张奋力捍御，无能当之者，王始得达缅。吴三桂索王急，缅人执以献，天波与从臣数百人皆死之。娥闻之曰：吴三桂何人？彼独非大明臣子耶？后永明为三桂所弑。张悲愤成疾卒，娥遂从兄归昆明。卖酒平西王府西，日施脂粉御金翠，靓妆艳服，自当垆。纤腰玉貌，见者惊为天人。吴滭帐下纨袴子弟，闻丽人当垆，皆来肆中饮。饮既醉，游谈谑浪，稍稍侵娥，娥视其健壮者，提之如提孩童，置诸狗窦，沸汤浇之，群惊起来夺，娥略以手挥之，皆倒地，负痛逸去。明日聚恶少数十人，噪而来。娥出之街中，群聚围娥，娥耸身一跃，疾于鹰

隼，自众头上飞出，立于围外。众相顾惊愕，不敢动视，娥则神色不变，意甚暇。众遂散，娥亦不复卖酒矣。吴三桂闻之，欲纳娥，娥忽中寒疾，疾亟，鹅头往视之，时已深夜，入其房，一灯碧色，寒风飒然，床头设永明王与其夫张之灵，鹅头呼妹不应，就视之，奄奄然仅存一息，鹅头抚之泣，娥忽跃然，推兄曰：汝亦健儿，何作女子态耶。遂启其襟，飕然出一匕首，寒光射人不可逼视，娥左手把兄袖，右手执匕首，东向指曰：吴三桂逆贼，杀吾王，致吾夫死绝域，誓不与之共天地，故觅此报仇物以待之。计吾之貌与艺足以动之。故忍耻自眩，冀老贼闻而纳我，吾计成矣。不幸疾死，此天不欲我为国家报仇也。言已，一恸而绝，犹握匕首东指云。

自延平王郑克塽亡东都后一百四十五年，而太平天国起。洪王后徐氏，性慷慨果毅，少微贱，沦落风尘中。顾负奇气，具慧眼，能识人。洪王未起义时，尝叩门往访，一见订交，时方招罗豪杰，结纳亡命，费用甚巨。而洪王特一贫贱书生，时时困乏，徐辄以财帛相助，解襮无吝色，洪王深感之，遂自由结婚焉。金田兵起，徐在军中助指挥方略。定都金陵，称王后，世号太平女王。既而湘淮诸将起，时局既去，洪王殉之。徐间道赴蒙古，募燕蓟椎埋游侠健儿。起马贼队，与清廷为敌，势力甚广。他日辽东独立之风云胚胎者，必徐也。日本人著支那革命运动者，谓徐与洪王，直如谟罕默德与格台耶之关系。若以吾

皇汉民族之女杰例之，则梁红玉其仿佛矣。孰谓秦无人哉！

（载1904年《女子世界》第9、10期）

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

自“男降女不降”之谣起，吾女子独擅名誉无上之历史，以视二百年来沉沉奴隶之辱，戚戚亡种之悲，其足差强人意增光种族者，此乎！虽然，亡国之秋，哀哀女界，其惨酷之命运，实亦独烈于他社会。后庭玉树，望家国于江南；瀚海铜琶，寄生涯于马上。虽竭扬子江之水，宁足洗其污辱。即不然，而引刃自决，热火自焚。拚掷蝝首，以当螳臂。独洁其身，计亦良得。顾于皇皇民族宁有所补，此亦埋骨千年而碧血不灭者也。乃若热心如焚，敏腕如电。降志辱身，苦辛运动。使鸱枭为之改音，豺狼可以革面。洎乎大功将成，一死相谢。而残山剩水之间，乃复生一绝大波澜焉。此其人为何如人？而可听其淹没不彰哉！我念及此，我乃和血和泪，以草此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

无名之女杰者，二百六十一年前朱明建国时，所谓南直隶松江府人也，不详其姓氏。第知以遭遇坎坷，坠入于世俗女子最可惨之一境。顾少任侠负奇气，不甘落落以终者。名花落溷，飘泊风尘。鸷鸟将击，先修羽毛。时则

建军崛起，突入齐晋，陷名城以百数。中原方鼎沸，而大江以南，安然无恙。松江故繁盛地，游客浪子，履常满于女杰户外。顾女杰卒未达其物色英雄之目的。已而自成内讧，思宗殉国，吴三桂引兵入北平，且骎骎南下。圣安拥立一年，卒就沦丧。投鞭断流，天堑飞渡。哀哀舆榇之帝，惨惨壶浆之民。一时仁人志士，不忍黄帝之不血食，争起义兵相抗。松江陈义士子龙、沈义士犹龙、夏义士允彝、李义士待问辈，亦举兵守城。未几，吴志葵、黄蜚兵败于春申浦。敌军冒其旗帜，遂陷松江。创义诸公，或亡或死。时敌将为李成栋，故汉人降彼者。既入城，纵兵大掠，杀人如草。独于烽火中一见女杰，魂摇摇不自持，遂拥之而归。

好姻缘，恶姻缘。咄咄成栋不为韩世忠而学张宏范。何物小丑敢溷我女杰。我女杰亦宁肯与此伧周旋者？虽然，女杰则计之熟矣。彼以为今日之事，徒死无益。况成栋虽暴，犹我国人，非真异族不可一日居。我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者，圣人之用心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者，豪杰之处变也。我其牺牲此身，以期得当报我民族乎。遂慨然事成栋。回眸一笑，百媚具生。成栋爱之，宠冠三军。所至挟以自随，其明年成栋追思文于汀州，袭绍武于广州，甘出死力以自残同种。女杰时在军中，目击故国之沦亡，贤王之惨死，而己又身嫁胡奴，俨如异域。叹马角之不生，痛龙髯之莫挽。雄心未遂，英魂欲销。时时背人

下泪，又欲竟以大义说成栋达其素志。既而脑电一转，沉沉以思，复自诘曰：时未可！时未可！！则啮其唇以自制。

福京之残剧已矣，东粤风云仅一月而销歇。于是中原干净土惟永历帝所崎岖保守之湖南、粤西两隅耳。成栋以为既荡平闽粤，又时出兵攻肇庆、平乐间，几陷桂林。身负不世出之奇功，意彼中必厚报之。日夜望开府广州。而朝旨以成栋反侧不可信，遣一吏为总督位其上，成栋怏怏不乐。女杰侦知之，大喜。一日坐室中对语，女杰起抚成栋发辫曰："此奇丑者何物，我中国宁有是耶？"成栋赧然不语。女杰知其心动，急起直追。发滔滔之清辩，进而说光复之论。成栋抚几叹曰：非不能从卿，怜此云间眷属耳。时成栋妻孥在松江，思起兵后为敌所害，故踌躇不能决。女杰曰："我以大义劝君，岂欲卖公家属而独取富贵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直取佩刀以自刎。

紫电光腾，红颜身死。兰摧玉折，千古伤心。成栋急救不及，抚尸而痛哭曰："卿一女子，乃为故国死。呜呼，成栋之罪上通于天矣。自今以后，我其自忏悔，我其有以报卿。"即下令军中，执敌吏为总督者，上表永历帝，奉正朔，移檄远近。值金声恒、王得仁反正于江西；谭洪、谭文等起义于西蜀，于是永历乃有云贵、两广、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势力膨胀，暗淡之残局，勃然放一光彩。而珠江五岭之风云，则实我女杰颈血脑血换得之者也。其后，胡马南来，义兵终败。成栋援江西不及，兵溃信丰，坠

水死。越十年而永历为吴三桂所弒。女杰所心爱之中国，遂就此而终已。亦遂以无名传矣。呜呼，“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女杰之目，其终不瞑哉！

潘小璜曰：仁和龚自珍有言：“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渊哉此言也。抑有箝塞人之能力者，亦必有激刺人之能力。霸者欲以乐籍制人果矣。而使有英雄者出于其间反其道而行之，则且使人与霸者为劲敌胡人之南下也。贵州杨文骢，逡巡不忍自引决，其妾方芷以刀绳示之，复先自刎，而文骢乃继死。金陵李香与归德侯方域有旧。田仰者，阮大铖私人也，以重金聘香，香却之。后方域晚节披猖。然卒未污其伪命。尝语人曰：吾愧李香。呜呼，此中果未尝无人也，而况以纤纤素手，扶住大好江山。如此无名之女杰者耶，吾安得不崇拜之。

（载 1904 年《女子世界》第 11 期）

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

越女何人哉？庞娥、聂姊、海曲、吕母何人哉？若安美世儿、韦露、苏菲亚举何人哉？探头于鼮，杀人于市，神奇变化不可思议。疑鬼疑佛，疑神疑仙，非神非仙，是名曰侠。潘小璜曰：吾二千年前之中国，侠国也。吾二千年前中国之民，侠民也。侠者，圣之亚也；儒之友也；王公卿相之敌也。重然诺，轻生死，挥金结客，履汤蹈火，慨然以身许知己，而一往不返，一瞑不视，卒至演出轰霆掣电惊天动地之大活剧，皆侠之效也。侠之亡，则霸者摧锄震荡其耳目，而文者灵诞恍惚，其文章使后之人疑且惧焉。而崇拜之者，不为都卢寻橦之技术，则为鸣镝响马之生涯。不为征歌射雉之风流，则为红灯黑帕之妖孽。吾亦疑且惧焉。虽然，吾所谓游侠者，固别有观念在。吾今勿言男子，请言女子。

法兰西何以有革命也？俄罗斯何以有虚无党也？欧洲各国何以有无政府主义也？其女侠之赐哉。中国秦汉以前侠者吾不论，乃若有唐一代则剑侠之林也。而巍然导其先河，则有虬髯客冲决奴隶之网罗，造出英雄之世界。

而一妹红拂，助药师以覆隋社定中原，此出色之人物也，吾姑不述。而述最奇之红线、聂隐娘。呜呼！吾述之而无奇也。吾女同胞其亦闻而兴起乎！

红线者，贫家女也。姓氏里居皆不详。幼入潞州节度使薛嵩家为青衣。虽享奴妾之生涯而受教育，甚至妙解音律，深通经史，以宠得升为内记室，掌牒表之事。一夕，军中开大宴，红氍贴地，银烛烧空，酒气成云，刀光泼水。忽渊渊羯鼓声来自帐外，达于闺中。红线惊曰：此声甚悲，击者必有事。嵩召问之，则曰：某妻昨夜亡，不敢求假。嵩自是益奇红线，而犹不知其为剑侠也。

有唐末叶，藩镇各充其英雄之野心，互相睥睨，以求一逞其兼并之志。嵩以谨愿得朝廷倚任，命守淦阳，控压山东。复以牵制之法，令嵩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而嵩男娶滑台节度使令狐章女，三镇联姻，冀得无事。田承嗣者，野心家之尤也。常患肺气，遇热增剧，因思移镇山东，呼吸海气，日夜谋所以袭嵩之举。选帐下健儿得三千人，习流丸飞剑之术。嵩闻之日夜忧闷，时夜漏将转，辕门已闭，杖策庭除，叹息流涕。红线侍侧，请曰：主忧谓何？岂非邻境耶？妾虽弱质能解主忧。嵩异之，因具以告。红线曰：此易事耳，请暂放某一到魏城，觇其形势。妾少尝学飞行术，一更登程，五更复命。一面定走马使，具寒暄书，以待某回，管使田亲家丧胆亡魂，不敢东向视吾镇。嵩颔之。于是入室更衣，但见此司香掌书之弱女子，

一旦为女侦探、女游侠，装乌蛮髻，贯金雀钗，衣紫绣襦，穿青丝履，佩龙文剑，神光弈弈，眉彩英英，再拜别主，飘然向魏州如流星掣电而去。

斗柄焰焰于屋角之上，闻谯楼之鼓其如睡兮，叶落庭除，比美人之履迹其尤轻兮。背烛危坐，举觞十馀，神魂荡漾，绝迹飞行，若随此侠女子以向魏博间关跋涉。山黑枫青，忽焉晓角吟风，一鸟堕地，搴帷微笑，剑气珠光，则去魏城之红线归来也。乃报告曰：某子夜前三刻即达魏城，凡历数门达于寝所。闻外宅儿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中军卒步于庭下，传叫风生。某乃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止于帐内，鼓蚘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縠，枕前露七星剑，剑前开一金合，合内书生辰甲子与北斗神名，复以名香美珠镇压其上。咄咄妖孽！时则蜡炬烟微，炉香烬委，侍人四布，头触屏风，乃拔其簪珥，褫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归。出魏城西门将二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流，晨鸡动野，斜月在林。忽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恣谋。当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经过五六名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

世界第一之野心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大吃未退，梦魇忽醒，而失金合，阖署惶噪，一军忧疑。忽马篑挝门云有走马使至，非时传见，则潞州节度使薛嵩之函也。发而读之曰：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床头得一金合，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于是承嗣大骇，专使赍帛三万匹，名

马二百，杂珍异等以献于嵩，滕以书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专膺指使，敢议姻亲。由是数月内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呜呼！红线者亦女子耳。一剑功成而使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生命，乱臣知惧，列土谋安，勇于三军将，贤于十万师。为女侦探，为女游侠，可不谓奇哉！

聂隐娘者，魏博人。父锋，事田氏为大将。隐娘生而颖异，年十岁，即崭然露头角。侠骨森森，红颜凛凛。绮罗丛里，乳虎长鸣，已非庸脂俗粉所能为比例矣。一日，有尼过其门而见之曰：孺子可教也。请于锋，愿与偕归，锋不从，怒叱之。尼笑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虽铜墙铁柜无益也。锋惊其言，防护不少衰，乃诘旦而隐娘踪迹已杳然矣。

旷野茫茫，天风飒飒，有庞大之石穴在焉。纵横数十步，四顾渺不见人影，唯一聪明婉丽之绝世少女，与一尼相对屹立，口讲指画，出一宝剑赠之。教以飞走击刺之法，津津有余味。噫！此少女何人？即魏博牙将宅中中夜所失而大索市中十日之聂隐娘也。隐娘既投身奇人之门，受其武事教育，攀援峭壁如捷猱登木，渐觉身轻如风，胆大于斗。一年能刺猿猱，二年能刺虎豹，三年能刺鹰隼，四年则出行市上，能以飞剑决罪恶者之首，人莫能执。及五年而受尼之命刺民贼某某，夜入其室取其元归献捷于尼。尼曰：汝技成矣，其可以归休乎。携隐娘至魏博而

自去。屠龙伎就磨剑十年，化鹤归来振衣千仞。此日之隐娘，其家庭之悲喜交集为何如哉。父动询五年中行事，初以诡语告之，不信，则举实以对，父惊骇不能置一词。隐娘虽家居，而热心犹未肯一日弃置，每夜出晨返，不知所往，父不敢穷诘，心顾勿善也。忽一磨镜少年踵门请谒，隐娘曰：此非庸儿也，我当夫事之。顾少年自淬镜外，实无他表见，但依隐娘父给其衣食而已。数年后，聂锋遘疾终。田氏知隐娘夫妇奇事，以礼罗致之，署为左右吏，而隐娘龙腾虎跳惊神泣鬼之活剧乃渐近开幕时矣。

锦带佩吴钩，黄金络马头。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以当日藩镇专横，犬牙相错，其倾轧龃龉之情状，殆无地无之。彼陈许节度使刘悟其人，实田氏之深仇厚怨，而无法以去之，遂不得不借灵于侠女之剑。隐娘夫妇心不善田氏所谓，姑阳诺之，并辔而去魏。甫入许地，则牙将已郊迎，盖刘悟早侦知之矣。隐娘夫妇大惊，遂谒悟而谢罪焉。悟曰：各亲其主，人之常情，吾岂能怨卿？虽然，彼田氏家中枯骨，又乌能用卿等？卿等曷从我游乎？隐娘颔之，乃夫妇并留于许。

良禽择木，贤士择人，岂不信哉，岂不信哉。田氏笼络隐娘使为己助既数年矣，顾不能得毫末之效用。刘悟从仇敌之嫌，而豁达大度，推心置腹。义侠如隐娘亦折节事之。诚哉，英雄识英雄，其感情之秾郁，殆所谓烟士披里纯者非欤？隐娘既感知己之恩，留辅刘氏，复欲以磊

磊落落之决绝词，致诸魏博。乃自剪其发，系以红绡，夜送于田氏之枕前。归而谓悟曰：魏帅知某在此，明夜必遣刺客来矣，愿为公除之。及期，张烛以待。刁斗不惊，月明如昼，忽一人自簷际下，隐娘拔剑与斗，卒胜而杀之。复谓悟曰：此魏博来刺公者，精精儿也。今为某毙之矣。度其侪辈有空空儿者，当继此而至。彼空空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某之技非所敌也。虽然，某愿以死卫公矣，此系公如天之福耳。及明日之夕，隐娘使悟卧帐中，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之以衾而自伏其床下。鱼更三跃，悟瞑目未熟，但闻项上铿声甚厉，隐娘一跃出曰：公无恙矣，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翻然远逃不复为害矣。启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悟以是益重隐娘，而隐娘因大恩已报，区区陈许不欲久留，遂与夫偕去，悟固留不得。神龙见首，西爪东麟。彩凤多情，双飞比翼。隐娘之历史乃自此终矣。

结论

潘小璜曰：吾述女剑侠传，吾对吾同胞，潜焉不知涕之何从也。吾言过矣，吾回眄中国二万万男子，其能追踪虬髯客者何人？其能接迹要离、聂政、荆轲者何人？即不然而继身张汶祥者抑又何人？呜呼，耗矣死矣，吾言过矣。吾今乃知上而至于欧美之政党社会党，下而至于日本之剑客浪士，皆有不可及者也。男子如此，吾何望女子？虽然，吾犹记有明末叶之有费宫人也。吾又记满清

中叶之有烈女李三也。嗟吾巾帼，何遽不若须眉，吾女子其勉之哉。潘小璜又曰：世传红线、聂隐娘，其言多怪诞不可信，去其怪诞，则二人之真面目见矣。剑诀与柔术，盖可学而能也。日本尚矣，若吾中国于此道盖不绝如线存者，乃在江湖技师之流，为上流社会所深耻。今试问全国男女学校汲汲焉习体育者何为乎？吾欲通其说，今兹未能尽其辞。吾合目而思，见有红妆佩剑之女子立于吾前，夫非斯巴达女子之魂耶？呜呼！使与红、聂相见于九天之上，九地之下，必把臂而入林矣。

（载 1904 年《女子世界》，署名松陵女子潘小璜）

1905年

论女界之前途

狂飚怒号，落日无色，神明华胄，一奴再奴。耗矣哀哉！此非吾中国女界之现象乎？中国男子亡政治之主权者，四千余年；亡国家之主权者，二百余年。若我女子，则并私人之权利而亡之，亦四千余年矣。考典坟之遗书，而切齿怒目于颛顼，谓女权剥夺之由，断自彼昏始。呜呼！佛林玛利安有言："近世史家，指吾辈此等之远祖，谓未可加以人类之名。"诚哉其然也！世无唐赛儿，吾女界其长此终乎？虽然，残碑断瓦，遗迹飘零，往事已矣，勿复言矣。吾请言对于女界最近之理论，为二万万同胞女子告，并为二万万同胞男子告。

"欧风美雨逼人来，大好男儿尽狗才。世界于今成末日，披荆斩棘莫迟徊。"国仇国仇，胡运未终；同胞同胞，妖梦方酣。吾尝鸣钟击鼓，狂走天下，欲得二三豪杰，与之角中原之鹿而逐之。然而起视其世，梦呓者有人矣；反抗

者有人矣；沐猴而冠，戴假面以自欺欺人者有人矣；志行薄弱，一挫折而指天画地之气概，颓然以尽者又有人矣。彼负心之男子，其终无幸哉！独我女界，负灵明之质，葆美妙之姿，而停辛贮苦，蓄而不发。自今以后，空山乳虎，一鸣惊人，光明旧物、还我河山之丰功伟烈，其终握于纤纤之手乎？美矣哉女界之希望，重矣哉女界之责任！

复权乎？建国乎？此二问题于何解决之？亦曰解决之于教育而已。今者女子教育之议案，殆为国民所公认。天下健者攘臂以图之者，殆有人矣。然吾则谓真能以适当之教育授之于女子者，抑又凤毛麟角而不可以幸遇。何者？教育必有教育之宗旨。宗旨既定，乃设种种方法以达之，事乃有济。今之言女子教育者，吾固不敢以一笔抹尽天下，谓终无真能为女界谋利益者。然而大多数之绪论，则亦赝闻之矣。明知女权女学之当平等，而灵台一境，魔鬼间之，则且模糊两可其辞以相误，谓平等之中终有不能探险造极之一微点在，而其相期于黄金之前途，不过曰愿得贤母良妻之一资格而已。夫男女平等之中，既仍有不平等之一境，则使遍中国二万万女子，而尽具贤母良妻之资格，其为男子计，内助有人，侥来无虑，固良得矣，而于我女界何利焉？呜呼！所谓女子教育者，固如是而已乎？夫复何言！

语有之曰："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发于其事，害于其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原因结果，踪迹了然。抱此宗

旨以谈女子教育，而教育界之前途，乃为盲风怪雨，鼻牢而亭毒之矣。吾尝见有某某女校，彼其组织而主持之者，亦当世之闻人也，而所定规例，乃有不得文字标榜，不得参与会场，不得为奇怪之行，以不容于家庭社会之禁令。夫言论自由而可压制，则与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无才是德者何异？国家之大事，民党之机关，而女子不得与焉，则与妇人无与外事者何异？至于恐惧小心，拘牵常识，非英杰所乐闻。以今日家庭社会之黑暗，从而容悦之者，非脂韦媚行不可。若稍负智识，未有不为谤丛怨府者，而亦悬为厉禁，又何理也？呜呼！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教育普及于女界，亦徒为男子造高等之奴隶而已。宁有益哉！宁有益哉！

教育界之腐败既如此矣，而返观全国论客之辞锋，益若于女界有不可思议之仇敌，而必欲掀翻而破坏之，又何理哉？大抵天下事，最足为团体之障碍，而终收亡国灭种不救须臾之恶果者，必于同志之中为无意识之抵排冲突始矣。今则志士之大憝，又不但此。山膏善骂，瘈狗噬人，一不得当，反唇相讥。誉己则华、拿，毁人则查、路。嬉笑以外无文章，怒骂以外无舆论。起视全国之言论界，乃为笔舌之战场，风潮狂涌，莫测渊深。今乃以女界为尾闾矣。夫以数千年压制之暴状，一旦欲冲决其罗网，则反动力之进行，必过于正轨，此自然之公理，抑洗尽此奄奄一息之恶道德、恶风俗，固不能不走于极端之破坏也。论者

不察，从而议之，含沙射影，变本加厉，而女界之名誉，乃不可问矣。夫奇伟磊落之雄，不见容于流俗，我意怜才，世人欲杀，亦复何恨！乃悠悠之谈，不出之于贱儒元恶，而出之于号称提倡女权、主持清议之志士。煮豆燃萁，相煎何急？吾念及此，而知汉种之灭亡，将不及十稔也。吾为此惧。

呜呼！我最亲爱之二万万姊妹乎！我敢进一言：数千年所享受之幸福若何矣？压制之笼，处之而果安也；奴隶之卮，饮之而果甘也，则吾复有何说。非然者，一发千钧，时乎不再。既知求学问矣，而学成之后，如荼如锦之前途，亦不可不好为想像。民族主义乎？共和主义乎？虚无党主义乎？军国民主义乎？神州赤县，扫净胡氛，铜像巍巍，头颅大好，非我姊妹之责而谁之责耶？若踽踽家庭，拘挛名义，求为一贤母良妻而自足，或恫于言论之恶潮，而灰心丧志，则果乌用此学问为也？我最亲爱之二万万兄弟乎？我亦敢进一言：尊卑之说，强弱之论，其甘认之耶？如其非也，则与其以贤母良妻望女界，不如以英雄豪杰望女界；与其以挤排诟詈待女界，不如以欢迎赞美待女界。教育家与言论家，度无以恶意相加者。毋使积因成果，萌蘖重摧，而他日凭吊古今，唏嘘叹息，抱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无穷之遗憾也。我言有尽，我愿无尽，同胞其自勉之哉！

（载 1905 年 5 月《女子世界》第 2 年第 1 期）

1906年

《复报》发刊词

列位请了，恭喜恭喜。呀！如今不是光绪三十二年吗？我还记得今年新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男人家，穿起箭衣外套，戴起红缨的帽子，踏着乌黑的靴子，那一个不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女人家呢，换了新鲜的衣服，带了宝贵的首饰，脸上涂着粉，搽着脂，红一块，白一块，一双脚儿，包得紧紧，穿上很小的鞋儿，那一个不是齐齐整整嫋嫋婷婷。和人家见了面，就说：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咳！兀不是歌舞河山，颂扬神圣，一片太平的景象吗？但是我做发刊词的，却自问没有这等好福气，自小读了几种书报，晓得了些道理，可怜我这昂藏七尺已做了亡国遗黎，从此以后，便觉得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大千世界，空空洞洞的。既经没有国，又那有什么新年不新年。况且，如今新年已过，难道也去学这醉生梦死的一般人，还来拍列位的马屁吗？照这样说来，我说的恭喜，是恭喜甚么

呢？原来是恭喜第二年的《复报》成立，不致辜负列位的希望，就是我这无才无德的人，也仍旧能够借这报纸的馀白，好和列位谈谈罢了。讲起我们《复报》从前的历史来，列位当中，也有晓得的，也有不晓得的，我也犯不着噜噜啷啷，渎乱列位的清听。但是列位试想，我们几个同志赤手空拳来办一桩事情，又保不住外边没有暴风横雨的阻力，那艰难辛苦也就不言可喻了。如今幸亏靠着许多人的心力腕力，居然能够支持过去，并且大大的改良起来，古人说得好，“始作也简，其将毕巨”。浩浩前途，还有这一线的希望，怎教我不欢喜呢？但是我说到这里，列位当中，一定有人说我是疯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屈正则只好怀沙自殉，结英雄的末路。照如今社会的程度，既然容不下你我，又不肯下心低首和社会周旋，弄到这瞻四方蹇蹇靡骋的地位，却还要痴人说梦，想靠着文字有灵，鼓动一世的风潮，那不是望梅止渴吗？何苦白磨这种精力，浪费这种资本呢！咳！这一层道理我也岂是不晓得的，看到那污浊世界盗泉恶木，自然一日也忍不住；但回来一想，我这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国，不就在那污浊世界中吗？倘然愤世绝俗，一口气回不下来，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做了一个厌世主义的实行家，那大地山河，又靠谁担荷呢？那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国，又怎样呢？所以一定要打破这污浊世界，救出我这庄严祖国来，才不算放弃国民的责任。那救祖国的手段，自然是千变万化

不离其宗，这区区报纸却也好算手段当中的一分子了。至于列位看报的，总也是热心爱国的人，我又怎敢说没有些影响呢。我抱着我的良心，我靠着我的热血，不达到我的目的，便万死也不休，管人家说我疯不疯呢。列位却还有一句话要说，如今中国的报纸，不是很多吗，日报也有，杂志也有，倘然有影响，他们已经有了；倘然他们没影响，你这简单的材料，薄弱的资本，又济得甚事呢？咳！这个缘故，我也不好说，却又不忍说。常言道："士各有志"；又道，"曲高和寡"，你看一看如今的报界，和我们同心同德的，有几种呢？剩下来自桧以下的大多数，我实在不敢说他好歹。总而言之，不懂民族的精神，不识世界的真理和平，苟且认贼作子，就使有影响，也一定不会好的。至于热心志士所组织成的几种报章，却又昙花一现，瞬息凋零。现在的朝阳鸣凤、鲁殿灵光，却已是晨星硕果兰蕙无多了，你道可怜不可怜，可痛不可痛呢？我们这《复报》，虽然没有甚么好东西贡献给列位，但自问宗旨却是不错的，倘然能够好好办下去，也可以在二十世纪中华报界的舞台上独树一帜，做诸志士的后劲，怎敢妄自菲薄呢。咳！我今朝对着列位，议论也发得多了，笔也秃了，墨也干了，那首发刊词也可以完结了。倘然列位不弃，请看下面罢。

（载 1906 年 3 月《复报》第 1 期）

苏学务处与宁学务处

自满洲政府以维新兴学之旨愚天下，而一般无识之士，咸仰其风采，梦想教育之普及。此其丧心病狂为可耻，而为人穿鼻尤可怜也。吾则敢为一言以告国民曰：中国非大革命以后，断不能有完备之教育。闻者疑我言乎？请观苏、宁两学务处之仇视女学。

苏学务处对于清华女校之批示　查女学为家庭教育张本，自系要图，唯中西礼俗不同，办理即须加慎。定章于各等学堂皆有专章，独于女学仅载蒙学家教合一章程，而其第二节、第十二节尤与纲要所谓不便设立者相表里，立法何等慎重！上年常州府设立粹化女学，因有男教习杂厕其间，经奉陆前抚宪札处饬府督县严行谕禁，即经该府县督同全行更换女教员，报处在案。该清华女校即应查照办理。仰即遵照，仍将遵办情形具报。嗣后遇设女学，并即一体遵办，无违！

宁学务处对于粹化女学之批示　（上略）该校国文等科由同城小学之男教员担任义务，此本系权宜办法。内地风气初开，程度未能骤臻，舆情究有未洽。该校应于暑

假后从速改聘女教习，以归一律，而息浮言。（中略）当此女学甫兴，局外苛于责备，种种求全之毁，本为过渡时所必有。然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绳愆纠谬，未始非社会之福，何必肆口相诋同一意识。察阅该校印送之件，显与恽绅为仇，语涉谩骂，有乖和平宗旨，似非德育所宜。该校监督应将印送各件悉行收回。（下略）

女界凌夷，人材消乏，教育初兴，不得不借才于男子。忌者沮之，乃为含沙射影之谈，此其人为公理所必诛，而袒护之者亦当与同罪。清华女校，为人诬蔑，华令赵氏，受贿轻纵，闻者已为愤愤不平。今苏学务处之批示，荒谬绝伦，尤可痛恨。夫彼以不肖之心度人，至谓女学为不便设立，而籍籍于中西礼俗不同，其言固为稍有天良者所不忍出。鸱枭破镜，我亦何屑以公理相辩驳。至于粹化女学，因民贼恽祖祈反对之故，大起风潮，宁学务处初亦欲以强硬手段，一举而破坏之，观本报前号所载，苟有人心，谁不发指？今以常州人士不为压力所挠，群起维持，乃复缘饰假面，为模糊了事之计，而于攻击恽贼之印件，犹欲强使销灭，以破坏女学之大罪，而锡以绳愆纠谬之美名。强词夺理，其居心又何可测！谓非仇视，谁则信之？我故曰：苏学务处狼也，宁学务处狐也，其杀人之迹不同，而其杀人之心则无异。以如此之人握教育之大权，而昧昧者犹谓朝廷真欲兴学以厚民也，此则哀时之士所为作十日哭者矣。

（载 1906 年 8 月《复报》第 5 期）

考察政治者还国矣

虏廷以去年十月，派端方、载泽、戴鸿慈、尚其亨、李盛铎五酋，游历欧洲各国，考察政治，为立宪愚汉之预备，即奴辈所欢欣鼓舞，谓为五大臣出洋之盛举者也。于举国醉心之日，欲以剑花药雨扫荡群魔，而只手挽既倒之狂澜者，则有烈士吴樾。胡运未终，天不祚汉，侠弹无灵，貂车竟往。嗣是以后，李盛铎以使节留驻彼中，而端、戴、泽、尚遨游西土，迄今半载有馀，先后连翩归国，一般无耻媚满之徒，又欣欣想望宪政之实行矣。泽、尚之至上海也，表欢迎之意者甚众，报馆亦交口誉之。及端、戴之来，则尤甚。观某报之论说，与绅商学界之颂词，较诸杨雄之剧秦美新不啻百倍之。盖由端为虏中之铮铮者，颇能以形式上之维新事业笼络汉民，而我可怜之民亦竟为彼所笼络也。然我闻端曾至法，留法学生开欢迎会以媚之，某某演说详陈立宪事，端若深厌闻之，以为此皆老生常谈耳，因是不为留法学生所悦。然则海上之媚端，端其乐受彼媚耶，亦虚与委蛇而已。嗟嗟！以四百兆神明之胄，不能自建一国家，乃至翘首乞怜，仰一异族胡儿之鼻息。彼

端方者，谦恭类王莽，而诡诈则学曹操，丑虏之枭耳，固何德于我汉种？抑不唯不德，且将刬绝其自由独立之机，使之永永沉沦于奴海。而俨然为汉族之民者，乃哓哓然颂扬其美德，其心死也久矣，夫又岂足骂耶！

抑我又闻之，泽、尚抵上海之先，谣诼纷纭，谓第二之吴樾将继，端、戴之初来，即谢学界之欢迎会，恐有人阴谋之也。而京津一带，官府惶惶，侦骑四出，若有鹤唳风声，岌岌不可终日者。此宁非吴樾一死之影响耶！汲狂泉而饮，举国皆狂，遂以不狂者为狂，吴樾固无如彼崇拜端方者何。然狂者自狂，不狂者自不狂，彼崇拜端方者，固亦无如此吴樾何，且又无如此继吴樾而起者之无量数吴樾何也。“匣中龙光剑，一鸣四壁静。夜夜辄一鸣，负汝汝难忍。”刺客不出，如苍生何！吾愿招侠魂于昆仑，而归之于燕市也。第二之吴樾其兴也未？

（载 1906 年 8 月《复报》第 5 期）

湘　狱

当燕市流血之际，正湘中多难之秋。民贼陆元鼎，以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之葬事，切齿于学生。蕴毒既深，迫而一发，谓湖南志士禹之谟发起葬事，捕而置之狱。唯一学社者，禹君所组织之学校也，以精神教育提倡一世，从游者多热心国事之青年，至是亦为所封禁。又籍与葬事有关系之人，四出逮捕。自湘至沪之私家电讯，阻止不能通行。尚议掘两烈士坟，以纾其愤云。

陈、姚两烈士，以爱国之心，遘亡国之惨，郁郁无俚，欲以一死苏国民之魂梦。而湘中学界，果受其激刺，会葬岳麓，气概激昂，宜民贼之忌之也。蜂虿之毒，痴狗之嗾，卒起党狱，而犹悻悻于两烈士之遗骨，欲得而甘心。此在两烈士诚何所损，且搜骨中即摸金校尉，亡国时代之政治则然，适足见天将缄虏毒而毙之也。独禹君以光明磊落之好男儿，陷落虏手，笯凤囚鸾，百身莫赎，为可悲耳！虽然，文明者购之以代价。代价维何？流血而已。彼民贼之捕禹君，自会葬而外，无所证据，不足为禹君罪，则禹君或不至遭其毒手。即使不幸而禹君固死矣，将益足以激

同胞之义愤。一禹君死而百禹君生，不徒不足寒吾党之心，而适足增其锐气。虏廷虽暴，将奈禹君何，抑将奈吾党何？

抑湖南者，民族主义之出产地也。明室之季，何腾蛟、堵允锡矢志抗满，百死而靡所惧。明既亡矣，王船山著书立说，乃力陈夷夏之防，为世昭鉴。曾静、周华，汲其馀波，犹足使伪酋惶骇，渊源信有自哉！枭獍之生，厥有曾、左，倒戈天国，献媚虏廷，为湘人之大辱。然曾氏甫陷金陵，即刊《船山全集》，风示宇内，殆天夺其魄也。自是而后，谭、唐之徒，苦心反正，卒孕戊戌、庚子两役，手段虽异，宗主则同。近年兴华同仇会之起，尤能明诏大号，以驱除光复为职志，且以学生会党相联并起，尤触满政府之深忌。故端方抚湘，禁学生立会自治，而最近学务处告学生之文，尤严厉不可响迩。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今日之狱，其意中事耳。抑汉人强，满人亡，吾族对于伪朝，既处不两立之地位，则伪朝所震骇于湘中之士气，而亟亟谋所以扑灭之者，正吾族所朝夕期望，祝其进步无疆者也。湘人其勿自馁哉！

（载 1906 年 9 月《复报》第 6 期）

革命与女权

吾闻西哲之言矣，曰:“二十世纪中无专制政体立足之地位”；又曰:“二十世纪为女权发达之时代。”斯两说也,吾馨香之,吾歌舞之。今观于露西亚之近事，而益为拍案叫绝,浮一大白,叹古人之不我欺也。

露国政府之横暴,为世界冠;露国民党之坚韧，亦为世界冠。以弹丸血肉相交换相搏击者,数十馀年,至去岁之冬,政府始稍稍让步,而颁钦定宪法焉。顾犹日挟其独裁专制之手腕,立于宪法之后，而蹂躏民权，至今岁乃有解散议会之举,而革命之机熟矣。露民从此役以后,知对于政府之和平解决已为绝望，乃日以暗杀主义组织一杀人之世界,以求恢复自由，故官吏之被害者，几于无日无之。前日首相于邸第开宴会,有诈为宾客而入者,掷炸弹于席，毙四十馀人。又有薛姆诺斯基军队司令官闵大将者,去冬莫斯科暴动之役，以多杀革命党立功名者也，在彼得霍夫火车站，为一女侠以枪向其背际连放四枪而毙云。呜呼！此非专制政体之末路,而女权时代之开幕欤？我同胞其有感于中否耶？

咄咄，我国中一般保皇立宪之政治家听者！公等排

乎复仇，复讳言革命，徒伈伈伣伣，望政府之立宪，若一纸宪法之空文，即有无穷之效力，而能与我国民以神圣之自由者。今露西亚非已立宪乎？政府之压制人民如故也，人民之抵抗政府如故也。腥风血雨，全国骚然，揣其结果，不趋于大革命之地位不止。夫露政府同族也，而尚不免一度之破坏，则彼异族政府更有何术可以解免？然则公等希望立宪之迷梦，殆亦可以醒矣。咄咄，我国中一般贤母良妻之教育家听者！公等主张女学而拘挛于家庭，周章于习惯，反对女国民之宏旨，一若政治之藩篱当锢蔽千年，不使女子辟其丰蔀者，固何为乎？公等必以程度不及为辞，然正为程度不及，而后知提倡之必要。况语有之，曰："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志公等之志，行公等之行，就令我国女子有至高之程度，犹惧为邪说所荧，降而逾下，况萌孽初生，而公等遽为牛羊之牧耶！彼露西亚文明之程度，非能高出我汉族也，而女子爱国如性命，牺牲弱质，以报同仇。虚无党中万人膜拜之圣徒苏菲、韦露皆弱女子耳，今继起者又有人矣。我汉族之女同胞，岂真命不犹人，长此千年寂寂耶！而公等甘为女界前途之公敌者，又何其冥顽不灵也？噫，公等而畏首畏尾乎，则请瞑其目，闭其口，为寒蝉仗马，亦足自娱，毋再簧鼓其似通非通之谬说，传之天下，以毒我同胞也。愿勉旃，无多谈。

（载 1906 年 9 月《复报》第 6 期）

燕　狱

逆胡盗国二百馀年，目无汉民久矣。章、邹《革命军》之狱，始动色相告，以为汉犹有人，然犹谓书生狂呓，无当于事实也。立宪议起，遣五酋西渡，以为笼络人心之计，其操术至工，其用心亦至苦。使节未行，炸弹陡发，则益骇惧失措，虑胡运之不长。而近年以来，人心不死，汉思勃兴，民族思潮如春草怒长，不择地而发，一时海外侨民，东西旅学，下逮荒隅僻壤，屠沽贩夫，莫不攘臂而谭光复，伪廷亦稍侦知之，其恐怖之意想深，故其芟除之手段酷，识者早知大狱之将起矣。周馥骇于明陵之演说，下令大索，久之无所得，徒发封寺观而止。而袁世凯兴党狱于析津，乃卒达其目的。然则杀同胞之手段，袁固优胜于周哉！请略述之。

燕狱之起，骈首者甚众，而其罪状则至今未闻宣布。专制国之刑罚，以君主之命令为活动，贱貌民命，轻于草芥，固不必与众共弃之也。但据报纸所闻，首谓袁世凯电致巡警部，巡官粤人林某以革命党被捕。次谓天津捕秘密通讯党四十馀人。至最后之消息，则谓四十馀人中，已

有二十人正法，内有武备学生数人，女学生一人，现绲骑尚四出，株连孔多云。

呜呼！我同胞对此感情何如哉？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屠狗椎埋皆专制国抱不平之义侠也。顾地近北边，异族入寇，蹂躏最力，且屡窃之为根据地，以进略中原。一厄于五胡，再厄于拓跋，三厄于契丹，四厄于女真，五厄于蒙古，六厄于满洲，而其民乃奄奄无生气。论者所以有直隶为满人直接之奴隶之解释也。顷五酋之返，全省学生始有排队欢迎之丑，继有联名上书之举，亦可见其程度之独下于各省矣。然考诸欧洲各国，革命党之兴，无不以都城为手点，盖形势便利，既有扼吭拊背之势，而民贼盘踞之巢窟，擒贼擒王，尤足以风示天下。英之大革命发难于伦敦，法之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而俄罗斯虚无党之本部必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历史上之惯例然也。今燕京所捕杀之革命党，虽不知其为燕之土著，抑他省人侨居于燕者，要之以京师辇毂之下而能抱不轨之志，著运动之迹，其智略能力必有大过人者。事虽败露，亦不可谓非民族之晋化也。燕市之月，易水之风，愿后死者勉之而已。

抑我尤有感者，则今日之狱为民族流血者，有至尊贵之女学生也。中国女权扫地，四千年如一日，近虽欧风东来，文明大启，一般之社会，亦争知提倡女学为唯一之要事。而和平暗昧之徒，犹执贤母良妻之主义，使女子之运动不涉及于政治界，此亦女界之康、梁，而君子所必诛者

也。二三杰出之女志士，深识其非，咸发愤于国事，以苏菲、韦露自命，然空言籍籍，而不获实行之因缘。某女士咏沈荩之狱，而致叹于“流血史内女界无辉光”，良足憾也！今则实行流血者有人矣。紫玉成烟，竟试魔王之刃；白虹贯日，招还民族之魂。我二万万女同胞好自为之，毋使蘧伯玉独为君子也。中国万岁！女权万岁！

（载 1906 年 9 月《复报》第 6 期）

会党之进步

郑成功之定台湾也，见明祚日促，虑千秋万岁后光复无人，乃起天地会秘密团体，以播民族一粒种子，此中国会党之鼻祖也。三百年来，浸昌浸炽，几遍大陆，特以年荒代远，本旨渐泯，而为之长者，又无雄伟杰出之士，以改弦而更张之，故会党之内容颇为世人所薄视。然其党羽众多，又能脱离政府超然自有所建树，实隐然为一国之潜势力，不可诬也。数年以来，爱国志士倡扑满独立之议，而赤手空拳，无所凭藉，不足当伪政府剑头之一映，则折而属意于会党，思有以运动而联络之。而会党中之铮铮者，亦知世运大开，国情异昔，将收拾无意识的暴动而归于民权民族之麾下，此亦中国前途之好消息也。述金华会党最近一段历史，为同胞告。

此最近历史，乃会党失败之历史也。然因失败而能窥测其内容之晋步，则对于彼党运动之主体为失败，而对于吾侪窥测之客体乃非失败也。据报章所载，金华会党某某被捕，搜获印刷件一册，名《速回头》，载党中之宗旨、方略、沿革甚详。又有教育章程及宪法章程二种，均井井

有条理，文明国之政党不能尚也。金华县令以酷刑绳某，胁其招认同党，支体摧残，惨不忍睹，而某终无一言，就命之日，慷慨如平常云。呜呼！会党之晋步，我于此狱见之矣。

浙东诸郡，金华以民气著。当满人之南下也，金陵既陷，潞王拒监国议不用，而降于虏军。鲁王独立年馀，卒以大事不支，航海遁去。两浙糜烂，独朱大典以孤军守金华，力战不屈。满军用阮大铖为间，始被攻陷。城众抗斗以尽，无一降者。唯其亡国之痛，受之者深，故今日民族思想之萌芽甲坼，亦自易也。我独怪一般和平之士，贱视会党，诋之如蛇蝎，以为不足有为，而于运动政府要求立宪诸丑语，则津津乐道之。彼亦知异种贱族，利害相反，彼之福，我之祸，无所谓运动，无所谓要求，而会党则有同胞同种之感，俨然皇汉国民，所谓民权民族之大义，适合于一般的心理，而非自外铄者乎？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

（载 1906 年 9 月《复报》第 6 期）

呜呼吴范二烈士

袁世凯起党狱于析津，前报已详纪之。今闻袁所指革命党魁吴、范二君，被逮以后，袁即亲自讯问，二君慷慨而谈，指陈大义，至三时之久，惜语秘世莫能传。然闻其词锋所及，犀利无前，虽丧心如袁，亦为之愀然动容，不能自禁。讯毕系于某地，翌日而二君死耗传矣。其病同，其时又同，论者咸疑世间无此偶然之事，盖袁使人药而杀之也。

咄咄！袁世凯汝曷扪心自思，汝之身何自来乎？汝非我始祖黄帝之子孙乎？汝非我汉族之一块肉乎？汝祖汝父积恶累业，生汝不肖之子孙，明目张胆为逆胡之奴隶，忘国媚仇，苟全富贵，亦足羞矣。汝何恩于满，而出死力以保其凶秽之伪位？汝何仇于汉，而舍身命以锄其萌芽之民党？汝亦知汝所仇杀之吴、范二君为何如人乎？负不世之奇才，抱非常之大志，痛心异族，切齿国仇，热血澎湃，不可阻遏，遂不惜以头颅血肉，为爱国者之牺牲。可敬哉吴、范！可爱哉吴、范！不诚轩辕之肖子而皇汉之伟人哉！何物贱奴，横加杀戮，自残同种，狗彘不食。我不

骂袁世凯，我茹骨在喉，不吐不快；我骂袁世凯，我又何屑污我笔墨？我愿我同胞中有志之士，努力为吴、范二君竟其未竟之业，则二君死瞑目矣。

抑我又勿徒骂袁世凯，贱如蜂蚁，有卫种之心者，无所歆于中也，人一为富贵利禄所歆，何事不可为，倒行逆施，袁固自有其目的。苟能博东胡之欢心，虽杀尽同胞，亦复不惜，何有于吴、范？吾独怪一般社会之龌龊奴隶，闻民族主义而骇，说革命而唾骂随之，崇拜立宪，热狂过度，彼满政府无丝毫恩泽于彼，而彼桀犬吠尧，狺狺不已，亦以为吴、范大逆不道，罪宜死也。则其恶等于袁，而其愚又为袁所窃笑者矣。

（载 1906 年 10 月《复报》第 7 期）

庆贺立宪之丑态

庆贺立宪，万奴腾跃，龙旗照眼，颂声载途。咄咄咄，丑态！丑态！！

宪法者，国家之附属物也。有完全之国家，然后有美满之宪法，未有无国之民而能享立宪之幸福者。我中国之国家何在乎？外族入主，中夏无君，赤县神州，鞠为茂草，炎黄华胄，沦于舆台二百六十年矣。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国既亡矣，何有于宪？彼逆胡之枭桀者，知民族革命之潮流方汪洋于东大陆，而急图所以阻遏之，则借立宪之美名以为笼络人心之计，锄汉族萌芽之民气，使之奴劫千重，无复得见天日。其用心至苦，其为谋至深。顾犹不肯效法东邻，定十年立宪之期，而重以此游移暗昧之辞，涂饰耳目。司马昭之心，不诚路人皆知之耶？独我哀哀同胞，奴隶性成，迷而不复，徒震惊其一二虚恩小惠，以为天王仁圣，爱我无量，遂感激涕零，愿效死力。是犹强暴之徒入屠门而大嚼，禁脔遍尝，复以其馀馁哇而出之以享主人，而为主人者不悟见夺之仇，反感分肥之惠，丧心病狂，岂有甚于此者？又况乎其馀俊之为马肝鸩羽，有大毒

而不可食者欤！吾观江苏学务总会致贺伪廷之电，曰："恭祝大清立宪国万岁。"夫清国而万岁，则彼披毛戴角之徒自祝之可耳，于我汉族何与者？英皇维多利亚诞日，狮章遍日所出入处，独爱尔兰黑旗蔽地，不忘国仇。堂堂四百馀州，师师四百兆人，而不及蕞尔之爱尔兰也，我同胞真愧死矣！

自近世西哲创物竞天择之学说，而后知万事万物莫不有进化之理存焉，循此轨道而行，莫能逾越。乃我观中国之现状，而有疑其大不然者。明室沦亡，台澎倾覆，黄祖之灵，倏焉不祀。而学士大夫，下逮草野编氓，反颜事仇，罔识羞耻，绳绳继继，以迄于今。然犹曰民族主义未明，暗于驱除光复之理，犹可说也。欧风东渐，古学复兴，一线光明，大千普照，壬、癸、甲、乙之间，排满自立之说遍国中矣。五尺之童羞称曾、左，即海上伶伦为中国习惯所视为不足重轻者，亦能洗涤旧染，咸与维新，争知提倡革命，鼓吹爱国，演二十世纪大舞台，几疑福禄特尔复生，罗情不死矣。乃不数年，而方针一变，面目全非，向之演《玫瑰花》、《桃花扇》、《镂金箱》诸剧，激昂悲恻，使人悠然生故国之思者，今亦别抱琵琶，颂扬立宪矣。夫此曹何足深责，我独悲举世滔滔，群趋于退化之潮流者，其见识皆登场傀儡，其宗旨皆优孟衣冠也，则余欲无言。

（载 1906 年 10 月《复报》第 7 期）

呜呼禹之谟

天津杀吴、范，热血未干，而湖南又杀禹之谟。年来历历英才尽，人虐天饕两若何，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湘兰沅芷，未免有情。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安得登君山之顶，大哭十日，倾泻我胸中亡国之泪耶？

禹祸之发，始于陈天华、姚宏业之会葬，而忌者复以他事中之，遂成大狱。闻原议定十年监禁，继有人进言于张之洞，谓不杀禹，不足寒革命党之胆，乃移常德府正法云。嗟嗟！男儿死耳，江山大好，当以颈血浇之，放一朵自由革命之鲜花。吾侪生此世，抱此志，宁甘以斗大头颅槁死牖下？求仁得仁，禹君诚何所憾！而吾之所以栖皇欲绝，痛哭无声者，果别有感触也。祖国沦亡，沉沉黑狱，有为国流血之心如禹君者寡矣。禹君一意孤行，竟殉其目的。凡在同胞，谁无狐兔之悲与夫崇拜豪杰之感，必当痛心疾首，誓谋报复，乃为无负于禹君。奈何起视国民，大多数之驯奴方醉心立宪，群祝爱新觉罗氏亿万年有道之长，宁复知世界中尚有为民族而殉者？萧条门户，顾问无人，即有二三孤愤之士，赤手空拳，无裨世运。一点灵

犀，负尽芳心寸寸矣。对此茫茫，安得不百端交集耶？

虽然，我国民其勿以我一篇消极之空文，遽阻其进取之气也。天命方新，人心不死。民族主义如布帛菽麦，不能一日绝于天壤。一禹君死，安知无百禹君生？我向者尝言之矣。天下大矣，何患无人？特鸷鸟将击，方戢翼而待时，一旦盘空而来，犬羊之肉不足供其一饱，而社会表面之腐败，亦可一扫空之矣。吾独笑彼狗彘不食之张之洞，茫然于革命党之真相，而欲杀一禹之谟以遏其气焰。彼宁知惧死者必非革命党，革命党果置死生于度外者乎？法杀革命党，而王头缢于绞台；俄杀革命党，而炸弹轰于御道。蠢尔民贼，无徒快意也！

（载1906年10月《复报》第7期）

《中华日报》之狱

燕京《中华日报》，以妄议国事，为巡警部所干涉，捕主笔杭辛斋，将置之死地，后有人为营救，乃驱逐回籍，《中华日报》遂停止发行。此亦一重小小文字狱也。

七月二十一日，为虏廷宣布立宪之期，一般奴隶所称为中国前途大纪念日者，而杭狱之发，亦适在此日。论者疑之，谓文明国之宪法，有言论自由之明文，而封禁报社，实为言论自由之蟊贼，不应一日而行此两相矛盾之政策云。噫！此言宁非公理，而对于今日之政府而言，则真痴人说梦矣。夫立宪政体由国民公意而成者，则必以拥护民权为要义；由君主独断而成者，则必以拥护王权为归墟。历史所载，彰彰耳目，况在异族政府之钦定宪法乎！彼以五百万贱种，踞四百兆贵种之上，众寡不敌，文野复殊，安得不时时有洪炉之惧？顷者，世情大变，汉思勃兴，则虑防家贼之手段不能步武高曾，于是假立宪之名，以行其专制之实，而胡焰益将蔓延，不可收拾。试观伪朝新定印刷条例，其严厉何如！此后报律一颁，在在可以入人于罪，文字之狱方纷然日出。然则宣布立宪，与封禁报社，

名称虽异，手段自同，彼非我族类者，本不可与一日居，又何矛盾之足骇哉？

吾尝闻谭复生之言矣，曰："今日之满洲政府幸而其腐败也，向使陆军如德，海军如英，警察如俄，则吾民将益不堪问！"旨哉是言！窥见真相矣。故吾民今日对于政府有破坏而已，无改良之可言。彼益改良，则所以箝制束缚我者益甚，而吾民之祸亦益烈，则安望其改良为也？世之迷信立宪者，亦可以反矣。

（载 1906 年 10 月《复报》第 7 期）

稗海叙

客有问于余者曰，燕书郢说，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今士君子幸当更新之际，不能砺实学，以报家国，辅翼政教，而群焉惟戈戈之稗官家言是务，玩物丧志，若稗海之类，何其不惮烦也。余曰，唯唯否否，昔田成子盗齐国，并仁义而盗之，今之新法，亦仁义之伦也。眩其虚名，謹焉为出死力，饱一己富贵，而神州之陆沉，益不可复，此有志之士所弗屑焉。激而与之抗，张清议以树其敌，汉臕周官，仅延于海外，中土则不能。何者，转喉而触讳，摇舌而遭忌，盖文纲之密也久矣。力绌于扫除，情不甘于推戴，委蛇委蛇，求自葆其素志，而不获大戾于天下，则稗官也实宜。昔魏源为李申耆传，称乾隆中叶，惠戴诸儒，争治汉学，锢天下智慧为无用。余杭章先生难之，曰处无望之世，衒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罗网周密，虞候迦互，执羽籥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疐，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耶。旨哉斯言，可以作稗海喻矣。夫训诂稗官，其隆污之阶，固不能以道里计，然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作稗海者其有忧患乎。不然举

世方以学术为终南之径，何诸君独矻矻不休穷年遯世而无闷也。若夫针砭聋俗，鼓吹明时，此时贤所乐道，沟犹下士，弗及闻也矣。

（载《南社丛刻》第1集 1906年）

陆君、苏女士文明结婚颂辞*(代)

太上自由恋爱无婚姻，其次自由结婚，其次则专制，此公羊家言太平、升平、据乱三世例也，我国今日其自据乱而进升平之世乎？壬癸以还，海内明达之士创自由择婿者有人矣；创改良婚礼者有人矣，风起云蔚，争欲洗濯旧俗，咸与维新。吾崇越在海滨，以地理上论之，固宜鼓荡急进之潮流，扬海国男儿之特色，为中原文献之先导。而一般之社会，思想窳败，魄力脆薄，瞠目结舌，无肯为婚姻界之胜广者。生天宜居灵运先，而成佛乃在灵运后，不亦吾乡之耻耶？友人陆君奇男子也，其聘妻苏女士肄业某某女学校，亦能树异军于女界，铮铮有特操者。今年六月陆君自扶桑归，举行文明结婚之礼为吾乡先河，清樾得乐观其盛焉！乃为辞以颂之，芹曝之献，二君倘不我嗤乎？

帝轩辕之苗裔兮，诞双杰于崇海，溯华胄于士龙兮，翩翩空其流辈。亦粤女雄追踪菲亚兮，扬女权之大旆，愿

---

* 此文系代崇明张清樾作。

并缵于学途兮，拯神州之颠沛。有凤皇降而丹书下兮，合两美以为之配。惟吉日良辰为婚姻开幕之期兮，集嘉宾而高会。嗤世俗之汶汶兮，羌礼衰而乐坏。奉习惯为神圣兮，甘不祥而莫之悔。美予情其信芳兮，扫众生之芜秽。开廿纪之文明兮，扬大汉之光彩。我黄祖其下降而鉴此盟兮，霓为旌兮云为盖。爱之神兮庄严，爱之花兮灿烂。黄裔有人兮，天心其未昧。大自由兮，千秋万岁！

（录自《磨剑室文初集》）

1907年

立宪问题

立宪！立宪！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正当的问题，是一个诡异的问题，所以我是极力和他反对的，不但反对，而且还要笑他骂他。喂！说到此处，人家不要驳我么？“你看现在这几个月中，不是正当立宪议论到最高度的时候么？上边北京政府里面，派了五个大臣到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的已经还京覆命，下了预备立宪的诏旨。下面一般时髦新党，也是摩拳擦掌，开会的开会，上书的上书，等着实行立宪的一个日子，好趁此机会飞黄腾达，显出自己的本领来。你不见上海和各处学界、商界的庆贺立宪，都是打叠精神，铺张这普天同庆的大祝典么？你不见许多有势力有名誉的报馆，今天一篇论说敲吹立宪，明天一段纪事称赞立宪么？这不是上下一心么？这不是君民同体么？咳！人家热闹到这个地步，你偏喜欢说冷清清的话头去反对起来，你就背时也背时不到这样，你就偏僻也偏

僻不到这样，难道你是喜欢专制政体的么？难道你是主张保守主义的么？你说人家诡异，你自己真诡异到极点了。”呵呵！这等说话，我想人家是一定放不过我的。只是我心里的道理，很多很多，且慢慢儿说去。我如今却有两种的感情，要赶紧告诉列位。什么呢？一种是笑笑那政府里几个老头儿，成日价睡死一般，不晓得东南西北，如今居然学了立宪两个字的乖，使出那惊天动地的斯人手段，笼络着四万万汉种，一把抓在手中，永远受治在钦定宪法的底下，真个像日本人所说的“皇统绵绵，万世一系”，岂不可笑么？一种是哭哭那一般的新党人儿，平日里自命做英雄豪杰，法螺吹得振天价响，到底西洋大餐不及烧烤的好吃，皮靴、草帽不及红顶子、黄马褂的好看，真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日间演说台上说甚么爱国，说甚么爱种，等到黑甜乡里便做起南柯国升官发财的好梦来了，这种想头想到如今，头颈也望得长了，眼睛也在那里出火了，居然皇天不负苦心人，有今日这一个日子，自然不管死活的鼓吹起来，想合了朝廷的意思做个中国的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阔绰阔绰，至于坐在九重宝座上的是甚么犬羊杂种，打到十八层地狱下的是谁的亲爱同胞，也顾不得许多了，岂不可哭么？咳！列位听了我这两种感情，可晓得我并不是喜欢专制政体的了，也并不是主张保守主义的了。列位可明白立宪两个字本来是我所热心崇拜的，只是民主立宪是完全的政体，君主立宪便不是完全的政体了，并

且各国的君主立宪也还可以，倘然中国要君主立宪起来，却越弄越糟了。为什么呢？世界上的事情，譬如一株树，总须先有本根，才可以生出枝叶来，断没有本根死了，枝叶却会茂盛的道理。如今他们说宪法是万事的本根，那是不错的，只不晓得宪法前面还有一个本根，这本根不是别样，就是国家了。所以一定要有了国家，然后好把宪法附丽上去。倘然国先没有，要宪法做甚么呢？如今我们的中国，还是有国，还是没有国？列位明白人请去问问自己的良心罢！倘然一定说是有国家的，我不晓得从前二百几十年时候，那一番惨酷的苦痛，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身受的呢？现在，十八省里面，那一座最高的位置，是不是他们异种人霸占的呢？倘然说没有国家，那宪法的没有效力，也可望而知了。古语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英国不是君主立宪么，印度人有什么权利呢？日本不是君主立宪么，台湾人有什么权利呢？咳！世界上无论那一国的国民，只要自己识到好歹，任凭那危险困苦的地位，总有法子好想。至于真真没有法子想的事情，就是自己受了人家种种压制、种种欺侮却不曾晓得，成天在鼓里过日子还说是天经地义，名分上和道德上应该如此哩！我们同胞几千年失了政权，几百年亡了国家，就坐着这个病根。如今幸亏民权民族的潮流从太平洋东渡过来，人人晓得平日所奉承他做天经地义的东西，正正当当是昏天黑地的勾当，那闷葫芦就不怕没有打破的机会了。叵

耐钦定宪法又来纠缠起来，那民间的糊涂虫便说道："如今是好了，中国立起宪法来了。那都是朝廷上主子的恩典，真是功过尧舜，德迈汉唐。我们还不死心塌地的倾向保护著他亿万年有道之长么？"那政府的促狭鬼也说道："西洋各国的宪法，都是百姓拿无量数的头颅血肉去换得来的。如今我们却恭恭敬敬捧着那宪法让权与民，教你们成一个完全宪政国民的资格，那不是破天荒的好事么？我们既经这样待你们好，你们却如何报答我呢？那当兵义务，纳税义务，守法义务，自然一件都缺不来的了。"列位可晓得，西洋各国，凡有君主立宪的政体，都有上下两个议院，上议院是贵族，下议院是平民，那下议院决议的事件，上议院可以反对下来，所以贵族的权力还是很重。倘然我们今日立起宪来，下议院的势力万万及不来外国，上议院里这一班人，什么亲王咧，大臣咧，贝子、贝勒咧，恐怕比外国的公爵、伯爵倒要厉害过几百倍。那时候，下面的议员不过和《红楼梦》上晴雯说的"担误了虚名"这句话儿一样，实权却全在他们手里。他们便借着立宪的名词，实行专制的手段，横也是宪法，竖也是宪法。你不识风头和他反对，他便说你破坏宪法，大逆不道。呵呵！到这个时候，才尝着立宪的好滋味哩！所以，这个问题，我是一定不赞成的，我是一定反对的。咳！列位呵！我劝你们如果不情愿受专制的压力，总要发挥民族思想，实行破坏主义，驱除异族，还我河山，重新建设一个中国人的中国

来，然后可以定那堂堂皇皇的宪章，去做自由自立的国民，不要再向那肮脏政府底下来说什么立宪不立宪的梦话罢！

（载1907年1月《复报》第8期）

民权主义！ 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讲起上古时候，一个部落里面，没有什么皇帝，没有什么官长，人人都是百姓，后来因为事体很多，或者内部的争执，或者外部劫掠，没有一个总机关，一定和乱丝一般，无从下手，所以从百姓中间公举几个有德行有才干的人出来，教他代全体办事。一面又由百姓公意，立了几条法律，凡是照法律做事的人，大家保护他，不照法律做事的人，大家惩罚他。有了办事人，有了法律，就渐渐儿成功一个国家了。国家既经如此成功，所以叫做“民约”，就是大家立了契约互相遵守的意思。谁知到了后来，那几个办事人弄起权来，百姓却又糊涂，大家不管，尽他胡做。一边只顾让后，一边只顾抢前，让到无可让的地步，办事人也不要你们公举了，靠着拳头大，臂膊粗，强占了第一把交椅，就世世代代传下去。碰到子孙昏庸，又有人来抢劫，抢到手的，就是帝王，抢不到手的，就是盗贼。你想，这帝王既不是大家公举的，他还肯来顾恋百姓么？自然作威作福，无所不为，摆出这豪奴欺主的样儿来。那时候的百姓，要他东就东，要他西就西，没有一

点自主权。还有一般迂儒来拍皇帝的马屁，立出种种荒谬绝伦的邪说，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说什么“君使臣死，不得不死”。任他把你浑身剁做肉酱，不敢喊一声冤，叫一声痛，任他把你妻女来抢夺，还要三跪九叩首的谢恩。咳！弄到这样世界，还能够讲人道么。如今的民权主义，是说百姓应该有组织政府和破坏政府的权利，不能让暴君污吏一味去乱闹的了。

民族主义 人种的起原，各各不同，就有种族的分别。凡是血裔风俗言语同的是同民族，血裔风俗言语不同的就不是同民族。一个民族当中应该建设一个国家，自立自治，不能让第二个民族占据一步，倘然第二个民族要来侵犯，便要拼着性命去抵抗。如果抵抗不力，被他们占了胜利，夺了你的土地，你这一族就是做人家的奴隶，子子孙孙不能见天日了。那一族当中，个个人晓得这种道理，才能够存立在世界上，倘然不晓得这种道理，不但自己不尽自己一族的责任，还要去私通人家，勾引异族进来，帮助他杀自己同族的人，那民族就亡定了。历史上很有极文明的民族，立国几千年，算是声名文物之邦，却出了一般奸细把国事弄翻。那旁边的游牧贱种、蛮夷大长，便靠着野蛮的兵力，乱杀乱打，打了进来，那一批奸细就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执了顺民旗跪降马前。那羊膻狗种的人物，也三摇三摆爬上了独夫椅，坐在金銮殿上，称起奉天承运皇帝来。那灭亡的一族，自己没有了主权，只好尽

他欺负。他们进来的时候，横也屠城，竖也洗县，杀掉八十万七十方人，只当儿戏，等到进来以后，过了几百年，那些人却又被他假仁假义笼络牢了，把血海深的仇家，当做祖宗般看待，说甚么深仁厚泽，沦肌浃髓，苟有天良，自当力图报效了。倘然有几个有志气的人，不情愿受异族的压制，起兵恢复，就有一般丧心病狂的中兴功臣出来，自残同种，死了许多许多英雄豪杰，只落得一个大逆不道的名称。咳！可怜啊可怜！难道这一族的人，竟是生前注定命里带来的奴才性质，一定要服从人家的么？如今的民族主义，只说一族有一族的界限，不该拱手让人，那异族胡儿妄自称尊的，定要把他一举扫荡的了。

诸君诸君，请看现在的中国，还是民权主义的中国么？还是民族主义的中国么？既然不是民权主义，就应该扩张民权；既然不是民族主义，就应该辨清民族。须晓得中国是中国人公共的中国，不是独夫民贼的中国，更不是蛮夷戎狄的中国。诸君诸君，认定宗旨，整刷精神，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专制的政府，建设皇汉共和的国家，那就是诸君的责任了。民权主义万岁，民族主义万岁，中国万岁。

（载 1907 年 3 月《复报》第 9 期）

《明清战谈》叙

友人天梅以《明清战谈》见示曰："余往者渡海得此于江户之藏书楼，请友人译之，以书多通俗语，辞不能。乃属诸东友，顾彼短于汉文，译成而佶屈聱牙，滋不易读，子曷为我润饰之？"余受而读之。其书分五卷，顾就事实观之，则自王锡谋反正起迄英清之战为一大结束。自李伯玉之家世起迄后明开基又为一大结束，实可分上下两编耳。上编王锡、刘元稷、沈玩容比照之事实，及张厚夫、孔平淳之姓名不见于正史无可稽者。下编所书后明天德帝崛起西粤，定都白门，则颇与太平洪王事相吻合。（洪氏初起时曾自号天德王，见近世中国秘史。）至于败英吉利之援师，御胡人之南牧，克燕京而恢复中国，其规模阔大，固洪王所有志而未逮者也。呜呼！神州陆沈，中原无一片干净土且三百年矣。扶桑三岛，延平之所生长，梨洲之所乞师，而朱舜水先生栖迟浮海依水藩以老。流风馀韵，历久不衰，则作此书者当微闻洪王光复之事，而文献无征，传闻异词，不无谬误于其间也。否则愤愤于腥膻之荐食上国，而冥想神会，据心理以构历史，闭门造车乃出

而适合其辙也。间尝论之，明季亡国之君崇祯尚矣，弘光竖子不足道，永曆仁慈非戡乱才，唯隆武英断豁达有人君度，卧薪尝胆，不忘恢复，而困于郑氏，卒遘青衣之祸。其人愈可敬而其事愈可悲，作者特以天德帝为其遗腹胤孙，卒复九世之仇，盖非无当也。至李伯玉以弱女子佐中兴功，尤张女界之气，虽授受之际，赤松黄石同其荒诞，而如安前事，芳躅可追，借宗教以维人心，或亦爱国者所不弃欤？原书三万言，余以一星期之力，点窜钩勒，删其芜词，得万五千言，稍稍可观，乃贡之于世。呜呼！宗国云亡，久怆怀于荆棘；屠门大嚼，究何救于縻桑？读者以太平天国战史与此书联牍而观之，则足以知吾言之悲矣。开国纪元四千六百五年丁未四月望日稼轩叙。

1907年

（录自《磨剑室文初集》）

冯茜华女士传

丁未夏四月，吴门苏苏女校高材生冯女士茜华，以赴试秣陵，道出沪渎，遘疾归，未及家遽殁，年仅一十有九，海内外闻者，知与不知，莫不伤之。余妹平权，妇郑瑛，俱与同学，自君死，咸为欷歔，因感慨而为之传曰：

女士姓冯，讳宝琦，字茜华，阳湖人。生而明慧好学，卓然异常人。冯于毘陵为大族，家世仕宦，故女士少长燕京，顾于纷华豪贵，视之蔑如也。庚子之役，举家南旋，蹴居吴门，益读书通大义，于春秋内外之旨，持之尤力。尝愤中国女子，学殖放失，权利坠落，以毒其种，而为僇于世，思有以振起之。爰于甲辰春，入上海宗孟女校，已复延梁溪孙女士复权主其家，偕其姊宝瑜、妹宝瑛，执经受业，日以爱国保种之谊相切磨，学乃益进。其叔父沼清先生，振奇人也，慷慨喜任事，方往来吴越间，交当世奇伟磊落之士，思得一当。顾独居深念，谓救中国无如女学急，又以群从多俊才，自信其托不谬，益思有以廓而大之。乃议建女校于吴门，名曰苏苏，经营缔造，迄一年乃成，实乙巳仲春。其赞襄谋划输赀以助其事者，则女士姊妹与有

为焉。翌岁丙午，女士始来肄业，当是时，校中同笔砚者，自女士姊妹外，复有其从妹宝珍、宝琏、宝瑗，号六冯，皆毘陵之秀也。一堂风雨，相与问难无休时，而沼清又好义任侠，间则与之谭古今人物，及当世豪俊。以故女士学益精进，每含毫有作，辄翘然为同校冠，盖才名隐隐起吴会矣。会美利坚虚学额以招我英媛，女士闻之喜甚，愿往，以母夫人在燕邸，乃请于沼清，以体弱多病，又新咯血，未之许也，而女士卒请休沐归于家，与其女友二人，束装竟行。第留书其妹宝瑛曰：此行已决，且在道矣，独虑试而被黜为同学羞，请姑秘之，而以病白校，则幸甚。宝瑛从之，故女士之行，校中咸未之知也。既抵沪，闻缓期，且得疾，乃急行归，宿其女友家一夕而病益亟，沼清为具舟迎之，未及校竟死。乌虖悲夫。又若干日，同校悼之。会者数百人，咸呜咽不成声。

柳弃疾曰：余获交于沼清久，又数诣其家，顾未得见女士，独见其妹宝瑛，英爽无寻常女子态；又见其弟宝穌、宝龄，年仅十馀耳，而聪慧负奇气，非池中物也。顾询其所学，皆出女士为多，然则女士之才之美，为可知矣。且夫中国姆教沦胥殆四千年矣，及晚近乃稍振，顾率楷于贤母良妻之说，勘有度越之才以显于世，若女士者，独通大义、能爱国，庶乎其近之矣。天祸黄裔，文武道丧，芳兰当门，适逢其厄，临风一恸，又岂独为女士悲耶。

（载 1910 年《南社丛刻》第 1 集）

神交社雅集图记

丁未七夕，神交社同人，修秋禊于海上之愚园，一时贤豪长者，罔不毕集。不佞当造谋之始，亦辱为前鱼；独以杜门息景，江湖契阔，不得从诸君子后，饫闻謦欬，为怅惘者久之。既而陈子佩忍书来，以雅集图记见属，乃慨然曰，嗟夫，今之时何如时乎。小雅废，夷狄横，诗书烬，微言绝，礼崩乐坏，俗敝风颓，而莫可与居之时也。士生斯世，咸瞿然忽忽，而有所不屑以贸一日之荣。夫既有所不得志于世俗，则必益求其同调之朋，与为么弦之和。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以庄周之旷达，犹不能不致感于跫音，则若而人者，当其谭谶终日，流连景光，虽若无异常人，而识者窥其用心，固俨有上指天、下画地，咄咄不得意之奇概存矣。在昔典午中烬，新亭涕泣，行类楚囚，而王導以江左夷吾，翊戴琅琊，延中原文物之遗，功高微管。降及胜国，复社雋流，置酒高会，其意气亦不可一世。迨乎两京沦丧，闽粤继覆，其执干戈以卫社稷者，皆坛坫之雄也。事虽不成，义问昭于天壤，孰谓悲歌慷慨之流无裨于人家国也。板荡以来，文

武道丧，社学悬禁，士气日熸，百六之运，相寻未已，岁寒松柏，微吾徒其谁与归。然则此集之有图，此图之有记，其亦鸿爪之义欤。他日鉴弧先登，孰为健者，慎毋忘此息壤也其可。

（载 1910 年《南社丛刻》第 1 集）

《神州女报》叙(代)

《神州女报》何为而作乎？为鉴湖女侠流血之大纪念而作也。昔在壬癸之交，中国女界，晦蒙否塞。时则有放一线光明为朝阳之鸣凤者曰陈女士之《女学报》。萌蘖初兴，牛羊从而牧之，章、邹狱起，陈氏蹈诲不复，昙花一现，论者恫焉！继《女学报》而起者为《女子世界》，绸缪于甲乙之年，荡析于丙丁之岁，始勤终怠，大命以倾。记者之于此志，亦微有奔走先后之劳，不忍听其中堕，于是有"新女子世界社"之设。乃经营未及浃月，而鉴湖女侠恶耗至矣。当女侠之在海上也，创《中国女报》，顾困于资，记者既得见女侠、则从容言愿举《女子世界》为附庸，女侠心诺之。议未成以母恙归其里，皖事起，忌者中之，遂牵连殉国死，死之日，所谓《中国女报》者亦斩焉成历史上之名词矣。记者私以为昔徐君欲季札之剑，仅仅一玩好之私耳，季归而徐死，卒脱剑挂墓以去。千载而下犹传其亮节。以女侠之为人，果非区区一《中国女报》所能窥其深浅，顾即以此报论之，亦未始非女侠精神所寄。读其遗书虽道路犹为悲梗，以记者果尝仰望其丰采，亲炙其言论，而敢重

负前诺不为虞渊落日之谋哉！用是收合馀烬，创此《神州女报》以竟女侠之遗志。不仍曰《女子世界》者，不敢屈女侠以从己也；不直曰《中国女报》者，不敢以王通之《元经》冒尼父之《春秋》也。其曰《神州女报》则犹之《中国女报》云尔。抑记者旷观女界之机关以东京为盛，若《天义》则创无政府主义，若《中国新女界》杂志则创国家主义，二者宗旨颇不尽合，而《天义》尤翩然高举不可一世，独其对于女侠则又未尝不表章而赞叹之，然则女侠之人格果不待言，而其手创之报章必能与二者鼎立而为三又可知也。今以记者之不敏，诚乌足望女侠之万一，更乌足与海内外英雌女杰争存于坛坫之上，惟是诸姑伯姊慕女侠之英风，悯记者之苦志，有以裁成辅相匡其不逮，则记者所祷祀以求者也。女侠之灵其亦实昭鉴之。

1907年

（录自《磨剑室文初集》）

哭冯竟任文

呜呼，竟任其竟死耶。余独居深念，渊渊以思，终疑君之未尝死也。君居吴门，余家松陵，相距虽近，然君感疾不半日逝，故余不及知。阅数日，得友人书，乃始知之。明日，女弟平权书亦至，然犹未知君以何日死也。最后，君同事者又以书来，乃知君实以八月二十七日死，则去其时已十日矣。呜呼哀哉。余尝念人生数十寒暑，梦梦以生，又梦梦以死，其为状至无籍，而于义亦不可解，然犹曰人不能有生而无死也。则又尝思之，天下之人亦夥矣，当今之世，据高位、拥厚禄、反颜事仇、靦然为之奔走以斩割其同类，神恫于上，鬼怒于下，而疾视若无睹，充耳若不闻，以求冰山一日之倚者，其人无虑数百千万。黄口孺子，轻薄小生，故书雅记，百不窥一，微言大义，瞠目未晓，不胜其利禄之私，倡为邪说，簧鼓无忌。破四千年神圣之大防，使天纲沦而地维裂者，其人亦无虑数百千万。醉生梦死，恒舞酣歌，鱼游沸釜之中，燕处覆巢之下，虽天崩地坼于其前，目不一瞬，而唯身家性命之是私者，其为人又无虑数百千万。皆听其享寿考、长子孙、以生以养、蔓延

至于无极，不闻有夭折之者，而独令君死耶。即不然，亦有智小谋强、心长才短，其人非不通大义而有所发愤感慨也，时命不犹，一蹶不振，志行薄弱，不能再接再厉，不得已自遁于荒村老屋之中，江关萧瑟，庾信中年；泽畔行吟，左徒再世。若而人者，使其奄然怛化，论者亦未尝不唏嘘凭吊。而以较诸君之死，则非其伦矣。然则君何为而独死耶，此吾所以悲君之死而欲以妄塞悲，卒疑其未尝死也。呜呼哀哉。犹忆余始与君交时，则在甲辰春夏间，君肄业吴门之高等学校，余亦在邑之自治学社。君谬猎时名，惠然来见，联床一夕，倾盖订交，自是君数数来松陵。时学社中同志称丹阳林子力山，无锡顾子澄亚，咸与君及余友善，四人者盖乐甚。其年之秋，林子东渡，余死其友陶子亚魂，嗒焉若丧，重以疟疾，家居累月，久而始至学社，值顾子自吴门来，谓君方迟我，计尽揽廉台虎阜之胜，以愈余痼，余诺之，偕访君于校，相见甚欢。翌日，二君走马于郊，误触余颠，伤其颅，流血几死，君与顾子实侍全疾，刀圭饘粥，皆手自调护，以迄于瘥，乃送余返。余是冬盖不复出，而君亦归临安，数数以书来，商建女校于吴中。明春事果成，号苏苏女学，来者甚众，余亦携女弟平权从君学，乃复得与君见。自是，背夏涉秋，以迄季冬，凡休业始业之式，君无役不招余，余亦无役不往。每相见，君辄扼腕为余言校事困难，经费竭蹶，举债称贷，靡所不为，而是丹非素者，犹御言蜂起，处楚歌四面之中，几几乎重足

而立。然吾闻三吴文物之邦，论者以比希腊雅典、欧洲法兰西，而女学颓靡若此！教育之权，且授诸外族，某诚耻之，誓以此校为吴人导，一息尚存，此志不稍懈也。余闻言，悲而壮之。且夫君之在吴，偬然一寓公耳，非有枌榆之慕，桑梓之责也。创女学于举世不为之秋，群疑众谤，一吠影而百吠声，非有名誉之足乐、权利之足殉也。张空拳、奋赤手，粮尽援绝，为巧妇所不能炊，呼将伯而莫之应，非有铜山金穴称其挥霍而恣豪举也。他人处此，必不能冒万难而有所作为；即为之矣，中道挫折，亦未有不灰心短气者。而君独能发愤于初，坚持于后，以有今日之盛。然则君之心力不交瘁乎？而君之死，不由是来哉！犹忆丙午之春，余客海上，一夕，君来，余移榻就君邸舍，语剌剌不休，明日君行，送之江干，复依依不忍去，汽笛既鸣，始挥手为别，犹怅惘者久之，此情此景，今日思之，犹在目也。中秋之日，君复访余于健行公学，匆匆立谈数语竟去。今年春，余倦游归于家，闭卢不交杂客，独三过君于吴，顾亦未尝久留。记烈风雨夜。偕君行黑暗中，余倏然心悸，君独仰视，电光激射云中烂然有异彩。抵掌以为奇。既送余归舟，狂风怒号者竟夕，余未成梦也。又一夕，对坐灯影下，默然相顾无语。夜阑，余请行，君坚留余宿，余谢之，乃送余出，徘徊庭中，月影满地，复絮语久之而别，此二状耿耿在余胸不能忘也。最后，余来吴，值二月二十八日，女校方举行第二周纪念会，既终事。宾客犹

满坐，余以事匆匆行，未及就君与别，盖余与君相见之缘止此矣。呜呼，人苦不能前知耳，使余当时逆料君有今日之死，且执手与君痛哭，絮絮尽输其诚欵，岂有举死别生离毕之一役而漠然若无动于中者耶。然人亦幸而不能前知耳，使余诚知余别君而君死，君死且不复得一见。其执手痛哭之时又将何以为请，不且过于今日之哭君万万耶。呜呼哀哉。别君之后二月，君丧其犹女宝琦，校之高材生也，君悲之甚，移书于余，属为之传，且曰，琦少而善病，人咸疑其不寿，然不料其遽死也。呜呼，君不能料琦之死又岂能自料其继琦而死耶。君哭琦之泪未干，又岂知人之哭君者将引吭而号耶。余当日者方执笔纪琦之行事以答君意，又岂知今日之文遽为君哭耶。悲夫悲夫，余又何忍言哉。抑余有不能已于言者，古人有云，盖棺论定，余窃以为论甚未易定也。君于女校未建之时，愤时绝俗，侘傺自悲，茫茫尘世，渺有知君者，使君溘然竟逝，则人亦目君为江湖落魄者流耳。唯君不死于当年而死于今日，虽贩夫走卒无不知君为教育家矣。然试推君之用心，察君之行事，君岂以教育家自足者耶。君以贵介公子，屏绝轩冕，唾弃簪缨，唯孳孳以好义任侠为务。生长燕邸，有幽并健儿之气，南归以后，往来吴越间数年，居润州者亦几半载。所至之地，辄交结其贤豪长者，其贤豪长者亦乐与君游，海内外闻君之名，无论识与不识莫不叹息赞美以为不可及。君性刚烈不可干以非礼，英锐之气，扑人眉宇。

身长不及中人，短小精悍，能屏风上行，好击剑、驰马、秋千、蹴鞠，古今音律，靡不精妙绝伦。遇大事能果决不为狼顾犹豫态，谈古今节义及当世人物，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其怀抱盖如此。昔谢皋羽以布衣参文丞相军事，事败，登西台恸哭，以竹如意击石，竹石俱碎；顾亭林居关中，谓华阴绾关河之口，有警则可入山守险，若志在四方，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傅青主言，弯强压骏之骨，以咕哔朽之，虽埋骨千年，碧不可灭；又言后人妄以刘因辈贤我，死且不瞑；刘继庄栖栖吴头楚尾数十年，漠然不为桑榆之念，全祖望称其非寻常游士；而朱彝尊之论陈元孝亦谓降志辱身，终当在佚民之列。若君者非其人欤。霸气方新，人心未死，天假君年，安知不为江左夷吾，而君遽死矣，呜呼，此余所由泪尽而继以血，不自知其哀之过情者欤。嗟嗟，羊公鹤舞，既抱愧于平生；孙楚驴鸣，敢抒哀于今日。泪枯才尽，志乱神昏，为血为墨，良不自省，君苟有灵，尚其鉴诸。呜呼哀哉。

1907年

（载1910年《南社丛刻》第1集）

冯君竟任家传

冯君竟任之殁，余既为文以哭之矣。越孟冬之月，会吊苏台，陈子佩忍出行状见示曰，竟任尚未有传也，子其任之。余自维浅陋，不克光昭我竟任于万一，唯是数年来辱在朋友之列，获闻君之志节行谊，虑或有他人所不及知者，则余又何敢辞。爰流涕而为之传曰：君讳敦让，字受谦，一字易滔，号竟任，别号沼清，江苏阳湖人也。冯故大族，簪缨奕叶，君生长燕邸，四岁而孤，太夫人王，携之南归，幼而歧嶷，长而虎视龙行，不可一世。性倜傥，广交游，不喜龌龊绳墨之士。顾耿介自守，不为纷华靡丽所惑，凡世俗嗜好，屏弃殆尽。独喜读书，通大义，不屑屑为章句之学。遇事能断，控奇御变，百不一失。身长不及中人，短小精悍，魁梧者不能敌也。年十九，始来吴门。时君兄敦典，方奉太夫人居浙西，君往来吴越间，交当世贤豪长者殆遍，尝入高等学校，久之意不屑，辄弃去。君怀才抱奇，遭际时艰，慨焉有澄清之志。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旷观世变，又郁郁不自得。太息曰：峨冠博带之伦，已矣无可望矣，吾其求须眉于巾帼乎，遂喟然以兴起女学

为己任，盖君痛恨中国男子非酣嬉昏梦，即巧佞便捷，希荣罔利，随时势为转移；独女子数千年来不与社会相接触，习染未污，天真烂然，虽不学无术，固非其罪，使有人沟而通之，陶铸群才，必能出其慈悲贞固之特性，以弘济艰难。君女子教育之职志盖如此，世徒以能造就贤母良妻目君，非知君者也。君既抱热诚，呼号于众，无有应者，欲以独力成之，顾太夫人在堂，不敢有私财，困甚，谋诸其妇，妇慷慨脱臂钏相助，事乃集。始以乙巳年二月二十八日建苏苏女校于吴门。成立伊始，百务草创，君又奉严命东归，校事几不支。会君复来，大局乃粗定，顾财贝困乏，君举债称贷以济之，不足则典衣裘殆尽；又不足乃以人任校事，而自应润州承志学校之聘，输其赀以给校用。会阴年，校舍大扩张，诸事旁午，君遂归苏不复出。君治事，整齐严肃，而精神活泼，教来学者披肺肝相见，指陈道义，或说古今史事，口讲手画，津津无倦时。故法立令行，而人无后言。开校之始，生徒才六七人，阅岁已十倍之，赤诚所感，成效昭然矣。顾吴人轻薄，喜持人短长，君倡女学于举世不为之秋，又傈然一寓公，无有凭藉，益造言生事，吠影吠声，不可究诘，即素与君称道义交以热心女权自命者，亦几几落井下石。君独处以镇静，坦然不为动，前后得谤书十二通，悉焚弃之。尝曰，天下无真是非，即治事亦良不易，然与其有不虞之誉，无宁有求全之毁；盖誉必自骄，毁必自奋，骄败毁成，天之道也，险阻艰难，玉成于

汝，我岂如志行薄弱者流，一摧折而遽堕其气耶。盖其坚忍不拔如此，忌者亦无如何也。又一年，校事益精进，名誉丕著，时创女学者亦踵起，遍吴门十馀校，顾人人自以为不及君，即前之谤君者亦转而交相赞美，君愈自持不稍懈，事寖闻于当事，方辇金以助之，而君遽以积劳成疾不起矣，悲夫悲夫。君生于乙酉正月二十三日，卒于丁未八月二十七日，年二十有三。配金女士亚侬，今继君任苏苏女学校校长。女子子一，名自安，甫三龄。君无子，以兄子宝华为嗣。

柳弃疾曰：余与君订交四年称莫逆，而性情行事，实不相类。君激昂磊落，余缠绵悱恻；君英敏果毅，能断大事，余才不足治一身；君坚韧刻苦，百折不挠，激刺愈深，发愤愈力，余根器浅薄，一摧挫即颓然自废；君内介而外和，声名四震，得社会推重，余不祥名字，为时流唾弃，即余亦避时流若浼也。其不同如此，然君与余有盟心之雅，无割席之嫌，不以余为不才而绝之。仲父有言，知我者鲍叔，非君而谁耶。士果有得一知已死不恨，今君死而余独生，余生趣尽矣，又何言哉。抑余又有不能已于言者，世咸以教育家推君矣，余独谓君怀抱非常之志，中道夭折，未竟厥施，断不能以此尽其衡量，此其故诚未易一一为流俗人道。然试思君生长华胥，跬步青紫，出其才略，宁不足以润饰鸿业；即不然，毘陵桑梓之乡，使君翩然言返，学界牛耳，又何所争；而君独栖栖皇皇，不愿有所凭藉，赤手

开吴中女学之基，卒以身殉。昔王不庵论顾亭林谓宁人身负沉痛，奔走流离，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乡，甘于客死。呜呼，继玉峰而起者，舍毘陵其谁与归，此余所以重悲君之死而反袂掩泣叹吾道之终穷也。

（载 1910 年《南社丛刻》第 1 集）

粲海遗征叙*

中原板荡，孛虏入居，屠戮之馀，继以焚坑，公私涂炭，文献荡然。三百年来，非无博雅爱国之士着手眼于闲冷之地，求诗书于灰烬之中者，顾流传未广，津逮无从。迩者欧化东行求学之士，往往土苴其朔后生小子于故书雅记，乃至百不窥一，何怪其民族思想之销沉哉！不揣浅陋，以见闻所及，荟萃丛残，汇而录之，随得随存，不复诠次，大雅君子庶无讥欤！丁未仲冬十一月，汉思识。

致《民报》编辑部函（节录）

下走芜才末学，腹笥罄如，操笔构思，难于登天。差

---

* 此文署名汉思，乃柳亚子先生所辑前人遗文，先后发表于 1907—1908 年《民报》第 18—22 号。所辑各文本书不录，其遗文次序如下：

钱谦益致瞿文忠公蜡丸书
陈鉴哭卧子陈公文
刘均杨娥传
陈卧子报夏文忠公书
陈卧子徐文靖公殉节书卷序
陈卧子哀烈妇传
陈卧子玄丝传
陈卧子皇明殉节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虞求徐公行状
夏存古大哀赋（并序）

幸寒家稍有旧藏，前拟网罗遗佚，为桑海遗征之辑。卧子文章可供录取者，尚有数四。馀若左萝石、侯忠烈、黄陶庵、夏存古、瞿文忠，路文贞、王晓阁、徐峩斋诸集，亦当葺其精华，以次写奉。自愧袜线微长，不敢高谈撰述，聊自厕于钞胥之列而已。此外倘有一得，即当奉正，能力所及，鞠躬尽瘁，不敢辞也。

（下略）

（载 1907—1908 年《民报》第 18—22 号）

1908年

《神州日报》祝辞(代)

维戊申春三月朔为《神州日报》周年纪念之期，不佞乃为文以祝之曰：昔在我始祖轩辕黄帝，宅兹华夏，北攘薰鬻，南膺苗蛮，寖昌寖大，以光我汉族。七雄之季，邹衍谈天，则锡以嘉名，神州之称，基于此矣。金行板荡，五胡兽处，桓宣武躬执桴鼓，经营河洛，而曰神州陆沈，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痛哉此言，其神州之大辱乎。顾拓跋宇文之难，杨氏夷之；沙陀三族之终，郭氏受之，天心固未尝一日忘神州也。封狼生貙，杀机相寻，天水凤阳之末造，尚忍言哉。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时势所趋，极于今日，此仁人义士所发愤而太息者也。然而霸者恣睢于上，党论喧嚣于下，董狐不作，崔浩阒焉。蜩螗沸羹，如涂涂附，忧时之彦，怒然伤之。爰有《神州日报》之作，造端往岁，迄于今日星一周矣。夫定哀之世，尼父不能无微词；然长言之不足，则咏叹随之；庄论之不悟，则俳优继之。铁

而不舍，自此以往，风俗臭味其少少变更乎。哀高丘之无女，独与子兮目成。吾以是祝我神州，以是祝我《神州日报》。

（录自《磨剑室文初集》）

悲吴篇

三吴非文弱国也。粤若稽古帝禹，曰文命，疆理九有，斗牛之域，实维扬州。泰伯虞仲，让国不复，肇基文化。阖闾用子胥，谋成伐郢，中原震动。夫差败越夫椒，会诸侯黄池，与齐晋争盟，骎骎乎轶大彭、陵豕韦矣。秦失其鹿，豪俊并起，项籍避仇吴中，与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因战钜鹿、入函关、烧秦宫阙，皆吴产也。蒙古猾夏，无百年之运，淮张起草泽，南面自王，使东南财赋之区，一朝与大都隔绝，明祖资以北伐，而元社夷矣。明政不纲，大奄枋国，东林之良，盈填狴犴，独吴人奋臂一击，而缇骑不敢出国门，五人之墓，屹然千古。烈皇御宇，复社诸贤，持清议以抗朝政，珠盘玉敦，奔走天下之士，咸以吴为归墟。南都既丧，徐文靖公慷慨就义，顽廉懦立，杨维斗以不剃发死，刘公旦以通海死，以及坛坫胜流，心耻苟活，咸能结缨殉国，项背相望。昔汪中广陵对，称臣降子，不出其间，以较吾吴亦胡独不然。百年以来，人才稍寥寂矣，然洪杨发难，李秀成以孤军守吴，并吞两浙，犄角金陵，婴城转战，经年而不能下。使非八王杀谭绍光以降，吴亦未

易平也。吴亡而金陵之援绝，涤生沅甫亦遂收旂常钟鼎之勋。然则孰谓吴无与于胜败之数哉。嗟嗟，麋台虎阜，鞮鬯零落于当年；铁马铜驼，禾黍怆怀夫今日。城郭犹是，衣冠已非，士气不扬，全军尽墨。此吾今昔之感所由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者也。

（载 1910 年《南社丛刻》第 1 集）

《汉侠图》记

《汉侠图》者，陈子剑魂自写其意之所作也。侠原于墨翟，或传漆雕氏之儒，下逮朱家、郭解，犹凛凛有生气。西京以降，坠绪中斩，发挥而光大之，陈子其有意乎？侠而冠以汉则名从主人云尔。间尝论之，神州陆沈，戎夏交捽，生民之涂炭极矣。若有一个人，能鸠合师旅，吊民伐罪，称义旗、驰羽檄，矢集于石城，剑及于金台。使引弓之帝，大去吾土，自遁于九域之外，以复我姬汉之旧邦，此大侠之所为也。苟无其时与势，莫若为荆轲、聂政之俦，伏尸数人，流血五步，匕首交于前，弹丸发于后，以警淫昏之长、罗织之吏，使知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独杀，亦侠之次也。藉此而不能，亡命江湖，犹足以为盗侠。周密癸辛杂志之所揄扬，李贽焚书之所赞美，不平之气，稍稍赖以舒畅，为效虽狭，抑犹愈于无。此三者，陈子将何择也？试披其图：长剑在腰，柔缡在手，仆夫侍侧，壮士屹然而远望平陆。苍苍莽莽，残山剩水之感，不绝于余心矣。余学书不成，矧于学剑，十年呫哔，豪气销沉，生当宗国陵夷，愿效祝宗祈死。憔悴忧伤，曷其有极？而陈子不弃蜾蠃蚁子

之微，妄为余引重，余愧且死矣！推论其说，用勗陈子，亦躬自悼也。

（录自《磨剑室文初集》1908 年）

巢南杂著叙

佩忍陈子既删定其文字为《巢南杂著》若干卷，授简于余，命为之叙。余椎鲁无术人也，乌足以叙陈子。无已，其征诸枌榆文献之传可乎。窃唯松陵，蕞尔一隅耳，西京以上，无得而称焉。庄氏父子，始以文著。自晋以还，则季鹰、鲁望，尚志虙丘园；希冯、震泽，覃精夫著述，由是风气所嬗，作者奋起，浸淫及于明代，有若鲈乡、西村、叔承、羡长、木公、孟硕之伦，飙丛电举，著声一时，古朴芬芳，为闾里重。晚季鼎沸，奇节益励，扶九、孟朴，首倡复社，以区区下邑，奔走天下之士，大江南北，莫或先焉。两都既倾，义师云集，惕斋躬执桴鼓，孙沈诸忠，前邪后许，分湖一旅，屹然为东南重镇，卧子所谓长兴一代人豪，岂不信哉。迨夫日落虞渊，鲁戈不复，而仲韶、茂申、惊几、佩远、晓庵、耘野、长孺、长发、茂伦、不远、佩葱之俦，犹抗西山之节，黄冠草履，终身不北向而坐。史狱既兴，三良陨首，稼堂、虹亭，始北面新朝，饱飏以去。横山，改亭、汉槎诸子，亦不甘落漠，横被戮辱，祸集其躬，或侘傺终身，或投荒万里，以视往昔诸贤，多惭德矣。然彬彬

郁郁，固无愧坛坫之雄也。自是而后，乾嘉之间，三江、果堂、湘湄、频伽，道咸之间，董任陈沈，最近迄于我家一门及浚李之伦，咸以文艺著称于时。是三百年来，固未尝一日无人也。独至今日，老成凋谢，风雅式微，昧昧我思之。若有一个人，崛起孤根之中，砥柱狂流之末，以守先待后为己任，特立独行，磽乎其不可拔，微陈子其谁与归。余生也晚，不获见先民典型，是则是效，犹幸陈子不以驽骀见弃，折节订忘年之交，得稍稍闻其绪论。慎交之社，补史之亭，平生志趣，隐约可征。则今读其文，诚欢欣歌舞，知乡邦文史之绪未坠于地，且将发挥而光大之，又岂徒余之获附骥尾传哉。故喜为叙之如此。

（载 1910 年《南社丛刻》第 1 集）

家藏松陵书目叙

余家故浙东慈溪人也。胡元之季，避兵迁徙，始来吴江，遂著籍焉，今六百年矣。五世祖以上，潜德勿曜。高祖古楂府君，始崛起文囿，喜交宾客，与郭频伽先生游，不求闻达，著书满家。曾祖莳庵府君，世其家学，耄而弗衰，身历五朝，灵光巍然，为乡里矜式。先祖笠云府君，笃行媚学，究心经世大略，有筹边定远之志，壮年不禄，厥蕴未宣。而族祖韬庐先生，尤怀才抱奇，为诗古文，能造桐城之室，旁逮定庵龚氏。故百年以来，论者辄以吾家为松陵文献所归，而先正遗编，经累世藏弃，亦稍稍可观。予小子弃疾，幸生通德之门，胜衣就傅，迄于弱冠，垂垂二十有二年矣。椎鲁无文，不学日落，私惧先人鸿业，将坠于地，则何以对扬我高祖之休命，而昭兹来许。爰乘良时，整理旧籍，别取邑先辈所著书，上自梁陈，下逮清室，合四部所藏，都得百四十馀种，千四百馀卷，标其目录，识而存之，庶几留心文献之士，有所咨考，而余亦可以免于戾夫。戊申孟夏柳弃疾识。

（载 1910 年《南社丛刻》第 1 集）

刘林生《哭弟诗》书后(代)

呜呼！丙丁之交，湖湘之间，尚忍言哉！醴陵云扰，浏阳景从，一夫夜呼，壮夫攘臂，当义旗初建，以为西取长沙，北定武昌，指顾间耳。军威所震，北庭亦陨越失次。乃天不祚汉，旷日持久，智勇俱困，卒以沦丧。北师所过，赤地千里焉，灰烬之馀，重以钩党，告密横兴，缇骑四出，张罗布网，择人而噬。使生者困囹圄，死者膏斧钺，仁人志士，孑遗者鲜矣。衡山刘烈士炳生以省亲归长沙。亦陨首是役。悲夫！悲夫！余来东京，得与烈士昆林生为道义交。林生痛其弟死非命，思有以表章之。既状其生平，乞馀杭章先生为之传，复出其所为《哭弟诗》见示，征余一言。余维朱明之季，建夷南牧，若嘉定侯氏、黄氏，松江夏氏皆以父子兄弟并建大义，一门之内，忠孝凛然，今烈士身殉家国之难，而林生东走海外，抗田横之节，志光复弗衰，古今人胡遽不相及耶？余又闻之，昔张良弟死不葬，破家报韩，椎秦博浪，卒夷其社。伯升见殊于更始，光武寝处涕泣，枕席皆有泪痕，用光汉业，林生勉乎哉！岂惟

烈士所瞑目，炎黄之胄，其亦实嘉赖之矣。推论其说，爰著于篇。

（录自《磨剑室文初集》）

陶君佐虞家传

君讳赓熊，字佐虞，更名曰亚魂，号鼢旦，亦称砥中，姓陶氏，吴江梓树村人也。生而颖悟机警，有应变才。剖析事理，若燃犀照影，出一语，即令人解颐。顾沉潜弗肯露圭角。其和而不同，任侠好义，则又天性然也。少读书，通大义，尝入吴门某校习法兰西文字，尤覃精算理。体力孱弱而媚学孳孳不休，以是得咯血疾，遂弃去。岁癸卯，始以养疴来禊湖。时四方志士，方创中国教育会于海上，张清议，以启迪聋瞶，弹丸黑子之地，多有闻风兴起者。君年少气盛，辄攘臂其间，奔走不惮劳苦，哓音瘖口，闻者弗之善也。已而束装走海上，从爱国学社诸子游，一时贤豪长者，多有缟纻之雅。居久之，会社事凌替，乃复归禊湖。归未旬日，东南党狱大起，故交多被逮，有驰书乞援者，资之甚力，而君亦自此病矣。既痊愈则游武林，居西湖之蚕学馆，越明年春，疾复作，遂归。君志趣高抗，不甘与流俗为伍，眷念时局，慨焉思有所建树。而遭遇侘傺，有难言之隐，忧伤憔悴，往往现于辞色。又以多病，不能远游，乃栖迟乡里间，颓然为学校教师，郁郁久居，非其志也。居

不半年，感时疾竟死。时甲辰八月九日，年仅二十有五。妻某氏，子一早殇。

柳弃疾曰：余交君之生，不及二年，而哭君之死，且四载矣。自君已余然后知死别之悲悲于生离。而昔人山阳之赋，西州之恸，其情诚有所不能已也。余数年前曾为君撰传文，久藏弆箧中，近检视之颇嫌其驰骋，不合于法度；而言者又以为触犯忌讳，虑无能传世而行远，爰更为篇，尼父作春秋定哀之世多微词，然而君之志节行谊，亦略可睹矣。人虐天谴，素心寥落，既伤逝者行念生存，此尤余之所为忧来横胸，不可断绝者也。

（录自《磨剑室文初集》1908 年 9 月）

代政闻社社员绝梁启超书*

任公足下：已矣！政闻社解散矣！吾辈富贵利禄，从此无望矣！邯郸之梦方甜，终南之径遽绝，命运乖舛，一至于斯。伤哉伤哉，复有何说！特是吾辈盱衡往事，推原祸始，不能不叹息痛恨于足下也。足下倾危小人，夤缘竞进。戊戌之变，睥睨两宫间，妄思效法范雎，立谈而倾人主。天夺其魄，事用弗集。谭、林骈首，足下独以外援自脱，逋逃东海之滨。复摇唇鼓舌，为《清议报》以污蔑宫闱。延及庚子，东南乱作，足下又赫然谋主也。传曰："人臣无将，将则必诛。"以足下之所为，阴谋煽惑，扰乱治安，直叛党耳，岂足厕于政党之列哉！立宪议起，乃与私人蒋智由创为政闻社。吾辈当时，不尽洞晓足下本末。其知之者，亦以为朝廷宽大，既往不咎，又震于足下大政治家、大文学家之虚名，思必有以拥护吾党不致落寞。故自东京旅学，以及南北直省，闻风兴起，踊跃归命者，不可胜数。不图九重睿照，明烛万里之外，而吾辈大局，遂致一

---

* 原注："此文为当时游戏之作，意在形容立宪党人之下劣，读者幸勿以辞害意也。亚子自记"

朝瓦解也。谓非足下之累吾辈耶？记曩在东京时，亦以足下首鼠两端，初通款于革命党，继复叛去，遂为彼党疾视，遇足下建立事业，必欲破坏之而后快。故每当大会方开，即暴徒麕集，木石交下，身无完肤，疮痍未起，遂有死亡。当此之时，伥伥无之，若丧家之狗，此足下所目睹也。自迁归沪渎，始无狙击之虞。由是要求国会，则函电交驰；欢送代表，则觥筹纷错。方谓前程锦样，希望无涯，伊藤、大隈之荣显，可旦暮遇之。岂知复以足下之故，罹此大戾！总务员马良，八十老公，横被恶名，比死无以洗濯；交际长雷奋，衔命北上，徘徊辇毂之下，危机迫于旦夕。吾辈闻信之余，震越失次，遂有解散政闻社之举。伏念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吾辈比之匪人，自贻伊戚；惟有洗心革面，以逃两观之诛。自今以后，亦不复从足下游矣。明天子在上，信赏必罚，戢元成入民政部，一岁数迁，而汉口之役，名在丹书，卒以狱死。杨哲子受特达之知，骤蒙拔擢，怀惭旧德，亦凛凛不敢保终始，醇酒妇人，魏公子所以自免也。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逭。寄语足下，闭门思过，能槁项黄馘，获保首领以殁足矣，毋徒效啬夫喋喋利口，妄冀生入国门为也。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言逆耳，实利于行。惟足下自爱！

（录自《磨剑室文初集》）

国会反对会启(代)

神州陆沉，酋年丘墟，侧媚便佞者，独妄言国会。咄嗟立宪党人，而母婢也，而不知而国之已亡，而会于何有？夫立宪制度，因于封建，积重难返，害亦丛生。彼奉巴力门为神圣者，直旧世纪之刍狗耳。近者，上智之士，创言太平大同，争欲摈弃人治，视国会议院则为万恶之源，借曰卑之无甚高论，攘除戎狄，以复我衣冠文物之邦，此吾侪之天责也。冥行逐臭，夫何为者？呜呼！我有以窥论者之私矣。东胡貉子，自护其类。借有汉民，立于其朝，委贽于其主，耳目心思，浸淫变化，固已自忘为神明之胄矣。彼以为国会既立，万世一系，则君统可以长保；中央集权，则威柄不至下移。至于当兵纳税，尤立宪国民所有事。竭泽而渔，无敢抗也；推刃相杀，莫之哀也。夫然，则祈天永命之计可遂，而吾民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者，贪虚名而受实害，益将无仰首伸眉之一日矣。此在上者之用心也。若在下之党人，胸膈尤委琐，利禄熏心，九死靡悔。夸者欲为政党首领；其次，望国会代议士如登天；最下者，思乘坚策肥，雄长乡里，因缘为奸利，周旋官府之侧，称州

县议绅足矣。以如此之人，则宗国之存亡，民生之休戚，岂彼辈所能梦见哉！嗟嗟！赫赫宗周，鞠为茂草。三百年来，屠戮之惨，箝制之工，虽尽南山之竹，岂足罄其罪状。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报仇雪耻，其在今乎！而矫伪之士，无籍之徒，沾沾焉顾一已之富贵，蜩螗沸羹，一唱百和，思永讫我大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用敢建立此国会反对会，昭告于有众，期以遏绝邪说，惩膺异类。海内外仁人义士，倘有取欤？

（录自《磨剑室文初集》）

1909年

冯君心侠家传

君讳竞优，字壮公，号心侠，别字曰恋华，亦称迈朱，太仓之璜泾人也。少而失怙，母夫人特钟爱之。自其髫龄时已聪颖异常儿，顾跳荡不可羁勒。年十九，来吴门，入高等学校。不半载辄弃去，遂航海渡东倭。会明年春，取缔事起，学子星散，君亦抱义愤归，归而读书海上之震旦学院。院中主事者为法兰西僧侣，颇凌践其非种人。君与之龃龉不相中，则复拂衣去，盖自是杜门里居不复出云。君故年少美丰仪，然生而青白眼，慕嵇康、阮籍之为人，胸无城府，独使酒任气，好臧否人物，于当世庸妄巨子尤引绳批根不稍贷。世骇其议论，辄目之曰："狂生！狂生！"君亦泰然，曰："身自狂，何与汝曹事耶！"其不谐于流俗如此。君读书不拘守章句，意想所到，多轶出恒轨。布鲁东、巴枯宁诸子者，欧西哲人也，悯社会疾苦由于贵贱贫富男女强弱之不平等，创为学说，思摈弃人治，玄同国

界，绝货币，去兵革，太平大同之郅治，庶几旦暮遇之。百年以来，传其说者遍海外。汉士之留东京及巴黎者始稍稍能称其绪言，詹詹小儒闻之惊怖却走，君独服膺深信，思有以发挥而光大之，以福我萌庶。又感时丁叔季，世风披猖，恒二三其德，翻云覆雨之徒，项背相望，朝为鸾凤，夕化鸱枭，如亭林所慨，求一二似人者不可得。欲创为岁寒社以表后凋之志，自附于汐社逃盟之列。乃事未及竟而君遽死矣！生平为文章，操笔数千言立就，顾弃掷不自爱惜，尤喜治小说家言，著《无情弹》、《绵绵恨》均未成。君生于丁亥某月某日，卒于己酉七月二十二日，年二十有三。配许女士竟存，字苏华。子一，名飞，甫三龄。

柳弃疾曰：阳湖冯沼清，当世奇士也，与君为同姓而属籍不相通。君独敬慕其为人，其下交于余也，亦以沼清一言故。自沼清长逝，已不胜黄垆故旧之感，而君复弃余以去。人生修短，诚诿之于不可知之命矣。抑天之厄吾党何如是其酷也？溯余与君订交终始，岁才四周，接席衔杯，则未有平原十日之雅，而邮筒往还，顾无虚日。余性素懒，意有未惬，反复辨难，或数四不休，君不以为忤。闻临命谆谆犹以余为念，余果何修而得此于君哉！嗟嗟！娄东吴下，一水迢迢；白马素车，用愧前哲。则余所藉手以报知己于地下者，舍文事外又何述耶？故综其终始而为之传如此。

（录自《麝剑室文初集》）

冯遂方女士传

己酉孟冬，余在吴门，女弟平权为言，同学冯遂方女士病瘵且三年矣，斯人斯疾，恐遂不获痊，为扼腕叹息者久之。自余归里，未旬日而平权书至，则女士死矣。悲夫！

女士名宝瑛，我亡友沼清犹子，而茜华女士之妹也。都邑门第，详余所撰《茜华传》中。自女士之少，已丧厥考，独与其姊婉宜、茜华及弟宝和、宝龄依母夫人居燕邸，而沼清亦幼孤，赖王太君抚之。一门两孀，属籍虽稍疏，孤儿弱女，固茕茕然相依为命也。

庚子之役，女士全家南下，卜宅吴门早安里，既数载，沼清亦自武林辗转来吴，时女士年十有三矣。沼清既怀才抱奇，喜从四方豪俊、江湖侩傺之士游，而婉宜、茜华复通经史、治群籍，咸以所蕴授女士。女士虽吴人乎，生长北方，负燕赵游侠之概，故长身玉立，而英英露爽。居恒读书，以木兰、良玉自命，工秋千蹴踘，游龙惊鸿，未足喻也。尤擅辨才、敏词令，沼清每遨游吴越间，辄挟之与俱。遇大会集，辄抠衣登坛，激昂陈大义，听者动容，不

意其为妙龄弱女子也。时梁溪孙女士复权主其家，而毗陵有奇女曰孙潜诸者亦往来吴中，与女士姊妹友善，切磋琢磨，学益孟晋。会明年乙未春，沼清创女校，遂负笈来游。于时六冯之名大震，而女士尤矫矫。顾未逾年，婉宜远适，丁未四月茜华病殁，迨秋八月而沼清亦逝。一门之内，奇变麻起，死丧无日，无几相见，盖女士于是乎神伤心死矣。忧患馀生，疢疾中之，是年冬遂得瘵疾。母夫人忧之，就医于沪，且移家焉。顾卒无效，迄己酉十月六日竟不起，时年一十有八。

柳弃疾曰：自余交沼清，犹及见君家全盛时，乃不数年间，遽零落至此。女士年最少，体尤健硕，又岂意其遂从诸父女兄后奄忽以长逝也？忧能伤人，其信然耶！今日不者，老母弱弟，凄凉对哭，又将何以为情哉！抑余所最既不解者，谓天忌才耶？何为而生之？谓天爱才耶？何为生而复斲之！天不可问，鬼不可责，山川命运之神亦不吾语也。余方将抱长恨以终古，又何暇屑屑为冯氏一人一姓悲耶！

（录自《磨剑室文初集》）

磨剑室文二集

(1910—1916年)

目　录

一九一〇年

《民立报》祝辞……234

钮凤生诗叙……236

云间赵生传……238

祭俞母李太君文……240

陈悔叟先生五十寿叙……241

魏里孙母传……243

一九一一年

《松陵文集》叙……245

亡友丹徒赵君传……247

为醵助赵伯先先烈遗属告侨南同魂书……254

胡寄尘诗序……256

周烈士实丹传……258

一九一二年

谕虏酋……260

袁世凯休矣！……261

论袁世凯……262

北伐……264

和议声中之寇警……265
时哉不可失……266
风萧萧兮易水寒……267
修我之矛，与之同仇 ……268
敬告北军将士……269
北方设立临时政府与优待虏廷之抗议……270
寇深矣，可若何 ……275
呜呼，临时政府与参议院 ……277
推翻优待虏廷条件之上策……278
告真爱国者……280
黄花岗雄鬼其瞑目乎……281
取消临时政府问题……282
山岳党……283
答某君书……284
答某报……289
时事愤言……291
青兕宣言……295
告吴民……297
袁世凯之用人……298
北省民军都督之厄运……299
请看袁世凯之外交……300
阮烈士梦桃传……302
追悼会祭周阮二烈士文……305
为赵公伯先迁葬募捐启……307
孙君竹丹事略……309

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313

一九一三年

阮烈士梦桃遗集叙……315
悼邹铨文……317
雷云峰先生七秩双寿序……319
孙君竹丹传……322
为孙君竹丹昭雪启……324
陈蜕庵先生传……326
《梨云小录》跋……330
鉴湖女侠秋君墓碑铭并叙……332
《习静斋诗话》叙……334
拟重修九江琵琶亭记……336
陈巢南《笠泽词征》序……338

一九一四年

《弯弧庐诗稿》叙……339
《费孝子画像》书后……340
先考钝斋府君行略……341
《恨海》叙……346
《血泪碑》本事……348
评《血泪碑》全本……355
评《恨海》……361
磨剑室剧谈……363
磨剑室剧谈补遗……375
练塘小志叙……385
《变雅楼三十年诗征》叙……387

《空中语》叙……389
《燕蹴箏弦录》叙……390
《分湖旧隐图》记……391
陈悔叟先生传……392
沈孝子姚烈妇合传……394
周母敖太君墓志铭……396
宁烈士太一传……397
陈烈士勤生传……400
《菊影记传奇》序……402

一九一五年

《陈蜕翁遗稿》编后记……404
《拙存堂文集》叙……409
陶母张太君寿辞书后……411
孤山小青墓题名……413
《青箱集》序……414
《柳溪竹枝词》序……416
《销夏录》序……417
李母朱太君七十寿序……419
《春声》序……421

一九一六年

《庞檗子遗集》序……423
余十眉《寄心琐语》序……425
《天潮阁集》序……427

1910年

《民立报》祝辞

维庚戌之岁，重九之日，为《民立报》开幕之期。时则枌榆陆沈，悲深薇蕨；芳菲满野，义托茱萸。登高避厄，笑长房之无计；落帽有人，呼桓温为可儿。瞻彼风景，悯此河山。爰于阳九百六之秋，树厥董孤南史之帜。鲁戈奋而日返，吴钩麾而头白。楚虽三户，卷土重来；夏有一成，配天不失。堇父之布再绝而再登；陈安之矛十决而十荡。宁非所谓智勇交参天声丕振者哉！黄花无恙，存南国之春秋；朱鸟有灵，碎西台之竹石。聊为尸祝，以当凯歌，辞曰：

天下无道，处士横议，不平则鸣，夫岂得已。莽莽中原，渐渐沪江鹈鹕声凄，百草不芳。重阴噎气，孤阳挺生，剥极而复，秦岂无人？昨梦钧天，宾于帝室，轩辕曰咨，咨汝《民立》，举世聋聩，汝为警钟，司朕喉舌，朕其汝庸。众女谣诼，蛾眉淡妆，先乞灵府，蜀神是撞。大奸之拔，如距

斯脱，曜灵中天，群邪自熄。奇花初胎，天步方艰，何以勗君，毛瑟三千。

（录自《磨剑室文二集》）

钮凤生诗叙

《沧桑小筑遗诗》四卷，舜湖钮希鹏(凤生)著。凤生既殁之六年，其故友陈次青携以示余。且曰，凤生负美才而不永年，所可存者仅此，惧其久而弗彰也，惟吾子叙之。余既受读其诗，复循览次青所为传竟，乃作而言曰。舜湖文史之传，崛起于孟硕，张皇于甫草，此夫人所习知也。自乾嘉中叶，史赤霞以沉博绝丽之才，蜚声秦楚，掩迹卜计。而王旭楼结交宾客，治金石目录之学，亦时时留心文献，辑《松陵见闻录》、《盛湖诗萃》，阐幽表潜，厥勋烂焉。杨辛甫、仲任甫开红梨之社，同时流辈，若周柳初、金甘叔以及三张昆季筠友、薇人、芗吏之伦，相与更唱迭和，推襟送抱；复有寓公名宿，参互其间，时为宾主，彬彬乎极一隅之盛已。沈沃之后起，受衣钵于桐城，蹊径稍别，而仲澄生、郑理卿、寅卿，益以经世自命，遭时丧乱，慷慨悲歌，寿不中身，厥绪未竟。李匏斋、沈蒙庐、施孚盦继之，流连文酒复数十年。迨诸老凋丧，风气渐衰，剥床硕果，独有冬花王翁，唏其微矣。凤生裙屐少年，志于风雅，迹其伏处市廛之间，握算持筹，不妨吟咏，行事雅类三张，而感时抚

事，义存军国，则又有二郑之风。焉使天假之年，砥砺学问、安知不能追前修、光里乘；乃凤姿未耀，鸾翮先铩，斯其不幸，岂为一人，枌社梓乡，实同悲悯，宜乎次青之泣黄垆而赋邻笛也。余自移家禊湖，去舜湖不三十里，又幸得备馆甥于二郑先生之后，时时来往其地，而次青亦以禊湖旧族，客授斯邦，论文校艺之馀，出此编相质，感其惓惓死友，不忘久要，殆为今世所难能，以视朝征逐而夕淡忘者相去远矣。余虽不文，可无一言以塞其请乎，故书于简端如此。庚戌九月分湖旧隐柳弃疾叙。

（载 1910 年《南社丛刻》第 3 集）

云间赵生传

庚戌九月二日，云间赵生以微疾殁于里第，其友生柳弃疾闻耗而哭，有祝予之叹，悯其行之劭而寿之促也，思传以永之。传曰，生名增炜，字伯延，号拜一，余别字之曰巴裔，江南华亭人也。生而敏慧，顾宽柔自克，不槎枒显圭角，与人交煦煦蔼蔼，若不尽其诚者，人以是爱且敬之。又美丰仪，娴文史，羊车过市，玉山朗朗照颜色，挥毫染翰，自髫年时已惊长老矣。岁丙午，入海上健行公学，始与余同笔砚。健行者，东南志士所树立，思以任侠仗义，号召当世，倡信陵三千、田横五百之风，继爱国学社而有闻于时者也。故莘莘学子，百有馀人，咸悲歌慷慨，龙骧虎视，有不可一世之概。而生与金山金兆芬，独静婉若好女子，玉树临风，芳兰竟体，终日相对，令人意消，呜喑叱咤者当之辄百夫俱废。顾有所撰述，则又轰雷掣电，骇龙走蛇，未尝不击苍鹰而贯白虹也。余庸是尤重二生，会金生感时疾，几不可治，别赁庑校外，余亦移居其室，任调护之役。生昼则伏案攻书，夜辄襆被就余宿，当金生病危时，至终夜不能交睫，起视室中，茗椀药铛，在在作可怜之

色，冷月坠地，凄风入帘，宿鸟惊飞，寒虫独咽，则悲从中来，虽不敢放声一哭，而泪痕固已斑斑渍襟袖矣。已而金生病粗愈，强起归里不复出，生益废然不自聊。遂去而游南都，入江南高等学校，余亦倦游杜门，踪迹不相往还。及明年丁未，健行星散，而世变麻起，复如波谲云诡，音问愈疎。戊申岁暮，始一晤生于海上，时则湖海故人，犹在罗网，哀时怆旧，百感横胸，夜漏三下，凄然挥手，几不复知人问何世。而万劫千生，余与生相见之缘，亦遂止此矣，悲夫悲夫。生之殁也，春秋二十有□，配沈女士慕贞子一，才四龄耳，母夫人早世，独老父健在，有弟诵夏，贤而多病，寡妻弱子，茕然在疚，固知生之不瞑目也，余又何言以慰生于地下哉。

柳弃疾曰：生少好吟咏，年十三，即斐然成章。在健行时，课暇辄以诗词相质，虽未遽深造作者之室，然三日于菟，气能吞豹，知终非碌碌者比也。自负笈南都，刳心科学，斯事遂废，推生之心，岂不谓天方丧乱，思成一材，为世自效，弗肯以无用间有用，蹈昔贤玩物丧志之讥哉。顾屠龙未就，赋鹏先悲，宁非命耶。昔诗人如李长吉，不幸早殀，而投溷之馀，终传百世。使生闭户下帏，五年读书，纵不敢望长吉，即老夫终当让生出一头地。然生终不欲以彼而易此，斯亦青主所谓埋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为告后来，勿以篆刻雕虫之末，掩其挥戈化杖之心可也。

（载 1910 年《南社丛刻》第 3 集）

祭俞母李太君文

维年月日，友侄柳弃疾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俞母李太君之灵曰：宝婺星陨，天姥峰颓，玄穹不仁，金风告哀。觥觥俞母，陇西之胄，弇山灵淑，实钟厥秀。坤承妇道，巽为少姬，柔嘉能则，淑慎其仪。轻财好施，家学是传，闭关颂酒，一斗湛然。二十而嫁，嫔于德门，齐眉孟光，答拜樊英。奠铡焘俎，中馈是职，约以奉己，丰以接物。敝衣弗弃，乃作中单，岂緜吝啬，俭德实难。笃生胤子，克昌厥家，竞爽济美，玉茁兰芽。夫子奔走，不遑宁处，以养以教，母而代父。岁月不居，崭然头角，伯兮叔兮，联裙求学。抟桑之国，若木之乡，乘桴浮海，元方季方。伯也先归，倚闾望切，叔尤矫厉，温裾再绝。遭时衰敝，砥柱无人，江湖结客，吾党实亲。畴昔之冬，风雪载路，短衣匹马，东走齐鲁。泰山岩岩，娄江潺潺，啮指忽痛，戴星急旋。瑶台遽倾，玉棺遂剖，云何荼毒，丧此贤母。某与令子，哀乐相共，驰书来讣，肺肝摧痛。升堂拜母，此愿竟违，生刍一束，风凄缟帷。尚飨。

（录自《磨剑室文二集》）

陈悔叟先生五十寿叙

岁在庚戌，潭州陈悔叟先生年五十矣。令子半僧，羁旅东海，不远千里，驰书奔疾，愿得一言为堂上寿。奔疾不敢辞，乃作而言曰。昔子舆氏称父子不责善，盖其中有难言者焉。故尧有丹朱，舜有瞽瞍，或析薪弗荷，或犁牛骍角，信乎万汇之不齐，而圣狂之无种也。顾由前之说，子丹佳人，景升豚犬，已足使英雄丧气；而由后之说，则其祸尤烈，彼头触屏风者无论矣。温忠武之裾，郑延平之发，传之千载，犹有馀憾，况于躬受之者，宁非孝慈两失哉。今悔叟先生，道义为怀，风云在手，一门子女，并擅文章，尤多奇骨。半僧赋诗慷慨，有曹孟德、刘越石之风，结客江湖，避仇海岛，弃家十载，定省久虚，而先生曾无几微姑息之爱形于辞色。观半僧上先生诗有云："碑逢先哲关心读，剑勘儿曹努力磨。"可以觇先生之为人矣。岂非邹峄之言，亦有时而不中乎。天下汹汹，豪杰并起，先生神明湛然，老当益壮，不知数十年后，将出而为鹰扬之尚父，或处而为传经之伏生欤。抑消息于出处之间，而为圮桥之黄石、新城之董公也。弃疾伏处江表，不能捧觞上寿，

一瞻先生之颜色，私为此文，以贻半僧，先生见之，其亦掀髯大笑，谓孺子知我否耶。若夫乔松之祝，金玉之诿，俚俗据为恒言，贤豪闻而洗耳，弃疾虽不敏，固不敢为先生道矣。

（载1911年《南社丛刻》第4集）

魏里孙母传

魏里孙母既殁，其孤时英，持状乞传于松陵柳弃疾。夫人子之扬其亲，事取征信，宜无所增饰。而弃疾与时英，又同社友也，义弗敢辞，用是述懿德、播徽音以告后之撰彤史者。据状：母姓钱氏，秀州之魏里人也，生而徇齐，事亲以孝闻。髫年就学，授列女传，不烦指解，心领神会，以古贤哲自期。尤好谈明季节烈事，慷慨陈词，志义奋发，不自知其身之在异代也。年二十，归于孙，时处士君春秋鼎盛，太翁太母咸在。母上事尊章，下相夫子，旁及娣姒群从之属，无间然也。未几太翁弃养，母尤能得孀姑欢，盖十馀年如一日。及时英生数月，而太母即世，越六载，处士君复不禄。当太母与处士君病时，母废寝忘馈，以谋医药，既殁，丧祭无失礼，可谓贤矣。时英既少孤，赖母以敦品力学为教，终底有成。居恒辄诫之曰：为学当以明体达用为主，修齐治平，道不外此矣。顾余之教汝，但欲汝读书明理而已，不愿汝腼仕以求荣也。出处大节，昔贤所明辨，故春秋严内外，论语戒危乱，仲连蹈海，干木逾垣，诚以世丁叔季，义无可仕之理也。若冒进以干时，则

愚者偾事，智者长乱。数十年前，曾胡之徒，声施非不烂然。以余观之，均不免于訾议焉。汝父终身布衣，岂无故哉，汝其志之勿忘。盖母言之卓然者如此。母治家多暇，辄留心时事，顾弗肯以一言置臧否，若有大不满于中者。呜呼，其志微已。母生丙辰，殁庚戌，春秋五十有五，子一即时英。

柳弃疾曰：今年春，余以社事客临安，归途道魏里，得识时英焉。时英读书通大义，而恂恂退让，有君子风，盖母教则然矣。昔昆山馀姚，一代大儒，咸秉母训，弗违初志，而二母亦赖以不朽。今观孙母，言论志节，岂让古人，余愿时英之终勉之也。若余之不文，则又乌足为母重哉。

（载 1911 年《南社丛刻》第 4 集）

1911年

《松陵文集》叙

《松陵文集》之名何自昉乎，曰，昉于潘节士力田。盖节士负良史才，遭遇国亡，隐居烂水之上，既与吴赤溟修《明史》记，成一代实录，矫尾厉角，自命马班。复感激于乡邦掌故，爰有《松陵文献》之辑。《文集》以征文，而《献集》以庀史，如鸟之有两翼，车之有两轮也。焚坑祸作，文武道尽，株连茗上之狱，化碧弼教之坊，平生著述，尽付咸阳一炬。《献集》仅而获存，刊布未几，复罹禁网，至于今未显，而《文集》更不可问矣。自是而后，则有朱氏《文征》，顾氏《文起》，周氏《文粹》，并流传未广，及凌氏《文录》出，诸家乃悉废。然夷考其书，断代为编，仅限当世，自明而上，弃置弗陈，先河后海，于义未协；又一时议论，墨守桐城，去取之间，复多失当，亦虑非节士之所安也。陈子巢南，生三百年后，志节士之志，思补撰《文集》，以配《献集》。孤根崛起，家鲜藏书，则假诸友人，每手自钞缮，穷年竟月，屹屹弗休。又赋性善游，不恒厥居，海陆千里以

外，辄挟书与俱。所至搜奇访异，自名山所藏，黉序所储，以及荒江老屋，冷摊破肆，偶有弋获，丛残荟萃，存拾一于千百，未尝不惊喜过望，驰书相告语也。如是者十年，乃出其写定之本，刊行于世。上起炎汉，下逮今兹，凡为卷□十有□，呜呼，可谓用力勤而成功溥矣。抑弃疾因之有感焉，溯我邑文学之传，必始庄夫子，自汉及明，代有哲人，用光里乘，而莫盛于胜国之季者，以复社为之倡也。继复社而起，则有惊隐慎交，意趣虽殊，宏奖风流，要皆无媿。百年而生郭十三，沉博绝丽，不名一家，庶几计顾潘吴之流风馀韵焉。自三张之徒，薄文人而高谈心性，陈沈继之，步趋方姚，号召之途既隘，狂民桀士，望望去诸，而成材亦远逊曩昔矣。同光以来，文献之绪，不绝如线，读我家弢翁所撰《凌敏之、密之传》所由悁悁然悲也。先老凋谢，后生不才，居今日而视弢翁之世，其感慨抑又何如。岂山川灵秀所锺，已发泄无遗，强阳馀闰，不复能媲隆鸿朗欤，抑剥极必复，后起少年，固未可轻量欤。今陈子此书出，发潜德之幽光，明文章之信美，用以表章前哲，昭示来许，杞宋有征，于是乎在。而承学之士，有所观感，亦将专精壹志，发愤兴起，无使枌榆鸿业，自我而坠地。分湖之畔，笠泽之滨，垂虹钓雪之间，其犹有人乎。云蒸霞蔚，烛霄汉而射牛斗，弃疾且拭目以俟之矣，斯亦节士与陈子之功也。辛亥二月邑子柳弃疾叙。

（载 1911 年《南社丛刻》第 4 集）

亡友丹徒赵君传

自五胡乱华，一马化龙，而京口一隅，蔚为南朝重镇，所谓北府酒可饮兵可用者是也。金行代谢，寄奴挺生，内讧既清，戎车遂驾，陈师广固，慕容就禽，因垒长安，姚泓面缚，于以正猾夏之诛，雪陆沉之耻：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于铄武功，猗欤休哉。盖自琅邪南渡以来，祖逖恒温所未有也。无忌异代，汉高怊怅于夷门；端木问仁，尼父咨嗟于微管。雄风虽逝，芳躅未淹，诵稼轩寻常巷陌之词，冠带遗民，有馀慕焉。顾或谓寄奴醉心禅让之业，仓皇南返，委秦地于赫连，恢复中原之烈唾手弃之，故毁誉犹半，千载而下，汉厄重罹，士不帝秦，人思覆楚。乃有天水王孙，丹徒布衣，承祖宗之馀烈，锺江山之间气，慨焉欲挽天地而澄清之。栉风沐雨，有志于救民；黄屋左纛，无心于婴网。以视寄奴，楚社方夷，宋台早建，公私之判，夐乎远矣。顾虏焰方张，义旗屡仆，出师未捷，赍志长埋，管乐有才，关张无命；白鱼迟跃，黄鸟先歌，宁非羲轩之不幸而华夏之大哀乎。四海虽遥，百世虽远，悲歌慷慨之士，犹将凭吊前人。慕义无穷，而况谊托同盟，身惭后

死者哉。去病之石未勒于燕然，有道之碑遽征夫玄壤，江村六月，朔风夜号，鬼雄有灵，庶几相余。泪湿隃麋，魂填溟渤。后有来者，请视斯传。传曰：

君讳声，字伯先，姓赵氏，丹徒之大港人也。父为乡老，有闻于闾里。君生而有大志，龙行虎步，瞻视非常，既负奇慧，复擅神力，慕义若渴，疾恶若仇。大港固有虏吏，一日，捕市人置狱，其母泣请于君父，父逡巡未应，而君已入狱破械挟囚出矣。时年甫十四，一市皆惊，吏亦无如何也。少负神童之目，九龄应试，邑令欲畀以冠军，君顾弗肯循绳墨，作字大小错出，纵横溢尺幅，乃已。稍长，成诸生，复举拔萃科，才名藉甚，会科举废，入江南陆师学堂，既卒业，任新军标统焉。自满洲盗中国二百数十年，胤祯弘历，屡以文字兴大狱，士无敢言种族者，民益瞢然，忘仇事虏，太平天国坐是败，谈者犹寇洪王、帝爱新，勿悟也。孙逸仙建义惠州，响应未众，逾岁而《苏报》倡导于沪渎，昌言夷夏之防，章邹诸子相继起，著书立说，民族风潮，始一日遍东南数省。君自肄业陆师时，已隐然自任匡复之重矣。既掌兵柄，意气益发舒，尝率部下谒明孝陵，猝询其众曰，若曹亦识此为大明太祖高皇帝陵寝乎，众有知有不知，则杂然应。君慷慨大言，高皇逐胡元，奠汉族，功业隆重，无与比伦，至圣安而复亡于虏，闽粤继陷，滇黔忽诸，地下有灵，弗来享矣，吾曹亡国民其何以报前皇。众皆失声痛哭，复杂然和曰，唯主将命是从。君喜，抚循之

益力。语骎闻于虏江督，将中君以危法，顾事无佐证，第罢其职，所部兵士夙归向，君临别赠言，泪淫淫承睫也。君既不得志于江南，则北走津沽，从皖人吴樾游。吴之将刺虏酋端方也，君实与其谋，多所擘画。谋定，吴促君南行，君贻诗告别，吴答书曰：每诵君诗，不觉心酸泪落，岂某之伤怀后事，而出以儿女之情乎；抑诗意之感人深也。复谓某为其易，君为其难，盖以程婴杵臼之谊相勖云。及副车误中，吴以身殉，君益指天画地，誓有所为，遂入粤，复任新军标统。会廉州以抗税树帜，土人刘恩裕为之魁，四方志士多羼入其军，势稍稍张。虏粤督命君率师御之，君既抵境，密遣部下通声气，顾刘起草泽，无足共事；虏将郭人漳与君同行，又时掣其肘，君怒，谋诛之，弗克，知事未可为，遂驰告诸志士使他去，而刘党亦分道离散，廉事遂定。君设宴廉之南门外海角亭，招诸将校痛饮，酒酣即席赋诗，有“八百健儿多踊跃，自惭不是岳家军”句，盖君以所志弗就，徒为虏驰驱，不能无所怏怏也，顾郭人漳已冒其勋，受虏上赏矣。君既班师旋广州，虏粤督张人骏亦器其能，将畀以重任，而端方自江南密电戒张，谓君才堪大用，顾志弗可测，毋养虎肘腋，致自贻患。张获电，遽削君兵权，使为陆军小学监督，未一月，复降督练公所提调。君知无望于内，遂请急归吴，一省其家，复走香港谋大举焉。香港密迩两粤，又为虏政令所弗及，亡命之士，多麕聚于是。既获君来，咸大欢忭。君以粤新军，多已旧部，且与虏吏不

相中，谋借其力以覆广州，一旦度庾岭而北，中原可图也。因属其事于皖人倪映典，而己为之谋主，顾事终弗集，映典殉焉。虏吏知谋出于君，悬五万金购其元，侦骑四出，卒无所获，威声愈振。初，扬州熊成基者，在江南时，曾隶君麾下，受其陶铸，及虏酋载湉、那拉母子相继暴毙，熊遂起兵于安庆，事败，走海外，谋刺载涛于哈尔滨，机泄，死之。君素未以国士期熊，闻耗叹息曰，昔在金陵，贤豪辐辏，若熊者殊碌碌不足道，孺子今日乃能先我成名耶。会汪精卫黄理中北入虏窟刺摄酋载澧复不得当，且被囚，君益发愤，遂奔走南洋群岛，遍访其豪杰，备军实、购器械，期年而后有成，将以纪元四千六百九年辛亥夏四月潜师袭广州，推黄克强为总司令率同志先期入粤，而君与胡汉民驻港备后劲。于是吴楚闽粤滇桂洛蜀皖赣越十一国之士相继来会，论者咸谓中兴有日矣。会粤人温生才新自南洋归，狙击虏将军孚琦，殪之，广州大震戒严，而虏之讷人有厕身吾党者，复漏师焉。虏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益拥兵自卫，且下令大索，党人知谋泄，有议解散为后图者，克强持不可，谓网罗已布，散无所之，战亦亡，不战亦亡，不如先发，事纵弗成，犹足以谢天下而激后起也。众曰诺。三月二十九日夜遂攻虏督署，入之，张鸣岐仓皇洞垣如狗窦遁。义师既失张，而李准兵复大至，乃巷战，人自为斗，无不以一敌百，杀伤相当，顾众寡弗侔，卒败北。石经武、宋玉琳、石庆宽、喻倍伦、姚国梁、秦炳、王

明、韦云卿、罗节军、周华、劳肇明、李芬、林常拔、杜钰兴、黄养皋、李晚、王鹤明、李文楷、马吕、罗坤、李子奎、李文甫、林修明、饶辅廷、李群、陈文坡、陈文有、严确廷、黎开、庞雄、罗联、罗裕光、梁纬、徐明、林文、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陈与燊、陈可钧、陈更新、冯敬、刘元栋、吴适、刘六湖、郭炎利、郭增兴、郭钿官、郭天财、翁长祥、陈孝文、陈大发、林茂增、王文达、曾显虞、金鼎、周团生、吴顺利，丁细弟、柯刁为、刘枕玉、陈志、徐哂西，封来冕、阮德山、华金元、林华嵩、周增、林清华、刘炉、陈文、李仲、陈保荣、李自恩、林荣平，张作游、陈作新、吴炎妹、林七妹辈百馀人先后死之，独克强等数人得脱，间道走香港。初，君与克强约，师期既定，即亲入粤，会二十六日某女士自粤渡港，谓机械已漏，事且弗谐，君因留港俟之，而不虞众之骤发也。既得密电，知有二十九日之举，即仓卒就道，舟行，晦日晨始抵广州，则事已大去，党人尽死。遂复回港，感愤成疾，废寝忘馈，汉民忧之，延食血糜，食竟忽腹痛，医者谓痈生于肠，请割治，君急欲离港，弗允，顾病益甚，党人送之入病院施刀割，而迁延日久，体弱痈成，亦已无及矣。君初病，神志犹清，既施割治，翌晨咯黑血，遂昏愦，时狂呼曰：黄帝来诏，或曰：岳武穆来晤，四月二十日竟卒，年三十有九。克强诸人殡之于港，颜其碑曰："天香阁主人之墓"。

青兕曰：得臣犹在，晋忧未艾；伍员不来，楚其旰食。

人才之关系于国运岂不重哉。广州义师虽败，识者谓克强有天幸得脱，而君又健在，左提右挈，卷土重来，天下事未可知也。虏廷以君再蹶再起，事败而名愈张，忌之益甚，复疑其伏处大港，缇骑络绎，乡里骚然。岂知君不死于沙场，不死于柴市，而遂奄忽牖下乎。北征葛相，遽痛陨星；南渡宗侯，空呼渡河。天其终不欲汉族中兴耶，何夺我伯先之速也，呜呼痛哉。君尝为友人书联，出句用"汲古得修绠"，友曰：偶句其"荡胸生层云"乎，君曰："吾不作头中语"，乃大书"交情脱宝刀"五字，书法奇崛，下钤一私印，则"天水王孙"也。时作小诗饶奇气，舒卷云霓，吞吐海岳，盖岳鄂王、石翼王之伦，岂章句小儒所能梦见哉。饮酒可数斗许，醉后有力如虎。其自粤返吴也，僚友为置祖筵，既醉则谩骂其座人，伸足蹴垣深入者数寸，力拔之出，血涔涔不顾。既抵沪渎，与余邂逅于酒家，介丹阳林懿均而订交焉，终席无一语及国事，明日即别去。然余观君眉宇间，英气咄咄逼人，虽微某君言亦知其非当世第二流矣。闻君首途时，遇豪强为不义者，奋拳殴之至垂毙，几扦文网，益想望其为人。自君走海外，复遭名捕，萍蓬踪迹，不复可亲。去岁九月，君客游槟榔之屿，始属友人雷昭性辗转存问，洎余裁书叩起居，而君已他往矣。今年三月初，复以书来，词曰：别来三年，相思无已，偶于近刻，得见诗文，吟诵至再，如对故人。兹有请者，弟自出亡以来，未敢少自放弃，近极意经营，所事在指顾间，惟阿堵物尚

亏一篑，就力所到，已穷罗掘，焦思欲然，若因是掣阻，殆不止王敦笑人。昔公瑾用兵，子敬指囷以赠，江乡先哲，高义如许，矧用急难，遥呼将伯，千钧一发，尤甚前人。见信望即于数日内，筹措至少两千圆，电汇香港，以供急用，万勿见却，他时握手中原，必有以谢君也。余既得书而力未能报，乃赋诗一章以告罪，有“此情或者皇穹谅，忍死犹堪睹凯旋”句，盖自怜虮蝨下才，谬厕同盟之末，既不能如终军之请缨，复不能如卜式之输财，内疚神明，外惭良友，幸而日月重光，冠裳再造，专车之骨，获免于涂山；羊裘之足，得加于文叔，宁非大幸。讵料平陵一蹶，蒿里再歌，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君子猿鹤，既反袂于黄花；贤者龙蛇，忍招魂于朱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然而人心未死，来者难诬。沈书窘井，终开大明之天；抉目胥门，会见勾吴之沼。西台皋羽，尚有馀哀；南国夷吾，讵无佳传。爰以祈死之范文，勉为执简之南史。君真诸葛，大名垂宇宙之间；我愧尼山，绝笔继春秋而后。

（载 1912 年《南社丛刻》第 7 集，据手稿订正）

为醵助赵伯先先烈遗属告侨南同魂书

敬启者：今年广州三月之变，国脉销沈，人才摧折，黄花碧血，惨何可言！而天水君盖代威名，亦以愤激之馀，透爪握拳，温然同尽，天罹人虐，适际其时，坏我长城，尤深痛悼。特是逝者长已矣，而抚循家族，教养遗孤，在在皆为我辈后死之责任，有不容顷刻弛者。天水平生历史，已见海内外各地报纸，而槟榔屿《光华日报》所载青兕一传，尤为详尽，度我同魂，均经漱读，无俟再陈。今日某等所欲为公等告者，则天水毁家赴义之实情及现在遗属困苦之状况是也。天水家本中资，薄有田宅，自两任标统，抚循壮士，延揽豪杰，廉俸所入，随手辄尽，犹复时时举债，以供义需。去岁赴港，遂悉毁生产，尽室偕行，及天水长逝，旅中资斧亦扫地无馀，赖同魂醵助，仅得五百金，长弟分百金赴南洋，次弟扶老携幼以四百金归国。丹徒故里，既为虎吏所蹂躏，田庐籍没，亲戚纷扰，无家可归。而天水在港时。顷粤旧部，慕其威德，咸裹粮相从，不下百人，粤事既败，天水复薨，来者亦废然而返，落魄海上，半无生计，闻天水家族之在申也，纷纷造门，求其援手。四百金

自港至申，购船票、蹴旅舍，所馀本鲜，至是更匮殚无遗矣。天水家中，上有斑发之亲，下有垂髫之子，室人守节，弟妹成行，咸非能生利者。今其尊人已赴长女之招，戢翼某地，仅能自赡，不遑顾家。其妹由某等送入蚕业学校肄业。次弟在申，尚无位置，且政府名捕甚亟，不能出面，谋事綦难。遗孤弱小，闻亦受殉义友人所托，提携至今，仗义抚孤，信守程婴之节；慰情胜无，终免若敖之馁。观天水之对友人者如此，即吾人之对天水宜知所对镜矣。夫在天水，破釜沈舟，毁家殉国，原不望身后之报酬，而吾侪犹有心肝，又岂忍漠视。范叔绨袍，西华葛帔，昔人于生死盛衰之交，虽个人私谊，犹珍重弗谖，何况中国一人同胞救主如我天水者耶。某等人微言轻，力小任重，且在内地，虐焰高张，自由行动，深为不便，各竭绵薄，勉尽义务，匝月所得，仅数十金，瓶罄罍耻，为辱已甚，茫茫后顾，来日大难。不得不求将伯于公等者此也。夙慕侨南诸同魂，身栖海外，心在祖国，义声高举，远迩咸闻、仰望南方，如在天上。惜某等无一日之雅，不能直接通讯，用敢修书公等请转恳同魂，量力佽助。务使清门群彦，不困于饥寒；后起英才，足资于观感，岂唯某等之幸，我黄祖在天之灵亦实式凭之矣。肃此奉布，敬叩侠安。

（据手稿）

胡寄尘诗序

曩见畏庐老人序林先生述庵诗曰："近十年来，唐诗祧矣，一二巨子，尚倡为苏黄之派，又降则力摹临川，又降则非后山简斋，众咸勿齿。忆壬寅都下，与某公论诗，竟严斥少陵为颓唐，余至噤不能声，知北地信阳，在今更刍狗耳。"呜呼，何其言之痛也。

虽然，今日诗道之弊，其本原尚不在此。论者亦知倡宋诗以为名高，果作俑于谁氏乎。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彼其声气权势，犹足奔走一世之士，士之夸毗无识者，辄从而和之。众呴漂山，群盲诧日，后生小子，目不见先正之典型，耳不闻大雅之绪论，哫之蚩蚩，惟扪盎逐臭者是听。而黄茅白苇之诗派遂遍天下矣。

夫天水一朝，最重名节，王荆公得君行政，有志三代，徒以新法奉行不善，见诟于世。苏黄之伦，遽攻之如仇敌，沦谪天涯，九死靡悔。韩平原抗疏北伐，齐襄复九世，鲁庄败乾时，春秋所曲予，时人恶其专政，未之许也。放

翁一记南园，遂贻口实，宋人清议之严如此。而今之称诗坛渠率者，日暮途穷，东山再出，曲学阿世，迎合时宰，不惜为盗臣民贼之功狗，不知于宋贤位置中，当居何等也。其尤无耻者，妄窃汝南月旦之评，撰为诗话。已不能文，则假手捉刀，大书深刻，以欺当世。就而视之，外吏则道府，京秩则部曹，多材多艺，炳炳麟麟，而韦布之士，独阗然无闻焉。呜呼，此与职官表、缙绅录何异，而诗话云乎哉。昔吕崇德有言，今日之文字，坏不在文字，其坏在人心风俗。夫人心风俗之既坏，即工诗何益，而况其背谬嚣妄，如畏庐所言者耶。

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所敢望。海内贤达，不非吾说，相与激清扬浊，赏奇析疑，其事颇乐。而皖中胡子朴庵、寄尘昆季，咸翩然来游焉。朴庵精训诂之学，薄词章为小技，粹然儒者。寄尘则少年英俊，方有志于经世之务，出其馀绪，作为小诗，清新俊逸，朗朗可诵，视世之涂棘以为工者，夐乎异矣。间尝裒其所著为一卷，问序于余。余于斯事，盖有志而未逮者也，乌足以辱寄尘。顾谊弗能却，爰述畏庐之言为寄尘告。俾明厥趋向，毋入于歧途。而于崇德所谓今日之文字坏不在文字，其坏在人心风俗者，尤愿寄尘三致意云。辛亥七月同社柳弃疾序。

（载 1912 年《南社丛刻》第 5 集）

周烈士实丹传

周烈士实，字实丹，号无尽，别号和劲，原名佳生，字剑灵，淮南山阳人也。生而有大志，负俊才，尤耽文史，能诗善饮，故又自号山阳酒徒云。性不谐俗，时为乡里小儿所揶揄。既来江南，肄业两江师范学校，遂移家青溪桃叶间。遭时丧乱，感慨淋漓，一发之于诗，所诣益进。岁己酉冬十月朔，余与同邑陈去病、金山高旭，创南社于吴中。四方贤杰，闻声相思，烈士偕女弟芷生、邑人周伟、夏焕云，亦惠然肯来，称社中眉目，复创淮南社为桴鼓之应焉。明年秋，同社高燮、高旭、何昭、姚光、蔡有守结伴游金陵，烈士倾盖欢然，登临凭吊，唱和盈帙，酒痕墨沈，狼藉旅邸，则有《白门悲秋集》之刊。烈士自叙，所谓凄馨哀艳之词，足以上继宋玉九辨者也。又明年八月，义师起武昌，南朔响应，独金陵犹为虏守。烈士不欲居危邦，全家归淮上，而身自迂道过余于申浦，一宿即别去。已而苏常扬镇相继反正，烈士声大义于故乡，被举为巡逻部长，登坛誓众，辞气凛然。虏山阳令姚荣泽者，阴贼持两端，不利烈士所为，私率役掩捕之，被执不屈，遇害，时黄帝纪元四千六

百九年，秋九月二十七日，春秋二十有七。夫人王氏，女子子一，五龄，男子子一，生未及期。流离奔窜，惨酷靡状。老父叔轩先生，七十老公，横遭桎梏，虏令谋锢之十年，俾杜后患。会淮人有责言者，虏令惧，逸去，始得出。家本耕读，迨遭蹂躏，无以为生，呜呼惨矣。同殉者邑人阮式字梦桃，亦淮南社中人，剖腹而死，厥暴尤烈云。

柳弃疾曰：闻烈士家淮上时，与同邑棠隐女士相友善也。棠隐怀才抱奇，而所适非偶，复中道夭折，遂发愤呕血死，烈士为立传表彰，复绘《秋棠图》以见意，征寰中作者题咏殆遍，自撰《秋海棠》绝句前后无虑数十叠。余观烈士生平，盖缠绵悱恻多情人也，一朝见危授命，慷慨慕义，奋为鬼雄。贤者不可测，亦足为我南社光矣。方武昌建义，而烈士友菽卿女士居夏口，烈士心危之，赋诗示余，有“英雄已分沙场死，莫遣蛾眉系我思”句。其《冬夜感怀诗》又云：“伤心乱世头颅贱，黄祖能枭祢正平”。呜呼，此殆所谓诗谶者非耶。白龙鱼服，黄犊平陵，磨盾雄才，遽弱一个。他日义旗北指，当以一杯酒招烈士之魂而奠之。

（载 1912 年《南社丛刻》第 5 集）

1912年

谕 虏 酋

和议将破，北伐将行，忽风传有虏酋逊位之举，殆甘言饵我，俾老师而糜饷耶，抑诚畏威怀德，谓大汉中兴，狡夷自伏也？

一溯满虏入关之历史，齐鲁荒郊，杀人盈野，吴越大邦，流血成河。其对遇我国民者何若？鸠兹之执，汀州之害，滇中之缢，其对遇我皇室者又何若？吾人今日复仇立义为人道主义所压抑，而不复以前事相较，亦既含辛茹蓼、折齿自吞矣。虏廷而尚有天良，翩然引退，则长缨三尺，不系子婴之头，长城一公，锡以叔宝之爵，亡国史上讵非幸事？若犹是人头畜鸣，自作狡狯，城下之日，吾恐爱新觉罗氏之无噍类矣。

（载 1912 年 1 月 19 日《天铎报》）

袁世凯休矣!

闻袁世凯宣言，虏酋如逊位，临时大总统亦当取消，且拟令参议院举彼为大总统云。夫中原底定，南北统一，建新命于旧邦，巩鸿基于乃世，则临时政府自不能适用于今后之民国，特是召集国民为正式之选举，手续至烦，断非可咄嗟立就，奈何以逊位之举来相要挟耶？

选举大总统出于国民自由公意，此后之参议院决无永握是权之理，可断言也。袁氏自审与国民之恩怨如何，血雨硝烟迷濛燕市，大狱株连至今未释，颇闻握枪挟弹之豪，乃有善病工愁之女，此岂有所私怨于袁哉？国人之公义则然耳。共和国民以道德为元气，几见大总统而可以力征经营者？大小拿皇雄才伟略，横绝一世，死不得正其丘首，何况馀子。寄语冢中枯骨，黄粱一梦可以醒矣！勿待垂死而呼荷荷也。

（载 1912 年 1 月 20 日《天铎报》）

论袁世凯

袁世凯一纨袴子耳，少仕虏廷，曾无令誉，戊戌政变，反覆取容，得自振拔。庚子以后，遂获响用，开府北洋，以练军得名，于时其部下将士知有袁氏、而不复知有虏酋，人咸以帝制自为目之。当是时，革命风潮稍稍萌芽，未遍全国，专制共和之辨，民益瞢然，使袁氏能举义旗以清北虏，杨坚、郭威之伟烈亦蕞斋王子所弗贬也。袁氏既因循弗发，虏廷亦移袁内用，使长军机，庶政丛脞，无异曩昔。苏杭甬借款议起，至人皆欲杀，世有称袁氏为外交巨子者，吾弗信也。载沣摄位，与袁不相中，骤夺其柄，狼狈出国门，足痛与头痛，相去一间耳。

溯袁氏平生进退如此，其无赫赫之功亦已明矣。己庚之交，海上报界有创联美之议者，始为袁游扬，一时纵横之士从而和之，袁氏之名乃始震于东南，人稍稍忘其旧恶。武昌起义，荫昌、萨镇冰既败，伪都一夕数惊，虏廷环视左右，无可备驱策者，则起袁于废籍，縻以好爵，重以大权，而民国当局知袁与载沣有夙憾，亦欲招之南来，共襄共和大业。此如淮阴侯在楚汉之间，举足左右，便有轻

重。使袁早定大计，爱亲觉罗氏之亡不待今日，即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亦非袁莫属也。乃袁狼子野心，不愿为汤武，而必欲为操、莽，身入北军，为之指挥，于是有汉口、汉阳之陷，淮北、皖北之扰，齐鲁则独立取销，秦晋则危机屡迫，两川既定而复乱，滦州起义而弗成，残杀志士，荼毒生灵，北兵所至，民无孑遗。此皆袁氏罪状，罄竹难书，虽能使虏酋逊位，功罪岂足相抵哉？

为袁氏计，虏酋既逊位热河，已亦当翱翔海外，速以北方诸省还于民国之手，则尚可昭告宇内，谓数月来经营缔造，但求抵制满族，并无利天下之心，而有时自残同种，或亦出于不得已，如此则革命史上袁尚不失为一有价值之人物。倘必挟兵力以争元首之位，无论我民国万众一心，决不甘以数十万志士健儿头颅血肉为袁氏一人争此权利，即不幸而袁氏之奸谋得遂，羽翼垂成，苟其人心未死，岂无挟快枪炸弹以相饷者？一震之威，至今犹烈，袁氏岂犹未饜尝此风味耶？愿袁氏三思之。至袁之为人，专制锢毒，根于天性，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昔法之大小拿皇，咸以总统而登皇帝之位，袁氏野心，取则不远，此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尤愿吾国民三致意焉。

（载 1912 年 1 月 21 日《天铎报》）

北　伐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今日之事，万绪千端，唯有乞灵于铁血。议和、议和，逊位、逊位，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徒陷我于老师糜饷之穽而已。诸葛武侯有云：今年不争，明年不战，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旨哉言乎！今试北望中原，秦晋燕齐豫洛之民，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忍长此终古，屡起屡仆，尚留一二剩水残山，死守以待南军之至。我民国当轴者，其忍终负之乎？

苟其文恬武嬉，兵骄将懦，倚长江为天堑，视金陵为乐土，则民国前途上不能逾六朝，下且有晚明、天国之忧，此非记者好作不祥之语也。北伐不成，而戈操同室，祸未有能幸免者也。语曰："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又曰："两军相遇，哀者胜矣。"桓桓将帅，曷其三复是言！

（1912年1月 23日《天铎报》）

和议声中之寇警

袁贼以和议饵我，而使其部下群盗日夜为侵掠之谋。今者停战期限未满，顾已袭烟台，寇潼关，黄河流域、秦晋齐鲁新造之邦，根本未固，咸有岌岌可危之势。犹且野心不足，窥我东南，倪嗣冲占据涡阳，张勋图攻临淮，两江总督之伪示出现于石头城下焉。呜呼！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临时政府诸公不剑及屨及，誓灭此而朝食者，犹得谓民国有人耶？

诸公勿谓兵凶战危，吾守人道主义，不忍遽与虏军以铁血相见也。姑无论天下无不流血之革命，破坏阶级势不能蹴而过之。诸公试张目北望，自黄河流域以及徐州、颍寿之民，孰不受虏蹂躏，望民军如时雨者。夫拯民水火之中，登诸衽席之上，与袖手旁观坐视其焚溺而不救者，固孰为仁，而孰为不仁也？寄语诸公，幸毋误解人道主义可矣。

（载 1912 年 1 月 28 日《天铎报》）

时哉不可失

袁世凯挟虏酋以对付民军，复假民军以恫吓虏酋，故宗社党人恨之刺骨。近且良弼、张怀芝几死于炸弹，段祺瑞等复有逼胁退位之电。彼等明知爱新闰位，已近末日之期，日暮途远，则倒行而逆施之。平日倚袁氏为长城者，至是乃不惜阴加残害，以一泄其亡国之怨毒。袁亦自知无幸，于是有调兵四千入燕自卫之举，而宛平之杀机乃日迫矣。

吾人不问袁、满之胜败如何，要足为民军北伐之绝好机会。窃谓今日进兵方略，宜以一军荡平徐、颍，纾吴、皖内顾之忧，一军由鄂入汴，援助秦、晋，毋使陷落虏手。更驰海军舰队直抵芝罘，进窥燕齐门户。秦皇岛守卫单薄，荣城、黄县又悉树汉帜，而关外民军复有克期建义之耗。南北并进，内外交讧，吾知狡虏无死所矣！

（载 1912 年 1 月 31 日《天铎报》）

风萧萧兮易水寒

燕赵古称多游侠之士，椎埋屠狗，以义烈为天下先，建夷入寇，开王庭于宛平，二百馀年，压制之惨，酷于他省。论者谓擒贼擒王，中央革命，事半功倍。顾时机未至，则追荆、聂之芳踪，以扰彼机关，纾我义愤，亦大侠之本衷也。吴樾一击，鼠首未殉，而鸾翮先铩，至今谈者酸鼻。汪、黄继之，失败复闻，如天之福，俾玉门生人，讵非大幸。今者君主谬论抗议于前，宗社死党负嵎于后，于是一月之内，袁世凯、良弼、张怀芝、陈夔龙之徒，先后被刺。虽死者止一良弼，而袁、张、陈均幸免无诛，然博浪一椎，卒移秦祚。诸烈士血肉虽糜，灵魂不死，民气激昂，从兹万倍。行见义军突起虏窟，先摧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复九世之仇，雪百年之耻，又岂徒督亢地图，徐夫人匕首，前仆后继，使祖龙褫魄而已哉！

（载1912年2月2日《天铎报》）

修我之矛，与之同仇

昔日中原大势，急于援鄂，今则急于援秦、晋。盖自段祺瑞赞成共和以来，南北健儿俨然有握手交欢之势，汉上必无大战事，但使兵力足以自守，巡逻边徼，从容羊、陆之交足矣。而晋自太原失守，阎都督退保大同，枪少弹光，虑难持久。秦则升允勾串回民，久寇乾、邠，毅军复攻陷潼关，张都督告急之电，急于星火。南省民军岂宜坐视？窃谓黎副总统宜檄各省援鄂之师，速援秦、晋，而别出奇兵，与河南大侠王天纵会师豫洛之郊。如此则中原震动，黄河流域不难迅扫虏氛。况张勋已败，宿迁已复。粤、镇、淮、扬、苏、浙之师，正宜乘胜进攻，而关外山东义旗大振，潍县及青、莱、兖、曹诸府，闻风响应。建夷虽狡，又岂能以区区伪都敌天下之兵乎！吾知面缚舆榇，为日不远，正不必以议和逊位之说徒乱人意也。

（载 1912 年 2 月 3 日《天铎报》）

敬告北军将士

自明社沦亡，福临入篡，凶锋所及，冠带遗民，悉遭蹂躏，非谓吴、楚痛受夷戮，而燕、蓟独被恩施也。故二百馀年，攘夷观念不绝于西北壮夫之脑，姜壤反于大同，李文成起兵于滑县，而白莲义旅王三槐，天国遗民赖文光辈，前仆后起，率不逾大河流域。谁谓北方民气屈而不伸哉！此次武昌发难，居天下之中，三湘继之，而闽、粤、滇、黔、川、桂、吴、越、皖、赣响应于东南，秦、晋、燕、辽、齐、豫发愤于西北。义声所布，全国一致。盖今日革命，只有汉满之争，君民之争，别无南北问题存于其间也。狡夷不道，造言生事，离间我南北同胞，坐收以汉杀汉之利。谁非黄帝子孙，而忍戈操同室乎！须知吾人公敌，唯在满清，北军既赞助共和，便当倒戈北向，勿拘君臣之小节，而昧夷夏之大防。此则论者所欲为朔方健儿忠告者。

（载 1912 年 2 月 4 日《天铎报》）

北方设立临时政府与优待虏廷之抗议

自民军起义，光复华夏，薄海景从，南朔响应，虏廷知胡运百年已逾其数，孤儿寡妇岌岌可危，于是有逊位之议。昔徐、常北伐，元顺夜遁，穷蹙失势，亡国恒例，固不得托其名于法尧禅舜也。顾闻要求条款颇有荒诞不经者，试一一取而辨之，可乎？

曩传虏酋退位，即须要求南都临时政府同时销灭，此事理之最不可通者。临时政府本非长治久安之计，但既以十七省人民代表之公意组织而成，必待兵烽尽熄，秩序大宁，召集议会，制定宪法，然后建立中华民国正式之政府，而临时政府之效力于以告终，必不容以建夷大长僭窃垂亡之帝位，轻为鼠首之殉，而有同时取消之妄议也。至袁氏托词于北方秩序不易维持，而有设立临时政府于天津之议，南北对峙，俨成分裂之形，且以摄政大臣自居，犹污建夷之伪命，无复归附民国之诚心，则其说尤谬。夫各省义师首领悉称都督，且多由清吏而反正者，如程公雪

楼、汤公蛰仙，其旧时资格视袁氏亦一辈人耳。袁果倾心共和，捽虏酋而去之，吾民即以燕军都督相推，去伪朝之总理，而为民国之元勋，出谷迁乔，其荣孰甚，又何虑秩序之不能保哉？议会既开，宪法既布，大总统属于谁氏，自由人民之公意而定。共和国元首不过国民之公仆，得之何欣，失之何戚，又奚必挟兵力以相争，坏大局而不惜，使人疑其步拿翁之后尘，挟操莽之野心哉！此北方不当设立临时政府之理由也。

优待虏廷，原出于亡国之例外，岂容横生要挟，报章腾载有谓虏酋止退政权，仍留清帝之名，如衍圣公、罗马教皇者，斯则万万不可。共和国体之中华民国，岂有满洲君主回翔之馀地。虚君共和本为保皇党人之莠言，名不正则言不顺，孰甚于此？衍圣公一爵，名为尊师重道，实则历朝君主笼络人心之秘计。仲尼不过九流之一，本无教主之名，而为之子孙者其不肖乃特甚，女真、蒙古之封爵，坦然受之，不知乃祖攘夷之训何在。甚至福临入关，以请免剃发易服，大受虏廷之呵斥，犹且靦颜俯首，臣事骏奔，有识之士久为齿冷。此次山东建义有议推为都督以维系人心者，峻辞不就，乃以曾食清禄为词。华夷莫辨，《春秋》束阁，仲尼有灵，亦应扼腕。况共和国中人人平等，岂容有贵族之制，是则衍圣一公且在废除之列，何论虏酋哉！至罗马教皇尤为欧西巨蠹，十字军之战，杀人如麻，流血成河，孰非教皇为之厉阶？其后意人并吞其

地，法人削夺其权，厥祸浸小，然庞然一物独存于信仰自由之世，终不免为文明之玷，吾中华民国何为尤而效之哉？且尊虏酋以教皇之名，将谓属于孔教耶？无论孔非宗教，即虏以女真遗孽，宁复知中国声明文物、纪纲道德为何物，而可以教主目之哉？将谓属于喇嘛教耶？则蒙古王公、库伦活佛本多冥顽不灵，推戴丑虏，一旦与以名义，必将挟教主以抗中朝，而所谓合汉、满、蒙、回、藏以建大共和国之规划必为彼辈破坏无疑矣。其他若虏廷俸给每年四百万元，列入预算，永无停止，若虏酋退位后仍居北京颐和园或热河避暑山庄，听其自行指定，此皆窒碍难行。夫满虏盗国二百七十馀年，吸我脂膏亦已净尽，所谓那拉氏遗帑，所谓伪亲贵私蓄，孰非我民汗血之代价？方今民国初建。百端待理，即举爱新觉罗氏盗窃之资，还诸我民，以报施论，不得为苛；岂又多糜巨款，豢养此蠢如鹿豕之徒。揆诸吾党提倡民生主义之初衷，果如是乎？至溥仪孺子，与其伯叔兄弟，果能祓除夙垢，列为民国之齐民，居处自由，政府原无干涉之理。若必标置位号，自别编户，吾人忠厚待人，不忍拒之已甚，则莫若仍其先秩，封以龙虎将军之号，畀以热河瓯脱之地。近支血系听其同居，唯无事不得他往。倘欲脱去虏籍，比于编氓，则亦畀以自由，不加限制。此在吾人，亦已仁至义尽，无复他说矣。

总之，虏酋退位，在吾党原无拒绝之理，然只能认为

亡国，不能认为禅让。试一翻英、法革命之历史，查里斯第一与路易十六之惨状何如，姑不具论。即以吾国而论，亡国于同族之手者，安乐归命，位不过公侯，已为至渥。馀若光武之招盆子，只待以不死；宋祖之赦刘钅张，但许其执梃而降王长。如是而已。自魏、晋、宋、齐以及梁、陈、唐、宋，假名禅让，犹无帝号之加。南唐尊崇杨吴，让皇之称，实为例外。然阴加残害，阖门百口，骈死润州，其不祥明甚。金行失纪，五胡猾夏，刘寄奴龙行虎步，廓清中原，姚泓、慕容超之徒，俱伏天讨，无人议其过酷。盖夷狄乱华，固有当诛之罪也。明祖宽大，优待蒙古，然顺帝之谥出于身后，崇礼之封爵不逾侯，论者犹责其姑息养奸，终召建夷之祸。此中消息，不綦微哉！至异族之所以待我中国君主者，怀、愍之弒，徽、钦之辱，史不忍书。下逮蒙元，德祐蒙尘，厓山舟覆，犹且扬髡肆虐，毒及陵寝，以视明祖之待元裔，仁暴何如？最近福临僭窃，多尔兖残暴，弒圣安于燕市，戕思文于汀州，缢绍武于东粤，甚至鲁监国浮海，必穷之于舟山，永历帝投荒，则购之于缅甸，且焚永历之尸，而扬其灰于篦子坡前焉。为问明室君主，何仇于建夷，而忍心害理，一至是耶！台湾甌脱，郑氏所手辟，延平王毁家建义，欲以海外扶余，存汉家之正朔，其志甚苦，而虏廷必欲穷其所在，卒至克塽舆榇，靖宁自罄，此二百年来悲歌慷慨之士所由不能一日忘复仇也。今者人道主义盛行，吾人勉徇世界舆论，不以查里斯、路易、姚泓、慕容

超待溥仪父子，亦已过优，犹欲横生枝节，不知大命之将届，不亦大愚乎！此虏廷不当优待之理由也。

嗟乎！革命者铁血之革命，非陈请之革命。无论虏廷退位之举遥遥无期，且数日来屡下伪谕，命官任职，褒节旌忠，绝无仓皇亡国之气象，就使退位实行，目的终达，而要挟多端，不平已甚。甚或掩亡国之实，饰禅让之名，以吾人几十年牺牲之血肉，成就一私人篡夺之野心，则第二革命祸不旋踵，流血之惨将更酷于今日。庄生有言，其始作也简，其将毕也巨，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所望北征将士，爱国健儿，但以血战为荣，勿闻退位而喜，全国一心，万矢一的，习流之卒先定青齐，上陆之兵速援秦晋。而关外义军后先夹击，早成扼吭抚背之形，则亡虏馀魂久游釜底，枭雄贼智终罄囊中。虽有奇材异能之士，不能为北庭筹祈天永命之谋矣，尚何要求优待之足徇，而南北分裂之足忧哉？

（载 1912 年 2 月 5—7 日《天铎报》）

寇深矣，可若何

三秦据天下之脊，自古争中原者所必争，与晋为唇齿之邦，苟秦晋联合，则幽、蓟必危。昔李自成由秦入晋，遂覆明社，此其例也。自两省建义以来，直捣伪京，功在俄顷。奈虏以和议误我，致晋军阎都督太原既失，坐困归绥，进退维谷，而虏又不守停战约文，东西夹击，入寇秦中。潼关已失，邠、长、汧、陇复陷。四无援救，死在目前。此据元月二十一日秦军张都督告急电文，到今已逾旬日有半，而道路谣传，有谓升酋已陷西安者。确否虽不可知，要以危城斗大，孤峙群虏之中，势难久持。兖兖群公，胡不速谋策援，急移各省援鄂之师，取道襄、郧，以达商、雒，由此入秦，岂不甚便！而临淮驻军已达十万，宿州全复，张酋釜底游魂，何劳倾国之师，用搏兔之力。正宜分兵西上，兼程赴援，秦事既定，然后进规三晋，由晋入燕，元恶既除，群凶丧胆，较之陈请逊位，优待伪廷，心劳而日拙者，其结果何如也。非然者，秦关百二，坐弃虏手，齐鲁孤军，岌岌可危，不独中原大局从此瓦解，且使建义之士，肝脑涂地，亿万遗民，长沦异域。苟有人心，岂忍出此！将

谓长江天堑，足以自娱，黄河以北，不妨度外置之。同是黄帝子孙，犹且显分畛域，更何必高谈欺世，妄倡五族统一主义为哉。呜呼，鬼有曹社之谋，天同鹑首之酽，连宁蹈东海死耳，不忍向小朝廷求活也。

（载 1912 年 2 月 8 日《天铎报》）

呜呼，临时政府与参议院

建夷猾夏，多历年数，罪恶滔天，毒痛全国。乃垂亡之顷，犹拥护其僭窃之帝号，盘踞其盗劫之宫禁，试向异国君主，果有长作寓公者否？如比例于葡萄牙之黜皇，朝鲜之废帝，则尊号已失，不足受相当之敬礼，左支右绌，无适而可。况吾人对于虏酋，本有草芥寇仇之恨，种族政治之争。曩时革命未成，著书传檄，犹且大声呵斥，不承认其有僭帝之名，岂今日反降心相从耶？四百万之巨金，徒豢养此孤儿寡妇，而自努尔哈赤，下逮载湉，孰非我民国国民之公敌，反欲保其蒸尝，代营墟墓，认贼作父，无逾于此。顾临时政府与参议院诸君，不顾革命之初衷，不得国民之公意，贸贸然应之，将何以对此次扶伤死战之将士，与夫流离奔窜之平民？更何以对十七次起义与先烈乎？

呜呼，民气方张，自由不死，窃恐法兰西山岳党之惨剧，将重演于此邦，勿谓吾言之不预也。

（载 1912 年 2 月 8 日《天铎报》）

推翻优待虏廷条件之上策

临时政府溺职，参议院无状，擅订优待虏廷条件，存伪帝之名，辱我民国，糜四兆之款，吸我利源。且使生酋兽迹，仍秽宛平，死虏牛眠，反劳将作。丧心病狂，亦已太甚。宜乎舆论哗然有反对之议也。论者不慧，忝列国民，愿借箸筹之可乎？

袁贼胁我，虚声恫吓，惟仗军队之势力，吾人今日亦宜以军队势力对付之。政府诸公，苟犹有及时悔祸之心，宜速电北庭，告以各省援鄂之师，临淮十万之卒，以及全国健儿，不愿以血肉之牺牲，换以腥膻之效果，坚不承认，力请推翻。今日之事，收功铁血。将士在外，君命不受，专制且然，何论共和！苟政府畏葸，议员附和，不能整旅北讨，唯有反戈南向。故优待条件一律取消，非外交之无信，实军情之难拂。袁贼见此，亦惟有俯首承认而已。世界无不战争之革命，民军今日之痛苦，乃在求战而不得。况乎宿、徐已复，秦、晋永危，容挫我方新之气，而令彼收全胜之局哉！袁贼狡谋，以逊位之虚名，易停战之实祸，迁延不发，必待秦、晋陆沉，齐、鲁解体，黄河以北无复汉

旗，然后为所欲为。彼时虽欲以干戈相见，而人心已去，地利已失，悔之晚矣。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鼠思泣血之言，又何忍自比于绕朝也。

（载 1912 年 2 月 9 日《天铎报》）

告真爱国者

自临时政府、参议院承认建虏无理要求之优待条件以来，全国国民皆如死灰槁木，走肉行尸，有耳不闻，有目不见，绝无声罪致讨之举，犹是昔时我侪小人罔敢闻国事之观念。曾谓共和国民而如是乎？尤可怪者，海上夙号开通，报界主持言论，独其对于此事，噤若寒蝉，且有诋本报创议推翻为多事者。呜呼，汲狂泉而饮，举国皆狂，反以不狂为狂，其是之谓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共和国中，固无异族君主回翔之馀地，况保皇丑类，螳臂犹繁，宗社死党，狼心未灭，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为虺勿摧，为蛇奈何！顾可视为末节虚名，无关轻重哉！共和大义，岂真膻族本衷；奴虏正名，犹是麟经遗训。文字之狱，度非今日事矣！嗟夫，人亦孰不自爱其国，谁肯为无病之呻吟，顾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子宁以他规我，窃自比于郑侨也。

（载 1912 年 2 月 10 日《天铎报》）

黄花岗雄鬼其瞑目乎

退位议起，举国若狂，优待条件，黯无天日，朝阳鸣凤，其惟北面招讨使谭公一电乎！危险四端，层层驳诘，义挟风霜，诚开金石，足以破狡夷负固之胆，而张国民敌忾之气。人浊独清，人醉独醒，诚哉众人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也。惟欲奉虏酋为让皇，则犹存调停之见，不如广东旅沪同人所谓"务令满酋退出北京，削去帝号，等于平民"之为一劳永逸，痛快而正确也。至云不得如愿则请以我粤军队首先径行北伐，直抵黄龙，系可汗之头而归，宁使十八行省尽为蒿里，毋令世界上有一非驴非马之共和国。壮哉此言！快哉此言！爱国男儿不当如是耶？呜呼！此非旅粤人之言，实黄花岗诸烈士在天之灵所默诏而暗示者，不知粤东军士闻之感慨若何，又不知各省军队闻之感慨若何也。

（载 1912 年 2 月 10 日《天铎报》）

取消临时政府问题

虏酋退位，同时取消南都临时政府，记者对此问题为绝对的反对，已屡言不一言矣。顾道路传闻，斯事已有实行之兆，甚谓各部已停止办事，以待末日者。而袁贼则兴高采烈，组织政府之议日喧腾于报纸，按籍而稽，半皆私党，且有旧历元旦即大总统即位之说，不知将置我中华民国纪元于何地？是则虏酋退位之日即中华民国亡国之期，又岂仅仅取销一政府而已哉！窃谓临时政府腐败至此，诚无所用其姑息，特是与其为袁贼所取销，不如吾人自行取销。武昌为发难之区，宜请黎都督首先创议，通电各省，不认议和辱国之中央政府，推翻优待虏族条件，破裂和局，尅日北征，先解秦晋之危，继捣幽燕之窟，俟虏社已屋，逆酋已诛，然后公推大总统，以此次最有功于北伐者当之。如此则先入关中者王，军气百倍，而南都政府本已承认取销，一转移间亦无所用其不平。此为今日救国之秘计，所谓下死棋当用险着也。若犹是拘牵名义，坐误时机，行见一片降旛重出石头城上，而各省亦为中央所牵掣，猿鹤虫沙，同归于尽，坐待为袁贼之牺牲而已，余复何言！

（载 1912 年 2 月 11 日《天铎报》）

山　岳　党

法兰西革命史以山岳党仇杀及伦的党为最大之惨剧，论者每斥山岳党为不仁，是固然矣。然以路易十六之昏愚反复，任用权奸，又承路易十四积威之后，草芥寇仇，理无幸免。而山岳党诸君必欲维持而保护之，嘘不燃之灰，阻转厓之石，卒至祸起清流，碑刊党锢，玉石同焚，虫沙俱烬，罗兰夫妇又宁得辞其咎耶！至中国今日之现状，则又有与法兰西异者。山岳党之反对废王，必欲置之死地，而吾人反对虏酋，不过拒绝其僭帝之要求，则彼攻击和议纠正会者，其智识又在及伦的党下矣。吾为此言，必有诋为提倡山岳党者，然山岳党非一人所能提倡，亦非一人所能压抑，唯不良之政治，不平之时局，乃足以酝酿山岳党，使之应运而生。记者心有所危，不敢不告，慎毋以诛诛之颜色，拒人于千里外也。

（载 1912 年 2 月 12 日《天铎报》）

答某君书

某丈长者执事：

惠书敬悉。唯所见颇有异同，请为执事详陈之，可乎？青兕即某也。和议某始终不赞成，至优待虏酋条件尤为绝对的反对。共和国中不容有君主之存在，此尽人所能言者。今谓以外国君主待之，不知将认为外国现在之君主乎，抑已废黜之君主也？认为现在之君主，既与执事所称彰其为废帝者互歧，且德帝不闻永客巴黎，英皇亦无长羁华盛顿之理，安有正当之外国君主，而寄人篱下，永为肘腋间物哉？若认为外国已废黜之君主，则就近取譬，莫如日之待韩。日人一夷韩社，即废韩皇为李王。彼岂不如吾执政之智，留此虚号稍慰韩民黍离麦秀之悲，而必决然废去者，诚以名不正则言不顺，苟帝号一日不去，即民心一日不安也。夫日恃兵力强灭韩人之国，问心不能无怍，犹且断然行之，不愿世界上复有韩皇之号，况我堂堂正正光复中华，而必留清帝之称以与民国对抗，卧榻之旁，他人鼾睡，不知吾国民能高枕安卧否也。外兵上陆，此自虏廷所嗾使，闻那桐乞师海东为秦庭之泣，报章

腾载，岂待讳言。若留虏酋之位，彼族狡谋终不得默尔而息，他日假勤王之名，出借兵之计，法兰西往事可为寒心。某尝谓山岳党人之污点，在得政以后，旦顿、罗拔士比之俦自相残杀耳。至克伦的党人与君主贵族勾引外兵，冀燃死灰，自有当诛之罪，虽流血成河，不得议其过激。执事尝治法兰西革命史者，其以某言为何如？

某平日持论与恒人不同，私谓今日中国革命军兴，不特溥仪父子当悬首太白，而满洲亲贵毒害天下，与保皇立宪党人传布邪说，把持政权，秽德昭彰，腥闻于天者，亦在必诛之列，然后革命事业可以完全，共和基础亦得巩固。不然，恐第二次革命终不能免。某之怀抱如此。而同志中多持人道主义，谓查里斯第一之诛，路易十六之戮，终为英法革命史上之污点，宋武斩姚泓、慕容超于建康，九世复仇，亦为已甚。故某之反对虏酋，只欲取销其久假之帝号，而不复屠戮其当诛之生命，亦已委曲求全矣。乃要挟无厌，要挟多端，保皇立宪党人复改头换面，盘踞临时政府与参议院中，使真革命党反无容足之地，故和议迁延，日复一日，优待条件，缪戾万端。今闻南都临时政府复有取销之议，而虏酋以伪谕改内阁总理为大总统，使袁氏充之，组织政府。夫大总统而由外国君主派充，此中外古今所未有之事。此大总统尚成为大总统，而共和国尚成为共和国耶？故某谓南都临时政府取销之日即中华民国亡国之日，吾人即不能血肉相争，亦当白衣冠送之。此

为确论，非激词也。执事试澄心思之；自今以往，能保第二次革命之不起乎？苟曰能保，则请问保之之理由安在？政策如何？如其不能也，则某等日日呼号奔走，欲反对优待条件以推翻和局者，亦惟是销灭第二次革命种子，欲毕之于一役，以缩减流血之量耳，岂真恶和平而乐扰乱哉？宁使中国尽成蒿里，此亦充类至尽之言，犹是西人所谓不自由毋宁死耳。往岁《民报》发刊于东京，每一册中必有此等议论，虽执事所撰著，犹不得免，今乃色然骇之，斥为非仁人所应言。岂在当时沧海曾经，司空见惯，无所顾忌，今则逾淮而遂化耶？内讧必召瓜分，佣哲人为台隶，此犹是保皇党人劫制革命党之口吻，精卫、汉民之徒曾深拒而痛斥之，一旦自握政权，乃所愿学则在康梁，不知他日何颜以见十七次革命殉义诸烈士于地下也。

执事崇拜袁氏，谓其暗赞民军，以某所闻，殊不尔尔。当袁氏未出时，民军屡以书招之，中山且悬大总统位为的，而袁氏弗从。荫昌已败，萨军舰队已降，东南半壁悉树汉旌，伪都一夕数惊，南奔者不绝于道，有健儿数千，虎穴不足平也。吴禄贞持重不发，遭刺客以死，袁氏遂脱颖而出。袁氏一出而人心定，大势去矣。于是冯国璋、姜桂题之徒争先效死，屠我汉阳久困之城，歼我滦州起义之师，犹且假借和议，远交近攻，陷我太原，逼我潼关，黄河以北几尽沦异域。犹是观之，袁氏真营贼耳，犹得谓为暗赞民军哉？或谓冯国璋委武昌而不攻，此即袁氏之深心。

然当时金陵已下矣，袁即遂陷武昌，长江天险节节可守，未必遂能进窥堂奥。彼惟置武昌于存亡呼吸之交，而后可以挟以开和议之坛坫，此项重瞳置太公于高俎，劫制刘季之故智也。民国以武昌为发难之区，不忍轻掷，迁延复迁延，致成今日之恶果，而袁氏得专兵力于秦晋，隐成南北分裂之局，暗赞民军者果如是乎？使袁氏早附民军，彼冯、姜、张、段诸人皆但知有袁氏，不知有虏廷者，其必倒戈归顺无疑。铁良有金陵而不能守，狼狈于张勋权力之下，其不足与图存固矣。良弼稍崛强，终不免彭家珍之炸弹，亦未见其能力之过人。载沣、洵、涛、溥伦、载泽，并纨袴子耳，扰乱政局自有馀，保守伪都则不足，以民军之众，益以袁氏之兵，黄龙不足捣也。观袁氏一入内阁，去亲贵如摧枯拉朽，则虏族之无人可知。今日君主会，明日宗社党，亦袁氏自欺欺人之词耳，岂真有此等事哉？冯观袁氏性质，亦许子将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耳，断断不能适宜于共和之世界。彼殆欲合曹孟德、拿破仑为一人，故一方面借民军势力逼胁虏廷，而一方面又挟虏廷名号劫制民军，俾虏酋退位与南都临时政府取销同时并行，彼得坐收渔人之利，由大总统而进为皇帝，此袁氏之夙愿，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优待条件，不过袁氏手段，不肯示弱于民军耳，岂真为彼族计哉？袁氏一日登大位，清帝之名即一日销灭，空宫禁以迎袁氏之驾，尽削满洲亲贵之特权，一举手事耳。袁氏枭雄，岂能忘恩怨者？

戊申之役，足痛与头痛相去几何，今日必不为寡妇孤儿争此优待之条件。在彼不过以纵横捭阖之术尝试民国，苟民国唯诺唯命，情见势绌，彼将从此为所欲为，无复顾忌。吾人窥见其隐，故以反对虏酋先折袁氏之机牙，免后此第二革命无穷之惨祸，岂真不解事小儿漫为叫嚣跳踉哉？某见为袁氏辨护者多矣，彼皆袁氏门生故吏，无怪其然。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乎耳。"执事佳人，又何苦为人穿鼻哉？某曩读《民报》，见有署名寄生者之文，甚佩其学问文章，且能主持革命，不随流俗，卓然吾党之干城，然尔时实未知寄生为何人也。后询友人，始知寄生即执事，因以敬慕寄生之学问文章者，移而敬慕执事，非以执事为某丈人行而始敬慕之也。来书仅以葭莩之亲为言，抑非某所以敬慕执事之本衷矣。某乡人有鹤望者，尚在贵社否？其人十年前老革命党，与邹威丹为死友，即撰《杀人英雄张献忠传》者，持论之奇可以想见，复译著《女界钟》、《自由血》、《落花梦》诸书，某亦与之相厚，继因中道改节，政见龃龉，遂致割席。昨夜遣人至某处游说，胁以不得反对优待条件，否者将以《大共和》之众与某开战。某非千里畏人者，鹤望乃欲为腐鼠之吓，何其为建夷谋之忠而智之薄也！敢告执事，以博胡卢一笑如何？朔风尚厉，珍重为佳。某顿首。

（载 1912 年 2 月 13 日《天铎报》）

答某报

宁使十八省尽成蒿里，毋令世界上有此非驴非马之共和国，旅沪粤人此言，亦可谓创巨痛深，魂销肠断，泪尽而继以血矣。揶揄者乃以十里洋场依然无恙，不妨作壮语自豪为言。忍哉斯人，岂真叔宝全无心肝耶？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然亦谑而虐矣。此次优待条件，保存满酋，普天同愤。粤都督陈公通电各省，深表同情于旅沪粤人，即北面招讨使谭公前电，及“优待条件驳议”，亦大义凛然。彼岂皆洋场十里中人，不妨作壮语自豪者耶？呜呼，误矣。和平、人道之谈，岂非吾人所乐闻，然不思铲拔第二次革命之种子，而姑粉饰目前，此所谓养痈成患耳。主持和平、人道者固如是乎？至若黄口小儿，血污未洗，亦便开口詈人，毋乃太不自量。试问自辛亥八月至今，临时政府未成立之前，革命事业进行者几何？临时政府既成立之后，革命事业进行者又几何？天国之亡，不亡于杨、韦之戕杀，而亡于株守南都，不思北伐。林凤翔、李开芳战没，继起无人，终以不振。历史昭昭，岂能向壁虚造也。论者徒以与临时政府中有联，见推翻之说，不惜出全

力以保护之，然使论者能永久保护南都政府不使取消，亦吾人所甚愿，特恐袁世凯要求取消时，论者不复能著论抗议耳。呜呼，南徐北固，山川灵气所钟，前有寄奴，后有伯先，皆赫然为荡虏伟人。论者数典忘祖，寄语读书十年，再出而谈天下事，未为晚也。

（载 1912 年 2 月 13 日《天铎报》）

时事愤言

(一)虏廷伪诏之荒谬　虏廷退位之伪诏记者早知其无足观，兹特摘其最荒谬者言之。一为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夫世界上焉有共和国体而可以钦定者？此犹是君主伪立宪时代庶政公诸舆论之口吻，名不正则言不顺。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共和国体今日可由虏廷钦定，他日亦可由虏廷取销。吾侪国民受十七次失败英雄断头流血之馀泽，掷无量数性命财产之代价，乃仅仅得一钦定之共和国体，而遂偃然自足耶？一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夫有国民而后有政府，非有政府而后有国民。虏廷既自命以统治权公诸全国矣，又谁委袁世凯以全权者？岂统治权与全权截然二物耶？抑袁世凯三字足以代表全国耶？夫统治权既公诸全国，则后此无论何人何事，虏廷决无干预之权。岂有共和国之共和政府，而可以异族已退政之君主钦命全权大臣组织之者？此共和犹成为共和，而世界犹成为世界乎？况南都临时政府已建设逾时，为国民所公认，苟非正式政府成立或国民公意大不满于此政府之内容，而不能

不起第二次革命之时，决不容袁世凯以外界之力逼胁取销，彰彰明甚。虏廷乃复欲使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将置南都政府于何地？且优待条件之批准，得之何人，不知感激涕零，反欲推翻扑灭，负义忘恩，莫此为甚矣！至于退处宽闲，优游岁月，此直前朝君主禅位太子，或太后撤帘归政之语气。彼视袁世凯为孝子顺孙，比之汉献、魏元禅让之诏，犹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自责者，其声价又高一等矣。退位云何哉！逊位云何哉！不知我全国国民果甘心受其侮弄否也？

(二)私改优待条件之荒谬　优待条件吾人所绝对反对者也。然虏酋伪号，参议院议案只称清帝，即伍代表鱼电亦同。嗣后报章虽称虏廷欲争清帝为大清皇帝，顾未闻民国有正式承认之复答也。今虏廷宣布条件，乃赫然为大清皇帝四字，将临时政府私予之耶？抑虏酋自增之也？夫清帝且不承认，又何论大清皇帝。若如河南谘议局来电，谓清帝与大清皇帝所差不过两字，则专制与共和所差亦不过两字，吾人又何必掷头颅血肉以便战，莠言乱政，狗彘不食其馀可也。

(三)某报点窜伪谕之荒谬　虏廷伪谕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语。满尊于汉，探喉而出，犹是贵族平民之别，主人奴隶之分，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某报记者盲从优待，粉饰太平，乃私易满汉为汉满，以掩其迹。某报为虏廷谋，为袁氏

某，忠则忠矣，其如不智何！海上报纸不即某报一家，何以《时事新闻》、《神州时报》、《民报》、《申报》以及本报所得电文皆赫然满汉，而非汉满哉？某报虽狡，又岂能以一手掩尽天下目也。为我语某报，作伪心劳日拙，可以休矣！

(四)江苏临时省议会之荒谬　正式政府一日未成立，南都临时政府一日不应取销。临时政府一日未取销，大总统一日不应改选。就使中山谦退，参议院犹当代表国民公意以挽留之。咄哉！自命代表江苏人民同意之临时省议会，乃专以总统许人也。总统为全国之总统，岂区区一江苏临时省议会所能取怀而予，止告诸蒙古王公者。袁世凯何人？乃曰临时大总统一席舍项城莫属，不亦辱民国而羞三吴之士耶？同时致孙中山电，为扬州徐总司令、上海陈都督征收丁漕事，词气桀骜，无复礼仪。夫徐陈二君皆有功革命之人，征收丁漕为养士北征之用，固非崇拜袁贼之江苏省议会所乐闻。张謇本袁贼私人，遨游二帝之间，盗名窃位，以炫乡曲，岂诚能效忠于民国者？项城冰山可倚，目中且无大总统，又安有徐陈也？江苏者，江苏人民之江苏，非都督之江苏，亦非大总统之江苏，又岂张謇一人所盘踞窃盗之江苏哉？临时省议会何物？实满清谘议局之馀孽，本为保皇立宪党人窟穴之地，藏垢纳污，无所不至。昔有捧七年立宪之伪诏，而发电叩谢至于感激涕零者，即此窟穴中狐鼠之首领也。革命军兴，不能

廓清摧陷，反承认此不正当之选举，加以临时省议会之美名，为虎傅翼，养痈成患，动掣军政府之肘，必欲败乃公事而后快。浸至输诚汉贼，通款外族，叱斥总统，有如台隶，彼张謇犹可不杀，而临时省议会犹可不解散乎？政府倘不能执行国法，正汉奸民贼之诛，当今侠士如林，荆聂比肩，亦必有起而图之者，毋使三吴锦绣之地，久为腥膻所污也。

（载 1912 年 2 月 15、16 日《天铎报》）

青 兕 宣 言

不佞假《天铎》馀白，与海内外同胞以精神相见，亦几匝月于兹矣。举凡不佞所主张破坏和议、反对建酋僭号、不承认袁氏为大总统，大声疾呼，强聒不舍，当为阅者诸君所共见，乃临时政府不职，参议院无状，竟以大好江山断送于操、懿之手。复有不肖报馆，无耻文人，甘心为袁氏作机关，日肆莠言，以相煽惑，口众我寡，莫能收效。和议纠正会之创，同人牵率不佞窜名其间，无足为会事轻重，乃名号甫改，临时代表复相率解职，茫茫后顾，来日大难，抟沙作饭，庸有济乎？方今中山逊位，本初被举，国都地点必在天津，既为袁氏势力范围之地，唐绍仪组织内阁，段祺瑞总长陆军，何一非袁氏私人。他日易总统而为皇帝，倒共和而复专制，一反手间耳。不佞以为笔诛口伐既鲜补于时艰，开会发电亦徒滋夫口实。敢告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凡有爱国热忱者，其速组织强固有力之团体，实行第二次革命。勇者舍其力，富者出其财，智者竭其谋，或合力大举，或个人进行，要以能力与机会为衡，誓推翻袁氏之政府，消灭伪清之帝号，杀尽诸贼党，与夫疲软

无力、顽钝无耻、骑墙反覆之伪革命党人，以赤血染成共和，庶炎黄遗族犹有自保之地。否则珠申馀孽，僭号俨然；阿瞒后身，野心不死。民族民权两问题尚未全达目的，更何论民生。至于斯时，不佞惟有黄冠草履，披发入山，长为大汉之遗民，忍见暴秦之终帝，讵愿仅以不祥文字扰诸君之清梦。士各有志，幸自努力，他日相见，或在剑光旗影下耳。

（载 1912 年 2 月 17 日《天铎报》）

告吴民

三吴财赋之区自昔为东南重镇，此次武昌首难，各省向风，独吴人徘徊不发，宁、苏两都会咸有首鼠之态。幸沪军建义，飞将军从天而降，遂传檄定姑苏。顾张勋犹负隅金陵，劳各省联军全力，仅乃克之，而汉阳警耗闻矣！使吴事早定，当不至此。中华革命史上，吴人非但无功，抑且负罪，则断言也。雪楼程公，知几最早，反正独诚，畀以江苏都督之任，信无愧色，顾始则称病谢事，继且阑入政府，使吴人失一长城。彼庄蕴宽者，何人乎？受伪清道职，练兵粤西，既碌碌无所表见，比革命军起，又无横草之功，无端而代理都督，忝膺大位，明知此座可惜，不能长保，遂思通款本初。首与袁氏私人张一麐联名发电，名为主和，实则劝进，继复反对中山定都建业之策。盖宛平、天津均为袁氏势力范围之地，馀杭老悖，岂足据为典要，而庄氏疾声厉色以争之，谓非附和袁氏，天日在上，可尽欺耶！敢吾吴人，速逐此役夫，而以有功革命，且具都督资格之人继之。庶记者所倡之都督同盟会，不敢为庄氏一人破坏欤！

（载 1912 年 2 月 21 日《天铎报》）

袁世凯之用人

袁世凯以朱家宝总督直隶，张镇芳巡抚山西，引用私人，肺肝如见。第不知袁之委任朱、张，将以伪清末命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之名义行之欤，抑以参议院私举临时大总统之名义行之也。总督、巡抚犹是亡清名号，袁氏率由旧章，是何居心？其为目无民国可知。况各省行政首领，将来是否由中央政府委任，抑由地方公举，尚在未定之数。袁氏不谋诸众，独断独行，意中尚有共和二字在耶？朱家宝于皖省建义之初，首鼠狼狈，始腾都督之称，继复逸去，终乃勾引倪嗣冲，煽惑地匪，动摇皖北，于亡清为贰臣，于民国为大道。张镇芳奸恶小人，以残杀志士、戕贼同胞为能事，均共和时代所必诛。袁氏爪牙四布，不顾舆情，倚赖养为长城，不知吾国肯承认之否，抑各省民军都督愿与之比肩共事也？

（载 1912 年 2 月 22 日《天铎报》）

北省民军都督之厄运

自本初得位以来，视各省民军都督若眼中钉，必欲拔去之而后快。其迟徊不发者，徒以羽翼未丰，人心未附故耳。北省为袁氏势力范围之地，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故其排斥尤力。齐耀琳承其意旨，诬河南民军为土匪，肆行仇杀。张作霖、冯麟阁之徒，承认共和之电业已宣布中外，犹日与关外民军血战，辽阳、铁岭间，警耗一日数至，而张广建调兵围山东谘议局、商会，解散议会，占据电局，皆无非受袁氏嗾使，俾我中华民国关外都督蓝公、山东都督胡公不得安于其位而已。升酋隅负，入寇秦中，陕西都督张公连电告急，亦不闻出一卒相援，徒听其争持不下，为卞庄子刺两虎之计。山西都督阎公为民军所推举，反正以来，艰苦蹉跌，中外同知，民心共仰，袁氏复欲取消其军府，而以声名恶劣之李盛铎代之。行见大河南北，悉为袁氏私人所盘踞矣。嗟夫，唇亡齿寒，兔死狐悲，北方既定，且将南略。为我语南省民军诸都督，横逆之来，行且汝。心所为危，不敢不告，特非所论于庄蕴宽一流人耳！

（载 1912 年 2 月 28 日《天铎报》）

请看袁世凯之外交

自盲者以外交能手推戴本初，而彼亦居之不疑，此次操莽收功，俨然元首，出自袁氏死党为攀龙附凤之计，固已不足深责，顾长厚之士亦有坠其彀中者，岂非斯语为之厉阶哉！荷人暴逆，杀我侨民，辱我国徽，警电传来，普天同愤，以苟延残喘之南都临时政府，吾曹日日责以阙茸误国者，犹且天良激发，特开阁议，决严诘荷政府，要求重偿侨民损失，取消苛待华侨特别警律，斥革荷官，限一礼拜内答复，否则下哀的美敦书，禁止通商，不许民国有荷旗之片影。此虽未达吾曹派舰镇压之目的，顾犹差强人意。奈何以纵横捭阖自诩之袁世凯，不闻出一谋划一策，徒与驻北荷使、驻荷华使以函电相往来，其覆海上外交部长及各团体电文，复虚与委蛇，绝无直截了当之办法。吾恐驻使之电复未至，而已将索我侨民于枯鱼之肆矣。蔑视同胞，邀欢异族，袁氏之肉宁足食哉！私谓今日之事，国民眼光当以对外与对内并重，即以对荷交涉为监督袁氏之因缘。袁苟克盖前愆，无忝厥职，所不待论，否则华侨交

涉失败之日，即为本初政府推倒之时，愿与爱国诸子共努力从事可也。

（载 1912 年 2 月 28 日《天铎报》）

阮烈士梦桃传

阮烈士式，字梦桃，号翰轩，别号汉宣，原名书麒，周烈士实丹乡人也。生而颖悟，长负魁奇磊落之才，不屑以雕虫小技自鸣，然下笔千言，纵横辟易，论者辄推为文坛健将云。肄业江北高等学校，继游金陵，入宁属师范学校，文誉益著。过江名士，周阮齐称，白门侪辈中，无其匹也。先后主皖南宣城模范小学、淮南敬恭学校、山阳高等小学讲席，任上海、香港、鸠兹、宛平诸报社通信。时南社社友咸宁李瑞椿，创《克复学报》于海上，慕烈士名，亦时以文字相诿委焉。烈士生平持民族主义甚坚，读《思痛录》诸书，辄唏嘘太息。广州义师既败，闻耗扼腕，痛不欲生，每泪潸流涕曰：我汉族其遂长此终古乎。及闻武昌树帜，薄海景从，则浮白击节，作石勒语曰：赖有此耳。素与周君莫逆，淮南社之创，共执牛耳，淮上知名之士，奉为依归。而虏廷伪吏，与强宗豪族，则疾之若仇。盖两君赋性刚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尤喜面折人过，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气，故忌之者尤烈云。值袁浦兵溃，镇扬反正，周君弃学返淮，与烈士共谋保障乡里，恢复南都，遂有巡逻

部之创，举周君为长，烈士副之，内靖群盗，外御溃兵。时清江鼎沸，而淮上晏然，则烈士与周君功也。然忌者已瞋目视攘臂起矣。九月二十四日，以淮城宣布光复，万众胪欢，独虏令姚荣泽避匿不至，烈士知其反侧，以大义责之，虏令阳唯诺谢过，而密谋所以报烈士者。二十七日诱执烈士与周君于淮城府学魁星楼下，杀之，屠肠决腹，比于徐东浦之殉皖难，呜呼惨矣。春秋二十有四，遗著《啼红惨绿庵杂识》及《翰轩丛话》，幸未散佚，藏庋待梓云。

柳弃疾曰，闻烈士就逮时，捕者并及其弟锦麒，赖仲兄玉麒力持得脱。厥后虏令欲尽捕周阮父兄，为一网打尽之计，于是烈士兄保麒、玉麒辈，先后避地润州，奔窜流离，稍稽复仇之举。虏令遂向壁虚造，诬烈士之死，玉麒实与闻告密，其阴险如此。嗣镇军支队驻淮，有问烈士与周君死状者，虏令震骇失措，遽私遁南通焉。会周君父叔轩先生，出狱来海上，南社同人，始悉殉义颠末，思昭雪其冤。同社茗溪陈其美，经营革命十馀年，发难攻江南制造局，传檄定江左，遂建牙沪上。同人告以虏令无状，一日杀二烈士，不扑杀此獠，无以谢天下。其美以为然，遂行文南通，大索虏令，既就狱矣。而南通豪绅张謇，夙与虏令有联，且利其赃私，匿不槛申。虏令复四出奔走，至上书大总统孙文，文令下复不得要领，其美愤激，驰电力争，意谓吾辈革命本旨，实因亡清政治之不平，今顾瞻民国，犹我大夫，深负初衷，今日之事，若不得当，义旗回指，首

在南通，粉身碎骨，所不敢辞，衅非我开，敢告天下云云。文意始悟，覆如其美旨，海滨慷慨之士，读其美文，至有感激泣下者。或谓胡虏未平，非吾人内讧之秋，不知旧邦新建，首重刑赏，刑赏不明，本实先拔，纵中原廓清，而厉阶终梗，不及十年，国其为沼乎。故今日之争，实关民国之荣枯，又岂仅仅为一人恩怨地哉。皖人夫已氏，尝卖文于《克复学报》社，复主某报事，亦与烈士有联。烈士死，夫已氏袒虏令以与清议抗，呜呼，人心死，公理绝矣。同人念大仇未复，虏令稽诛，无足稍慰烈士与周君在天之灵者，爰以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一日，开会追悼。玉麒持烈士状，乞余一言，义不获辞，遂排比其事，而系以议论，俾后之撰民国国史者，有所取裁焉。

（载 1912 年《南社丛刻》第 5 集）

追悼会祭周阮二烈士文

维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有一日，追悼会同人，敬以热血满腔，心香一瓣，致祭于山阳殉义烈士周君实丹、阮君梦桃之灵曰：呜呼！往读韩退之《张睢阳传》，至“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未尝不头发上指，目眦尽裂，拔剑起舞，绕室狂走，不能自已也。天下无不死之人类，更无畏死之革命党。二烈士，人也，又革命党也。生寄死归，付诸造化；断头沥血，还我自由。死何足奇，惨死又何足憾？所痛者，二烈士不死于光复以前，而死于光复以后；不死于沙场，而死于东市；不死于祈战死，而死于莫须有；不死于青天白日，而死于漫漫长夜。谓二烈士当死，何以孙中山、黎宋卿至今不杀？谓二烈士不当死，则姚荣泽又何以至今生也？呜呼！祥麟威凤，遽入网罗；社鼠城狐，谁为戎首？钧天沉醉，问上帝其无言；画地为牢，对狱吏而谁惜。要之，龙性难驯，鸾翮易铩，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此二烈士所由死欤？同人等，或联盟社，或共里闬，伏剑当时，已愧田横之客；斩衣今日，谁为智伯之臣？疾首痛心，亦固其所。乃有萍踪絮迹，觌面无缘；塞北江南，

闻名不识。顾亦素车白马，迎范式于梦中；斗酒只鸡，祭桥玄于身后。斯又人心之所以垂死而不死，天道之所以将绝而未绝也。呜呼！秦庭羁客，久赋《无衣》；建虏亡臣，尚稽显戮。烈士之目，瞑乎不瞑？况又议和误国，荡虏无人。北庭小丑，尚婴僭窃之尊；南都政府，复有迁徙之议。降幡一片，行见重出于石头；铸错六州，终已不逢乎干莫。江左为二烈士旧游，他日化鹤归来，亦有铜驼荆棘，新亭对泣之感乎？呜呼！沧海横流，神州陆沉。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猿鹤虫沙，同归于尽。吾侪方祈死之不暇，又岂徒为烈士悲也！呜呼哀哉！尚飨。

（载 1912 年《南社丛刻》第 5 集）

为赵公伯先迁葬募捐启

今夫升沈魂魄，以蒿里为依归；模范英雄，本吾人之特性。是故陈王首义，汉高置守于芒砀；子房报韩，宋祖流连其芳躅。冬青杜宇，千秋义士之坟；斗酒只鸡，一恸故人之墓。岂有洊遭多难，暂羁异域之孤魂；已定中原，不反首丘之遗蜕，如我同志赵公伯先者，不可恫欤。维公天水王孙，丹徒布衣。地擅金焦，固宜钟灵毓秀；天生豪杰，自尔超群绝伦。住寄奴之巷陌，虎步龙行；擅邓禹之华年，兰薰雪白。时也九衢无主，神州陆沈。冠带遗民，百年沦于臣虏；蛮夷夫长，奕叶肆其淫威。闾阎绎骚，黎庶涂炭。公乃攘臂崛起，刳心经营，奔走风尘，号召奇侠。盖敝屣黄屋，公原无利天下之心；而荆棘铜驼，虏实有乱诸华之罪也。唯是鲁戈虽奋，胡运未穷。风寒易水，翻伤剑客于药囊；草长江南，遽解兵权于杯酒。既税珠江之驾，见嫉蛾眉；终浮香海之航，暂修鸾翮。时则同仇兵衅，心伤羊石之军声；国士名成，泪洒芜城之王气。南风不竞，北虏犹张。公也豫州座上，髀肉兴嗟；隋帝镜中，头颅自喜。江东子弟，誓将卷土以重来；南海波涛，便欲乘风

而遐举。于是旌旗百道，定入粤之谋；训练十年，雪沼吴之耻。将谓投鞭江上，气慑名王；聚米殿中，目无狡虏矣。何意竖刁漏多鱼之师，前驱败绩；王濬失楼船之利，后援逾期。神谋鬼谋，一误再误。遂使田横五百，同殉海陬；项羽八千，不归吴会。化三年之碧血，义士埋冤；护万古之黄花，鬼雄夜哭。而公亦神伤心死，气尽泪枯。北堂萱草，讵可忘忧；东海神方，难期续命。呜咽渡河之语，留守云亡；凄凉五丈之原，出师未捷。是虽天崩地坼，不足喻其震惊；而石烂海枯，未堪销此长恨者也。时以神皋久秘，非毅魄所心安；王路未夷，欲归魂而道阻。遂尔一棺旅葬，咽海岛之潮音；抔土长埋，吊墓门之宿草。英雄末路，吁其悲矣。今者，天步肃清，丑夷奉乎。中州父老，再睹冠裳；南国江山，重欣日月。亡秦祀夏，虽天意之有归；沐雨栉风，问元勋其谁属。某等以为盖棺论定，岂无水源木本之思；而旅榇久稽，不少故国旧都之感。用发宏愿，瘗妥英魂，迁穷海之高坟，作长江之砥柱。庶几南徐北固，风景不殊；风马云车，精灵陟降。呜呼，千金市骏，燕昭王岂遂少嗣音；集腋成裘，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心非转石，智等乞醯，我兄弟姊妹诸姑伯叔幸无尤焉。是为启。

（录自《磨剑室文二集》）

孙君竹丹事略

孙君竹丹之死，余既为文以传之矣，踪迹疏阔，见闻狭隘，未暇详也。民国纪元之二年春二月，余游天平邓尉诸山，留滞金昌间，陈陶怡自海上邮书相招，谓毗陵钱兆湘字孟雄者，竹丹故人也，愿有以语吾子，因驰赴之，则相与道竹丹平生行谊甚备，而于谗人诬拘之迹，及所以辞而辟之者，尤详且尽，余庸是据以撰此篇云。

君讳元，后更名铭，字竹丹，别号同仁子。先世居江苏之上元，有以医名于时者；嗣迁皖之寿州，遂为寿州人。君年十九，与薛哲同学江南陆师学堂，已隐然以革命自任；既东渡，入振武学校，学业倾其曹，所志益坚。岁乙巳，中国同盟会始成立于日本，君参预枢密，任皖分会会长，奔走党务，事无夷险，胥猛勇精进，靡有难色。明年丙午，与孙毓筠等归国，谋起义江南，事泄，毓筠被捕入狱，君复走日本图再举。时党人声气日广，而诚信未孚，意见歧出，恒有以细故相龃龉者，君太息曰，昔人以才难为患，今乃反是。人华拿而宗管乐，将如筑室道谋何。因尽力调护其间，使渐就融洽焉。复慨数载以来，义旗屡起屡踬，

多以军实不足，为之大梗，爰与钱兆湘诸人谋，多所规画。值己酉春，熊成基至自长春，闻君说，甚激赏之，因与同居澄吉馆。熊之来也，避清人耳目，踪迹甚秘，君为更名龙潜，字曰望云。复与石德纯、萧翼鲲辈，醵金助其资斧，熊庸是得安居日本。日本参谋部有所谓军事计划秘密书者，颇于辽沈间战局有关，君以苦心弋获之，思因熊以售于俄人，得重资供党用。是年秋，熊挟书返国，介俄之侨商以干其外部，议值百万，将有成言矣；猝为奸人臧冠三所卖，死之。初，熊之败于皖也，辗转走长春，与臧冠三识。臧故马贼渠率，复为耶稣教徒，年六十矣，貌任侠而中实阴贼嗜利。熊既赴日本，臧函招之，至则复主其家，居数日，颇悉臧隐，弃之，走哈尔滨。时党人程家柽辈，邀君赴北京，阴有所图，获资五千金，同志时功玖、张昉方、石德纯、梁荫卿咸悉其事，而熊自哈电京招君，商售书事，君携三千金就熊于哈，谓熊曰：闻此间有党人商起宇辈，谋购地开垦，当以此资助之，熊以为然。君留哈尔滨十馀日，复返北京，臧闻君之携资就熊也，妄谓熊已获巨赀，函索万金为寿，熊驰书力白其诬，臧弗信，复以函来，谓苟弗获金，誓告密清吏，熊得书未报而祸作矣。臧既陷熊，复牵连及君，谓方潜伏垒下谋不轨，熊虑君居虎口将弗免，则故谬其供词，指君为清政府委员，尽讳其往来同谋之迹，以冀脱君于难。顾清吏锡良已电告北京，下令名捕，赖程家柽先期调知其事，密告得脱。遂偕梁荫卿走天

津日租界，中道金尽，石德纯助之，始复归日本，钱兆湘、杨宝泰迓于东京车站，见其形神俱瘁，衣服尽敝，呜呼，可谓狼狈矣。君既抵日，遂杜门不出，日读周易自娱，间治译事，以供旅赀，暇则与王坚、何天炯、宋教仁、钱兆湘三四同志相往来而已。顾皖人有慕君者，日与其徒党造作訾言，谓君为清人作侦吏，熊氏之狱，君实祸首，曾参杀人，不疑盗金，飞短流长，骎成市虎。会赵声自南洋来，日与君相见，微闻其语，举以相告，且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此伯宗之所由死也。子好以直言贾怨，故人以恶名相诬，恐行且有甘心于子者，子其慎之。君坦白无城府，置弗介也。已而赵宋何王钱诸子相继返国，慕君者无所顾虑，奸谋益逞，遂诱君至东京市外与对弈，而使人持铁哑铃伺其房，伪为观局也者。俟弈者呼曰杀，则应声举哑铃击君脑，双目并出，立死。复支解其尸，藏之箧中，假归国名，携登海舶，夜半沉大海以灭迹云。时辛亥夏六月，君年二十有九，老父七旬，以思子得疾，竟不起，妇某氏，子女各一。

柳弃疾曰，兰以芳自摧，膏以明自煎。君负英挺之才，而居污浊之世，宜其死也。顾既杀其身，复污其名，夫已氏之用心，亦太酷矣。钱兆湘谓余，岁己酉秋，党人孙武自日本归国，谋举义师，而行李困乏，则君实助之。又今所用陆军军旗，曩时号为铁血旗者，出武手定，与其他起兵方略，皆就正于君，其归也，悉在行箧，故武与人言，

恒曰，使竹丹而诚侦吏也者。胡弗使清人邀我于途，以博上赏，而独卖熊成基哉，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呜呼，孰谓世无清议也。

柳弃疾又曰，兆湘既以事略属余，复使为讼冤之文，布诸天下，自宋教仁以下若而人，皆与兆湘有同心者也。余迫于他事，弃置笔砚，卒卒数月，始竟厥愿。而教仁则复陨身鉏魔之手矣。人之云亡，邦国殄瘁，黄台之瓜，一摘再摘，能无抱蔓之惧，又宁独如曹子桓所谈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者，为可悲恸哉。呜呼，伤已。

（载 1914 年《南社丛刻》第 8 集）

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

余自束发受书，即有志里中文献，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义士佚民遗老之书。盖当宇宙膻腥，华夷混合，而能艰贞蒙难，舍命不渝，其孤忠亮节有非人人所能几及者，非徒以文字为枌榆重也。稍长，从陈子巢南游，搜讨益力。巢南既辑吴长兴伯及赤溟节士遗集刊行于世，而余亦获长兴客问十三篇。结习所关，辄诧为奇遇矣。然当是时，义旗屡仆，胡焰犹张，名士新亭，自悲身世，一读其书，每为低徊往复，至于泣下沾襟不能自已，此中耿耿，诚有未易为流俗人道者。及去秋武昌发难，沪上亦义军特起，余为寓公斯土，方闭户吟虞山秋兴诸诗，以代铙吹。而钱子叔度从故乡来，出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二册见示。云其尊兄仲雷新得诸故家者，余受而读之，未尽数章，辄拍案叫绝，有以信天心人事之冥合而无间也。越岁冬仲，仲雷昆季将以书付梓人，征余一言。余维珠巾一代，文字之祸，烈于焚坑，陨身赤族，所在都有。力田节士，既株连庄史之狱，磔死武林，遗书零落，悬禁綦严，三百年来，几与贺井铁函，同归泯灭矣。乃曾几何时，而日月重光，河山

还我，单于失位，王庭丘墟，炙手之威，而今安在。独节士之诗，俨然发越于秦灰鲁壁之馀，残编断简，光焰犹新。呜呼，不重可念欤。余既感仲雷昆季慕义之诚，而复闻烈士所著今乐府一书，方为巢南所获，深冀其急起而刊布之，则吾乡文献，为不朽矣。至于节士生平，荦荦大端，无不与赤溟同科，一代文章，千秋仁义，史家合传，当以亭林之诗为定论，不复赘云。

（载 1914 年《南社丛刻》第 10 集）

1913年

阮烈士梦桃遗集叙

中华民国纪元前一载九月二十七日，梦桃阮烈士殉义淮上。越半年，同志陈英士、蔡冶民诸子始为昭雪其冤，置虏令姚荣泽于狱。又一年，介弟式一谋裒其遗著，梓而行之，书来请序于余。余与烈士，生平未有杯酒之欢，及其断头沥血，为海内所咤叹，刊章颂冤，余实厕前马，是为余致殷勤于烈士之始。然而大仇未报，逆贼未诛，耿耿私衷，实多惭德。无已，请举狱事始末与夫虏令漏网之所由，公诸天下，以代弁首之词可乎。当狱事之初起也，陈英士方督沪军，蔡冶民司军法，索虏令于南通。南通有势豪曰张謇，实庇虏令，不使诣狱，为挥金运动，皖南诸无赖子左右之，日造蜚言，恣其簧鼓。江苏都督庄蕴宽为群小所惑，雅龁龁英士。英士怒，召余入军府，为草电文，洋洋数万言，檄告全国。于是虏令始槛车就道矣。顾伍廷芳长司法，复与英士争权，不欲以军法定谳。遂有所

谓特别法庭者，狱词既具，以虏令伏上刑，而陪审官多有为虏令道地，电临时政府请援约法行特赦之条。时中山已谢职，袁世凯方任总统。余闻耗椎几大呼曰：姚荣泽不死矣。夫袁世凯何人，非使冯国璋屠阳夏，嗾曹锟陷太原，纵张勋、倪嗣冲诸逆豨突江淮，阻兵安忍，涂炭中原之元凶大憝乎。北京炸弹之狱，未损袁氏一毛发，而歼我三良，犹不如日人之待安重根也。迹其罪恶，视姚荣泽何如哉。语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置小盗于大盗卵翼之下，宁窃国者侯而窃钩者独诛耶，此姚荣泽所以不死也。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一年以来，吴罗殪于狙击，张方殉于市朝，饴糠及米，桃源栋折，天下汹汹，未知死所。余有句曰："当年不杀姚荣泽，此日难生宋遁初。"呜呼，前因后果，踪迹昭然，揖盗养痈，谁为戎首，虽有倾河之泪，亦何心独为烈士哭哉。虽然，烈士之人，千秋万世之人也；烈士之书，亦千秋万世之书也。当此群龙无首，万马齐喑之日，使一读烈士之书，而因以慕烈士之人，则顽廉懦立，发愤兴起，我中华民国之所以将亡而未亡者，或亦于是乎在其诸烈士在天之灵实阴相之矣。二年五月吴江柳弃疾敬叙

（载 1917 年《南社丛刻》第 20 集）

悼邹铨文

邹铨字亚云，江苏青浦人。少孤贫，体弱善病而刻苦向学。岁乙巳，余读书里中自治学社，始识其人。明年，社事废，旧侣星散，不相闻问者数载。庚戌春，余诣武林，过同邑陈巢南于高等学校，则君俨然在焉。相与握手大欢笑，遂偕泛西子湖，探烟霞石屋之胜，置酒湖上，雄谈豪饮，一时来会者多裙屐胜流，而君亦意兴飚举，不可一世。越岁辛亥秋，余移家海上，值武昌建义，吴越骚然。君既废学，则走依其故人慈溪陈布雷。布雷方任《天铎报》事，即引君自辅。时民军初起，如剑硎新发，光焰万丈，海上诸报，尤能推波助澜，晓谕顺逆。望平街者，诸报馆荟萃地也，街头环而侦消息者，人以万计。每一纸出，报义师今日定某地，或败敌某军，则鼓掌声如雷动。君伏案撰文字既讫，辄与布雷走余寓所，指天画地相笑谈为乐。复草《杨白花传奇》，谱虏廷秘事，论者比之张苍水《满洲宫词》云。中山既正位南都，君约余为观光之游，中夜乘车入白门，狂走城中竟日，登雨花台，拾石子盈筐，过桃叶渡，买醉酒家。云间陈道一、吴中叶楚伧咸莅焉。兴阑，先后返沪。值布雷以事归甬上不复出，余方侘傺失志，游倦金

尽。而故乡苦霍苻不可归，进退楷杌。君则介余于《天铎》代布雷事，复谋所以周之者甚力，余因是得稍稍安居。和议既起，余持论颇异流俗，遭当世诟病，君独深韪余言。淮南周烈士实丹游海上，与君有联床一夕之雅，及烈士殉义，君为表彰，不遗馀力，复从诸同志奔走事复仇。呜呼，是足以稔君之为人矣。余为寓公沪上将匝岁，秋风起忽动归思。时君已数数病，且各以事牵不常叙，顾余归前一日，君犹扶疾走送，语絮絮不忍猝别。明日余就道，闻君又卧病矣。继闻就医于杭，以莫详踪迹为恨。岁阑得君书云病已就痊，重入高等学校且卒业焉，则慰甚。余儿子无忌居沪时即恋恋君左右，君亦善抚视之，余欲聘君就余家授儿读，且相与晨夕过从修旧好，君已报书诺余，余日夕待君至。忽游吴门遘疾，咯血盈斗，驰归竟不起，时民国二年二月某日，春秋二十有几，悲夫。君性诚挚缜密，为人谋无不忠，诗文清丽如其人，遗著有《流霞书屋集》，余辈方谋裒而刊之，以示天下云。君所居地曰章练塘，介吴县、吴江、青浦三邑间，曩岁议正经界，君尝上书当事，请以地属青浦，今署曰青浦人，从君志也。

柳弃疾曰：世衰俗敝，太行孟门，生人方寸间，朝刎颈而夕贸首者有之矣。张禄绨袍，巨卿死友，如我亚云宁有几人。而天必杀之，彼苍诚愦愦哉。黄公酒垆，山阳邻笛，每一追念，不知余涕之何从，呜呼伤已。

（载 1914 年《南社丛刻》第 9 集，据手稿订正）

雷云峰先生七秩双寿序

维中华民国二年，为富顺雷云峰先生与其德配陈太夫人七秩双寿之岁，令子昭性自京师驰书吴门，乞言于故人柳弃疾，且系以辞曰：吾雷氏世出江右，继迁湖北，明洪武二年始入居于蜀。张献忠之乱，全蜀人民靡有孑遗，独吾族未绝，满清主中夏三百年无登仕籍者。顾诗书之泽，不以隐沦而斩也。父生而失恃，继祖母歧视之，不令读，坐是弃儒业，艰苦备尝，顾事亲以孝闻。母氏贤淑和蔼，来归后，善事翁姑，继祖母多方苛待，而曲意承欢，卒无间言，可谓难矣。父性诚朴，中年理蜶务，苦世态诈虞，遂以致贫，赖母氏撑持家务，而诸兄渐长，继起经营，顿还旧观，且至饶裕，父因得享桑榆之乐，而转窭为丰，则母氏之力实多焉。父生平好善，喜刊劝善书以播世，尤乐演讲，每于俦人广众中历言福善祸淫之理，以醒世规俗，听者忘倦，乡里称善人。尤嗜儒，自以少年失学，虽负债累累，亦必令诸子读书，拮据况瘁以谋修脯膏火之资不辍也。子五人，昭度、昭文、昭声、理蜶务起家，昭性、昭仁业儒。昭性留学日本，奔走革命，十载乃归。昭仁卒业成都高等学

堂，从事教育，为同盟会会员。女二，长适王，次适廖绪初，亦同盟会健者，今充省议员。孙十二人，长次中学堂学生，馀幼读。昭性所自述者如此，弃疾乃作而言曰：昔贤以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为一乐，顾其事至艰，非可以侥倖致也。若夫贤人君子，遭时衰乱，不忍生民之涂炭，欲奋起建树，以奠华夏而利元元，则家国之谊尤有未易两全者。读史至王陵、温峤诸传，奈何不抱恨无穷哉。革命建义以来，豪俊之士，倾身湛族者靡论矣，二三骄子，龙骧虎变，崛起风云之会，功成身退，昼锦里门，宜若可以无憾。然求其斑衣戏彩，兕觥上寿，作孺子之慕，尽天伦之乐者，世复能有几人。此云峰先生伉俪与昭性昆季之幸遇所由不可及也。抑昭性当虏氛甚恶之际，仗剑出门，担簦浮海，批龙探虎，颠踬焦原，屡濒于危而弗以为悔。继复变易姓名，飘流南朔，托僧服于西泠，主文坛于南溟，十年长往，万里投荒，定省久虚，音书亦杳。当事亟时，有传东坡儋耳之疑，歌义公平陵之曲者。云峰先生既笃念亢宗，太夫人尤垂怜少子，至于感伤成疾，久而始瘳。今则头颅无恙，班定远生入国门；胡虏既平，霍去病无妨家食。重以埙篪竞奏，兰玉绕阶。王氏诸郎，劣犹称豹，李家择婿，无愧乘龙。康乐和亲，吉祥寿考，鱼鱼雅雅，一室皆春。则先生与太夫人之顾而乐之者为何如哉。伏念先生以盛德长者，乐善弗倦，太夫人恭俭持家，相夫以礼，虽少历艰辛而蓂应多福、天锡纯嘏，永矢弗谖。昭性昆季，善事其亲，

能承色养。征言诿诿，下逮不佞，弃疾固陋，弗敢以不文辞，用是抽豪研思，贡其诚欵。敬因昭性，以献于先生与太夫人之前，其亦肯啴然微笑为进一觞乎。

（载 1914 年《南社丛刻》第 10 集，据手稿订正）

孙君竹丹传

孙元，字竹丹，江苏上元人，南京陆师学堂学生，既卒业，转入将弁学堂。尝有志天下事，从长江上下诸会党魁桀游，阴有所部勒。丹阳林懿均，与同学陆师，为余数当世人才，辄屈指及君，曰此东南第一流也，余因是知君。岁丙午，懿均东渡海赴日本，则君已先往，且注同盟会会籍矣。将有事于皖，道出沪江，袖懿均书来访，高谭雄辨，惊其座人。自言善催眠术，杂稠人试之，有验有不验，而君则端然高坐，大声施暗示不顾，朋辈至今传为笑谈。然君目光炯炯，英气扑眉宇，固知非常人俦也。既入皖，厕身军队数月，会遭虏吏猜忌，乃复走日本，与云间陈道一同居者久之，已忽迁去，踪迹遂疏。越数载己酉，扬州熊味根烈士就义辽东，辞连及君云，方北入燕京，有所谋划，虏廷闻之，遽下令大索，顾卒无所获。明年庚戌，忽有函自日本来，从余索陈希夷、邵康节遗书，则已更名为负沈字幼符矣。时余方逐时流后，立坛坫，刻名字，以文辞相雄长，君书言愿受约束，已而音问复绝。又明年辛亥，革命军起，曩时亡命之士，咸入国门，争龙腾虎跃，以赴风云之

会，而君独杳然。道一私谓余曰，竹丹殆死乎，不然何寂寂也，因相与诧叹者久之，未数月，则复奔走来告曰，竹丹真死矣。因述其所闻于友人者，知死状甚惨。盖君性喜弈，仇家甚之者，使人诱与对局，君方覃思澄虑，谋制胜方罫，而伏者猝起于身后，持铁椎左右击其颅，立陨，复支解其尸，沈之大海云。

柳弃疾曰：革命建帜以来，死事者多矣，君独为仇家所中，名不列于国殇，论者惜之。君为人坦白无城府，而锋芒过露，又好为大言，行事或不能相掩，卒以是罹祸。余识君数年，相处未及旬日，顾风雨中宵，一灯独对，冥然遐想，犹恍若见君酒酣起舞，英姿飒爽，诵伊藤博文"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权"句时也。呜呼，伤已。

（载 1914 年《南社丛刻》第 9 集）